

列传第一

后妃上

宣穆张皇后	景怀夏侯皇后	景献羊皇后	文明王皇后
武元杨皇后	武悼杨皇后	左贵嫔	胡贵嫔
诸葛夫人	惠贾皇后	惠羊皇后	谢夫人
	怀王皇太后	元夏侯太妃	

夫乾坤定位，男女流形，伉俪之义同归，贵贱之名异等。若乃作配皇极，齐体紫宸，象玉床之连后星，喻金波之合羲璧。爰自亘古，是谓元妃；降及中年，乃称王后。四人并列，光于帝尝之宫；二妃同降，著彼有虞之典。夏商以上，六宫之制，其详靡得而闻焉。姬刘以降，五翟之规，其事可略而言矣。周礼，天子立一后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，以听王者内政。故《婚义》曰：“天子之与后，如日之与月，阴之与阳。”由斯而谈，其所从来远矣。故能母仪天，助宣王化，德均载物，比大坤维，宗庙歆其荐羞，穹壤俟其交泰。是以哲王垂宪，尤重造舟之礼；诗人立言，先奖《葛覃》之训。后烛流景，所以裁其宴私，房乐希声，是用节其容止。履端正本，抑斯之谓欤！若乃娉纳有方，防闲有礼，肃尊仪而修四德，体柔范而弘六义，阴教洽于宫闱，淑誉腾于区域。则玄云入户，

上帝锡母萌之符；黄神降征，坤灵赞寿丘之道，终能鼎祚惟永，胤嗣克昌。至若俪极亏闲，凭天作孽，倒裳衣于衽席，感眇侧于弦望。则龙燄结衅，宗周鞠为黍苗。燕尾挺灾，隆汉坠其粉搁社矣。自曹刘内主，位以色登，甄卫之家，荣非德举。淫荒挺性，蔑西郊之礼容；婉变含辞，作南国之奇态。诘谒由斯外入，稷德于是内宣。椒掖播晨牝之风，兰殿绝河雎之响。永言彤史，大练之范逾微；缅视青蒲，脱珥之猷替矣。晋承其末，与世污隆，宣皇创基，功弘而道屈；穆后一善，绩侔于十乱。洎乎世祖，始亲选良家，既而帝掩纨扇，躬行请托。后采长白，实彰妒忌之情；贾纳短青，竟践覆亡之辙。得失遗迹，焕在绁紉，兴灭所由，义同画一。故列其本事，以为后妃传云。

宣穆张皇后，讳春华，河内平皋人也。父汪，魏粟邑令。母河内山氏，司徒涛之从祖姑也。后少有德行，智识过人，生景帝、文帝、平原王干、南阳公主。宣帝初辞魏武之命，托以风痹，尝暴书，遇暴雨，不觉自起收之。家惟一婢见之，后乃恐事泄致祸，遂手杀之以灭口，而亲自执爨。帝由是重之。其后柏夫人有宠，后罕得进见。帝尝卧疾，后往省病。帝曰：“老物可憎，何烦出也！”后惭恚不食，将自杀，诸子亦不食。帝惊而致谢，后乃止。帝退而谓人曰：“老物不足惜，虑困我好兒耳！”魏正始八年崩，时年五十九，葬洛阳高原陵，追赠广平县君。咸熙元年，追号宣穆妃。及武帝受禅，追尊为皇后。

景怀夏侯皇后，讳徽，字媛容，沛国譙人也。父尚，魏征南大将军。母曹氏，魏德阳乡主。后雅有识度，帝每有所为，必豫筹画。魏明帝世，宣帝居上将之重，诸子并有雄才大略。后知帝非魏之纯臣，而后既魏氏之甥，帝深忌之。青龙二年，遂以鸩崩，时年二十四，葬峻平陵。武帝登阼，初未追崇，弘训太后每以为言，泰始二年始加号谥。后无男，生五女。

景献羊皇后，讳徽瑜，泰山南城人。父彳首，上党太守。后母陈留蔡氏，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。后聪敏有才行。景怀皇后崩，景帝更娶镇北将军濮阳吴质女，见黜，复纳后，无子。武帝受禅，居弘训宫，号弘训太后。泰始九年，追赠蔡氏济阳县君，谥曰穆。咸宁四年，太后崩，时年六十五，祔葬峻平陵。

文明王皇后，讳元姬，东海郟人也。父肃，魏中领军、兰陵侯。后年八岁，诵《诗》《论》，尤善丧服。苟有文义，目所一见，必贯于心。年九岁，遇母疾，扶侍不舍左右，衣不解带者久之。每先意候指，动中所适，由是父母令摄家事，每尽其理。祖郎甚爱异之，曰：“兴吾家者，必此女也，惜不为男矣！”年十二，郎薨。后哀戚哭泣，发于自然，其父益加敬异。既笄，归于文帝，生武帝及辽东悼王定国、齐献王攸、城阳哀王兆、广汉殇王广德、京兆公主。后事舅姑尽妇道，谦冲接下，嫔御有序。及居父丧，身不胜衣，言与泪俱。时钟会以才能见任，后每言于帝曰：“会见利忘义，好为事端，宠过必乱，不可大任。”会后果反。

武帝受禅，尊为皇太后，宫曰崇化。初置宫卿，重选其职，以太常诸葛绪为卫尉，太仆刘原为太仆，宗正曹楷为少府。后虽处尊位，不忘素业，躬执纺绩，器服无文，御浣濯之衣，食不参味。而敦睦九族，垂心万物，言必典礼，浸润不行。

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谥号，泰始三年下诏曰：“昔汉文追崇灵文之号，武、宣有平原、博平之封，咸所以奉尊尊之敬，广亲亲之恩也。故卫将军、兰陵景侯夫人羊氏，含章体顺，仁德醇备，内承世胄，出嫔大国，三从之行，率礼无违。仍遭不造，频丧统嗣，抚育众胤，克成家道。母仪之教，光于邦族，诞启圣明，祚流万国，而早世殁陨，不遇休宠。皇太后孝思蒸蒸，永慕罔极。朕感存遗训，追远伤怀。其封夫人为县君，依德纪

谥，主者详如旧典”于是使使持节、谒者何融追谥为平阳靖君。

四年，后崩，时年五十二，合葬崇阳陵。将迁祔，帝手疏后德行，命史官为哀策曰：

明明先后，兴我晋道。晖章淑问，以翼皇考。迈德宣猷，大业有造，贻庆孤矇，堂构是保。庶资复顾，永享难老。奄然登遐，弃我何早！沈哀罔诉，如何穹昊。呜呼哀哉！

厥初生民，树之惠康。帝迁明德，顾予先皇。天立厥配，我皇是光。作邦作对，德音无疆。愍予不吊，天笃降殃。日没《明夷》，中年陨丧。茕茕在疚，永怀摧伤。寻惟景行，于穆不已。海岱降灵，世荷繁祉。永锡祚胤，笃生文母。诞膺纯和，淑慎容止。质直不渝，体兹孝友。《诗》《书》是悦，礼籍是纪。三从无违，中馈允理。追惟先后，劳谦是尚。爰初在室，竭力致养。嫔于大邦，皇基是相。谧静隆化，帝业以创。内叙嫔御，外协时望。履信居顺，德行洽暢。密勿无荒，劬劳克让。崇俭抑华，冲素是放。虽享崇高，欢嘉未飨。胡宁弃之，我将曷仰？咨余不造，大罚荐臻。皇考背世，始逾三年。仰奉慈亲，冀无后艰。凶灾仍集，何辜于天。呜呼哀哉！

灵輶夙驾，设祖中阼。轶轸动轸，既往不追。哀哀皇妣，永潜灵晖。进攀梓宫，顾援素旂。屏营穷痛，谁告谁依？诉情赠策，以舒伤悲。尚或有闻，顾予孤遗。呜呼哀哉！

其后帝追慕不已，复下诏曰：“外曾祖母故司徒王郎夫人杨氏，舅氏尊属，郑、刘二从母，先后至爱。每惟圣善，敦睦遗旨，渭阳之感，永怀靡及。其封杨夫人及从母为乡君，邑各五百户。”太康七年，追赠继祖母夏侯氏为荥阳乡君。

武元杨皇后，讳艳，字琼芝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父文宗，见《外戚传》。母天水赵氏，早卒。后依舅家，舅妻仁爱，亲乳养后，遣他人乳其子。及长，又随后母段氏，依其家。后少聪慧，

善书，姿质美丽，闲于女工。有善相者尝相后，当极贵，文帝闻而为世子聘焉。甚被宠遇，生毗陵悼王轨、惠帝、秦献王柬，平阳、新丰、阳平公主。武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有司奏依汉故事，皇后、太子各食汤沐邑四十县，而帝以非古典，不许。后追怀舅氏之恩，显官赵俊，纳俊兄虞女粲于后宫为夫人。

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，密以语后。后曰：“立嫡以长不以贤，岂可动乎？”初，贾充妻郭氏使赂后，求以女为太子妃。及议太子婚，帝欲娶卫瓘女。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，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进言，上乃听之。泰始中，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，先下书禁天下嫁娶，使宦者乘使车，给驺骑，驰传州郡，召充选者使后拣择。后性妒，惟取洁白长大，其端正美丽者并不见留。时卞籓女有美色，帝掩扇谓后曰：“卞氏女佳。”后曰：“籓三世后族，其女不可枉以卑位。”帝乃止。司徒李胤、镇军大将军胡奋、廷尉诸葛冲、太仆臧权、侍中冯荪、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之列。司、冀、兖、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，补良人以下。名家盛族子女，多败衣瘁貌以避之。

及后有疾，见帝素幸胡夫人，恐后立之，虑太子不安。临终，枕帝膝曰：“叔父骏女男胤有德色，愿陛下以备六宫。”因悲泣，帝流涕许之。泰始十年，崩于明光殿，绝子帝膝，时年三十七。诏曰：“皇后逮事先后，常冀能终始永奉宗庙，一旦殒陨，痛悼伤怀。每自以夙丧二亲，于家门之情特隆。又有心欲改葬父祖，以顷者务崇俭约，初不有言，近垂困，说此意，情亦愍之。其使领前军将军骏等自克改葬之宜，至时，主者供给葬事。赐谥母赵氏为县君，以继母段氏为乡君。传不云乎，‘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。’且使亡者有知，尚或嘉之。”于是有司卜吉，窀穸有期，乃命史臣作哀策叙怀。其词曰：

天地配序，成化两仪。王假有家，道在伉俪。姜嫄佐誉，

二妃兴妨。仰希古昔，冀亦同规。今胡不然，景命夙亏。呜呼哀哉！

我应图录，统临万方。正位于内，实在嫔嫗。天作之合，骏发之祥。河岳降灵，启祚华阳。奕世丰衍，殊绵斯煌。缵女惟行，受命溥将。来翼家邦，宪度是常。缉熙阴教，德声显扬。昔我先妣，晖曜休光。后承前训，奉述遗芳。宜嗣徽音，继序无荒。如何不吊，背世陨丧。望齐无主，长去烝尝。追怀永悼，率土摧伤。呜呼哀哉！

陵兆既窆，将迁幽都，宵陈夙驾，元妃其徂。宫闱遏密，阶庭空虚。设祖布帛，告驾启涂。服翬褕狄，寄象容车。金路晦藹，裳帐不舒。千乘动軫，六骥踟躇。铭旌树表，翬柳云敷。祁祁同轨，岌岌烝徒。孰不云怀，哀感万夫。宁神虞卜，安体玄庐。土房陶簋，齐制遂初。依行纪谥，声被八区。虽背明光，亦归皇姑。没而不朽，世德作谟。呜呼哀哉！

乃葬于峻阳陵。

武悼杨皇后，讳芷，字季兰，小字男胤，元后从妹。父骏，别有传。以咸宁二年立为皇后。婉孌有妇德，美映椒房，甚有宠。生渤海殇王，早薨，遂无子。太康九年，后率内外夫人命妇躬桑于西郊，赐帛各有差。

太子妃贾氏妒忌，帝将废之。后言于帝曰：“贾公闾有勋社稷，犹当数世宥之，贾妃亲是其女，正复妒忌之间，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。”后又数诫厉妃，妃不知后之助己，因以致恨，谓后构之于帝，忿怨弥深。及帝崩，尊为皇太后。贾后凶悖，忌后父骏执权，遂诬骏为乱，使楚王玮与东安王繇称诏诛骏。内外隔塞，后题帛为书，射之城外，曰“救太傅者有赏，”贾后因宣言太后同逆。

骏既死，诏使后军将军荀悝送后于永宁宫。特全后母高都

君庞氏之命，听就后居止。贾后讽群公有司奏曰：“皇太后阴渐奸谋，图危社稷，飞箭系书，要募将士，同恶相济，自绝于天。鲁侯绝文姜，《春秋》所许，盖以奉顺祖宗，任至公于天下。陛下虽怀无已之情，臣下不敢奉诏。可宣敕王公于朝堂会议。

“诏曰：“此大事，更详之。”有司又奏：“骏藉外戚之资，居冢宰之任，陛下既居谅闇，委以重权，至乃阴谋凶逆，布树私党。皇太后内为脣齿，协同逆谋，祸衅既彰，背捍诏命，阻兵负众，血刃宫省，而复流书募众，以奖凶党，上背祖宗之灵，下绝亿兆之望。昔文姜与乱，《春秋》所贬，吕宗叛戾，高后降配，宜废皇太后为峻阳庶人。”中书监张华等以为“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，今党恶所亲，为不母于圣世。宜依孝成赵皇后故事，曰武帝皇后，处之离宫，以全贵终之恩”。尚书令、下邳王晃等议曰：“皇太后与骏潜谋，欲危社稷，不可复奉承宗庙，配合先帝。宜贬尊号，废诣金墉城。”于是有司奏：“请从晃等议，废太后为庶人。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庙，以奉承祖宗之命，称万国之望。至于诸所供奉，可顺圣恩，务从丰厚。”“诏不许。有司又固请，乃可之。又奏：“杨骏造乱，家属应诛，诏原其妻庞命，以慰太后之心。今太后废为庶人，请以庞付廷尉行刑。”诏曰：“听庞与庶人相随。”有司希贾后旨，固请，乃从之。庞临刑，太后抱持号叫，截发稽颡，上表诣贾后称妾，请全母命，不见省。初，太后尚有侍御十余人，贾后夺之，绝膳而崩，时年三十四，在位十五年。贾后又信妖巫，谓太后必诉冤先帝，乃覆而殡之，施诸厌劾符书药物。

永嘉元年，追复尊号，别立庙，神主不配武帝。至成帝咸康七年，下诏使内外详议。卫将军虞潭议曰：“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，元皇后应乾作配。元后既崩，悼后继作，至杨骏肆逆，祸延天母。孝怀皇帝追复号谥，岂不以鲧殛禹兴，义在不替者

乎！又太宁二年，臣忝宗正，帝谱泯弃，罔所循按。时博谘旧齿，以定昭穆，与故骠骑将军华恆、尚书荀崧、侍中荀邃因旧谱参论撰次，尊号之重，一无改替。今圣上孝思，祇肃禋祀，询及群司，将以恢定大礼。臣辄思详，伏见惠皇帝《起居注》群臣议奏，列骏作逆谋，危社稷，引鲁之文姜，汉之吕后。臣窃以文姜虽庄公之母，实为父仇；吕后宠树私戚，几危刘氏，按此二事异于今日，昔汉章帝竊后杀和帝之母，和帝即位尽诛诸竊。当时议者欲贬竊后，及后之亡，欲不以礼葬。和帝以奉事十年，义不可违，臣子之道，务从丰厚，仁明之称，表于往代。又见故尚书仆射裴頠议悼后故事，称继母虽出，追服无改。是以孝怀皇帝尊崇号谥，还葬峻陵。此则母子道全，而废事荡革也。于时祭于弘训之宫，未入太庙。盖是事之未尽，非义典也。若以悼后复位为宜，则应配食世祖；若以复之为非，则谱谥宜阙，未有位号居正，而偏祠别室者也。若以孝怀皇帝私隆母子之道，特为立庙者，此苟崇私情，有亏国典，则国谱帝讳，皆宜除弃，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庙也。”会稽王昱、中书监庾冰、中书令何充、尚书令诸葛恢、尚书谢广、光禄勋留擢、丹杨尹殷融、护军将军冯怀、散骑常侍邓逸等咸从潭议，由是太后配食武帝。

左贵嫔，名芬。兄思，别有传。芬少好学，善缀文，名亚于思，武帝闻而纳之。泰始八年，拜修仪。受诏作愁思之文，因为《离思赋》曰：

生蓬户之侧陋兮，不闲习于文符。不见图画之妙像兮，不闻先哲之典谟。既愚陋而寡识兮，谬忝厕于紫庐。非草苗之所处兮，恆怵惕以忧惧。怀思慕之切怛兮，兼始终之万虑。嗟隐忧之沈积兮，独郁结而靡诉。意惨愤而无聊兮，思缠绵以增慕。夜耿耿而不寐兮，魂憧憧而至曙。风骚骚而四起兮，霜皜皜而

依庭。日晦暖而无光兮，气慄栗以冽清。怀愁戚之多感兮，患涕泪之自零。

昔伯瑜之婉孌兮，每彩衣以娱亲。悼今日之乖隔兮，奄与家为参辰。岂相去之云远兮，曾不盈乎数寻。何宫禁之清切兮，欲瞻睹而莫因。仰行云以歔歔兮，涕流射而沾巾。惟屈原之哀感兮，嗟悲伤于离别。彼城阙之作诗兮，亦以日而喻月。况骨肉之相于兮，永缅邈而两绝。长含哀而抱戚兮，仰苍天而泣血。

乱曰：骨肉至亲，化为他人，永长辞兮。惨怆愁悲，梦想魂归，见所思兮。惊寤号咷，心不自聊，泣涟漣而兮。援笔抒情，涕泪增零，诉斯诗兮。

后为贵嫔，姿陋无宠，以才德见礼。体羸多患，常居薄室，帝每游华林，辄回辇过之。言及文义，辞对清华，左右侍听，莫不称美。

及元杨皇后崩，芬献谀曰：

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，晋元皇后杨氏崩，呜呼哀哉！昔有莘适殷，姜妣归周，宣德中闱，徽音永流。樊卫二姬，匡齐翼楚；马邓两妃，亦毗汉主。峨峨元后，光嫔晋宇。伉俪圣皇，比踪往古。遭命不永，背阳即阴。六宫号咷，四海恻心。嗟余鄙妾，衔恩特深。追慕三良，甘心自沈。何用存思？不忘德音。何用纪述？托辞翰林。乃作谀曰：

赫赫元后，出自有杨。奕世殊轮，耀彼华阳。惟岳降神，显兹祲祥。笃生英媛，休有烈光。含灵握文，异于庶姜。和暢春日，操厉秋霜。疾彼攸遂，敦此义方。率由四教，匪怠匪荒。行周六亲，徽音显扬。显扬伊何？京室是臧。乃媵乃纳，聿嫔圣皇。正位闈闼，惟德是将。鸣珮有节，发言有章。仰观列图，俯览篇籍。顾问女史，咨询竹帛。思媚皇姑，虔恭朝夕。允厘中饋，执事有恪。

于礼斯劳，于敬斯勤。虽曰齐圣，迈德日新。日新伊何，克广弘仁。终温且惠，帝妹是亲。经纬六宫，罔不弥纶。群妾惟仰，譬彼北辰。亦既青阳，鸣鸠告时，躬执桑曲，率导媵姬。修成蚕簇，分茧理丝。女工是察，祭服是治。祇奉宗庙，永言孝思。于彼六行，靡不蹈之。皇英佐舜，涂山翼禹。惟卫惟樊，二霸是辅。明明我后，异世同矩。亦能有乱，谋及天府。内敷阴教，外毗阳化。绸缪庶正，密勿夙夜。恩从风翔，泽随雨播。中外禔福，遐迩咏歌。

天祚贞吉，克昌克繁。则百斯庆，育圣育贤。教逾妊姒，训迈姜嫄。堂堂太子，惟国之元。济济南阳，为屏为籓。本支菴藹，四海廕焉。微斯皇妣，孰兹克臻。曰乾盖聪，曰圣允诚。积善之堂，五福所并。宜享高年，匪隕匪倾。如彭之齿，如聃之龄。云胡不造，于兹祸殃。寢疾弥留，寤寐不康。巫咸骋术，和鹊奏方。祈祷无应，尝药无良。形神将离，载昏载荒。奄忽崩殂，湮精灭光。哀哀太子，南阳繁昌。攀援不寐，擗踊摧伤。呜呼哀哉！闔宫号咷，宇内震惊。奔者填衢，赴者塞庭，哀恻雷骇，流泪雨零。獻欷不已，若丧所生。

惟帝与后，契阔在昔。比翼白屋，双飞紫阁。悼后伤后，早即窀穸。言斯既及，涕泗陨落。追惟我后，实聪实哲。通于性命，达于俭节。送终之礼，比素上世。襚无珍宝，含无明月。潜辉梓宫，永背昭晰。臣妾哀号，同此断绝。庭宇遏密，幽室增阴。空设帷帐，虚置衣衾。人亦有言，神道难寻。悠悠精爽，岂浮岂沈。丰奠日陈，冀魂之临。孰云元后，不闻其音。

乃议景行，景行已溢。乃考龟筮，龟筮袭吉。爰定宅兆，克成玄室。魂之往矣，于以令日。仲秋之晨，启明始出。星陈夙驾，灵輿结駟。其輿伊何？金根玉箱。其駟伊何？二骆双黄。习习容车，硃服丹章。隐隐轺轩，弁经纒裳。华毂曜野，素盖

被原。方相伛伛，旌旒翻翻。挽童引歌，白骥鸣辕。观者夹涂，士女涕涟。千乘万骑，迄彼峻山。峻山峨峨，曾阜重阿。弘高显敞，据洛背河。左瞻皇姑，右睇帝家。推存揆亡，明神所嘉。诸姑姊妹，娣以媵御。追送尘轨，号咷衢路。王侯卿士，云会星布。群官庶僚，缟盖无数。咨嗟通夜，东方云曙。百祗奉迎，我后安厝。中外俱临，同哀并慕。涕如连云，泪如湛露。扃闾既阖，窈窕冥冥。有夜无昼，曷用其明。不封不树，山坂同形。

昔后之崩，大火西流。寒往暑过，今亦孟秋。自我衔恤，倏忽一周。衣服将变，痛心若抽。逼彼礼制，惟以增忧。去此素衣，结恋灵丘。有始有终，天地之经。自非三光，谁能不零。存播令德，没图丹青。先哲之志，以此为荣。温温元后，实宣慈焉。抚育群生，恩惠滋焉。遗爱不已，永见思焉。悬名日月，垂万春焉。呜呼庶妾，感四时焉。言思言慕，涕涟而焉。

咸宁二年，纳悼后，芬于座受诏作颂，其辞曰：

峨峨华狱，峻极泰清。巨灵导流，河渚是经。惟渚之神，惟岳之灵。钟于杨族，载育盛明。穆穆我后，应期挺生。含聪履喆，岐嶷夙成。如兰之茂，如玉之荣。越在幼冲，休有令名。飞声八极，翕习紫庭。超妊邈姒，比德皇英。京室是嘉，备礼致娉。令月吉辰，百僚奉迎。周生归韩，诗人是咏。我后戾止，车服晖映。登位太微，明德日盛。群黎欣戴，函夏同庆。

翼翼圣皇，睿喆孔纯。愍兹狂戾，闡惠播仁。蠲衅涤秽，与时惟新。沛然洪赦，恩诏遐震。后之践阼，圉圉虚陈。万国齐欢，六合同欣。坤神抃舞，天人载悦。兴瑞降祥，表精日月。和气烟煴，三光朗烈。既获嘉时，寻播甘雪。玄云掩蔼，灵液霏霏。既储既积，待阳而晞。曠睨沾濡，柔润中畿。长享丰年，福祿永绥。

及帝女万年公主薨，帝痛悼不已，诏芬为诔，其文甚丽。帝重芬词藻，每有方物异宝，必诏为赋颂，以是屡获恩赐焉。答兄思诗、书及杂赋颂数十篇，并行于世。

胡贵嫔名芳。父奋，别有传。泰始九年，帝多简良家子女以充内职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。而芳既入选，下殿号泣。左右止之曰：“陛下闻声。”芳曰：“死且不畏，何畏陛下！”帝遣洛阳令司马肇策拜芳为贵嫔。帝每有顾问，不饰言辞，率尔而答，进退方雅。时帝多内宠，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，自此掖庭殆将万人，而并宠者甚众，帝莫知所适，常乘羊车，恣其所之，至便宴寝。官人乃取竹叶插户，以盐汁洒地，而引帝车。然芳最蒙爱幸，殆有专房之宠焉，侍御服饰亚于皇后。帝尝与之搏菹，争矢，遂伤上指。帝怒曰：“此固将种也！”芳对曰：“北伐公孙，西距诸葛，非将种而何？”帝甚有惭色。芳生武安公主。

诸葛夫人，名婉，琅邪阳都人也。父冲，字茂长，廷尉卿。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宫，帝临轩，使使持节、洛阳令司马肇拜为夫人。兄铨，字德林，散骑常侍。铨弟玫，字仁林，侍中、御史中丞。玫妇弟周穆，清河王覃之舅也。永嘉初，穆与玫劝东海王越废怀帝，立覃，越不许。重言之，越怒，遂斩玫及穆。临刑，玫谓穆曰：“我语卿何道？”穆曰：“今日复何所说。”时人方知谋出于穆，非玫之意。

惠贾皇后，讳南风，平阳人也，小名祆。父充，别有传。初，武帝欲为太子取卫瓘女，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，欲婚贾氏。帝曰：“卫公女有五可，贾公女有五不可。卫家种贤而多子，美而长白；贾家种妒而少子，丑而短黑。”元后固请，荀勖、荀勗并称充女之贤，乃定婚。始欲聘后妹午，午年十二，小太子一岁，短小未胜衣。更娶南风，时年十五，大太子二岁。泰

始八年二月辛卯，册拜太子妃。妒忌多权诈，太子畏而惑之，嬪御罕有进幸者。

帝常疑太子不慧，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，故欲试之。尽召东宫大小官属，为设宴会，而密封疑事，使太子决之，停信待反。妃大惧，倩外人作答。答者多引古义。给使张泓曰：“太子不学，而答诏引义，必责作草主，更益谴负。不如直以意对。”妃大喜，语泓：“便为我好答，富贵与汝共之。”泓素有小才，具草，令太子自写。帝省之，甚悦。先示太子少傅卫瓘，瓘大蹇，众人乃知瓘先有毁言，殿上皆称万岁。充密遣语妃云：“卫瓘老奴，几破汝家。”

妃性酷虐，尝手杀数人。或以戟擲孕妾，子随刃堕地。帝闻之，大怒，已修金墉城，将废之。充华赵粲从容言曰：“贾妃年少，妒是妇人之情耳，长自当差。愿陛下察之。”其后杨珧亦为之言曰：“陛下忘贾公闾耶？”荀勖深救之，故得不废。惠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生河东、临海、始平公主、哀献皇女。

后暴戾日甚。侍中贾模，后之族兄，右卫郭彰，后之从舅，并以才望居位，与楚王玮、东安公繇分掌朝政。后母广城君养孙贾谧干预国事，权侔人主。繇密欲废后，贾氏惮之。及太宰亮、卫瓘等表繇徙带方，夺楚王中候，后知玮怨之，乃使帝作密诏令玮诛瓘、亮，以报宿憾。模知后凶暴，恐祸及己，乃与裴頠、王衍谋废之，衍悔而谋寝。

后遂荒淫放恣，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。洛南有盗尉部小吏，端丽美容止，既给厮役，忽有非常衣服，众咸疑其窃盗，尉嫌而辩之。贾后疏亲欲求盗物，往听对辞。小吏云：“先行逢一老姬，说家有疾病，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，欲暂相烦，必有重报。于是随去，上车下帷，内篋箱中，行可十馀里，过六七门限，开篋箱，忽见楼阁好屋。问此是何处，云是天上，

即以香汤见浴，好衣美食将入。见一妇人，年可三十五六，短形青黑色，眉后有疵。见留数夕，共寝欢宴。临出赠此众物。

“听者闻其形状，知是贾后，惭笑而去，尉亦解意。时他人入者多死，惟此小吏，以后爱之，得全而出。及河东公主有疾，师巫以为宜施宽令，乃称诏大赦天下。

初，后诈有身，内稿物为产具，遂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，托凉闇所生，故弗显。遂谋废太子，以所养代立。时洛中谣曰：“南风烈烈吹黄沙，遥望鲁国郁嵯峨，前至三月灭汝家。”后母广城君以后无子，甚敬重愍怀，每劝厉后，使加慈爱。贾谧恃贵骄纵，不能推崇太子，广城君恆切责之，及广城君病笃，占术谓不宜封广城，乃改封宜城。后出侍疾十余日，太子常往宜城第，将医出入，恂恂尽礼。宜城临终执后手，令尽意于太子，言甚切至，又曰：“赵粲及午必乱汝事，我死后，勿复听入，深忆吾言。”后不能遵之，遂专制天下，威服内外。更与粲、午专为奸谋，诬害太子，众恶彰著。初，诛杨骏及汝南王亮、太保卫瓘、楚王玮等，皆临机专断。宦人董猛参预其事。猛，武帝时为寺人监，侍东宫，得亲信于后，预诛杨骏，封武安侯，猛三兄皆为亭侯，天下咸怨。

及太子废黜，赵王伦、孙秀等因众怨谋欲废后。后数遣宫婢微服于人间视听，其谋颇泄。后甚惧，遂害太子，以绝众望。赵王伦乃率兵入宫，使翊军校尉齐王冏入殿废后。后与冏母有隙，故伦使之。后惊曰：“卿何为来！”冏曰：“有诏收后。”后曰：“诏当从我出，何诏也？”后至上闇，遥呼帝曰：“陛下有妇，使人废之，亦行自废。”又问冏曰：“起事者谁？”冏曰：“梁、赵。”后曰：“系狗当系颈，今反系其尾，何得不然！”至宫西，见谧尸，再举声而哭遽止。伦乃矫诏遣尚书刘弘等持节赍金屑酒赐后死。后在位十一年。赵粲、贾午、

韩寿、董猛等皆伏诛。

临海公主先封清河，洛阳之乱，为人所略，传卖吴兴钱温。温以送女，女遇主甚酷。元帝镇建鄴，主诣县自言。元帝诛温及女，改封临海，宗正曹统尚之。

惠羊皇后，讳献容，泰山南城人。祖瑾，父玄之，并见《外戚传》。贾后既废，孙秀议立后。后外祖孙旂与秀合族，又诸子自结于秀，故以太安元年立为皇后。将入宫，衣中有火。

成都王颖伐长沙王乂，以讨玄之为名。乂败，颖奏废后为庶人，处金墉城。陈 等唱伐成都王，大赦，复后位。张方入洛，又废后。方逼迁大驾幸长安，留台复后位。永兴初，张方又废后。河间王颙矫诏，以后屡为奸人所立，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。诏书累至，司隶校尉刘暉与尚书仆射荀籓、河南尹周馥驰上奏曰：“奉被手诏，伏读惶悴。臣按古今书籍，亡国破家，毁丧宗祚，皆由犯众违人之所致也。陛下迁幸，旧京廓然，众庶悠悠，罔所依倚。家有跣踵之心，人想銮舆之声，思望大德，释兵归农。而兵缠不解，处处互起，岂非善者不至，人情猜隔故耶！今上官已犯阙称兵，焚烧宫省，百姓喧骇，宜镇之以静。而大使卒至，赫然执药，当诣金墉，内外震动，谓非圣意。羊庶人门户残破，废放空宫，门禁峻密，若绝天地，无缘得与奸人构乱。众无智愚，皆谓不然，刑书猥至，罪不值辜，人心一愤，易致兴动。夫杀一人而天下喜悦者，宗庙社稷之福也。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，臣惧凶竖乘间，妄生变故。臣忝司京辇，观察众心，实以深忧，宜当含忍。不胜所见，谨密启闻。愿陛下更深与太宰参详，勿令远近疑惑，取谤天下。”颙见表大怒，乃遣陈颜、吕朗东收暉。暉奔青州，后遂得免，帝还洛，迎后复位。后洛阳令何乔又废后。及张方首至，其日复后位。

会帝崩，后虑太弟立为嫂叔，不得称太后，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，将立之，不果。怀帝即位，尊后为惠帝皇后，居弘训宫。洛阳败，没于刘曜。曜僭位，以为皇后。因问曰：“吾何如司马家兒？”后曰：“胡可并言？陛下开基之圣主，彼亡国之暗夫，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，不能庇之，贵为帝王，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。遣妾尔时实不思生，何图复有今日。妾生于高门，常谓世间男子皆然。自奉巾栉以来，始知天下有丈夫耳。”

“曜甚爱宠之，生曜二子而死，伪谥献文皇后。”

谢夫人，名玖。家本贫贱，父以屠羊为业，玖清惠贞正而有淑姿，选入后庭为才人。惠帝在东宫，将纳妃。武帝虑太子尚幼，未知帷房之事，乃遣往东宫侍寝，由是得幸有身。贾后妒忌之，玖求还西宫，遂生愍怀太子，年三四岁，惠帝不知也。入朝，见愍怀与诸皇子共戏，执其手，武帝曰：“是汝兒也。”及立为太子，拜玖为淑媛。贾后不听太子与玖相见，处之一室。及愍怀遇酷，玖亦被害焉。永康初，诏改葬太子，因赠玖夫人印绶，葬显平陵。

怀王皇太后，讳媛姬，不知所出。初入武帝宫，拜中才人，早卒。怀帝即位，追尊曰皇太后。

元夏侯太妃，名光姬，沛国谯人也。祖威，兖州刺史。父庄，字仲容，淮南太守、清明亭侯。妃生自华宗，幼而明慧。琅邪武王为世子觐纳焉，生元帝。及恭王薨，元帝嗣立，称王太妃。永嘉元年，薨于江左，葬琅邪国。初有讖云“铜马入海建艸期，”太妃小字铜环，而元帝中兴于江左焉。

列传第二

后妃下

元敬虞皇后	豫章君	明穆庾皇后
成恭杜皇后	章太妃	康献褚皇后
穆章何皇后	哀靖王皇后	废帝孝庾皇后
简文宣郑太后	简文顺王皇后	孝武文李太后
孝武定王皇后	安德陈太后	安僖王皇后
恭思褚皇后		

元敬虞皇后，讳孟母，济阳外黄人也。父豫，见《外戚传》。帝为琅邪王，纳后为妃，无子。永嘉六年薨，时年三十五。

帝为晋王，追尊为王后。有司奏王后应别立庙。令曰：“今宗庙未成，不宜更兴作，便修饰陵上屋以为庙。”太兴三年，册曰：“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：朕祇顺昊天成命，用陟帝位，悼妃夙徂，徽音潜翳，御于家邦，靡所仪刑，阴教有亏，用伤于怀。追号制谥，先王之典。今遣使持节兼太尉万胜奉册赠皇后玺绶，祀以太牢。魂而有灵，嘉兹宠荣。”乃祔于太庙，葬建平陵。太宁初，明帝追怀母养之恩，赠豫妻王氏为云阳郡君，从母散骑常侍新野王罕妻为平阳乡君。

豫章君荀氏，元帝宫人也。初有宠，生明帝及琅邪王裒，由是为虞后所忌。自以位卑，每怀怨望，为帝所谴，渐见疏薄。

及明帝即位，封建安君，别立第宅。太宁元年，帝迎还台内，供奉隆厚。及成帝立，尊重同于太后。咸康元年薨。诏曰：“朕少遭悯凶，慈训无禀，抚育之勤，建安君之仁也。一旦薨殂，实思报复，永惟平昔，感痛哀摧。其赠豫章郡君，别立庙于京都。”

明穆庾皇后，讳文君，颍川鄱陵人也。父琛，见《外戚传》。后性仁慈，美姿仪。元帝闻之，聘为太子妃，以德行见重。明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册曰：“妃庾氏昔承明命，作嫔东宫，虔恭中馈，思媚轨则。履信思顺，以成肃雍之道；正位闺房，以著协德之美。朕夙罹不造，茕茕在疚。群公卿士，稽之往代，僉以崇嫡明统，载在典谟，宜建长秋，以奉宗庙。是以追述先志，不替旧命，使使持节兼太尉授皇后玺绶。夫坤德尚柔，妇道承姑，崇粢盛之礼，敦螽斯之义，是以利在永贞，克隆堂基，母仪天下，潜畅阴教。鉴于六列，考之篇籍，祸福无门，盛衰由人，虽休勿休。其敬之哉，可不慎欤！”

及成帝即位，尊后曰皇太后。群臣奏：天子幼冲，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。辞让数四，不得已而临朝摄万机。后兄中书令亮管诏命，公卿奏事称皇太后陛下。咸和元年，有司奏请追赠后父及夫人母丘氏，后陈让不许，三请不从。及苏峻作逆，京都倾覆，后见逼辱，遂以忧崩，时年三十二。后即位凡六年。其后帝孝思罔极，赠琛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母丘氏安陵县君。从母荀氏永宁县君，何氏建安县君。亮表陈先志，让而不受。

成恭杜皇后，讳陵阳，京兆人，镇南将军预之曾孙也。父义，见《外戚传》。成帝以后奕世名德，咸康二年备礼拜为皇后，即日入宫。帝御太极前殿，群臣毕贺，昼漏尽，悬籥，百官乃罢。后少有姿色，然长犹无齿，有来求婚者辄中止。及帝纳采

之日，一夜齿尽生。改宣城陵阳县为广阳县。七年三月，后崩，年二十一。外官五日一临，内官旦一入，葬讫止。后在位六年，无子。

先是，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，望之如素柰，传言天公织女死，为之著服，至是而后崩。帝下诏曰：“吉凶典仪，诚宜备设。然丰约之度，亦当随时，况重壤之下，而崇饰无用邪！今山陵之事，一从节俭，陵中唯洁扫而已，不得施涂车马灵。”有司奏造凶门柏历及调挽郎，皆不许，又禁远近遣使，明年元会，有司奏废乐。诏废管弦，奏金石如故。

孝武帝立，宁康二年，以后母裴氏为广德县君。裴氏名穆，长水校尉绰孙，太傅主簿遐女，太尉王夷甫外孙。中表之美，高于当世。遐随东海王越遇害，无子，唯穆渡江，遂享荣庆，立第南掖门外，世所谓杜姥宅云。

章太妃周氏以选入成帝宫，有宠，生哀帝及海西公。始拜为贵人。哀帝即位，诏有司议贵人位号，太尉桓温议宜称夫人，尚书仆射江胪议应曰太夫人，诏崇为皇太妃，仪服与太后同。又诏“朝臣不为太妃敬，合礼典不。”太常江道议“位号不极，不应尽敬”。兴宁元年薨。帝欲服重，江胪启应缙麻三月。诏欲降为期年，胪又启“厌屈私情，所以上严祖考”，帝从之。

康献褚皇后，讳蒜子，河南阳翟人也。父哀，见《外戚传》。后聪明有器识，少以名家入为琅邪王妃。及康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封母谢氏为寻阳乡君。及穆帝即位，尊后曰皇太后。时帝幼冲，未亲国政。领司徒蔡谟等上奏曰：“嗣皇诞哲岐嶷，继承天统，率土宅心，兆庶蒙赖。陛下体兹坤道，训隆文母。昔涂山光夏，简狄熙殷，实由宣哲，以隆休祚。伏惟陛下德侔二妣，淑美《关雎》临朝摄政，以宁天下。今社稷危急，兆庶悬命，臣等章惶，一日万机，事运之期，天祿所钟，非复冲虚高

让之日。汉和熹、顺烈，并亦临朝，近明穆故事，以为先制。臣等不胜悲怖，谨伏地上请。乞陛下上顺祖宗，下念臣吏，推公弘道，以协天人，则万邦承庆，群黎更生。”太后诏曰：“帝幼冲，当赖群公卿士将顺匡救，以酬先帝礼贤之意，且是旧德世济之美，则莫重之命不坠，祖宗之基有奉，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内而已。所奏恳到，形于翰墨，执省未究，以悲以惧。先后允恭谦抑，思顺坤道，所以不距群情，固为国计。岂敢执守冲暗，以违先旨。辄敬从所奏。”于是临朝称制。

有司奏，谢夫人既封，荀、卞二夫人亦应追赠，皆后之前母也。太后不许。太常殷融议依郑玄义，卫将军衰在宫庭则尽臣敬，太后归宁之日自如家人之礼。太后诏曰：“典礼诚所未详，如所奏，是情所不能安也，更详之。”征西将军翼、南中郎尚议谓“父尊尽于一家，君敬重于天下，郑玄义合情礼之中”。太后从之。自后朝臣皆敬衰焉。

帝既冠，太后诏曰：“昔遭不造，帝在幼冲，皇绪之微，眇若赘旒。百辟卿士率遵前朝，劝喻摄政。以社稷之重，先代成义，僬俛敬从，弗遑固守。仰凭七庙之灵，俯仗群后之力，帝加元服，礼成德备，当阳亲览，临御万国。今归事反政，一依旧典。”于是居崇德宫，手诏群公曰：“昔以皇帝幼冲，从群后之议，既以暗弱，又频丁极艰，衔恤历祀，沈忧在疚。司徒亲尊德重，训救其弊，王室之不坏，实公是恁。帝既备兹冠礼，而四海未一，五胡叛逆，豺狼当路，费役日兴，百姓困苦。愿诸君子思量远算，戮力一心，辅翼幼主，匡救不逮。未亡人永归别宫，以终余齿。仰惟家国，故以一言托怀。”

及哀帝、海西公之世，太后复临朝称制。桓温之废海西公也，太后方在佛屋烧香，内侍启云：“外有急奏”，太后乃出。尚倚户前视奏数行，乃曰“我本自疑此”，至半便止，索笔答

奏云：“未亡人罹此百忧，感念存没，心焉如割。”温始呈诏草，虑太后意异，悚动流汗，见于颜色。及诏出，温大喜。

简文帝即位，尊后为崇德太后。及帝崩，孝武帝幼冲，桓温又薨。群臣启曰：“王室多故，祸艰仍臻，国忧始周，复丧元辅，天下惘然，若无攸济。主上虽圣资奇茂，固天诞纵。而春秋尚富，如在谅闇，蒸蒸之思，未遑庶事。伏惟陛下德应坤厚，宣慈圣善，遭家多艰，临朝亲览。光大之美，化洽在昔，讴歌流咏，播溢无外。虽有莘熙殷，妊姒隆周，未足以喻，是以五谋克从，人鬼同心，仰望来苏，悬心日月。夫随时之义，《周易》所尚，宁固社稷，大人之任。伏愿陛下抚综万机，厘和政道，以慰祖宗，以安兆庶。不胜忧国喁喁至诚。”太后诏曰：“王室不幸，仍有艰屯。览省启事，感增悲叹。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，加蒸蒸之慕，未能亲览，号令宜有所由。苟可安社稷，利天下，亦岂有所执，辄敬从所启。但暗昧之阙，望尽弼谐之道。”于是太后复临朝。帝既冠，乃诏曰：“皇帝婚冠礼备，遐迩宅心，宜当阳亲览，缉熙惟始。今归政事，率由旧典。”于是复称崇德太后。

太元九年，崩于显阳殿，年六十一，在位凡四十年。太后于帝为从嫂，朝议疑其服。太学博士徐藻议曰：“资父事君而敬同。又《礼》云‘其夫属父道者，妻皆母道也’，则夫属君道，妻亦后道矣。服后以齐，母之义也。鲁讥逆祀，以明尊卑。今上躬奉康、穆、哀皇及靖后之祀，致敬同于所天，岂可敬之以君道，而服废于本亲。谓应齐衰期。”从之。

穆章何皇后，讳法倪，庐江灊人也。父准，见《外戚传》。以名家膺选。升平元年八月，下玺书曰：“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：混元资始，肇经人伦，爰及夫妇，以奉天地宗庙社稷。谋于公卿，咸以宜率由旧典。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、宗正综，

以礼纳采。”琦答曰：“前太尉参军、都乡侯龚土臣何琦稽首顿首再拜。皇帝嘉命，访婚陋族，备数采择。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，未闲教训，衣履若如人。钦承旧章，肃奉典制。又使兼太保、武陵王晞，兼太尉、中领军洽，持节奉册立为皇后。

后无子。哀帝即位，称穆皇后，居永安宫。桓玄篡位，移后入司徒府。路经太庙，后停舆恸哭，哀感路人。玄闻而怒曰：“天下禅代常理，何预何氏女子事耶！”乃降后为零陵县君，与安帝俱西，至巴陵。及刘裕建义，殷仲文奉后还京都，下令曰：“戎车屡警，黎元阻饥。而饕御丰靡，岂与百姓同其俭约。减损供给，勿令游过。”后时以远还，欲奉拜陵庙。有司以寇难未平，奏停。元兴三年崩，年六十六，在位凡四十八年。

哀靖王皇后，讳穆之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司徒左长史濛之女也。后初为琅邪王妃。哀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追赠母爰氏为安国乡君。后在位三年，无子。兴宁二年崩。

废帝孝庾皇后，讳道怜，颍川 焉陵人也。父冰，自有传。初为东海王妃。及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太和六年崩，葬于敬平陵。帝废为海西公，追贬后曰海西公夫人。太元十一年，海西公薨于吴，又以后合葬于吴陵。

简文宣郑太后，讳阿春，河南荥阳人也。世为冠族。祖合，临济令。父愷，字祖元，安丰太守。后少孤，无兄弟，唯姊妹四人，后最长。先适渤海田氏，生一男而寡，依于舅濮阳吴氏。元帝为丞相，敬后先崩，将纳吴氏女为夫人。后及吴氏女并游后园，或见之，言于帝曰：“郑氏女虽嫠，贤于吴氏远矣。”建武元年，纳为琅邪王夫人。甚有宠。后虽贵幸，而恆有忧色。帝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妾有妹，中者已适长沙王褒，余二妹未有所适，恐姊为人妾，无复求者。”帝因从容谓刘隗曰：“郑氏

二妹，卿可为求佳对，使不失旧。”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，以小者适汉中李氏，皆得旧门。帝召王褒为尚书郎，以悦后意。后生琅邪悼王、简文帝、寻阳公主。帝称尊号，后虽为夫人，诏太子及东海、武陵王皆母事之。帝崩，后称建平国夫人。

咸和元年薨，简文帝时为琅邪王，制服重。有司以王出继，宜降所生，国臣不能匡正，奏免国相诸葛颐。王上疏曰：“亡母生临臣国，没留国第，臣虽出后，亦无所厌，则私情得叙。昔敬后崩，孝王已出继，亦还服重。此则明比，臣所宪章也。“明穆皇后不夺其志，乃徙琅邪王为会稽王，追号后曰会稽太妃。及简文帝即位，未及追尊。临崩，封皇子道子为琅邪王，领会稽国，奉太妃祀。

太元十九年，孝武帝下诏曰：“会稽太妃文母之德，徽音有融，诞载圣明，光延于晋。先帝追尊圣善，朝议不一，道以疑屈。朕述遵先志，常惕于心。今仰奉遗旨，依《阳秋》二汉孝怀皇帝故事，上太妃尊号曰简文太后。”于是立庙于太庙路西，陵曰嘉平。时群臣希旨，多谓郑太后应配食于元帝者。帝以问太子前率徐邈，邈曰：“臣案《阳秋》之义，母以子贵。鲁隐尊桓母，别考仲子之宫而不配食于惠庙。又平素之时，不伉俪于先帝，至于子孙，岂可为祖考立配？其崇尊尽礼，由于臣子，故得称太后，陵庙备典。若乃祔葬配食，则义所不可。“从之。

简文顺王皇后，讳简姬，太原晋阳人也。父遐，见《外戚传》。后以冠族，初为会稽王妃，生子道生，为世子。永和四年，母子并失帝意，俱被幽废，后遂以忧薨。咸安二年，孝武帝即位，追尊曰顺皇后，合葬高平陵，追赠后父遐特进、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

孝武文李太后，讳陵容，本出微贱。始简文帝为会稽王，

有三子，俱夭。自道生废黜，献王早世，其后诸姬绝孕将十年。帝令卜者扈谦筮之，曰：“后房中有一女，当育二贵男，其一终盛晋室。”时徐贵人生新安公主，以德美见宠。帝常冀之有娠，而弥年无子，会有道士许迈者，朝臣时望多称其得道。帝从容问焉，答曰：“迈是好山水人，本无道术，斯事岂所能判！但殿下德厚庆深，宜隆奕世之绪，当从扈谦之言，以存广接之道。”帝然之，更加采纳。又数年无子，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，皆云非其人，又悉以诸婢媵示焉。时后为宫人，在织坊中，形长而色黑，宫人皆谓之昆仑。既至，相者惊云：“此其人也。”帝以大计，召之侍寝。后数梦两龙枕膝，日月入怀，意以为吉祥，向佞类说之，帝闻而异焉，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、鄱阳长公主。

及孝武帝初即位，尊为淑妃。太元三年，进为贵人，九年，又进为夫人。十二年，加为皇太妃，仪服一同太后。十九年，会稽王道子启：“母以子贵，庆厚礼崇。伏惟皇太妃纯德光大，休祐攸钟，启嘉祚于圣明，嗣徽音于上列。虽幽显同谋，而称谓未尽，非所以仰述圣心，允答天人。宜崇正名号，详案旧典。”八月辛巳，帝临轩，遣兼太保刘耽尊为皇太后，称崇训宫。安帝即位，尊为太皇太后。

隆安四年，崩于含章殿。朝议疑其服制，左仆射何澄、右仆射王雅、尚书车胤、孔安国、祠部郎徐广等议曰：“太皇太后名位允正，体同皇极，理制备尽，情礼兼申。《阳秋》之义，母以子贵，既称夫人，礼服从正。故成风显夫人之号，文公服三年之丧。子于父母之所生，体尊义重。且礼祖不厌孙，固宜追服无屈，而缘情立制。若嫌明文不存，则疑斯从重，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三年。”从之。皇后及百官皆服齐衰期，永安皇后一举哀。于是设庐于西堂，凶仪施于神兽门，葬修平陵，

神主祔于宣太后庙。

孝武定王皇后，讳法慧，哀靖皇后之侄也。父蕴，见《外戚传》。初，帝将纳后，访于公卿。于时蕴子恭以弱冠见仆射谢安，安深敬重之。既而谓人曰：“昔毛嘉耻于魏朝，杨骏几倾晋室。若帝纳后，有父者，唯廕望如王蕴乃可。”既而访蕴女，容德淑令，乃举以应选。宁康三年，中军将军桓冲等奏曰：“臣闻天地之道，盖相须而化成；帝后之德，必相协而政隆。然后品物流形，彝伦攸叙，灵根长固，本枝百世。天人同致，莫不由此。是以涂山作俪，而夏族以熙；妊姒配周，而姬祚以昌。今长秋将建，宜时简择。伏闻试守晋陵太守王蕴女，天性柔顺，四业允备。且盛德之胄，美善先积。臣等参议，可以配德乾元，恭承宗庙，徽音六宫，母仪天下。”于是帝始纳焉。封蕴妻刘氏为乐平乡君。后性嗜酒骄妒，帝深患之。乃召蕴于东堂，具说后过状，令加训诫。蕴免冠谢焉。后于是少自改饰。太元五年崩，年二十一，葬隆平陵。

安德陈太后，讳归女，松滋浔阳人也。父广，以倡进，仕至平昌太守。后以美色能歌弹，入宫为淑媛，生安、恭二帝。太元十五年薨，赠夫人。追崇曰皇太后，神主祔于宣太后庙，陵曰熙平。

安僖王皇后，讳神爱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父献之，见别传。母新安愍公主。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纳为太子妃。及安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无子。义熙八年崩于徽音殿，时年二十九，葬休平陵。

恭思褚皇后，讳灵媛，河南阳翟人，义兴太守爽之女也。后初为琅邪王妃。元熙元年，立为皇后，生海盐、富阳公主。及帝禅位于宋，降为零陵王妃。宋元嘉十三年崩，时年五十三，祔葬冲平陵。

史臣曰：方祗体安，俪乾仪而合德；圆舒循晷，配羲曜以齐明。故知阳烁阴凝，万物假其陶铸；火炎水润，六气由其调理。取譬贤淑，作伉文思，灵根式固，实资于此。宣穆阅礼，偶德潜鳞，翊天造之艰虞，嗣涂山之逸响，宝运归其后胤，盖有母仪之助焉。武元杨氏预闻朝政，明不逮远，爱弱私情，深杜卫瓘之言，不晓张泓之诈，运其阴沴，韬映乾明，晋道中微，基于是矣。惠皇稟质，天纵其噩，识暗鸣蛙，智昏文蛤。南风肆狡，扇祸稽天。初践椒宫，逞泉心于长乐；方观梓树，颁鸠羽于离明。褒后灭周，方之盖小；妹妃倾夏，曾何足喻。中原陷于鸣镝，其兆彰于此焉。昔者高宗谅闇，总百官于元老；成王冲眇，托万机于上公。太后御宸，谅知非古。而明穆、康献，仍世临朝，时属委裘，躬行负扆。各免华阳之衅，竟躡和熹之踪，保陵迟以克终，所幸实为多矣。

赞曰：二妃光舜，三母翼周。末升夷癸，褒进亡幽。家邦兴灭，职此之由。穆后沈断，忘情执爨。故剑辞恩，池蒲起叹。崇化繁祉，肇基商乱。二杨继宠，福极灾生。南风炽虐，国丧身倾。献容幸乱，居辱疑荣。援笔废主，持尺威帝。契阔终罹，殷忧以毙。芬实窈窕，芳菲婉孌。吕妾变嬴，黄姬化芊。石文远著，金行潜徙。妇德倾城，迷硃夺紫。

列传第三

王祥

王览 郑冲 何曾 何劭 何遵
石苞 石崇 欧阳健 孙铄

王祥，字休徵，琅邪临沂人，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。祖仁，青州刺史。父融，公府辟不就。

祥性至孝。早丧亲，继母硃氏不慈，数譖之，由是失爱于父。每使扫除牛下，祥愈恭谨。父母有疾，衣不解带，汤药必亲尝。母常欲生鱼，时天寒冰冻，祥解衣将剖冰求之，冰忽自解，双鲤跃出，持之而归。母又思黄雀炙，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，复以供母。乡里惊叹，以为孝感所致焉。有丹柰结实，母命守之，每风雨，祥辄抱树而泣。其笃孝纯至如此。

汉末遭乱，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，隐居三十余年，不应州郡之命。母终，居丧毁瘠，杖而后起。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，祥年垂耳顺，固辞不受。览劝之，为具车牛，祥乃应召，虔委以州事。于时寇盗充斥，祥率励兵士，频讨破之。州界清静，政化大行。时人歌之曰：“海沂之康，实赖王祥。邦国不空，别驾之功。”

举秀才，除温令，累迁大司农。高贵乡公即位，与定策功，封关内侯，拜光禄勋，转司隶校尉。从讨毌丘俭，增邑四百户，

迁太常，封万岁亭侯。天子幸太学，命祥为三老。祥南面几杖，以师道自居。天子北面乞言，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，闻者莫不砥砺。

及高贵乡公之弑也，朝臣举哀，祥号哭曰“老臣无状”，涕泪交流，众有愧色。顷之，拜司空，转太尉，加侍中。五等建，封睢陵侯，邑一千六百户。

及武帝为晋王，祥与荀顗往谒，顗谓祥曰：“相王尊重，何侯既已尽敬，今便当拜也。”祥曰：“相国诚为尊贵，然是魏之宰相。吾等魏之三公，公王相去，一阶而已，班例大同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！损魏朝之望，亏晋王之德，君子爱人以礼，吾不为也。”及入，顗遂拜，而祥独长揖。帝曰：“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！”

武帝践阼，拜太保，进爵为公，加置七官之职。帝新爱命，虚己以求谏言。祥与何曾、郑冲等耆艾笃老，希复朝见，帝遣侍中任恺谘问得失，及政化所先。祥以年老疲耄，累乞逊位，帝不许。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，阙朝会礼，请免祥官。诏曰：“太保元老高行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。前后逊让，不从所执，此非有司所得议也。”遂寝光奏。祥固乞骸骨，诏听以睢陵公就第，位同保傅，在三司之右，禄赐如前。诏曰：“古之致仕，不事王侯。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，不宜复苦以朝请。其赐几杖，不朝，大事皆谘访之。赐安车驷马，第一区，钱百万，绢五百匹，床帐簟褥，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，置官骑二十人。以公子骑都尉肇为给事中，使常优游定省。又以太保高洁清素，家无宅宇，其权留本府，须所赐第成乃出。”

及疾笃，著遗令训子孙曰：“夫生之有死，自然之理。吾年八十有五，启手何恨。不有遗言，使尔无述。吾生值季末，登庸历试，无毗佐之勋，没无以报。气绝但洗手足，不须沐浴，

勿缠尸，皆浣故衣，随时所服。所赐山玄玉佩、卫氏玉玦、绶笥皆勿以敛。西芒上土自坚贞，勿用甃石，勿起坟陇。穿深二丈，椁取容棺。勿作前堂、布几筵、置书箱镜奁之具，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。糒脯各一盘，玄酒一杯，为朝夕奠。家人大小不须送丧，大小祥乃设特牲。无违余命！高柴泣血三年，夫子谓之愚。闵子除丧出见。援琴切切而哀，仲尼谓之孝。故哭泣之哀，日月降杀，饮食之宜，自有制度。夫言行可覆，信之至也；推美引过，德之至也；扬名显亲，孝之至也；兄弟怡怡，宗族欣欣，悌之至也；临财莫过乎让：此五者，立身之本。颜子所以为命，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！”其子皆奉而行之。

泰始五年薨，诏赐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三十万，布帛百匹。时文明皇太后崩始逾月，其后诏曰：“为睢陵公发哀，事乃至今。虽每为之感伤，要未得特叙哀情。今便哭之。”明年，策谥曰元。

祥之薨，奔赴者非朝廷之贤，则亲亲故吏而已，门无杂吊之宾。族孙戎叹曰：“太保可谓清达矣！”又称：“祥在正始，不在能言之流。及与之言，理致清远，将非以德掩其言乎！”祥有五子：肇、夏、馥、烈、芬。

肇孽庶，夏早卒，馥嗣爵。咸宁初，以祥家甚贫俭，赐绢三百匹，拜馥上洛太守，卒谥曰孝。子根嗣，散骑郎。肇仕至始平太守。肇子俊，守太子舍人，封永世侯。俊子遐，郁林太守。烈、芬并幼知名，为祥所爱。二子亦同时而亡。将死，烈欲还葬旧土，芬欲留葬京邑。祥流涕曰：“不忘故乡，仁也；不恋本土，达也。惟仁与达，吾二子有焉。”

览字玄通。母硃，遇祥无道。览年数岁，见祥被楚撻，辄涕泣抱持。至于成童，每谏其母，其母少止凶虐。硃屡以非理使祥，览辄与祥俱。又虐使祥妻，览妻亦趋而共之。硃患之，

乃止。祥丧父之后，渐有时誉。硃深疾之，密使鸩祥。览知之，径起取酒。祥疑其有毒，争而不与，硃遽夺反之。自后硃赐祥饌，览辄先尝。硃惧览致毙，遂止。

览孝友恭恪，名亚于祥。及祥仕进，览亦应本郡之召，稍迁司徒西曹掾、清河太守。五等建，封即丘子，邑六百户。泰始末，除弘训少府。职省，转太中大夫，禄赐与卿同。咸宁初，诏曰：“览少笃至行，服仁履义，贞素之操，长而弥固。其以览为宗正卿。”顷之，以疾上疏乞骸骨。诏听之，以太中大夫归老，赐钱二十万，床帐荐褥，遣殿中医疗疾给药。后转光禄大夫，门施行马。

咸宁四年卒，时年七十三，谥曰贞。有六子：裁、基、会、正、彦、琛。

裁字士初，抚军长史。基字士先，治书御史。会字士和，侍御史。正字士则，尚书郎。彦字士治，中护军。琛字士玮，国子祭酒。

初，吕虔有佩刀，工相之，以为必登三公，可服此刀。虔谓祥曰：“苟非其人，刀或为害。卿有公辅之量，故以相与。”祥固辞，强之乃受。祥临薨，以刀授览，曰：“汝后必兴，足称此刀。”览后奕世多贤才，兴于江左矣。裁子导，别有传。

郑冲，字文和，荥阳开封人也。起自寒微，卓尔立操，清恬寡欲，耽玩经史，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。有姿望，动必循礼，任真自守，不要乡曲之誉，由是州郡久不加礼。及魏文帝为太子，搜扬侧陋，命冲为文学，累迁尚书郎，出补陈留太守。冲以儒雅为德，莅职无干局之誉，簞食缊袍，不营资产，世以此重之。大将军曹爽引为从事中郎，转散骑常侍、光禄勋。嘉平三年，拜司空。及高贵乡公讲《尚书》，冲执经亲授，与侍中郑小同俱被赏赐。俄转司徒。常道乡公即位，拜太保，位在三

司之上，封寿光侯。冲虽位阶台辅，而不预世事。时文帝辅政，平蜀之后，命贾充、羊祜等分定礼仪、律令，皆先谘于冲，然后施行。

及魏帝告禅，使冲奉策。武帝践阼，拜太傅，进爵为公。顷之，司隶李熹、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、荀顗等各以疾病，俱应免官。帝不许。冲遂不视事，表乞骸骨。优诏不许，遣使申喻。冲固辞，上貂蝉印绶，诏又不许。泰始六年，诏曰：“昔汉祖以知人善任，克平宇宙，推述勋劳，归美三俊。遂与功臣剖符作誓，藏之宗庙，副在有司，所以明德庸勋，籓翼王室者也。昔我祖考，遭世多难，揽授英俊，与之断金，遂济时务，克定大业。太傅寿光公郑冲、太保郎陵公何曾、太尉临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，明允笃诚，翼亮先皇，光济帝业。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、卫将军钜平侯羊祜才兼文武，忠肃居正，朕甚嘉之。《书》不云乎：‘天秩有礼，五服五章哉！’其为寿光、郎陵、临淮、博陵、钜平国置郎中令，假夫人、世子印绶，食本秩三分之一，皆如郡公侯比。”

九年，冲又抗表致仕。诏曰：“太傅韞德深粹，履行高洁，恬远清虚，确然绝世。艾服王事，六十余载，忠肃在公，虑不及私。遂应众举，历登三事。仍荷保傅之重，绸缪论道之任，光辅奕世，亮兹天工，迪宣谋猷，弘济大烈，可谓朝之俊老，众所具瞻者也。朕昧于政道，庶事未康，挹仰耆训，导扬厥蒙，庶赖显德，缉熙有成。而公屡以年高疾笃，致仕告退。惟从公志，则朕孰与谘谋？譬彼涉川，罔知攸济。是用未许，迄于累载。而高让弥笃，至意难违，览其盛指，俾朕恍然。夫功成弗有，上德所隆，成人之美，君子与焉。岂必遂朕凭赖之心，以枉大雅进止之度哉！今听其所执，以寿光公就第，位同保傅，在三司之右。公宜颐精养神，保卫太和，以究遐福。其赐几杖，

不朝。古之哲王，钦祗国老，宪行乞言，以弥缝其阙。若朝有大政，皆就谘之。又赐安车驷马，第一区，钱百万，绢五百匹，床帷簟褥，置舍人六人，官骑二十人，以世子徽为散骑常侍，使常优游定省。禄赐所供，策命仪制，一如旧典而有加焉。”

明年薨。帝于朝堂发哀，追赠太傅，赐秘器，朝服，衣一袭，钱三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成。咸宁初，有司奏，冲与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铭太常，配食于庙。

初，冲与孙邕、曹羲、荀颢、何晏共集《论语》诸家训注之善者，记其姓名，因从其义，有不安者辄改易之，名曰《论语集解》。成，奏之魏朝，于今传焉。

冲无子，以从子徽为嗣，位至平原内史。徽卒，子简嗣。

何曾，字颖考，陈国阳夏人也。父夔，魏太仆、阳武亭侯。曾少袭爵，好学博闻，与同郡袁侃齐名。魏明帝初为平原侯，曾为文学。及即位，累迁散骑侍郎、汲郡典农中郎将、给事黄门侍郎。上疏曰：“臣闻为国者以清静为基，而百姓以良吏为本。今海内虚耗，事役众多，诚宜恤养黎元，悦以使人。郡守之权虽轻，犹专任千里，比之于古，则列国之君也。上当奉宣朝恩，以致惠和，下当兴利而除其害。得其人则可安，非其人则为患。故汉宣称曰：“百姓所以安其田里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”此诚可谓知政之本也。方今国家大举，新有发调，军师远征，上下劬劳。夫百姓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。愚惑之人，能厌目前之小勤，而忘为乱之大祸者，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。才虽难备，犹宜粗有威恩，为百姓所信惮者。臣闻诸郡守，有年老或疾病，皆委政丞掾，不恤庶事。或体性疏忽，不以政理为意。在官积年，惠泽不加于人。然于考课之限，罪亦不至诎免。故得经延岁月，而无斥罢之期。臣愚以为可密诏主者，使隐核参访郡守，

其有老病不隐亲人物，及宰牧少恩，好修人事，烦挠百姓者，皆可征还，为更迭代。”顷之，迁散骑常侍。

及宣帝将伐辽东，曾上疏魏帝曰：“臣闻先王制法，必全于慎。故建官受任，则置副佐；陈师命将，则立监贰；宣命遣使，则设介副；临敌交刃，又参御右，盖以尽思谋之功，防安危之变也。是以在险当难，则权足相济；陨缺不豫，则才足相代。其为国防，至深至远。及至汉氏，亦循旧章，韩信伐赵，张耳为贰；马援讨越，刘隆副军。前世之迹，著在篇志。今太尉奉辞诛罪，精甲锐锋，步骑数万，道路迥阻，且四千里。虽假天威，有征无战，寇或潜遁，消引日月。命无常期，人非金石，远虑详备，诚宜有副。今北军诸将及太尉所督，皆为僚属，名位不殊，素无定分统御之尊，卒有变急，不相镇摄。存不忘亡，圣达所裁。臣愚以为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宿著者，成其礼秩，遣诣北军，进同谋略，退为副佐。虽有万一不虞之变，军主有储，则无患矣。”帝不从。出补河内太守，在任有威严之称。征拜侍中，母忧去官。

嘉平中，为司隶校尉。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，奸利盈积，朝野畏惮，莫敢言者。曾奏劾之，朝廷称焉。时曹爽专权，宣帝称疾，曾亦谢病。爽诛，乃起视事，魏帝之废也，曾预其谋焉。

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，居丧无礼。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：“卿纵情背礼，败俗之人，今忠贤执政，综核名实，若卿之曹，不可长也。”因言于帝曰：“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。宜摈四裔，无令污染华夏。”帝曰：“此子羸病若此，君不能为吾忍邪！”曾重引据，辞理甚切。帝虽不从，时人敬惮之。

母丘俭诛，子甸、妻荀应坐死。其族兄顗、族父虞并景帝

姻通，共表魏帝以丐其命。诏听离婚，荀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，亦坐死，以怀妊系狱。荀辞诣曾乞恩曰：“芝系在廷尉，顾影知命，计日备法。乞没为官婢，以赎芝命。”曾哀之，腾辞上议。朝廷金以为当，遂改法。语在《刑法志》。

曾在司隶积年，迁尚书，正元年中为镇北将军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、假节。将之镇，文帝使武帝、齐王攸辞送数十里。曾盛为宾主，备太牢之馔。侍从吏驺，莫不醉饱。帝既出，又过其子劭。曾先敕劭曰：“客必过汝，汝当豫严。”劭不冠带，停帝良久，曾深以谴劭。曾见崇重如此。迁征北将军，进封颍昌乡侯。咸熙初，拜司徒，改封郎陵侯。文帝为晋王，曾与高柔、郑冲俱为三公，将入见，曾独致拜尽敬，二人犹揖而已。

武帝袭王位，以曾为晋丞相，加侍中。与裴秀、王沈等劝进。践阼，拜太尉，进爵为公，食邑千八百户。泰始初，诏曰：“盖谟明弼谐，王躬是保，所以宣崇大训，克咸四海也。侍中、太尉何曾，立德高峻，执心忠亮，博物洽闻，明识弘达，翼佐先皇，勋庸显著。朕纂洪业，首相王室。迪惟前人，施于朕躬。实佐命兴化，光赞政道。夫三司之任，虽左右王事，若乃予违汝弼，匡奖不逮，则存平保傅。故将明衮职，未如用义厥辟之重。其以曾为太保，侍中如故。”久之，以本官领司徒。曾固让，不许。遣散骑常侍谕旨，乃视事。进位太傅。曾以老年，屡乞逊位。诏曰：“太傅明朗高亮，执心弘毅，可谓旧德老成，国之宗臣者也。而高尚其事，屡辞禄位。朕以寡德，凭赖保佑，省览章表，实用恍然。虽欲成人之美，岂得遂其雅志，而忘翼佐之益哉！又司徒所掌务烦，不可久劳耆艾。其进太宰，侍中如故。朝会剑履乘舆上殿，如汉相国萧何、田千秋、魏太傅锺繇故事。赐钱百万，绢五百匹及八尺床帐篔簹褥自副。置长史掾属祭酒及员吏，一依旧制。所给亲兵官骑如前。主者依次

按礼典，务使优备。”后每召见，敕以常所饮食服物自随，令二子侍从。

咸宁四年薨，时年八十。帝于朝堂素服举哀，赐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三十万，布百匹。将葬，下礼官议谥。博士秦秀谥为“繆丑”，帝不从，策谥曰孝。太康末，子劭自表改谥为元。

曾性至孝，闺门整肃，自少及长，无声乐嬖幸之好。年老之后，与妻相见，皆正衣冠，相待如宾。己南向，妻北面，再拜上酒，酬酢既毕便出。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。初，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曾及荀顗曰：“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，其颖昌何侯乎，其荀侯乎！古称曾、闵，今日荀、何。内尽其心以事其亲，外崇礼让以接天下。孝子，百世之宗；仁人，天下之命。有能行孝之道，君子之仪表也。《诗》云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，非乐中正之道也。”又曰：“荀、何，君子之宗也。”又曰：“颖昌侯之事亲，其尽孝子之道乎！存尽其和，事尽其敬，亡尽其哀，予于颖昌侯见之矣。”又曰：“见其亲之党，如见其亲，六十而孺慕，予于颖昌侯见之矣。”然性奢豪，务在华侈。帷帐车服，穷极绮丽，厨膳滋味，过于王者。每燕见，不食太官所设，帝辄命取其食。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。食日万钱，犹曰无下箸处。人以小纸为书者，敕记室勿报。刘毅等数劾奏曾侈恣无度，帝以其重臣，一无所问。

都官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，以铜钩绉车，莹牛蹄角。后曾辟享为掾，或劝勿应，享谓至公之体，不以私憾，遂应辟。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罚。其外宽内忌，亦此类也。时司空贾充权拟人主，曾卑充而附之。及充与庾纯因酒相竞，曾议党充而抑纯，以此为正直所非。二子：遵、劭。劭嗣。

劭字敬祖，少与武帝同年，有总角之好。帝为王太子，以劭为中庶子。及即位，转散骑常侍，甚见亲待。劭雅有姿望，远客朝见，必以劭侍直。每诸方贡献，帝辄赐之，而观其占谢焉。咸宁初，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高令袁毅货，虽经赦宥，宜皆禁止。事下廷尉。诏曰：“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，遵等所取差薄，一皆置之。”迁侍中尚书。

惠帝即位，初建东宫，太子年幼，欲令亲万机，故盛选六傅，以劭为太子太师，通省尚书事。后转特进，累迁尚书左仆射。

劭博学，善属文，陈说近代事，若指诸掌。永康初，迁司徒。赵王伦篡位，以劭为太宰。及三王交争，劭以轩冕而游其间，无怨之者。而骄奢简贵，亦有父风。衣裳服玩，新故巨积。食必尽四方珍异，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。时论以为太官御膳，无以加之。然优游自足，不贪权势。尝语乡人王诩曰：“仆虽名位过幸，少无可书之事，惟与夏侯长容谏授博士，可传史册耳。”所撰《荀粲》、《王弼传》及诸奏议文章并行于世。永宁元年薨，赠司徒，谥曰康。子岐嗣。

劭初亡，袁粲吊岐，岐辞以疾。粲独哭而出曰：“今年决下婢子品。”王诩谓之曰：“知死吊死，何必见生！岐前多罪，尔时不下，何公新亡，便下岐品。人谓中正畏强易弱。”粲乃止。

遵字思祖，劭庶兄也。少有干能。起家散骑黄门郎、散骑常侍、侍中，累转大鸿胪。性亦奢怵，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，又鬻行器，为司隶刘毅所奏，免官。太康初，起为魏郡太守，迁太仆卿，又免官，卒于家，四子，嵩、绥、机、羨。

嵩字泰基，宽弘爱士，博观坟籍，尤善《史》、《汉》。少历清官，领著作郎。

绥字伯蔚，位至侍中尚书。自以继世名贵，奢侈过度，性既轻物，翰札简傲。城阳王尼见绥书疏，谓人曰：“伯蔚居乱而矜豪乃尔，岂其免乎！”刘舆、潘滔谮之于东海王越，越遂诛绥。初，曾侍武帝宴，退而告遵等曰：“国家应天受禅，创业垂统。吾每宴见，未尝闻经国远图，惟说平生常事，非贻厥孙谋之兆也。及身而已，后嗣其殆乎！此子孙之忧也。汝等犹可获没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等必遇乱亡也。”及绥死，嵩哭之曰：“我祖其大圣乎！”

机为邹平令。性亦矜傲，责乡里谢鲲等拜。或戒之曰：“礼敬年爵，以德为主。令鲲拜势，惧伤风俗。”机不以为惭。

羨为离狐令。既骄且吝，陵驾人物，乡间疾之如仇。永嘉之末，何氏灭亡无遗焉。

石苞，字仲容，渤海南皮人也。雅旷有智局，容仪伟丽，不修小节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石仲容，姣无双。”县召为吏，给农司马。会谒者阳翟郭玄信奉使，求人为御，司马以苞及邓艾给之。行十余里，玄信谓二人曰：“子后并当至卿相。”苞曰：“御隶也，何卿相乎？”既而又被使到鄴，事久不决，乃贩铁于鄴市。市长沛国赵元儒名知人，见苞，异之，因与结交。叹苞远量，当至公辅，由是知名，见吏部郎许允，求为小县。允谓苞曰：“卿是我辈人，当相引在朝廷，何欲小县乎？”苞还叹息，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。

稍迁景帝中护军司马。宣帝闻苞好色薄行，以让景帝。帝答曰：“苞虽细行不足，而有经国才略。夫贞廉之士，未必能经济世务。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，而录其匡合之大谋；汉高舍陈平之污行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。苞虽未可以上侔二子，亦今日之选也。”意乃释。徙鄴典农中郎将。时魏世王侯多居鄴下，尚书丁谧贵倾一时，并较时利。苞奏列其事，由是益见称。

历东莱、琅邪太守，所在皆有威惠。迁徐州刺史。

文帝之败于东关也，苞独全军而退。帝指所持节谓苞曰：“恨不以此授卿，以究大事。”乃迁苞为奋武将军、假节、监青州诸军事。及诸葛诞举兵淮南，苞统青州诸军，督兖州刺史州泰、徐州刺史胡质，简锐卒为游军，以备外寇。吴遣大将硃异、丁奉等来迎，诞等留辎重于都陆，轻兵渡黎水。苞等逆击，大破之。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诡道袭都陆，尽焚其委输。异等收余众而退，寿春平。拜苞镇东将军，封东光侯、假节。顷之，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。苞因入朝。当还，辞高贵乡公，留语尽日。既出，白文帝曰：“非常主也。”数日而有成济之事。后进位征东大将军，俄迁骠骑将军。

文帝崩，贾充、荀勖议葬礼未定。苞时奔丧，恸哭曰：“基业如此，而以人臣终乎！”葬礼乃定。后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，天命有在。及禅位，苞有力焉。武帝践阼，迁大司马，进封乐陵郡公，加侍中，羽葆鼓吹。

自诸葛破灭，苞便镇抚淮南，士马强盛，边境多务，苞既勤庶事，又以威德服物。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，又闻童谣曰：“宫中大马几作驴，大石压之不得舒。”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。先时望气者云“东南有大兵起”。及琛表至，武帝甚疑之。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，苞亦闻吴师将入，乃筑垒遏水以自固。帝闻之，谓羊祜曰：“吴人每来，常东西相应，无缘偏尔，岂石苞果有不顺乎？”祜深明之，而帝犹疑焉。会苞子乔为尚书郎，上召之，经日不至。帝谓为必叛，欲讨苞而隐其事。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，筑垒遏水，劳扰百姓，策免其官。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，以备非常。又敕镇东将军、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。苞用掾孙铄计，放兵步出，住都亭待罪。帝闻之，意解。及苞诣阙，以公还第。苞自耻受任无效而

无怨色。

时鄴奚官督郭嵩上书理苞。帝诏曰：“前大司马苞忠允清亮，才经世务，干用之绩，所历可纪。宜掌教典，以赞时政。其以苞为司徒。”有司奏：“苞前有折挠，不堪其任。以公还第，已为弘厚，不宜擢用。”诏曰：“吴人轻脆，终无能为。故疆場之事，但欲完固守备，使不得越逸而已。以苞计画不同，虑敌过甚，故征还更授。昔邓禹挠于关中，而终辅汉室，岂以一眚而掩大德哉！”于是就位。

苞奏：“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，宜遣掾属循行，皆当均其土宜，举其殿最，然后黜陟焉。”诏曰：“农殖者，为政之本，有国之大务也。虽欲安时兴化，不先富而教之，其道无由。而至今四海多事，军国用广，加承征伐之后，屡有水旱之事，仓库不充，百姓无积。古道稼穡树艺，司徒掌之。今虽登论道，然经国立政，惟时所急，故陶唐之世，稷官为重。今司徒位当其任，乃心王事，有毁家纾国，乾乾匪躬之志。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，将委事任成，垂拱仰办。若宜有所循行者，其增置掾属十人，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。”苞在位称为忠勤，帝每委任焉。

泰始八年薨。帝发哀于朝堂，赐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三十万，布百匹。及葬，给节、幢、麾、曲盖、追锋车、鼓吹、介士、大车，皆如魏司空陈泰故事。车驾临送于东掖门外。策谥曰武。咸宁初，诏苞等并为王功，列于铭飨。

苞豫为《终制》曰：“延陵薄葬，孔子以为达礼；华元厚葬，《春秋》以为不臣，古之明义也。自今死亡者，皆敛以时服，不得兼重。又不得饭含，为愚俗所为。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。定窆之后，复土满坎，一不得起坟种树。昔王孙裸葬矫时，其子奉命，君子不讥，况于合礼典者耶？”诸子皆奉遵遗令，又

断亲戚故吏设祭。有六子：越、乔、统、浚、俊、崇。以统为嗣。

统字弘绪，历位射声校尉、大鸿胪。子顺，为尚书郎。

越字弘伦，早卒。

乔字弘祖，历尚书郎、散骑侍郎。帝既召乔不得，深疑苞反。及苞至，有惭色，谓之曰“卿子几破卿门”。苞遂废之，终身不听仕。又以有秽行，徙顿丘，与弟崇同被害。二子超、熙亡走得免。成都王颖之起义也，以超为折冲将军，讨孙秀，以功封侯。又为振武将军，征荆州贼李辰。颖与长沙王义相攻，超常为前锋，迁中护军。陈 等挟惠帝北伐，超走还鄴。颖使超距帝于荡阴，王师败绩，超逼帝幸鄴宫。会王浚攻颖于鄴，颖以超为右将军以距浚，大败而归。从驾之洛阳，西迁长安。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，使与颖共距东海王越。超于荥阳募兵，右将军王阐与典兵中郎赵则并受超节度，为豫州刺史刘乔继援。范阳王虓逆击斩超，而熙得走免。永嘉中，为太傅越参军。

浚字景伦，清俭有鉴识，敬爱人物。位至黄门侍郎，为当世名士，早卒。

俊字彦伦，少有名誉，议者称为令器。官至阳平太守，早卒。

崇字季伦，生于青州，故小名齐奴。少敏惠，勇而有谋。苞临终，分财物与诸子，独不及崇。其母以为言，苞曰：“此兒虽小，后自能得。”年二十余，为修武令，有能名。入为散骑郎，迁城阳太守。伐吴有功，封安阳乡侯。在郡虽有职务，好学不倦，以疾自解。顷之，拜黄门郎。

兄统忤扶风王骏，有司承旨奏统，将加重罚，既而见原。以崇不诣阙谢恩，有司欲复加统罪。崇自表曰：“臣兄统以先

父之恩，早被优遇，出入清显，历位尽勤。伏度圣心，有以垂察。近为扶风王骏横所诬谤，司隶中丞等飞笔重奏，劾案深文，累尘天听。臣兄弟踟躇，忧心如悸。骏戚属尊重，权要赫奕。内外有司，望风承旨。苟有所恶，易于投卵。自统枉劾以来，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。戢舌钳口，惟须刑书。古人称“荣华于顺旨，枯槁于逆违”，诚哉斯言，于今信矣。是以虽董司直绳，不能不深其文，抱枉含谤，不得不输其理。幸赖陛下天听四达，灵鉴昭远，存先父勋德之重，察臣等勉励之志。中诏申料，罪谴澄雪。臣等刻肌碎首，未足上报。臣即以今月十四日，与兄统、浚等诣公车门拜表谢恩。伏度奏御之日，暂经天听。此月二十日，忽被兰台禁止符，以统蒙宥，恩出非常，臣晏然私门，曾不陈谢，复见弹奏，讪辱理尽。臣始闻此，惶惧狼狈，静而思之，固无怪也。苟尊势所驱，何所不至，望奉法之直绳，不可得也。臣以凡才，累荷显重，不能负载析薪，以答万分。一月之中，奏劾频加，曲之与直，非臣所计。所愧不能承奉戚属，自陷于此。不媚于灶，实愧王孙，《随巢子》称“明君之德，察情为上，察事次之”。所怀具经圣听，伏待罪黜，无所多言。”由是事解。累迁散骑常侍、侍中。

武帝以崇功臣子，有干局，深器重之。元康初，杨骏辅政，大开封赏，多树党援。崇与散骑郎蜀郡何攀共立议，奏于惠帝曰：“陛下圣德光被，皇灵启祚，正位东宫，二十余年，道化宣流，万国归心。今承洪基，此乃天授。至于班赏行爵，优于泰始革命之初。不安一也。吴会僭逆，几于百年，边境被其荼毒，朝廷为之旰食。先帝决独断之聪，奋神武之略，荡灭逋寇，易于摧枯。然谋臣猛将，犹有致思竭力之效。而今恩泽之封，优于灭吴之功。不安二也。上天眷祐，实在大晋，卜世之数，未知其纪。今之开制，当垂于后。若尊卑无差，有爵必进，数

世之后，莫非公侯。不安三也。臣等敢冒陈闻。窃谓泰始之初，及平吴论功，制度名牒，皆悉具存。纵不能远遵古典，尚当依准旧事。”书奏，弗纳。出为南中郎将、荆州刺史，领南蛮校尉，加鹰扬将军。崇在南中，得鸬鸟雏，以与后军将军王恺。时制，鸬鸟不得过江，为司隶校尉傅祗所纠，诏原之，烧鸬于都街。

崇颖悟有才气，而任侠无行检。在荆州，劫远使商客，致富不赀。征为大司农，以征书未至擅去官免。顷之，拜太仆，出为征虏将军，假节、监徐州诸军事，镇下邳。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，一名梓泽，送者倾都，帐饮于此焉。至镇，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，为军司所奏，免官。复拜卫尉，与潘岳谄事贾谧。谧与之亲善，号曰“二十四友”。广城君每出，崇降车路左，望尘而拜，其卑佞如此。

财产丰积，室宇宏丽。后房百数，皆曳纨绣，珥金翠。丝竹尽当时之选，庖膳穷水陆之珍。与贵戚王恺、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。恺以台澳釜，崇以蜡代薪。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。崇涂屋以椒，恺用赤石脂。崇、恺争豪如此。武帝每助恺，尝以珊瑚树赐之，高二尺许，枝柯扶疏，世所罕比。恺以示崇，崇便以铁如意击之，应手而碎。恺既惋惜，又以为嫉己之宝，声色方厉。崇曰：“不足多恨，今还卿。”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，有三四尺者六七株，条干绝俗，光彩曜日，如恺比者甚众。恺仆兄然自失矣。

崇为客作豆粥，咄嗟便办。每冬，得韭萍菹。尝与恺出游，争入洛城，崇牛迅若飞禽，恺绝不能及。恺每以此三事为根，乃密货崇帐下问其所以。答云：“豆至难煮，豫作熟末，客来，但作白粥以投之耳。韭萍菹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。牛奔不迟，良由驭者逐不及反制之，可听踰辕则馱矣。”于是悉从之，遂

争长焉。崇后知之，因杀所告者。

尝与王敦入太学，见颜回、原宪之象，顾而叹曰：“若与之同升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间。”敦曰：“不知余人云何，子贡去卿差近。”崇正色曰：“士当身名俱泰，何至甕牖哉！”其立意类此。

刘舆兄弟少时为王愷所嫉，愷召之宿，因欲坑之。崇素与舆等善，闻当有变，夜驰诣愷，问二刘所在，愷迫卒不得隐。崇径进于后斋索出，同车而去。语曰：“年少何以轻就人宿！”舆深德之。

及贾谧诛，崇以党与免官。时赵王伦专权，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。崇有妓曰绿珠，美而艳，善吹笛。孙秀使人求之。崇时在金谷别馆，方登凉台，临清流，妇人侍侧。使者以告。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，皆蕴兰麝，被罗縠，曰：“在所择。”使者曰：“君侯服御丽则丽矣，然本受命指索绿珠，不识孰是？”崇勃然曰：“绿珠吾所爱，不可得也。”使者曰：“君侯博古通今，察远照迩，愿加三思。”崇曰：“不然。”使者出而又反，崇竟不许。秀怒，乃劝伦诛崇、建。崇、建亦潜知其计，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、齐王冏以图伦、秀。秀觉之，遂矫诏收崇及潘岳、欧阳建等。崇正宴于楼上，介士到门。崇谓绿珠曰：“我今为尔得罪。”绿珠泣曰：“当效死于官前。”因自投于楼下而死。崇曰：“吾不过流徙交、广耳。”及车载诣东市，崇乃叹曰：“奴辈利吾家财。”收者答曰：“知财致害，何不早散之？”崇不能答。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，死者十五人，崇时年五十二。

初，崇家稻米饭在地，经宿皆化为螺，时人以为族灭之应。有司簿阅崇水碓三余区，苍头八百余人，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。及惠帝复阼，诏以卿礼葬之。封崇从孙演为乐陵公。

苞曾孙朴字玄真，为人谨厚，无他材艺，没于胡。石勒以与朴同姓，俱出河北，引朴为宗室，特加优宠，位至司徒。

欧阳建字坚石，世为冀方右族。雅有理思，才藻美赡，擅名北州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渤海赫赫，欧阳坚石。”辟公府，历山阳令、尚书郎、冯翊太守，甚得时誉。及遇祸，莫不悼惜之，年三十余。临命作诗，文甚哀楚。

孙铄字巨艸，河内怀人也。少乐为县吏，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。铄自微贱登纲纪，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。奋大怒，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。司隶校尉刘讷甚知赏之。时奋又荐铄于大司马石苞，苞辟为掾。铄将应命，行达许昌，会台已密遣轻军袭苞。于时汝阴王镇许，铄过谒之。王先识铄，以乡里之情私告铄曰：“无与祸。”铄即出，即驰诣寿春，为苞画计，苞赖而获免。迁尚书郎，在职驳议十有余事，为当时所称。

史臣曰：若夫经为帝师，郑冲于焉无愧；孝为德本，王祥所以当仁；何曾善其亲而及其亲之党者也。夏禹恭俭，殷因损益。牲牢服用，各有品章，诸侯不恆牛，命士不恆豕。御而骄奢，其关乎治政。乘时立制，莫不由之。石崇学乃多闻，情乖寡悔，超四豪而取富，喻五侯而竞爽。春畦{++}靡，列于凝沍之晨；锦障逶迤，亘以山川之外。撞钟舞女，流宕忘归，至于金谷含悲，吹楼将坠，所谓高蝉处乎轻阴，不知螳良袭其后也。

赞曰：郑冲含素，王祥迟暮。百行斯融，双飞天路。何石殊操，芳饪标奇。帝风流靡，崇心载驰。矜奢不极，寇害成货。邦分身坠，乐往哀随。

列传第四

羊祜 杜预

羊祜

羊祜，字叔子，泰山南城人也。世吏二千石，至祜九世，并以清德闻。祖续，仕汉南阳太守。父彳首，上党太守。祜，蔡邕外孙，景献皇后同产弟。祜年十二丧父，孝思过礼，事叔父耽甚谨。尝游汶水之滨，遇父老谓之曰：“孺子有好相，年未六十，必建大功于天下。”既而去，莫知所在。及长，博学能属文，身長七尺三寸，美须眉，善谈论。郡将夏侯威异之，以兄霸之子妻之。举上计吏，州四辟从事、秀才，五府交命，皆不就。太原郭奕见之曰：“此今日之颜子也。”与王沈俱被曹爽辟。沈劝就征，祜曰：“委质事人，复何容易。”及爽败，沈以故吏免，因谓祜曰：“常识卿前语。”祜曰：“此非始虑所及。”其先识不伐如此。

夏侯霸之降蜀也，姻亲多告绝，祜独安其室，恩礼有加焉。寻遭母忧，长兄发又卒，毁慕寝顿十余年，以道素自居，恂恂若儒者。

文帝为大将军，辟祜，未就，公车征拜中书侍郎，俄迁给事中、黄门郎。时高贵乡公好属文，在位者多献诗赋，汝南和逌以忤意见斥，祜在其间，不得而亲疏，有识尚焉。陈留王立，

赐爵关中侯，邑百户。以少帝不愿为侍臣，求出补吏，徙秘书监。及五等建，封钜平子，邑六百户。钟会有宠而忌，祜亦惮之。及会诛，拜相国从事中郎，与荀勖共掌机密。迁中领军，悉统宿卫，入直殿中，执兵之要，事兼内外。

武帝受禅，以佐命之勋，进号中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封郡公，邑三千户。固让封不受，乃进本爵为侯，置郎中令，备九官之职，加夫人印绶。泰始初，诏曰：“夫总齐机衡，允厘六职，朝政之本也。祜执德清劭，忠亮纯茂，经纬文武，謦謦正直，虽处腹心之任，而不总枢机之重，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。其以祜为尚书右仆射、卫将军，给本营兵。”时王佑、贾充、裴秀皆前朝名望，祜每让，不处其右。

帝将有灭吴之志，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、假节，散骑常侍、卫将军如故。祜率营兵出镇南夏，开设庠序，绥怀远近，甚得江汉之心。与吴人开布大信，降者欲去皆听之。时长吏丧官，后人恶之，多毁坏旧府，祜以死生有命，非由居室，书下征镇，普加禁断。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，每为边害，祜患之，竟以诡计令吴罢守。于是戍逻减半，分以垦田八百余顷，大获其利。祜之始至也，军无百日之粮，及至季年，有十年之积。诏罢江北都督，置南中郎将，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。在军常轻裘缓带，身不被甲，铃阁之下，侍卫者不过十数人，而颇以畋渔废政。尝欲夜出，军司徐胤执棨当营门曰：“将军都督万里，安可轻脱！将军之安危，亦国家之安危也。胤今日若死，此门乃开耳。”祜改容谢之，此后稀出矣。

后加车骑将军，开府如三司之仪。祜上表固让曰：“臣伏闻恩诏，拔臣使同台司。臣自出身以来，适十数年，受任外内，每极显重之任。常以智力不可顿进，恩宠不可久谬，夙夜战悚，以荣为忧。臣闻古人之言，德未为人所服而受高爵，则使才臣

不进；功未为人所归而荷厚禄，则使劳臣不劝。今臣身托外戚，事连运会，诚在过宠，不患见遗。而猥降发中之诏，加非次之荣。臣有何功可以堪之，何心可以安之。身辱高位，倾覆寻至，愿守先人弊庐，岂可得哉！违命诚忤天威，曲从即复若此。盖闻古人申于见知，大臣之节，不可则止。臣虽小人，敢缘所蒙，念存斯义。今天下自服化以来，方渐八年，虽侧席求贤，不遗幽贱，然臣不尔推有德，达有功，使圣听知胜臣者多，未达者不少。假令有遗德于版筑之下，有隐才于屠钓之间，而朝议用臣不以为非，臣处之不以为愧，所失岂不大哉！臣忝窃虽久，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极宠，等宰辅之高位也。且臣虽所见者狭，据今光禄大夫李熹执节高亮，在公正色；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，和而不同；光禄大夫李胤清亮简素，立身在朝，皆服事华发，以礼终始。虽历位外内之宠，不异寒贱之家，而犹未蒙此选，臣更越之，何以塞天下之望，少益日月！是以誓心守节，无苟进之志。今道路行通，方隅多事，乞留前恩，使臣得速还屯。不尔留连，必于外虞有阙。匹夫之志，有不可夺。”不听。

及还镇，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。吴将陆抗攻之甚急，诏祜迎阐。祜率兵五万出江陵，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，不克，阐竟为抗所擒。有司奏：“祜所统八万余人，贼众不过三万。祜顿兵江陵，使贼备得设。乃遣杨肇偏军入险，兵少粮悬，军人挫衄。背违诏命，无大臣节。可免官，以侯就第。”竟坐贬为平南将军，而免杨肇为庶人。

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，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，乃进据险要，开建五城，收膏腴之地，夺吴人之资，石城以西，尽为晋有。自是前后降者不绝，乃增修德信，以怀柔初附，慨然有吞并之心。每与吴人交兵，克日方战，不为掩袭之计。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，辄饮以醇酒，使不得言。人有略吴二儿为俘

者，祜遣送还其家。后吴将夏详、邵顗等来降，二兒之父亦率其属与俱。吴将陈尚、潘景来寇，祜追斩之，美其死节而厚加殓斂。景、尚子弟迎丧，祜以礼遣还。吴将邓香掠夏口，祜募生缚香，既至，宥之。香感其恩甚，率部曲而降。祜出军行吴境，刈谷为粮，皆计所侵，送绢偿之。每会众江沔游猎，常止晋地。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，皆封还之。于是吴人翕然悦服，称为羊公，不之名也。

祜与陆抗相对，使命交通，抗称祜之德量，虽乐毅、诸葛孔明不能过也。抗尝病，祜馈之药，抗服之无疑心。人多谏抗，抗曰：“羊祜岂鸩人者！”时谈以为华元、子反复见于今日。抗每告其戍曰：“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而已，无求细利。”孙皓闻二境交和，以诘抗。抗曰：“一邑一乡，不可以无信义，况大国乎！臣不如此，正是彰其德，于祜无伤也。”

祜贞恇无私，疾恶邪佞，旬勛、冯统之徒甚忌之。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，辞甚俊辨，祜不然之，衍拂衣而起。祜顾谓宾客曰：“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，然败俗伤化，必此人也。”步阐之役，祜以军法将斩王戎，故戎、衍并憾之，每言论多毁祜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二王当国，羊公无德。”

咸宁初，除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得专辟召。初，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。又时吴有童谣曰：“阿童复阿童，衔刀浮渡江。不畏岸上兽，但畏水中龙。”祜闻之曰：“此必水军有功，但当思应其名者耳。”会益州刺史王浚征为大司农，祜知其可任，浚又小字阿童，因表留浚监益州诸军事，加龙骧将军，密令修舟楫，为顺流之计。

祜缮甲训卒，广为戎备。至是上疏曰：“先帝顺天应时，西平巴蜀，南和吴会，海内得以休息，兆庶有乐安之心。而吴

复背信，使边事更兴。夫期运虽天所授，而功业必由人而成，不一大举扫灭，则众役无时得安。亦所以隆先帝之勋，成无为之化也。故尧有丹水之伐，舜有三苗之征，咸以宁静宇宙，戢兵和众者也。蜀平之时，天下皆谓吴当并亡，自此来十三年，是谓一周，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。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，无礼先强，此乃谓侯之时耳。当今一统，不得与古同谕。夫适道之论，皆未应权，是故谋之虽多，而决之欲独。凡以险阻得存者，谓所敌者同，力足自固。苟其轻重不齐，强弱异势，则智士不能谋，而险阻不可保也。蜀之为国，非不险也，高山寻云霓，深谷肆无景，束马悬车，然后得济，皆言一夫荷载，千人莫当。及进兵之日，曾无藩篱之限，斩将搴旗，伏尸数万，乘胜席卷，径至成都，汉中诸城，皆鸟栖而不敢出。非皆无战心，诚力不足相抗。至刘禅降服，诸营堡者索然俱散。今江淮之难，不过剑阁；山川之险，不过岷汉；孙皓之暴，侈于刘禅；吴人之困，甚于巴蜀。而大晋兵众，多于前世；资储器械，盛于往时；今不于此平吴，而更阻兵相守，征夫苦役，日寻干戈，经历盛衰，不可长久，宜当时定，以一四海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，荆楚之众进临江陵，平南、豫州，直指夏口，徐、扬、青、兖并向秣陵，鼓旆以疑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以一隅之吴，当天下之众，势分形散，所备皆急，巴汉奇兵出其空虚，一处倾坏，则上下震荡。吴缘江为国，无有内外，东西数千里，以藩篱自持，所敌者大，无有宁息。孙皓孙恣情任意，与下多忌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，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。将疑于朝，士困于野，无有保世之计，一定之心。平常之日，犹怀去就，兵临之际，必有应者，终不能齐力致死，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，不能持久，弓弩戟盾不如中国，唯有水战是其所便。一入其境，则长江非复所固，还保城池，则去长入短。而官军悬进，人有

致节之志，吴人战于其内，有凭城之心。如此，军不逾时，克可必矣。”帝深纳之。

会秦凉屡败，祜复表曰：“吴平则胡自定，但当速济大功耳。”而议者多不同，祜叹曰：“天下不如意，恆十居七八，故有当断不断。天与不取，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！”

其后，诏以泰山之南武阳、牟、南城、梁父、平阳五县为南城郡，封祜为南城侯，置相，与郡公同。祜让曰：“昔张良请受留万户，汉祖不夺其志。臣受钜平于先帝，敢辱重爵，以速官谤！”固执不拜，帝许之。祜每被登进，常守冲退，至心素著，故特见申于分列之外。是以名德远播，朝野具瞻，搢绅佥议，当居台辅。帝方有兼并之志，仗祜以东南之任，故寢之。祜历职二朝，任典枢要，政事损益，皆咨访焉，势利之求，无所关与。其嘉谋说议，皆焚其草，故世莫闻。凡所进达，人皆不知所由。或谓祜慎密太过者，祜曰：“是何言欤！夫入则造膝，出则诡辞，君臣不密之诚，吾惟惧其不及。不能举贤取异，岂得不愧知人之难哉！且拜爵公朝，谢恩私门，吾所不取。”

祜女夫尝劝祜“有所营置，令有归戴者，可不美乎？”祜默然不应，退告诸子曰：“此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人臣树私则背公，是大惑也。汝宜识吾此意。”尝与从弟琇书曰：“既定边事，当角巾东路，归故里，为容棺之墟。以白土而居重位，何能不以盛满受责乎！疏广是吾师也。”

祜乐山水，每风景，必造岷山，置酒言咏，终日不倦。尝慨然叹息，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：“自有宇宙，便有此山。由来贤达胜士，登此远望，如我与卿者多矣！皆湮灭无闻，使人悲伤。如百岁后有知，魂魄犹应登此也。”湛曰：“公德冠四海，道嗣前哲，令闻令望，必与此山俱传。至若湛辈，乃当如公言耳。”

祐当讨吴贼功，将进爵土，乞以赐舅子蔡袭。诏封袭关内侯，邑三百户。

会吴人寇弋阳、江夏，略户口，诏遣侍臣移书诘祐不追讨之意，并欲移州复旧之宜。祐曰：“江夏去襄阳八百里，比知贼问，贼去亦已经日矣。步军方往，安能救之哉！劳师以免责，恐非事宜也。昔魏武帝置都督，类皆与州相近，以兵势好合恶离。疆场之间，一彼一此，慎守而已，古之善教也。若辄徙州，贼出无常，亦未知州之所宜据也。”使者不能诘。

祐寝疾，求入朝。既至洛阳，会景献宫车在殡，哀恻至笃。中诏申谕，扶疾引见，命乘辇入殿，无下拜，甚见优礼。及侍坐，面陈伐吴之计。帝以其病，不宜常入，遣中书令张华问其筹策。祐曰：“今主上有禅代之美，而功德未著。吴人虐政已甚，可不战而克。混一六合，以兴文教，则主齐尧舜，臣同稷契，为百代之盛轨。如舍之，若孙皓不幸而没，吴人更立令主，虽百万之众，长江未可而越也，将为后患乎！”华深赞成其计。祐谓华曰：“成吾志者，子也。”帝欲使祐卧护诸将，祐曰：“取吴不必须臣自行，但既平之后，当劳圣虑耳。功名之际，臣所不敢居。若事了，当有所付授，愿审择其人。”

疾渐笃，乃举杜预自代。寻卒，时年五十八。帝素服哭之，甚哀。是日大寒，帝涕泪沾须鬓，皆为冰焉。南州人征市日闻祐丧，莫不号恸，罢市，巷哭者声相接。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。其仁千所感如此。赐以东园秘器，朝服一袭，钱三十万，布百匹。诏曰：“征南大将军南城侯祐，蹈德冲素，思心清远。始在内职，值登大命，乃心笃诚，左右王事，入综机密，出统方岳。当终显烈，永辅朕躬，而奄忽殒陨，悼之伤怀。其追赠侍中、太傅，持节如故。”

祐立身清俭，被服率素，禄俸所资，皆以贍给九族，赏赐

军士，家无余财。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枢。从弟琇等述祜素志，求葬于先人墓次。帝不许，赐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，谥曰成。祜丧既引，帝于大司马门南临送。祜甥齐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敛之意，帝乃诏曰：“祜固让历年，志不可夺。身没让存，遗操益厉，此夷叔所以称贤，季子所以全节也。今听复本封，以彰高美。”

初，文帝崩，祜谓傅玄曰：“三年之丧，虽贵遂服，自天子达；而汉文除之，毁礼伤义，常以叹息。今主上天纵至孝，有曾闵之性，虽夺其服，实行丧礼。丧礼实行，除服何为邪！若因此革汉魏之薄，而兴先王之法，以敦风俗，垂美百代，不亦善乎！”玄曰：“汉文以末世浅薄，不能行国君之丧，故因而除之。除之数百年，一旦复古，难行也。”祜曰：“不能使天下如礼，且使主上遂服，不犹善乎！”玄曰：“主上不除而天下除，此为但有有父子，无复君臣，三纲之道亏矣。”祜乃止。

祜所著文章及为《老子传》并行于世。襄阳百姓于岷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，岁时飨祭焉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，杜预因名为堕泪碑。荆州人为祜讳名，屋室皆以门为称，改户曹为辞曹焉。

祜开府累年，谦让不辟士，始有所命，会卒，不得除署。故参佐刘侏、赵寅、刘弥、孙勃等笺诣预曰：“昔以谬选，忝备官属，各得与前征南大将军祜参同庶事。祜执德冲虚，操尚清远，德高而体卑，位优而行恭。前膺显命，来抚南夏，既有三司之仪，复加大将军之号。虽居其位，不行其制。至今海内渴仵，群俊望风。涉其门者，贫夫反廉，懦夫立志，虽夷惠之操，无以尚也。自镇此境，政化被乎江汉，潜谋远计，辟国开疆，诸所规摹，皆有轨量。志存公家，以死勤事，始辟四掾，

未至而陨。夫举贤报国，台辅之远任也；搜扬侧陋，亦台辅之宿心也；中道而废，亦台辅之私恨也。履谦积稔，晚节不遂，此远近所以为之感痛者也。昔召伯所憩，爰流甘棠；宣子所游，封殖其树。夫思其人，尚及其树，况生存所辟之士，便当随例放弃者乎！乞蒙列上，得依已至掾属。”预表曰：“祐虽开府而不备僚属，引谦之至，宜见显明。及扶疾辟士，未到而没，家无胤嗣，官无命士，此方之望，隐忧载怀。夫笃终追远，人德归厚，汉祖不惜四千户之封，以慰赵子弟心。请议之。”诏不许。

祐卒二岁而吴平，群臣上寿，帝执爵流涕曰：“此羊太傅之功也。”因以克定之功，策告祐庙，仍依萧何故事，封其夫人。策曰：“皇帝使谒者杜宏告故侍中、太傅钜平侯祐：昔吴为不恭，负险称号，郊境不辟，多历年所。祐受任南夏，思静其难，外扬王化，内经庙略，著德推诚，江汉归心，举有成资，谋有全策。昊天不吊，所志不卒，朕用悼恨于厥心。乃班命群帅，致天之讨，兵不逾时，一征而灭，畴昔之规，若合符契。夫赏不失劳，国有彝典，宜增启土宇，以崇前命，而重违公高让之素。今封夫人夏侯氏万岁乡君，食邑五千户，又赐帛万匹，谷万斛。”

祐年五岁，时令乳母取所弄金环。乳母曰：“汝先无此物。”祐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。主人惊曰：“此吾亡儿所失物也，云何持去！”乳母具言之，李氏悲惋。时人异之，谓李氏子则祐之前身也。又有善相墓者，言祐坟墓所有帝王气，若凿之则无后，祐遂凿之。相者见曰“犹出折臂三公”，而祐竟堕马折臂，位至公而无子。

帝以祐兄子暨为嗣，暨以父没不得为人后。帝又令暨弟伊为祐后，又不奉诏。帝怒，并收免之。太康二年，以伊弟篇为

钜平侯，奉祐嗣。篇历官清慎，有私牛于官舍产犊，及迁而留之，位至散骑常侍，早卒。

孝武太元中，封祐兄玄孙之子法兴为钜平侯，邑五千户。以桓玄党诛，国除。尚书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讼之曰：“臣闻咎繇亡嗣，臧文以为深叹；伯氏夺邑，管仲所以称仁。功高可百世不泯，滥赏无得崇朝。故太傅、钜平侯羊祐明德通贤，国之宗主，勋参佐命，功成平吴，而后嗣阙然，烝尝莫寄。汉以萧何元功，故绝世辄继，愚谓钜平封宜同鄴国。故太尉广陵公准党翼贼伦，祸加淮南，因逆为利，窃飡大邦。值西朝政刑失裁，中兴因而不夺。今王道维新，岂可不大判臧否，谓广陵国宜在削除。故太保卫瓘本爵菑阳县公，既被横害，乃进茅土，始赠兰陵，又转江夏。中朝名臣，多非理终，瓘功德无殊，而独受偏赏，谓宜罢其郡封，复邑菑阳，则与夺有伦，善恶分矣。”竟寢不报。

祐前母，孔融女，生兄发，官至都督淮北护军。初，发与祐同母兄承俱得病，祐母度不能两存，乃专心养发，故得济，而承竟死。

发长子伦，高阳相。伦弟暨，阳平太守。暨弟伊，初为车骑贾充掾，后历平南将军、都督江北诸军事，镇宛，为张昌所杀，追赠镇南将军。祐伯父秘，官至京兆太守。子祉，魏郡太守。秘孙亮，字长玄，有才能，多计数。与之交者，必伪尽款诚，人皆谓得其心，而殊非其实也。初为太傅杨骏参军，时京兆多盗窃。骏欲更重其法，盗百钱加大辟，请官属会议，亮曰：“昔楚江乙母失布，以为盗由令尹。公若无欲，盗宜自止，何重法为？”骏惭而止。累转大鸿胪。时惠帝在长安，亮与关东连谋，内不自安，奔于并州，为刘元海所害。亮弟陶，为徐州刺史。

杜预，字元凯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畿，魏尚书仆射。父恕，幽州刺史。预博学多通，明于兴废之道，常言：“德不可以企及，立功立言可庶几也。”初，其父与宣帝不相能，遂以幽死，故预久不得调。文帝嗣立，预尚帝妹高陆公主，起家拜尚书郎，袭祖爵丰乐亭侯。在职四年，转参相府军事。钟会伐蜀，以预为镇西长史。及会反，僚佐并遇害，唯预以智获免，增邑千一百五十户。

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，既成，预为之注解，乃奏之曰：“法者，盖绳墨之断例，非穷理尽性之书也。故文约而例直，听省而禁简。例直易见，禁简难犯。易见则人知所避，难犯则几于刑厝。刑之本在于简直，故必审名分。审名分者，必忍小理。古之刑书，铭之钟鼎，铸之金石，所以远塞异端，使无淫巧也。今所注皆纲罗法意，格之以名分。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，伸绳墨之直，去析薪之理也。”诏班于天下。

泰始中，守河南尹。预以京师王化之始，自近及远，凡所施论，务崇大体。受诏为黜陟之课，其略曰：“臣闻上古之政，因循自然，虚己委诚，而信顺之道应，神感心通，而天下之理得。逮至淳朴渐散，彰美显恶，设官分职，以颁爵禄，弘宣六典，以详考察。然犹倚明哲之辅，建忠贞之司，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，功不得后名而独隐，皆畴咨博询，敷纳以言。及至末世，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，疑诸心而信耳目，疑耳目而信简书。简书愈繁，官方愈伪，法令滋章，巧饰弥多。昔汉之刺史，亦岁终奏事，不制算课，而清浊粗举。魏氏考课，即京房之遗意，其文可谓至密。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，故历代不能通也。岂若申唐尧之旧，去密就简，则简而易从也。夫宣尽物理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去人而任法，则以伤理。今科举优劣，莫若委任达官，各考所统。在官一年以后，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，

劣者一人为下第，因计偕以名闻。如此六载，主者总集采案，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，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，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，劣多优少者左迁之。今考课之品，所对不钧，诚有难易。若以难取优，以易而否，主者固当准量轻重，微加降杀，不足复曲以法尽也。《己丑诏书》以考课难成，听通荐例。荐例之理，即亦取于风声。六年顿荐，黜陟无渐，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。今每岁一考，则积优以成陟，累劣以取黜。以士君子之心相处，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，六进否劣者也。监司将亦随而弹之。若令上下公相容过，此为清议大颓，亦无取于黜陟也。

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，免职。时虏寇陇石，以预为安西军司，给兵三百人，骑百匹。到长安，更除秦州刺史，领东羌校尉、轻车将军、假节。属虏兵强盛，石鉴时为安西将军，使预出兵击之。预以虏乘胜马肥，而官军悬乏，宜并力大运，须春进讨，陈五不可、四不须。鉴大怒，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，稽乏军兴，遣御史檻车征诣廷尉。以预尚主，在八议，以侯赎论。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。

是时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，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，自并州西及河东、平阳，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闕，俄拜度支尚书。预乃奏立藉田，建安边，论处军国之要。又作人排新器，兴常平仓，定谷价，较盐运，制课调，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，皆纳焉。石鉴自军还，论功不实，为预所纠，遂相仇恨，言论喧嘩，并坐免官，以侯兼本职。数年，复拜度支尚书。

元皇后梓宫将迁于峻阳陵。旧制，既葬，帝及群臣即吉。尚书奏，皇太子亦宜释服。预议“皇太子宜复古典，以谅闇终制”，从之。

预以时历差舛，不应暑度，奏上《二元乾度历》，行于世。预又以孟津渡险，有覆没之患，请建河桥于富平津。议者以为

殷周所都，历圣贤而不作者，必不可立故也。预曰：“‘造舟为梁’，则河桥之谓也。”及桥成，帝从百僚临会，举觞属预曰：“非君，此桥不立也。”对曰：“非陛下之明，臣亦不得施其微巧。”周庙欹器，至汉东京犹在御坐。汉末丧乱，不复存，形制遂绝。预创意造成，奏上之，帝甚嘉叹焉。咸宁四年秋，大霖雨，蝗虫起。预上疏多陈农要，事在《食货志》。预在内七年，损益万机，不可胜数，朝野称美，号曰“杜武库”，言其无所不有也。

时帝密有灭吴之计，而朝议多违，唯预、羊祜、张华与帝意合。祜病，举预自代，因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，领征南军司。及祜卒，拜镇南大将军、都督荆州诸军事，给追锋车，第二驸马。预既至镇，缮甲兵，耀威武，乃简精锐，袭吴西陵督张政，大破之，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。政，吴之名将也，据要害之地，耻以无备取败，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。预欲间吴边将，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。皓果召政，遣武昌监刘宪代之。故大军临至，使其将帅移易，以成倾荡之势。

预处分既定，乃启请伐吴之期。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，预表陈至计曰：“自闰月以来，贼但敕严，下无兵上。以理势推之，贼之穷计，力不两完，必先护上流，勤保夏口以东，以延视息，无缘多兵西上，空其国都。而陛下过听，便用委弃大计，纵敌患生。此诚国之远图，使举而有败，勿举可也。事为之制，务从完牢。若或有成，则开太平之基；不成，不过费损日月之间，何惜而不一试之！若当须后年，天时人事不得如常，臣恐其更难也。陛下宿议，分命臣等随界分进，其所禁持，东西同符，万安之举，未有倾败之虑。臣心实了，不敢以曖昧之见自取后累。惟陛下察之。”预旬月之中又上表曰：“羊祜与朝臣多不同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，故益令多异。凡事当

以利害相较，今此举十有八九利，其一二止于无功耳。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，直是计不出已，功不在身，各耻其前言，故守之也。自顷朝廷事无大小，异意锋起，虽人心不同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，故轻相同异也。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，事效之后，诘责诸议者，皆叩头而谢，以塞异端也。自秋已来，讨贼之形颇露。若今中止，孙皓怖而生计，或徙都武昌，更完修江南诸城，远其居人，城不可攻，野无所掠，积大船于夏口，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。”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，而预表适至。华推枰敛手曰：“陛下圣明神武，朝野清晏，国富兵强，号令如一，吴主荒淫骄虐，诛杀贤能，当今讨之，可不劳而定。”帝乃许之。

预以太康元年正月，陈兵于江陵，遣参军樊显、尹林、邓圭、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，授以节度，旬日之间，累克城邑，皆如预策焉。又遣牙门管定、周旨、伍巢等率奇兵八百，泛舟夜渡，以袭乐乡，多张旗帜，起火巴山，出于要害之地，以夺贼心。吴都督孙歆震恐，与伍延书曰：“北来诸军，乃飞渡江也。”吴之男女降者者万余口，旨、巢等伏兵乐乡城外。歆遣军出距王浚，大败而还。旨等发伏兵，随歆军而入，歆不觉，直至帐下，虏歆而还。故军中为之谣曰：“以计代战一当万。”于是进逼江陵。吴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，预攻克之。既平上流，于是沅湘以南，至于交广，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，奉送印绶，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。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、监军十四，牙门、郡守百二十余人。又因兵威，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北，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，荆土肃然，吴人赴者如归矣。

王浚先列上得孙歆头，预后生送歆，洛中以为大笑。时众军会议，或曰：“百年之寇，未可尽克。今向暑，水潦方降，

疾疫将起，宜俟来冬，更为大举。”预曰：“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，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皆迎刃而解，无复著手处也。”遂指授群帅，径造秣陵。所过城邑，莫不束手。议者乃以书谢之。

孙皓既平，振旅凯入，以功进爵当阳县侯，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，封子耽为亭侯，千户，赐绢八千匹。

初，攻江陵，吴人知预病瘵，惮其智计，以瓠系狗颈示之，每大树似瘵，辄斫使白，题曰：“杜预颈。”及城平，尽捕杀之。

预既还镇，累陈家世吏职，武非其功，请退。不许。

预以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，勤于讲武，修立泮宫，江汉怀德，化被万里。攻破山夷，错置屯营，分据要害之地，以固维持之势。又修邵信臣遗迹，激用啜涪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，分疆刊石，使有定分，公私同利。众庶赖之，号曰“杜父”。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，北无通路。又巴丘湖，沅湘之会，表里山川，实为险固，荆蛮之所恃也。预乃开杨口，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，内泻长江之险，外通零桂之漕。南土歌之曰：“后世无叛由杜翁，孰识智名与勇功，”预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凡所兴造，必考度始终，鲜有败事。或讥其意碎者，预曰：“禹稷之功，期于济世，所庶几也。”

预好为后世名，常言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”，刻石为二碑，纪其勋绩，一沈万山之下，一立岷山之上，曰：“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！”

预身不跨马，射不穿札，而每任大事，辄居将率之列。结交接物，恭而有礼，问无所隐，诲人不倦，敏于事而慎于言。既立功之后，从容无事，乃耽思经籍，为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。又参考众家谱第，谓之《释例》。又作《盟会图》、《春秋长历》，

备成一家之学，比老乃成。又撰《女记赞》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，世人未之重，唯秘书监挚虞赏之，曰：“左丘明本为《春秋》作传，而《左传》遂自孤行，《释例》本为《传》设，而所发明何但《左传》，故亦孤行。”时王济解相马，又甚爱之，而和峤颇聚敛，预常称“济有马癖，峤有钱癖”。武帝闻之，谓预曰：“卿有何癖？”对曰：“臣有《左传》癖。”

预在镇，数饷遗洛中贵要。或问其故，预曰：“吾但恐为害，不求益也。”

预初在荆州，因宴集，醉卧斋中。外人闻呕吐声，窃窥于户，止见一大蛇垂头而吐。闻者异之。其后征为司隶校尉，加位特进，行次邓县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帝甚嗟悼，追赠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成。预先为遗令曰：“古不合葬，明于终始之理，同于无有也。中古圣人改而合之，盖以别合无在，更缘生以示教也。自此以来，大人君子或合或否，未能知生，安能知死，故各以己意所欲也。吾往为台郎，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。山上有冢，问耕父，云是郑大夫祭仲，或云子产之冢也，遂率从者祭而观焉。其造冢居山之顶，四望周达，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，向新郑城，意不忘本也。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，不填之，示藏无珍宝，不取于重深也。山多美石不用，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，贵不劳工巧，而此石不入世用也。君子尚其有情，小人无利可动，历千载无毁，俭之致也。吾去春入朝，因郭氏丧亡，缘陪陵旧义，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。而所得地中有小山，上无旧冢。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，然东奉二陵，西瞻宫阙，南观伊洛，北望夷叔，旷然远览，情之所安也。故遂表树开道，为一定之制，至时皆用洛水圆石，开隧道南向，仪制取法于郑大夫，欲以俭自完耳。棺器小敛之事，皆当称此。”子孙一以遵之。子锡嗣。

锡字世嘏。少有盛名，起家长沙王义文学，累迁太子中舍人。性亮直忠烈，屡谏愍怀太子，言辞恳切，太子患之。后置针著锡常所坐处氈中，刺之流血。他日，太子问锡：“向著何事？”锡对：“醉不知。”太子诘之曰：“君喜责人，何自作过也。”后转卫将军长史。赵王伦篡位，以为治书御史。孙秀求交于锡，而锡拒之，秀虽衔之，惮其名高，不敢害也。惠帝反政，迁吏部郎、城阳太守，不拜，仍迁尚书左丞。年四十八卒，赠散骑常侍。子义嗣，在《外戚传》。

史臣曰：泰始之际，人祇呈祝，羊公起平吴之策，其见天地之心焉。昔齐有黔夫，燕人祭北门之鬼；赵有李牧，秦王罢东并之势。桑枝不竞，瓜润空惭。垂大信于南服，倾吴人于汉渚，江衢如砥，襁袂同归。而在乎成功弗居，幅巾穷巷，落落焉其有风飏者也。杜预不有生知，用之则习，振长策而攻取，兼儒风而转战。孔门称四，则仰止其三；《春秋》有五，而独擅其一，不其优欤！夫三年之丧，云无贵贱。轻纤夺于在位，可以兴嗟；既葬释于储君，何其斯酷。徇以苟合，不求其正，以当代之元良，为诸侯之庶子，檀弓习于变礼者也，杜预其有焉。

赞曰：汉池西险，吴江左回。羊公恩信，百万归来。昔之誓旅，怀经罕素。元凯文场，称为武库。

列传第五

陈騫 子舆 裴秀 子颢 秀从弟楷 楷子宪

陈騫，临淮东阳人也。父矫，魏司徒。矫本广陵刘氏，为外祖陈氏所养，因而改焉。騫沈厚有智谋。初，矫为尚书令，侍中刘晔见幸于魏明帝，谮矫专权。矫忧惧，以问騫。騫曰：“主上明圣，大人大臣，今若不合意，不过不作公耳。”后帝意果释，騫尚少，为夏侯玄所侮，意色自若，玄以此异之。

起家尚书郎，迁中山、安平太守，并著称绩。征为相国司马、长史、御史中丞，迁尚书，封安国亭侯。蜀贼寇陇右，以尚书持节行征蜀将军，破贼而还。会诸葛诞之乱，复以尚书行安东将军。寿春平，拜使持节、都督淮北诸军事、安东将军，进爵广陵侯。转都督豫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持节、将军如故。又转都督江南诸军事，徙都督荆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，封郟侯。武帝受禅，以佐命之勋，进车骑将军，封高平郡公，迁侍中、大将军，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余如故，假黄钺。攻拔吴枳里城，破涂中屯戍。赐騫兄子惺爵关中侯。

咸宁初，迁太尉，转大司马。騫因入朝，言于帝曰：“胡烈、牵弘皆勇而无谋，强于自用，非绥边之材，将为国耻。愿陛下详之。”时弘为扬州刺史，不承顺騫命。帝以为不协相构，于是征弘，既至，寻复以为凉州刺史。騫窃叹息，以为必败。二人后果失羌戎之和，皆被寇丧没，征讨连岁，仅而得定，帝乃悔之。

骞少有度量，含垢匿瑕，所在有绩。与贾充、石苞、裴秀等俱为心膂，而骞智度过之，充等亦自以为不及也。累处方任，为士庶所怀。既位极人臣，年逾致仕，思欲退身。咸宁三年，求入朝，因乞骸骨。赐衮冕之服，诏曰：“骞元勋旧德，统义东夏，方弘远绩，以一吴会，而所苦未除，每表恳切，重劳以方事。今听留京城，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，增置祭酒二人，帐下司马、官骑、大车、鼓吹皆如前，亲兵百人，厨田十顷，厨园五十亩，厨士十人，器物经用皆留给焉。又给乘舆犍，出入殿中加鼓吹，如汉萧何故事。”骞累称疾辞位，诏曰：“骞履德论道，朕所谘询。方赖谋猷，以弘庶绩，宜时视事。可遣散骑常侍谕意。”骞辄归第，诏又遣侍中敦谕还府。遂固请，许之，位同保傅，在三司之上，赐以几杖，不朝，安车驷马，以高平公还第。帝以其勋旧耆老，礼之甚重。又以骞有疾，听乘舆上殿。

骞素无谗谀之风，然与帝语傲；及见皇太子加敬，时人以为谄。弟稚与其子舆忿争，遂说骞子女秽行，骞表徙弟，以此获讥于世。

元康二年薨，年八十一，加以衮敛，赠太傅，谥曰武。及葬，帝于大司马门临丧，望柩流涕，礼依大司马石苞故事。子舆嗣爵。

舆字显初，拜散骑侍郎、洛阳令，迁黄门侍郎，历将校左军、大司农、侍中。坐与叔父不睦，出为河内太守。舆虽无检正，而有力致。寻卒，子植字弘先嗣，官至散骑常侍。卒，子粹嗣，永嘉中遇害，孝武帝以骞玄孙袭爵。卒，弟子浩之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裴秀，字季彦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茂，汉尚书令。父潜，魏尚书令。秀少好学，有风操，八岁能属文。叔父徽有盛名，

宾客甚众。秀年十余岁，有诣徽者，出则过秀。然秀母贱，嫡母宣氏不之礼，尝使进饌于客，见者皆为之起。秀母曰：“微贱如此，当应为小兒故也。”宣氏知之，后遂止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后进领袖有裴秀。”

渡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，曰：“生而岐嶷，长蹈自然，玄静守真，性入道奥；博学强记，无文不该；孝友著于乡党，高声闻于远近。诚宜弼佐谟明，助和鼎味，毗赞大府，光昭盛化。非徒子奇、甘罗之侔，兼包颜、冉、游、夏之美。”爽乃辟为掾，袭父爵清阳亭侯，迁黄门侍郎。爽诛，以故吏免。顷之，为廷尉正，历文帝安东及卫将军司马，军国之政，多见信纳。迁散骑常侍。

帝之讨诸葛诞也，秀与尚书仆射陈泰、黄门侍郎锺会以行台从，豫参谋略。及诞平，转尚书，进封鲁阳乡侯，增邑千户。常道乡公立，以豫议定策，进爵县侯，增邑七百户，迁尚书仆射。魏咸熙初，厘革宪司。时荀顗定礼仪，贾充正法律，而秀改官制焉。秀议五等之爵，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。于是秀封济川侯，地方六十里，邑千四百户，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。

初，文帝未定嗣，而属意舞阳侯攸。武帝惧不得立，问秀曰：“人有相否？”因以奇表示之。秀后言于文帝曰：“中抚军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，固非人臣之相也。”由是世子乃定。武帝既即王位，拜尚书令、右光禄大夫，与御史大夫王沈、卫将军贾充俱开府，加给事中。及帝受禅，加左光禄大夫，封钜鹿郡公，邑三千户。

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：“与尚书令裴秀相知，望其为益。”有司奏免秀官，诏曰：“不能使人之不加诸我，此古人所难。交关人事，诩之罪耳，岂尚书令能防乎！其勿有所问。”司隶校尉李熹复上言，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，

求禁止秀。诏又以秀干翼朝政，有勋绩于王室，不可以小疵掩大德，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。

久之，诏曰：“夫三司之任，以翼宣皇极，弼成王事者也。故经国论道，赖之明喆，苟非其人，官不虚备。尚书令、左光禄大夫裴秀，雅量弘博，思心通远，先帝登庸，赞事前朝。朕受明命，光佐大业，勋德茂著，配踪元凯。宜正位居体，以康庶绩。其以秀为司空。”

秀儒学洽闻，且留心政事，当禅代之际，总纳言之要，其所裁当，礼无违者。又以职在地官，以《禹贡》山川地名，从来久远，多有变易。后世说者或强牵引，渐以暗昧。于是甄摘旧文，疑者则阙，古有名而今无者，皆随事注列，作《禹贡地域图》十八篇，奏之，藏于秘府。其序曰：

图书之设，由来尚矣。自古立象垂制，而赖其用。三代置其官，国史掌厥职。暨汉屠咸阳，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。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，又无萧何所得，惟有汉氏《舆地》及《括地》诸杂图。各不设分率，又不考正准望，亦不备载名山大川。虽有粗形，皆不精审，不可依据。或荒外迂诞之言，不合事实，于义无取。

大晋龙兴，混一六合，以清宇宙，始于庸蜀，采入其岨。文皇帝乃命有司，撰访吴蜀地图。蜀土既定，六军所经，地域远近，山川险易，征路迂直，校验图记，罔或有差。今上考《禹贡》山海川流，原隰陂泽，古之九州，及今之十六州，郡国县邑，疆界乡陬，及古国盟会旧名，水陆径路，为地图十八篇。

制图之体有六焉。一曰分率，所以辨广轮之度也。二曰准望，所以正彼此之体也。三曰道里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。四曰高下，五曰方邪，六曰迂直，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，所以校夷险之异也。有图象而无分率，则无以审远近之差；有分率而无

准望，虽得之一隅，必失之于他方；有准望而无道里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，不能以相通；有道里而无高下、方邪、迂直之校，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，失准望之正矣，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。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，彼此之实定于道里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、方邪、迂直之算。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，绝域殊方之迥，登降诡曲之因，皆可得举而定者。准望之法既正，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。

秀创制朝仪，广陈刑政，朝廷多遵用之，以为故事。在位四载，为当世名公。服寒食散，当饮热酒而饮冷酒，泰始七年薨，时年四十八。诏曰：“司空经德履哲，体蹈儒雅，佐命翼世，勋业弘茂。方将宣献敷制，为世宗范，不幸薨殂，朕甚痛之。其赐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三十万、布百匹。谥曰元。”

初，秀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，宜使诸卿任职，未及奏而薨。其友人料其书记，得表草言平吴之事，其词曰：“孙皓酷虐，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，使遗子孙，将遂不能臣；时有否泰，非万安之势也。臣昔虽已屡言，未有成旨。今既疾笃不起，谨重尸启。愿陛下时共施用。”乃封以上闻。诏报曰：“司空薨，痛悼不能去心。又得表草，虽在危困，不忘王室，尽忠忧国。省益伤切，辄当与诸贤共论也。”

咸宁初，与石苞等并为王公，配享庙庭。有二子：浚、颢。浚嗣位，至散骑常侍，早卒。浚庶子憬不惠，别封高阳亭侯，以浚少弟颢嗣。

颢字逸民。弘雅有远识，博学稽古，自少知名。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：“颢若武库，五兵纵横，一时之杰也。”贾充即颢从母夫也，表“秀有佐命之勋，不幸嫡长丧亡，遗孤稚弱。颢才德英茂，足以兴隆国嗣。”诏颢袭爵，颢固让，不许。太

康二年，徵为太子中庶子，迁散骑常侍。惠帝既位，转国子祭酒，兼右军将军。

初，顾兄子憬为白衣，顾论述世勋，赐爵高阳亭侯。杨骏将诛也，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，遇顾，问太傅所在。顾给之曰：“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，从二人西出矣。”豫曰：“吾何之？”顾曰：“宜至廷尉。”豫从顾言，遂委而去。寻而诏顾代豫领左军将军，屯万春门。及骏诛，以功当封武昌侯，顾请以封憬，帝竟封顾次子该。顾苦陈憬本承嫡，宜袭钜鹿，先帝恩旨，辞不获命。武昌之封，己之所蒙，特请以封憬。该时尚主，故帝不听。累迁侍中。

时天下暂宁，顾奏修国学，刻石写经。皇太子既讲，释奠祀孔子，饮飨射侯，甚有仪序。又令荀藩终父勛之志，铸钟凿磬，以备郊庙朝享礼乐。顾通博多闻，兼明医术。荀勖之修律度也，检得古尺，短世所用四分有余。顾上言：“宜改诸度量。若未能悉革，可先改太医权衡。此若差违，遂失神农、岐伯之正。药物轻重，分两乖互，所可伤夭，为害尤深。古寿考而今短折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”卒不能用。乐广尝与顾清言，欲以理服之，而顾辞论丰博，广笑而不言。时人谓顾为言谈之林藪。

顾以贾后不悦太子，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，仍启增置后卫率吏，给三千兵，于是东宫宿卫万人。迁尚书，侍中如故，加光禄大夫。每授一职，未尝不殷勤固让，表疏十余上，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，览之者莫不寒心。

顾深虑贾后乱政，与司空张华、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。华、模皆曰：“帝自无废黜之意，若吾等专行之，上心不以为是。且诸王方刚，朋党异议，恐祸如发机，身死国危，无益社稷。”顾曰：“诚如公虑。但昏虐之人，无所忌惮，乱可立待，将如之何？”华曰：“卿二人犹且见信，然勤为左右陈

祸福之戒，冀无大悖。幸天下尚安，庶可优游卒岁。”此谋遂寢。顓旦夕劝说从母广城君，令戒喻贾后亲待太子而已。或说顓曰：“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。言若不行，则可辞病屏退。若二者不立，虽有十表，难乎免矣。”顓慨然久之，而竟不能行。

迁尚书左仆射，侍中如故。顓虽后之亲属，然雅望素隆，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，惟恐其不居位。俄复使顓专任门下事，固让，不听。顓上言：“贾模适亡，复以臣代，崇外戚之望，彰偏私之举。后族何常有能自保，皆知重亲无脱者也。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、光武、明帝不重外戚，皆保其宗，岂将独贤，实以安理故也。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飧，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。“又表云：“咎繇谏虞，伊尹相商，吕望翊周，萧张佐汉，咸播功化，光格四极。暨于继体，咎单、傅说，祖己、樊仲，亦隆中兴。或明扬侧陋，或起自庶族，岂非尚德之举，以臻斯美哉！历观近世，不能慕远，溺于近情，多任后亲，以致不静。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，前世以为知礼。况朝廷何取于外戚，正复才均，尚当先其疏者，以明至公。汉世不用冯野王，即其事也。”表上，皆优诏敦譬。

时以陈准子匡、韩蔚子嵩并侍东宫，顓谏曰：“东宫之建，以储皇极。其所与游接，必简英俊，宜用成德。匡、嵩幼弱，未识人理立身之节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，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，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。”愍怀太子之废也，顓与张华苦争不从，语在《华传》。

顓深患时俗放荡，不尊儒术，何晏、阮籍素有高名于世，口谈浮虚，不遵礼法，尸禄耽宠，仕不事事；至王衍之徒，声誉太盛，位高势重，不以物务自婴，遂相放效，风教陵迟，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曰：

夫总混群本，宗极之道也。方以族异，庶类之品也。形象著分，有生之体也。化感错综，理迹之原也。夫品而为族，则所禀者偏，偏无自足，故凭乎外资。是以生而可寻，所谓理也。理之所体，所谓有也。有之所须，所谓资也。资有攸合，所谓宜也。择乎厥宜，所谓情也。识智既授，虽出处异业，默语殊涂，所以宝生存宜，其情一也。众理并而无害，故贵贱形焉。失得由乎所接，故吉凶兆焉。是以贤人君子，知欲不可绝，而交物有会。观乎往复，稽中定务。惟夫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躬其力任，劳而后飨。居以仁顺，守以恭俭，率以忠信，行以敬让，志无盈求，事无过用，乃可济乎！故大建厥极，绥理群生，训物垂范，于是乎在，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。

若乃淫抗陵肆，则危害萌矣。故欲衍则速患，情佚则怨博，擅恣则兴攻，专利则延寇，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。悠悠之徒，骇乎若兹之衅，而寻艰争所缘。察夫偏质有弊，而睹简损之善，遂阐贵无之议，而建贱有之论。贱有则必外形，外形则必遗制，遗制则必忽防，忽防则必忘礼。礼制弗存，则无以为政矣。众之从上，犹水之居器也。故兆庶之情，信于所习；习则心服其业，业服则谓之理然。是以君人必慎所教，班其政刑一切之务，分宅百姓，各授四职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，忽然忘异，莫有迁志。况于据在三之尊，怀所隆之情，敦以为训者哉！斯乃昏明所阶，不可不审。

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，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。盖有讲言之具者，深列有形之故，盛称空无之美。形器之故有征，空无之义难检，辩巧之文可悦，似象之言足惑，众听眩焉，溺其成说。虽颇有异此心者，辞不获济，屈于所狎，因谓虚无之理，诚不可盖。唱而有和，多往弗反，遂薄综世之务，贱功烈之用，高浮游之业，埤经实之贤。人情所殉，笃夫名利。于是

文者衍其辞，讷者赞其旨，染其众也。是以立言藉于虚无，谓之玄妙；处官不亲所司，谓之雅远；奉身散其廉操，谓之旷达。故砥砺之风，弥以陵迟。放者因斯，或悖吉凶之礼，而忽容止之表，渎弃长幼之序，混漫贵贱之级。其甚者至于裸裎，言笑忘宜，以不惜为弘，士行又亏矣。

老子既著五千之文，表摭秽杂之弊，甄举静一之义，有以令人释然自夷，合于《易》之《损》、《谦》、《艮》、《节》之旨。而静一守本，无虚无之谓也；《损》《艮》之属，盖君子之一道，非《易》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。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，而云“有生于无”，以虚为主，偏立一家之辞，岂有以而然哉！人之既生，以保生为全，全之所阶，以顺感为务。若味近以亏业，则沈溺之衅兴；怀未以忘本，则天理之真灭。故动之所交，存亡之会也。夫有非有，于无非无；于无非无，于有非有。是以申纵播之累，而著贵无之文。将以绝所非之盈谬，存大善之中节，收流遁于既过，反澄正于胸怀。宜其以无为辞，而旨在全有，故其辞曰“以为文不足”。若斯，则是所寄之涂，一方之言也。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，则偏而害当矣。先贤达识，以非所滞，示之深论。惟班固著难，未足折其情。孙卿、杨雄大体抑之，犹偏有所许。而虚无之言，日以广衍，众家扇起，各列其说。上及造化，下被万事，莫不贵无，所存僉同。情以众固，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，薄而鄙焉。辩论人伦及经明之业，遂易门肆。顾用矍然，申其所怀，而攻者盈集。或以为一时口言。有客幸过，咸见命著文，撻列虚无不允之征。若未能每事释正，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。顾退而思之，虽君子宅情，无求于显，及其立言，在乎达旨而已。然去圣久远，异同纷纠，苟少有仿佛，可以崇济先典，扶明大业，有益于时，则惟患言之不能，焉得静默，及未举一隅，略示所存而已哉！

夫至无者无以能生，故始生者自生也。自生而必体有，则有遗而生亏矣。生以有为已分，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。故养既化之有，非无用之所能全也；理既有之众，非无为之所能循也。心非事也，而制事必由于心，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，谓心为无也。匠非器也，而制器必须于匠，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，谓匠非有也。是以欲收重泉之鳞，非偃息之所能获也；陨高墉之禽，非静拱之所能捷也；审投弦饵之用，非无知之所能览也。由此而观，济有者皆有也，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！

王衍之徒攻难交至，并莫能屈。又著《辩才论》古今精义皆辨释焉，未成而遇祸。

初，赵王伦谄事贾后，颙甚恶之，伦数求官，颙与张华复固执不许，由是深为伦所怨。伦又潜怀篡逆，欲先除朝望，因废贾后之际遂诛之，时年三十四。二子嵩、该，伦亦欲害之。梁王彤、东海王越称颙父秀有勋王室，配食太庙，不宜灭其后嗣，故得不死，徙带方；惠帝反正，追复颙本官，改葬以卿礼，谥曰成。以嵩嗣爵，为中书黄门侍郎。该出后从伯凯，为散骑常侍，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。

楷字叔则。父徽，魏冀州刺史。楷明悟有识量，弱冠知名，尤精《老》、《易》，少与王戎齐名。锺会荐之于文帝，辟相国掾，迁尚书郎。贾充改定律令，以楷为定科郎。事毕，诏楷于御前执读，平议当否。楷善宣吐，左右属目，听者忘倦。武帝为抚军，妙选僚采，以楷为参军事。吏部郎缺，文帝问其人于锺会。会曰：“裴楷清通，王戎简要，皆其选也。”于是以楷为吏部郎。

楷风神高迈，容仪俊爽，博涉群书，特精理义，时人谓之“玉人”，又称“见裴叔则如近玉山，映照人也”。转中书郎，出入宫省，见者肃然改容。武帝初登阼，探策以卜世数多少，

而得一，帝不悦，群臣失色，莫有言者。楷正容仪，和其声气，从容进曰：“臣闻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”武帝大悦，群臣皆称万岁。俄拜散骑侍郎，累迁散骑常侍、河内太守，入为屯骑校尉、右军将军，转侍中。

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气，与楷志趣各异，不与之交。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酣燕，慢傲过度，崇欲表免之。楷闻之，谓崇曰：“足下饮人狂药，责人正礼，不亦乖乎！”崇乃止。

楷性宽厚，与物无忤。不持俭素，每游荣贵，辄取其珍玩。虽车马器服，宿昔之间，便以施诸穷乏。尝营别宅，其从兄衍见而悦之，即以宅与衍。梁、赵二王，国之近属，贵重当时，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，以散亲族。人或讥之，楷曰：“损有余以补不足，天之道也。”安于毁誉，其行己任率，皆此类也。与山涛、和峤并以盛德居位，帝尝问曰：“朕应天顺时，海内更始，天下风声，何得何失？”楷对曰：“陛下受命，四海承风，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，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。方宜引天下贤人，与弘正道，不宜示人以私。”时任恺、庾纯亦以充为言，帝乃出充为关中都督。充纳女于太子，乃止。平吴之后，帝方修太平之化，每延公卿，与论政道。楷陈三五之风，次叙汉魏盛衰之迹。帝称善，坐者叹服焉。

楷子瓚娶杨骏女，然楷素轻骏，与之不平。骏既执政，乃转为卫尉，迁太子少师，优游无事，默如也。及骏诛，楷以婚亲收付廷尉，将加法。是日事仓卒，诛戮纵横，众人为之震恐。楷容色不变，举动自若，索纸笔与亲故书。赖侍中傅祗救护得免，犹坐去官。太保卫瓘、太宰亮称楷贞正不阿附，宜蒙爵土，乃封临海侯，食邑二千户。代楚王玮为北军中候，加散骑常侍。玮怨瓘、亮斥己任楷，楷闻之，不敢拜，转为尚书。

楷长子舆先娶亮女，女适卫瓘子，楷虑内难未已，求出外

镇，除安南将军、假节、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垂当发而玮果矫诏诛亮、瓘。玮以楷前夺己中候，又与亮、瓘婚亲，密遣讨楷。楷素知玮有望于己，闻有变，单车入城，匿于妻父王浑家，与亮小子一夜八徙，故得免难。玮既伏诛，以楷为中书令，加侍中，与张华、王戎并管机要。

楷有渴利疾，不乐处势。王浑为楷请曰：“楷受先帝拔擢之恩，复蒙陛下宠遇，诚竭节之秋也。然楷性不竞于物，昔为常侍，求出为河内太守；后为侍中，复求出为河南尹；与杨骏不平，求为卫尉；及转东宫，班在时类之下，安于淡退，有识有以见其心也。楷今委顿，臣深忧之。光禄勋缺，以为可用。今张华在中书，王戎在尚书，足举其契，无为复令楷入，名臣不多，当见将养，不违其志，要其远济之益。”不听，就加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及疾笃，诏遣黄门郎王衍省疾，楷回眸瞩之曰：“竟未相识。衍深叹其神俊。”

楷有知人之鉴，初在河南，乐广侨居郡界，未知名，楷见而奇之，致之于宰府。尝目夏侯玄云“肃肃如入宗庙中，但见礼乐器”，锺会“如观武库森森，但见矛戟在前”，傅嘏“汪翔靡所不见”，山涛“若登山临下，幽然深远”。

初，楷家炊黍在甑，或变如拳，或作血，或作芜菁子。其年而卒，时年五十五，谥曰元。有五子：舆、瓚、宪、礼、逊。

舆字祖明。少袭父爵，官至散骑侍郎，卒谥曰简。

瓚字国宝，中书郎，风神高迈，见者皆敬之。特为王绥所重，每从其游。绥父戎谓之曰：“国宝初不来，汝数往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国宝虽不知绥，绥自知国宝。”杨骏之诛，为乱兵所害。

宪字景思。少而颖悟，好交轻侠。及弱冠，更折节严重，修尚儒学，足不逾阃者数年。陈郡谢鲲、颍川庾敳皆俊郎士也，见而奇之，相谓曰：“裴宪鯁亮宏达，通机识命，不知其何如

父；至于深弘保素，不以世物婴心者，其殆过之。”

初，侍讲东宫，历黄门吏部郎、侍中。东海王越以为豫州刺史、北中郎将、假节。王浚承制，以宪为尚书。永嘉末，王浚为石勒所破，枣嵩等莫不谢罪军门，贡赂交错，惟宪及荀绰恬然私室。勒素闻其名，召而谓之曰：“王浚虐暴幽州，人鬼同疾。孤恭行乾宪，拯兹黎元，羈旧咸欢，庆谢交路。二君齐恶傲威，诚信沮绝，防风之戮，将谁归乎？”宪神色侃然，泣而对曰：“臣等世荷晋荣，恩遇隆重。王浚凶粗丑正，尚晋之遗籓。虽欣圣化，义沮诚心。且武王伐纣，表商容之间，未闻商容在倒戈之例也。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厉物，必于刑忍为治者，防风之戮，臣之分也。请就辟有司。”不拜而出。勒深嘉之，待以宾礼。勒乃簿王浚官寮亲属，皆赏至巨万，惟宪与荀绰家有书百余帙，盐米各十数斛而已。勒闻之，谓其长史张宾曰：“名不虚也。吾不喜得幽州，喜获二子。”署从事中郎，出为长乐太守。及勒僭号，未遑制度，与王波为之撰朝仪，于是宪章文物，拟于王者。勒大悦，署太中大夫，迁司徒。

及季龙之世，弥加礼重。宪有二子：挹、 ，并以文才知名。 仕季龙为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挹、 俱豪侠耽酒，好臧否人物。与河间邢鱼有隙，鱼窃乘 马奔段辽，为人所获，鱼诬 使己以季龙当袭鲜卑，告之为备。时季龙适谋伐辽，而与鱼辞正合。季龙悉诛挹、 ，宪亦坐免。未几，复以为右光禄大夫、司徒、太傅，封安定郡公。

宪历官无干绩之称，然在朝玄默，未尝以物务经怀。但以德重名高，动见尊礼。竟卒于石氏，以族人峙子迈为嗣。

楷长兄黎，次兄康，并知名。康子盾，少历显位。永嘉中，为徐州刺史，委任长史司马奥。奥劝盾刑杀立威，大发良人为兵，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。在任三年，百姓嗟怨。东海王越，

盾妹夫也。越既薨，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。寻而刘元海遣将王桑、赵固向彭城，前锋数骑至下邳，文武不堪苛政，悉皆散走，盾、奥奔淮阴，妻子为贼人所得。奥又诱盾降赵固。固妻盾女，有宠，盾向女涕泣，固遂杀之。

盾弟邵，字道期。元帝为安东将军，以邵为长史，王导为司马，二人相与为深交。征为太子中庶子，复转散骑常侍，使持节、都督扬州江西淮北诸军事、东中郎将，随越出项，而卒于军中。及王导为司空，既拜，叹曰：“裴道期、刘王乔在，吾不得独登此位。”导子仲豫与康同字，导思旧好，乃改为敬豫焉。

楷弟绰，字季舒，器宇宏旷，官至黄门侍郎、长水校尉。绰子遐，善言玄理，音辞清畅，泠然若琴瑟。尝与河南郭象谈论，一坐嗟服。又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，与人围棋。馥司马行酒，遐未即饮，司马醉怒，因曳遐堕地。遐徐起还坐，颜色不变，复棋如故。其性虚和如此。东海王越引为主簿，后为越子毗所害。

初，裴、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，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：徽比王祥，楷比王衍，康比王绥，绰比王澄，瓚比王敦，遐比王导，颢比王戎，邈比王玄云。

史臣曰：周称多士，汉曰得人，取类星象，颢颥符契。时乏名流，多以干翮相许，自家光国，岂陈騫之谓欤！秀则声盖朋僚，称为领袖。楷则机神幼发，目以清通。俱为晋氏名臣，良有以也。

赞曰：世既顺才，才膺世至。高平沈敏，蕴兹名器。钜鹿自然，亦云经筭。娲皇炼石，晋图开秘。颢有清规，承家来媚。

列传第六

卫瓘子恆 孙璩 玠 张华子祚 劓 刘卞

卫瓘，字伯玉，河河东安邑人也。高祖暹，汉明帝时，以儒学自代郡征，至河东安邑卒，因赐所亡地而葬之，子孙遂家焉。父觐，魏尚书。瓘年十岁丧父，至孝过人。性贞静有名理，以明识清允称。袭父爵阆乡侯。弱冠为魏尚书郎。时魏法严苛，母陈氏忧之，瓘自请得徙为通事郎，转中书郎。时权臣专政，瓘优游其间，无所亲疏，甚为傅嘏所重，谓之甯武子。在位十年，以任职称，累迁散骑常侍。陈留王即位，拜侍中，持节慰劳河北。以定议功，增邑户。数岁转廷尉卿。瓘明法理，每至听讼，小大以情。

邓艾、钟会之伐蜀也，瓘以本官持节监艾、会军事，行镇西军司，给兵千人。蜀既平，艾辄承制封拜。会阴怀异志，因艾专擅，密与瓘俱奏其状。诏使槛车征之，会遣瓘先收艾。会以瓘兵少，欲令艾杀瓘，因加艾罪。瓘知欲危己，然不可得而距，乃夜至成都，檄艾所统诸将，称诏收艾，其余一无所问。若来赴官军，爵赏如先；敢有不出，诛及三族。比至鸡鸣，悉来赴瓘，唯艾帐内在焉。平旦开门，瓘乘使者车，径入至成都殿前。艾卧未起，父子俱被执。艾诸将图欲劫艾，整仗趣瓘营。瓘轻出迎之，伪作表草，将申明艾事，诸将信之而止。俄而会至，乃悉请诸将胡烈等，因执之，囚益州解舍，遂发兵反。于是士卒思归，内外骚动，人情忧惧。会留瓘谋议，乃书版云

“欲杀胡烈等”，举以示瓘，瓘不许，因相疑贰。瓘如厕，见胡烈故给使，使宣语三军，言会反。会逼瓘定义，经宿不眠，各横刀膝上。在外诸军已潜欲攻会。瓘既不出，未敢先发。会使瓘慰劳诸军。瓘心欲去，且坚其意，曰：“卿三军主，宜自行。”会曰：“卿监司，且先行，吾当后出。”瓘便下殿。会悔遣之，使呼瓘。瓘辞眩疾动，诈仆地。比出阁，数十信追之。瓘至外解，服盐汤，大吐。瓘素羸，便似困笃。会遣所亲人及医视之，皆言不起，会由是无所惮。及暮，门闭，瓘作檄宣告诸军。诸军并已唱义，陵旦共攻会。会率左右距战，诸将击败之，唯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，尽杀之。瓘于是部分诸将，群情肃然。邓艾本营将士复追破槛车出艾，还向成都。瓘自以与会共陷艾，惧为变，又欲专诛会之功，乃遣护军田续至绵竹，夜袭艾于三造亭，斩艾及其子忠。初，艾之入江由也，以续不进，将斩之，既而赦焉。及瓘遣续，谓之曰：“可以报江由之辱矣。”

事平，朝议封瓘。瓘以克蜀之功，群帅之力，二将跋扈，自取灭亡，虽运智谋，而无搴旗之效，固让不受。除使持节、都督关中诸军事、镇西将军，寻迁都督徐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，增封菑阳侯，以余爵封弟实开阳亭侯。泰始初，转征东将军，进爵为公，都督青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加征东大将军、青州牧。所在皆有政绩。除征北大将军、都督幽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、护乌桓校尉。至镇，表立平州，后兼督之。于时幽并东有务桓，西有力微，并为边害。瓘离间二虏，遂致嫌隙，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。朝廷嘉其功，赐一子亭侯。瓘乞以封弟，未受命而卒，子密受封为亭侯。瓘六男无爵，悉让二弟，远近称之。累求入朝，既至，武帝善遇之，俄使旋镇。咸宁初，征拜尚书令，加侍中。性严整，以法御下，视尚书若参佐，尚书郎若掾属。瓘学问深博，明习文艺，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

书，时人号为“一台二妙”。汉末张芝亦善草书，论者谓瓘得伯英筋，靖得伯英肉。太康初，迁司空，侍中、令如故。为政清简，甚得朝野声誉。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。瓘自以诸生之胄，婚对微素，抗表固辞，不许。又领太子少傅，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。以日蚀，瓘与太尉汝南王亮、司徒魏舒俱逊位，帝不听。

瓘以魏立九品，是权时之制，非经通之道，宜复古乡举里选。与太尉亮等上疏曰：“昔圣王崇贤，举善而教，用使朝廷德让，野无邪行。诚以闾伍之政，足以相检，询事考言，必得其善，人知名不可虚求，故还修其身。是以崇贤而俗益穆，黜恶而行弥笃。斯则乡举里选者，先王之令典也。自兹以降，此法陵迟。魏氏承颠覆之运，起丧乱之后，人士流移，考详无地，故立九品之制，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。其始造也，乡邑清议，不拘爵位，褒贬所加，足为劝励，犹有乡论余风。中间渐染，遂计资定品，使天下观望，唯以居位为贵，人弃德而忽道业，争多少于锥刀之末，伤损风俗，其弊不细。今九域同规，大化方始，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，一拟古制，以土断，定自公卿以下，皆以所居为正，无复悬客远属异土者。如此，则同乡邻伍，皆为邑里，郡县之宰，即以居长，尽除中正九品之制，使举善进才，各由乡论。然则下敬其上，人安其教，俗与政俱清，化与法并济。人知善否之教，不在交游，即华竞自息，各求于己矣。今除九品，则宜准古制，使朝臣共相举任，于出才之路既博，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，核在位之明暗，诚令典也。”武帝善之，而卒不能改。

惠帝之为太子也，朝臣咸谓纯质，不能亲政事。瓘每欲陈启废之，而未敢发。后会宴陵云台，瓘托醉，因跪帝床前曰：“臣欲有所启。”帝曰：“公所言何耶？”瓘欲言而止者三，

因以手抚床曰：“此座可惜！”帝意乃悟，因谬曰：“公真大醉耶？”瓘于此不复有言。贾后由是怨瓘。

宣尚公主，数有酒色之过。杨骏素与瓘不平，骏复欲自专权重，宣若离婚，瓘必逊位，于是遂与黄门等毁之，讽帝夺宣公主。瓘惭惧，告老逊立。乃下诏曰：“司空瓘年未致仕，而逊让历年，欲及神志未衰，以果本情，至真之风，实感吾心。今听其所执，进位太保，以公就第。给亲兵百人，置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掾属；及大车、官骑、麾盖、鼓吹诸威仪，一如旧典。给厨田十顷、园五十亩、钱百万、绢五百匹；床帐簟褥，主者务令优备，以称吾崇贤之意焉。”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，免瓘位，诏不许。帝后知黄门虚构，欲还复主，而宣疾亡。

惠帝即位，复瓘千兵。及杨骏诛，以瓘录尚书事，加绿綬绶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给骑司马，与汝南王亮共辅朝政。亮奏遣诸王还藩，与朝臣廷议，无敢应者，唯瓘赞其事，楚王玮由是憾焉。贾后素怨瓘，且忌其方直，不得骋己淫虐；又闻瓘与玮有隙，遂谤瓘与亮欲为伊霍之事，启帝作手诏，使玮免瓘等官。黄门赍诏授玮，玮性轻险，欲聘私怨，夜使清河王遐收瓘。左右疑遐矫诏，咸谏曰：“礼律刑名，台辅大臣，未有此比，且请距之。须自表得报，就戮未晚也。”瓘不从，遂与子恆、岳、裔及孙等九人同被害，时年七十二。恆二子璪、玠，时在医家得免。

初，杜预闻瓘杀邓艾，言于众曰：“伯玉其不免乎！身为名士，位居总帅，既无德音，又不御下以正，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当何以堪其责乎？”瓘闻之，不俟驾而谢。终如预言。初，瓘家人炊饭，堕地尽化为螺，岁余而及祸。太保主簿刘繇等冒难收瓘而葬之。

初，瓘为司空，时帐下督荣晦有罪，瓘斥遣之。及难作，

随兵讨瓘，故子孙皆及于祸。

楚王玮之伏诛也，瓘女与国臣书曰：“先公名谥未显，无异凡人，每怪一国蔑然无言。《春秋》之失，其咎安在？悲愤感慨，故以示意。”于是繇等执黄幡，挝登闻鼓，上言曰：“初，矫诏者至，公承诏当免，即便奉送章绶，虽有兵仗，不施一刀，重敕出第，单车从命。如矫诏之文唯免公官，右军以下即承诈伪，违其本文，辄戮宰辅，不复表上，横收公子孙辄皆行刑，贼害大臣父子九人。伏见诏书‘为楚王所诬误，非本同谋者皆弛遣’。如书之旨，谓里舍人被驱逼赍白杖者耳。律，受教杀人，不得免死。况乎手害功臣，贼杀忠良，虽云非谋，理所不赦。今元恶虽诛，杀贼犹存。臣惧有司未详事实，或有纵漏，不加精尽，使公父子仇贼不灭，冤魂永恨，诉于穹苍，酷痛之臣，悲于明世。臣等身被创痍，殓敛始讫。谨条瓘前在司空时，帐下给使荣晦无情被黜，知瓘家人数、小孙名字。晦后转给右军，其夜晦在门外扬声大呼，宣诏免公还第。及门开，晦前到中门，复读所赍伪诏，手取公章绶貂蝉，催公出第。晦按次录瓘家口及其子孙，皆兵仗将送，著东亭道北围守，一时之间，便皆斩斫。害公子孙，实由于晦。及将人劫盗府库，皆晦所为。考晦一人，众奸皆出。乞验尽情伪，加以族诛。”诏从之。

朝廷以瓘举门无辜受祸，乃追瓘伐蜀勋，封兰陵郡公、增邑三千户，谥曰成，赠假黄钺。

恆字巨山，少辟司空齐王府，转太子舍人、尚书郎、秘书丞、太子庶子、黄门郎。

恆善草隶书，为《四体书势》曰：

昔在黄帝，创制造物。有沮诵、仓颉者，始作书契，以代结绳，盖睹鸟迹以兴思也。因而遂滋，则谓之字，有六义焉。一曰指事，上、下是也。二曰象形，日、月是也。三曰形声，

江、河是也。四曰会意，武、信是也。五曰转注，老、考是也。六曰假借，令、长是也。夫指事者，在上为上，在下为下。象形者，日满月亏，效其形也。形声者，以类为形，配以声也。会意者，止戈为武，人言为信也。转注者，以老寿考也。假借者，数言同字，其声虽异，文意一也。自黄帝至三代，其文不改。及秦用篆书，焚烧先典，而古文绝矣。汉武帝时，鲁恭王坏孔子宅，得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，谓之科斗书。汉世秘藏，希得见之。魏初传古文者，出于邯郸淳。恆祖敬侯写淳《尚书》后以示淳，而淳不别。至正始中，立三字石经，转失淳法，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形。太康元年，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，得策书十余万言。案敬侯所书，犹有仿佛。古书亦有数种，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。恆窃悦之，故竭愚思，以赞其美，愧不足厕前贤之作，冀以存古人之象焉。古无别名，谓之字势云。

“黄帝之史，沮诵、仓颉，眺彼鸟迹，始作书契。纪纲万事，垂法立制，帝典用宣，质文著世。爰暨暴秦，滔天作戾，大道既泯，古文亦灭。魏文好古，世传丘坟，历代莫发，真伪靡分。大晋开元，弘道敷训，天垂其象，地耀其文。其文乃耀，粲矣其章，因声会意，类物有方：日处君而盈其度，月执臣而亏其旁；云委蛇而上布，星离离以舒光；禾卉萃{++尊}以垂颖，山岳峨嵯而连冈；虫跂跂其若动，鸟似飞而未扬。观其错笔缀墨，用心精专。势和体均，发止无间。或守正循检，矩折规旋。或方员靡则，因事制权。其曲如弓，其直如弦。矫然特出，若龙腾于川。森尔下颓，若雨坠于天。或引笔奋力，若鸿雁高飞，邈邈翩翩。或纵肆阿那，若流苏悬羽，靡靡绵绵。是故远而望之，若翔风厉水，清波漪涟。就而察之，有若自然。信黄唐之遗迹，为六艺之范先。籀篆盖其子孙，隶草乃其曾玄。睹物象

以致思，非言辞之可宣。”

昔周宣王时，史籀始著《大篆》十五篇，或与古同，或与古异，世谓之籀书者也。及平王东迁，诸侯力政，家殊国异，而文字乖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。丞相李斯乃奏益之，罢不合秦文者，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。或曰，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，得罪始皇，幽系云阳十年，从狱中作大篆，少者增益，多者损减，方者使员，员者使方，奏之始皇。始皇善之，出以为御史，使定书。或曰，邈所定乃隶字也。自秦坏古文，有八体，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王莽时，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，改定古文，复有六书。一曰古文，孔氏壁中书也。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也。三曰篆书，秦篆书也。四曰佐书，即隶书也。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鸟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及许慎撰《说文》用篆书为正，以为体例，最可得而论也。秦时李斯号为二篆，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。汉建初中，扶风曹喜少异于斯，而亦称善。邯郸淳师焉，略究其妙，韦诞师淳而不及也。太和中，诞为武都太守，以能书，留补侍中，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。汉末又有蔡邕，采斯喜之法，为古今杂形，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。

邕作《篆势》曰：“鸟遗迹，皇颉循。圣作则，制斯文。体有六，篆为真。形要妙，巧入神，或龟文乍咸列，栉比龙鳞；纾体放尾，长短复身；颓若黍稷之垂颖，蕴若虫蛇之焚缁；扬波振擎，鹰峙鸟震；延颈胁翼，势似凌云。或轻笔内投，微本浓末，若绝若连；似水露绿丝，凝垂下端；从者如悬，衡者如编；杳杪邪趣，不方不员；若行若飞，跂歎胗胗。远而望之，象鸿鹄群游，骆驿迁延；迫而视之，端际不可得见。指搃不可

胜原。研桑不能数其诘屈，离娄不能睹其郤间，般倕揖让而辞巧，籀诵拱手而韬翰。处篇籍之首目，粲斌斌其可观。摛华艳于纨素，为学艺之范先。喜文德之弘懿，愠作者之莫刊。思字体之俯仰，举大略而论旃。”

秦既用篆，奏事繁多，篆字难成，即令隶人佐书，曰隶字。汉因行之，独符、印玺、幡信、题署用篆。隶书者，篆之捷也。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。至灵帝好书，时多能者，而师宜官为最，大则一字径丈，小则方寸千言，甚矜其能。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，因书其壁，顾观者以酬酒，讨钱足而灭之。每书辄削而焚其柎。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，候其醉而窃其柎。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。宜官后为袁术将，今钜鹿宋子有《耿球碑》是术所立，其书甚工，云是宜官也。梁鹄奔刘表，魏武帝破荆州，募求鹄。鹄之为选部也，魏武欲为洛阳令，而以为北部尉，故惧而自缚诣门，署军假司马；在秘书以勤书自效，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。魏武帝悬著帐中，及以钉壁玩之，以为胜宜官。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。鹄宜为大字，邯鄲淳宜为小字。鹄谓淳得次仲法，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。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，今八分皆弘法也。汉未有左子邑，小与淳鹄不同，然亦有名。

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，俱学之于刘德升，而钟氏小异，然亦各有巧，今大行于世云。作《隶势》曰：“鸟迹之变，乃惟佐隶。蠲彼繁文，崇此简易。厥用既弘，体象有度。焕若星陈，郁若云布。其大径寻，细不容发。随事从宜，靡有常制。或穹隆恢廓，或栉比针列，或砥平绳直，或蜿蜒胶戾，或长邪角趣，或规旋矩折。修短相副，异体同势。奋笔轻举，离而不绝。纤波浓点，错落其间，若锤虞设张，庭燎尽烟，崭岩截嵯，高下属连。似崇台重宇，增云冠山。远而望之，若飞龙在天；近而察之，心乱目眩。奇姿譎诡，不可胜原。研桑所不能

计，宰赐所不能言。何草篆之足算，而斯文之未宣。岂体大之难睹，将秘奥之不传？聊俯仰而详观，举大较而论旃。”

汉兴而有草书，不知作者姓名。至章帝时，齐相杜度号善作篇。后有崔瑗、崔寔，亦皆称工，杜氏杀字甚安，而书体微瘦。崔氏甚得笔势，而结字小疏。弘农张伯英者，因而转精甚巧。凡家之衣帛，必书而后练之。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。下笔必为楷则，号匆匆不暇草书，寸纸不见遗，至今世尤宝其书，韦仲将谓之草圣。伯英弟文舒者，次伯英。又有姜孟颖、梁孔达，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，皆伯英弟子，有名于世，然殊不及文舒也。罗叔景、赵元嗣者，与伯英并时，见称于西州，而矜巧自与，众颇惑之。故英自称“上比崔杜不足，下方罗赵有余。”“河间张超亦有名，然虽与崔氏同州，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。”

崔瑗作《草书势》曰：“书契之兴，始自颉皇。写彼鸟迹，以定文章，爰暨末叶，典籍弥繁。时之多僻，政之多权。官事荒芜，剿其墨翰。惟作佐隶，旧字是删。草书之法，盖又简略。应时谕指，用于卒迫。兼功并用，爰日省力。纯俭之变，岂必古式。观其法象，俯仰有仪。方不中矩，员不副规；抑左扬右，望之若崎。竦企鸟峙，志大飞移。狡兽暴骇，将奔未驰。或点，状似连珠，绝而不离；畜怒怫郁，放逸生奇。或凌邃惔，栗，若据槁临危；旁点邪附，似蝮蟾据枝。绝笔收势，余綖纠结，若杜伯撻毒缘戏，螭蛇赴穴，头没尾垂。是故远而望之，崔焉若沮岑崩崖；就而察之，一画不可移。机微要妙，临时从宜。略举大较，仿佛若斯。”

及瓘为楚王玮所构，恆闻变，以何劭，嫂之父也，从墙孔中诣之，以问消息。劭知而不告。恆还经厨下，收人正食，因而遇害。后赠长水校尉，谥兰陵贞世子。二子：璪、玠。

璪字仲宝，袭瓘爵。后东海王越以兰陵益其国，改封江夏

郡公，邑八千五百户。怀帝即位，为散骑侍郎。永嘉五年，没于刘聪。元帝以瓘玄孙崇嗣。

玠字叔宝，年五岁，风神秀异。祖父瓘曰：“此儿有异于众，顾吾年老，不见其成长耳！”总角乘羊车入市，见者皆以为玉人，观之者倾都。骠骑将军王济，玠之舅也，俊爽有风姿，每见玠，辄叹曰：“珠玉在侧，觉我形秽。”又尝语人曰：“与玠同游，罔若明珠之在侧，朗然照人。”及长，好言玄理。其后多病体羸，母恆禁其语。遇有胜日，亲友时请一言，无不咨嗟，以为入微。琅邪王澄有高名，少所推服，每闻玠言，辄叹息绝倒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卫玠谈道，平子绝倒。”澄及王玄、王济并有盛名，皆出玠下，世云“王家三子，不如卫家一儿。”玠妻父乐广，有海内重名，议者以为“妇公冰清，女婿玉润。”

辟命屡至，皆不就。久之，为太傅西阁祭酒，拜太子洗马。璩为散骑侍郎，内侍怀帝。玠以天下大乱，欲移家南行。母曰：“我不能舍仲宝去也。”玠启谕深至，为门户大计，母涕泣从之。临别，玠谓兄曰：“在三之义，人之所重。今可谓致身之日，兄其勉之。”乃扶舆母转至江夏。

玠妻先亡。征南将军山简见之，甚相钦重。简曰：“昔戴叔鸾嫁女，唯贤是与，不问贵贱，况卫氏权贵门户令望之人乎！”于是以女妻焉。遂进豫章，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，长史谢鲲先雅重玠，相见欣然，言论弥日。敦谓鲲曰：“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，此子复玉振于江表，微言之绪，绝而复续。不意永嘉之末，复闻正始之音，何平叔若在，当复绝倒。”玠尝以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；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，故终身不见喜愠之容。

以王敦豪爽不群，而好居物上，恐非国之忠臣，求向建鄴。

京师人士闻其姿容，观者如堵。玠劳疾遂甚，永嘉六年卒，时年二十七，时人谓玠被看杀。葬于南昌。谢鲲哭之恸，人问曰：“子有何恤而致斯哀？”答曰：“栋梁折矣，不觉哀耳。”咸和中，改茔于江宁。丞相王导教曰：“卫洗马明当改葬。此君风流名士，海内所瞻，可修薄祭，以敦旧好。”后刘惔、谢尚共论中朝人士，或问：“杜乂可方卫洗马不？”尚曰：“安得相比，其间可容数人。”惔又云：“杜乂肤清，叔宝神清。其有识者所重若此。于时中兴名士，唯王承及玠为当时第一云。

恆族弟展字道舒，历尚书郎、南阳太守。永嘉中，为江州刺史，累迁晋王大理。诏有考子证父，或鞭父母问子所在，展以为恐伤正教，并奏除之。中兴建，为廷尉，上疏宜复肉刑，语在《刑法志》。卒，赠光禄大夫。

张华，字茂先，范阳方城人也。父平，魏渔阳郡守。华少孤贫，自牧羊，同郡卢钦见而器之。乡人刘放亦奇其才，以女妻焉。华学业优博，辞藻温丽，朗贍多通，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。少自修谨，造次必以礼度。勇于赴义，笃于周急。器识弘旷，时人罕能测之。初未知名，著《鹪鹩赋》以自寄。其词曰：

何造化之多端，播群形于万类。惟鹪鹩之微禽，亦摄生而受气，育翩翩之陋体，无玄黄以自贵；毛无施于器用，肉不登乎俎味。鹰鹯过犹戢翼，尚何惧于{鸱童}尉！翳荟蒙笼，是焉游集。飞不飘扬，翔不翕集。其居易容，其求易给；巢林不过一枝，每食不过数粒。栖无所滞。游无所盘；匪陋荆棘，匪荣茝兰。动翼而逸，投足而安。委命顺理，与物无患。伊兹禽之无知，而处身之似智。不怀宝以贾害，不饰表以招累。静守性而不矜，动因循而简易。任自然以为资，无诱慕于世伪。雕鹗

介其觜距，鹄鹭轶于天际，鹞鸡窜于幽险，孔翠生乎遐裔，彼晨鳧与归雁，又矫翼而增逝，咸美羽而丰肌，故无罪而皆毙；徒衔芦以避缴，终为戮于此世。苍鹰鸷而受继，鸚鵡慧而入笼，屈猛志以服养，塊幽紮于九重；变音声以顺旨，思摧翮而为庸。恋鍾岱之林野，慕陇坻之高松。虽蒙幸于于日，未若畴昔之从容。海鸟爰居，避风而至；条支巨爵，逾岭自致；提挈万里，飘飘逼畏。夫惟体大妨物，而形瑰足伟也。阴阳陶烝，万品一区。巨细舛错，种繁类殊。鷦冥巢于蚊睫，大鹏弥乎天隅，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。普天壤而遐观，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。

陈留阮籍见之，叹曰：“王佐之才也！”由是声名始著。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。卢钦言之于文帝，转河南尹丞，未拜，除佐著作郎。顷之，迁长史，兼中书郎。朝议表奏，多见施用，遂即真。晋受禅，拜黄门侍郎，封关内侯。

华强记默识，四海之内，若指诸掌。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，华应对如流，听者忘倦，画地成图，左右属目。帝甚异之，时人比之子产。数岁，拜中书令，后加散骑常侍。遭母忧，哀毁过礼，中诏勉励，逼令摄事。

初，帝潜与羊祜谋伐吴，而群臣多以为不可，唯华赞成其计。其后，祜疾笃，帝遣华诣祜，问以伐吴之计，语在《祜传》。及将大举，以华为度支尚书，乃量计运漕，决定庙算。众军既进，而未有克获，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。帝曰：“此是吾意，华但与吾同耳。”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，华独坚执，以为必克。及吴灭，诏曰：“尚书、关内侯张华，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，遂典掌军事，部分诸方，算定权略，运筹决胜，有谋谟之勋。其进封为广武县侯，增邑万户，封子一人，为亭侯，千五百户，赐绢万匹。”

华名重一世，众所推服，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，多所

损益。当时诏诰皆所草定，声誉益盛，有台辅之望焉。而荀勖自以大族，恃帝恩深，憎疾之，每伺间隙，欲出华外镇。会帝问华：“谁可托寄后事者？”对曰：“明德至亲，莫如齐王攸。“既非上意所在，微为忤旨，间言遂行。乃出华为持节、都督幽州诸军事、领护乌桓校尉、安北将军。抚纳新旧，戎夏怀之。东夷马韩、新弥诸国依山带海，去州四千余里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，并遣使朝献。于是远夷宾服，四境无虞，频岁丰稔，士马强盛。

朝议欲征华入相，又欲进号仪同。初，华毁征士冯恢于帝，统即恢之弟也，深有宠于帝。统尝侍帝，从容论魏晋事，因曰：“臣窃谓锺会之衅，颇由太祖。”帝变色曰：“卿何言邪！”统免冠谢曰：“臣愚冗瞽言，罪应万死。然臣微意，犹有可申。”帝曰：“何以言之”统曰：“臣以为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势，善政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，故仲由以兼人被抑，冉求以退弱被进，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，光武诸将由抑损克终。非上有仁暴之殊，下有愚智之异，盖抑扬与夺使之然耳。锺会才见有限，而太祖夸奖太过，嘉其谋猷，盛其名器，居以重势，委以大兵，故使会自谓算无遗策，功在不赏，辘张跋扈，遂构凶逆耳。向令太祖录其小能，节以大礼，抑之以权势，纳之以轨则，则乱心无由而生，乱事无由而成矣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统稽首曰：“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，宜思坚冰之渐，无使如会之徒复致覆丧。”帝曰：“当今岂有如会者乎？”统曰：“东方朔有言‘谈何容易’，《易》曰：‘臣不密则失身’。”帝乃屏左右曰：“卿极言之。”统曰：“陛下谋谟之臣，著大功于天下，海内莫不闻知，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，皆在陛下圣虑矣。”帝默然。顷之，征华为太常。以太庙屋栋折，免官。遂终帝之世，以列侯朝见。

惠帝即位，以华为太子少傅，与王戎、裴楷、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，皆不与朝政。及骏诛后，将废皇太后，会群臣于朝堂，议者皆承望风旨，以为《春秋》绝文姜，今太后自绝于宗庙，亦宜废黜。”惟华议以为“夫妇之道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子不能得之于父，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。今党其所亲，为不母于圣世，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，贬太后之号，还称武皇后，居异宫，以全贵终之恩”。不从，遂废太后为庶人。

楚王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亮、太保卫瓘等，内外兵扰，朝廷大恐，计无所出。华白帝以“玮矫诏擅害二公，将士仓卒，谓是国家意，故从之耳。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，理必风靡。”上从之，玮兵果败。及玮诛，华以首谋有功，拜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中书监，金章紫绶。固辞开府。

贾谧与后共谋，以华庶族，儒雅有筹略，进无逼上之嫌，退为众望所依，欲倚以朝纲，访以政事。疑而未决，以问裴颢，颢素重华，深赞其事。华遂尽忠匡辅，弥缝补阙，虽当暗主虐后之朝，而海内晏然，华之功也。华惧后族之盛，作《女史箴》以为讽。贾后虽凶妒，而知敬重华。久之，论前后忠勋，进封壮武郡公。华十余让，中诏敦譬，乃受。数年，代下邳王晃为司空，领著作。

及贾后谋废太子，左卫率刘卞甚为太子所信遇，每会宴，卞必预焉。屡见贾谧骄傲，太子恨之，形于言色，谧亦不能平。卞以贾后谋问华，华曰：“不闻。”卞曰：“卞以寒悴，自须昌小吏受公成拔，以至今日。士感知己，是以尽言，而公更有疑于卞邪！”华曰：“假令有此，君欲如何？”卞曰：“东宫俊乂如林，四率精兵万人。公居阿衡之任，若得公命，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，废贾后于金墉城，两黄门力耳。”华曰：

“今天子当阳，太子，人子也，吾又不受阿衡之命，忽相与行此，是无其君父，而以不孝示天下也。虽能有成，犹不免罪，况权戚满朝，威柄不一，而可以安乎！”及帝会群臣于式乾殿，出太子手书，遍示群臣，莫敢有言者。惟华谏曰：“此国之大祸。自汉武以来，每废黜正嫡，恆至丧乱。且国家有天下日浅，愿陛下详之。”尚书左仆射裴颢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，又请比较太子手书，不然，恐有诈妄。贾后乃内出太子素启事十余纸，众人比视，亦无敢言非者，议至日西不决，后知华等意坚，因表乞免为庶人，帝乃可其奏。

初，赵王伦为镇西将军，挠乱关中，氐羌反叛，乃以梁王彤代之。或说华曰：“赵王贪昧，信用孙秀，所在为乱，而秀变诈，奸人之雄。今可遣梁王斩秀，刈赵之半，以谢关右，不亦可乎！”华从之，彤许诺。秀友人辛冉从西来，言于彤曰：“氐羌自反，非秀之为。”故得免死。伦既还，谄事贾后，因求录尚书事，后又求尚书令。华与裴颢皆固执不可，由是致怨，伦、秀疾华如仇。武库火，华惧因此变作，列兵固守，然后救之，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、王莽头、孔子履等尽焚焉。时华见剑穿屋而飞，莫知所向。

初，华所封壮武郡有桑化为柏，识者以为不详。又华第舍及监省数有妖怪。少子黠以中台星坼，劝华逊位。华不从，曰：“天道玄远，惟修德以应之耳。不如静以待之，以俟天命。”及伦、秀将废贾后，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：“今社稷将危，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，为霸者之事。”华知秀等必成篡夺，乃距之。雅怒曰：“刃将加颈，而吐言如此！”不顾而出。华方昼卧，忽梦见屋坏，觉而恶之。是夜难作，诈称诏召华，遂与裴颢俱被收。华将死，谓张林曰：“卿欲害忠臣耶？”林称诏诘曰：“卿为宰相，任天下事，太子之废，不能死节，何也”华

曰：“式乾之议，臣谏事具存，非不谏也。”林曰：“谏若不从，何不去位？”华不能答。须臾，使者至曰：“诏斩公。”华曰：“臣先帝老臣，中心如丹。臣不爱死，惧王室之难，祸不可测也。”遂害之于前殿马道南，夷三族，朝野莫不悲痛之。时年六十九。

华性好人物，诱进不倦，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，便咨嗟称咏，为之延誉。雅爱书籍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惟有文史溢于机篋。尝徙居，载书三十乘。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，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。天下奇秘，世所希有者，悉在华所。由是博物洽闻，世无与伦。

惠帝中，人有得鸟毛三丈，以示华。华见，惨然曰：“此谓海鳧毛也，出则天下乱矣。”陆机尝饷华鮓，于时宾客满座，华发器，便曰：“此龙肉也。”众未之信，华曰：“试以苦酒濯之，必有异。”既而五色光起。机还问鮓主，果云：“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，质状殊常，以作鮓，过美，故以相献。”武库封闭甚密，其中忽有雉雊。华曰：“此必蛇化为雉也。”开视，雉侧果有蛇蜕焉。吴郡临平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槌之无声。帝以问华，华曰：“可取蜀中桐材，刻为鱼形，扣之则鸣矣。”于是如其言，果声闻数里。

初，吴之未灭也，斗牛之间常有紫气，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，未可图也，惟华以为不然。及吴平之后，紫气愈明。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，乃要焕宿，屏人曰：“可共寻天文，知将来吉凶。”因登楼仰观，焕曰：“仆察之久矣，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。”华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焕曰：“宝剑之精，上彻于天耳。”华曰：“君言得之。吾少时有相者言，吾年出六十，位登三事，当得宝剑佩之。斯言岂效与！”因问曰：“在何郡？”焕曰：“在豫章丰城。”华曰：“欲屈君为宰，密共寻之，

可乎？”焕许之。华大喜，即补焕为丰城令。焕到县，掘狱屋基，入地四丈余，得一石函，光气非常，中有双剑，并刻题，一曰龙泉，一曰太阿。其夕，斗牛间气不复见焉。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，光芒艳发。大盆盛水，置剑其上，视之者精芒炫目。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，留一自佩。或谓焕曰：“得两送一，张公岂可欺乎？”焕曰：“本朝将乱，张公当受其祸。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。灵异之物，终当化去，不永为人服也。”

“华得剑，宝爱之，常置坐侧。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，报焕书曰：“详观剑文，乃干将也，莫邪何复不至？虽然，天生神物，终当合耳。”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。焕更以拭剑，倍益精明。华诛，失剑所在。焕卒，子华为州从事，持剑行经延平津，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，使人没水取之，不见剑，但见两龙各长数丈，蟠萦有文章，没者惧而反。须臾光彩照水，波浪惊沸，于是失剑。华叹曰：“先君化去之言，张公终合之论，此其验乎！”华之博物多此类，不可详载焉。

后伦、秀伏诛，齐王冏辅政，摯虞致笺于冏曰：“间于张华没后入中书省，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。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后事者，华答：“明德至亲，莫如先王，宜留以为社稷之镇。”其忠良之谋，款诚之言，信于幽冥，没而后彰，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。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。当此之时，谏者必得违命之死。先圣之教，死而无益者，不以责人。故晏婴，齐之正卿，不死崔杼之难；季札，吴之宗臣，不争逆顺之理。理尽而无所施者，固圣教之所不责也。”冏于是奏曰：“臣闻兴微继绝，圣王之高政；贬恶嘉善，《春秋》之美义。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间，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。孙秀逆乱，灭佐命之国，诛骨鯁之臣，以斫丧王室；肆其虐戾，功臣之后，多见泯灭。张华、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

时，解系、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，欧阳建等无罪而死，百姓怜之。今陛下更日月之光，布维新之命，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。昔桀郤降在阜隶，而《春秋》传其违；幽王绝功臣之后，弃贤者子孙，而诗人以为刺。臣备忝在职，思纳愚诚。若合圣意，可令群官通议。”议者各有所执，而多称其冤。壮武国臣竺道又诣长沙王，求复华爵位，依违者久之。

太安二年，诏曰：“夫爱恶相攻，佞邪丑正，自古而有。故司空、壮武公华竭其忠贞，思翼朝政，谋谟之勋，每事赖之。前以华弼济之功，宜同封建，而华固让至于八九，深陈大制不可得尔，终有颠败危辱之虑，辞义恳诚，足劝远近。华之至心，誓于神明。华以伐吴之勋，受爵于先帝。后封既非国体，又不宜以小功逾前大赏，华之见害，俱以奸逆图乱，滥被枉贼。其复华侍中、中书监、司空、公、广武侯及所没财物与印绶符策，遣使吊祭之。”

初，陆机兄弟志气高爽，自以吴之名家，初入洛，不推中国人士，见华一面如旧，钦华德范，如师资之礼焉。华诛后，作诔，又为《咏德赋》以悼之。

华著《博物志》十篇，及文章并行于世。二子：祎、毳。

祎字彦仲，好学，谦敬有父风，历位散骑常侍。毳儒博，晓天文，散骑侍郎。同时遇害。祎子輿，字公安，袭华爵。避难过江，辟丞相掾、太子舍人。

刘卞，字叔龙，东平须昌人也。本兵家子，质直少言。少为县小吏，功曹夜醉如厕，使卞执烛，不从，功曹衔之，以他事补亭子。有祖秀才者，于亭中与刺史笺，久不成，卞教之数言，卓犖有大致。秀才谓县令曰：“卞，公府掾之精者，卿云何以为亭子？”令即召为门下史，百事疏简，不能周密。令问卞：“能学不？”答曰：“愿之。”即使就学。无几，卞兄为

太子长兵，即死，兵例须代，功曹请以卞代兄役。令曰：“祖秀才言。”遂不听。卞后从令至洛，得入太学，试《经》为台四品吏。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，卞曰：“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。”访问知怒，言于中正，退为尚书令吏。或谓卞曰：“君才简略，堪大不堪小，不如作守舍人。”卞从其言。

后为吏部令史，迁齐王攸司空主簿，转太常丞、司徒左西曹掾、尚书郎，所历皆称职。累迁散骑侍郎，除并州刺史，入为左卫率，知贾后废太子之谋，甚忧之。以计干张华而不见用，益以不平。贾后亲党微服听察外间，颇闻卞言，乃迁卞为轻车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卞知言泄，恐为贾后所诛，乃服药卒。初，卞之并州，昔同时为须昌小吏者十余人祖饯之，其一人轻卞，卞遣扶出之，人以此少之。

史臣曰：夫忠为令德，学乃国华，譬众星之有礼义，人伦之有冠冕也。卫瓘抚武帝之床，张华距赵伦之命，进谏则伯玉居多，临危则茂先为美。遵乎险辙，理有可言：昏乱方凝，则事睽其趣；松筠无改，则死胜于生，固以赴蹈为期，而不辞乎倾覆者也。俱陷淫网，同嗟承剑，邦家殄瘁，不亦伤哉！

赞曰：贤人委质，道映陵寒。尸禄观败，吾生未安。卫以贾灭，张由赵残。忠于乱世，自古为难。

列传第七

宗室

安平献王孚 子邕 邕弟义阳成王望 望子河间平王洪
 洪子威洪 弟随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棼 望弟太原成王辅
 辅弟翼 翼弟下邳献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瑰 瑰弟高阳元王珪
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顺王景 彭城穆王权曾孙纘
 纘子俊高密文献王泰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腾
 范阳康王绥子虓 济南惠王遂曾孙勋谯刚王逊子闵
 王承等高阳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顺

安平献王孚，字叔达，宣帝次弟也。初，孚长兄朗字伯达，宣帝字仲达，孚弟馗字季达，恂字显达，进字惠达，通字雅达，敏字幼达，俱知名，故时号为“八达”焉。孚温厚廉让，博涉经史。汉末丧乱，与兄弟处危亡之中，箪食瓢饮，而披阅不倦。性通恕，以贞白自立，未尝有怨于人。陈留殷武有名于海内，尝罹罪谴，孚往省之，遂与同处分食，谈者称焉。

魏陈思王植有俊才，清选官属，以孚为文学掾。植负才陵物，孚每切谏，初不合意，后乃谢之。迁太子中庶子。魏武帝崩，太子号哭过甚，孚谏曰：“大行晏驾，天下恃殿下为命。当上为宗庙，下为万国，奈何效匹夫之孝乎！”太子良久乃止，

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时群臣初闻帝崩，相聚号哭，无复行列。孚厉声于朝曰：“今大行晏驾，天下震动，当早拜嗣君，以镇海内，而但哭邪！”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，备禁卫，具丧事，奉太子以即位，是为文帝。

时当选侍中、常侍等官，太子左右旧人颇讽谕主者，便欲就用，不调余人。孚曰：“虽有尧舜，必有稷契。今嗣君新立，当进用海内英贤，犹患不得，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！官失其任，得者亦不足贵。”遂更他选。转孚为中书郎、给事常侍，宿省内，除黄门侍郎，加骑都尉。

时孙权称藩，请送任子，当遣前将军于禁还，久而不至。天子以问孚，孚曰：“先王设九服之制，诚以要荒难以德怀，不以诸夏礼责也。陛下承绪，远人率贡。权虽未送任子，于禁不至，犹宜以宽待之，畜养士马，以观其变。不可以嫌疑责让，恐伤怀远之义。自孙策至权，奕世相继，惟强与弱，不在一禁，禁之未至，当有他故耳。”后禁至，果以疾迟留，而任子竟不至。大军临江，责其违言，吴遂绝不贡献。后出为河内典农，赐爵关内侯，转清河太守。初，魏文帝置度支尚书，专掌军国支计，朝议以征讨未息，动须节量。及明帝嗣位，欲用孚，问左右曰：“有兄风不？”答云：“似兄。”天子曰：“吾得司马懿二人，复何忧哉！”转为度支尚书。

孚以为擒敌制胜，宜有备预。每诸葛亮入寇关中，边兵不能制敌，中军奔赴，辄不及事机，宜预选步骑二万，以为二部，为讨贼之备。又以关中连遭贼寇，谷帛不足，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，秋冬习战阵，春夏修田桑。由是关中军国有余，待贼有备矣。后除尚书右仆射，进爵昌平亭侯，迁尚书令。及大将军曹爽擅权，李胜、何晏、邓飏等乱政，孚不视庶事，但正身远害而已。及宣帝诛爽，孚与景帝屯司马门，以功进爵长社

县侯，加侍中。

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，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。孚次寿春，遣毋丘俭、文钦等进讨。诸将欲速击之，孚曰：“夫攻者，借人之力以为功，且当诈巧，不可力争也。”故稽留月余乃进军，吴师望风而退。

魏明悼后崩，议书铭旌，或欲去姓而书魏，或欲两书，孚以为：“经典正义，皆不应书。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，而与往代相别耳，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。天称皇天，则帝称皇帝，地称后土，则后称皇后。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，流无二之尊名，不待称国号以自表，不俟称氏族以自彰。是以《春秋》隐公三年《经》曰‘三月庚戌天王崩’，尊而称天，不曰周王者，所以殊乎列国之君也。‘八月庚辰宋公和卒’，书国称名，所以异乎天王也。襄公十五年《经》曰‘刘夏逆王后于齐’，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，所以异乎列国之夫人也。至乎列国，则曰‘夫人姜氏至自齐’，又曰‘纪伯姬卒’，书国称姓，此所以异乎天王后也。由此考之，尊称皇帝，赫赫无二，何待魏乎？尊称皇后，彰以谥号，何待于姓乎？议者欲书魏者，此以为天皇之尊，同于往古列国之君也。或欲书姓者，此以为天皇之后，同于往古之夫人也。乖经典之大义，异乎圣人之明制，非所以垂训将来，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。”遂从孚议。

迁司空。代王凌太尉。及蜀将姜维寇陇右，雍州刺史王经战败，遣孚西镇关中，统诸军事。征西将军陈泰与安西将军邓艾进击维，维退。孚还京师，转太傅。

及高贵乡公遭害，百官莫敢奔赴，孚枕尸于股，哭之恸，曰：“杀陛下者臣之罪。”奏推主者。会太后令以庶人礼葬，孚与群公上表，乞以王礼葬，从之。孚性至慎。宣帝执政，常自退损。后逢废立之际，未尝预谋。景文二帝以孚属尊，不敢

逼。后进封长乐公。

及武帝受禅，陈留王就金墉城，孚拜辞，执王手，流涕歔欷，不能自胜。曰：“臣死之日，固大魏之纯臣也。”诏曰：“太傅勋德弘茂，朕所瞻仰，以光导弘训，镇静宇内，愿奉以不臣之礼。其封为安平王，邑四万户。进拜太宰、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”有司奏，诸王未之国者，所置官属，权未有备。帝以孚明德属尊，当宣化树教，为群后作则，遂备置官属焉。又以孚内有亲戚，外有交游，惠下之费，而经用不丰，奉绢二千匹。及元会，诏孚舆车上殿，帝于阼阶迎拜。既坐，帝亲奉觞上寿，如家人礼。帝每拜，孚跪而止之。又给以云母辇、青盖车。

孚虽见尊宠，不以为荣，常有忧色。临终，遗令曰：“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，字叔达，不伊不周，不夷不惠，立身行道，终始若一，当以素棺单槨，敛以时服。”泰始八年薨，时年九十三。帝于太极东堂举哀三日。诏曰：“王勋德超世，尊宠无二，期颐在位，朕之所倚。庶永百龄，谘仰训导，奄忽殂陨，哀慕感切。其以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绋练百匹、绢布各五百匹、钱百万，谷千斛以供丧事。诸所施行，皆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。”其家遵孚遗旨，所给器物，一不施用。帝再临丧，亲拜尽哀。及葬，又幸都亭，望柩而拜，哀动左右。给銮辂轻车，介士武贲百人，吉凶导从二千余人，前后鼓吹，配飨太庙。九子：邕、望、辅、翼、晃、瑰、珪、衡、景。

邕字子魁。初为世子，拜步兵校尉、侍中。先孚卒，追赠辅国将军，谥曰贞。邕子崇为世孙，又早夭。泰始九年，立崇弟平阳亭侯隆为安平王。立四年，咸宁二年薨，谥曰穆，无子，国绝。

义阳成王望，字子初，出继伯父朗，宽厚有父风。仕郡上计吏，举孝廉，辟司徒掾，历平阳太守、洛阳典农中郎将。从宣帝讨王凌，以功封永安亭侯。迁护军将军，改封安乐乡侯，加散骑常侍。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，望与裴秀、王沈、锺会并见亲待，数侍宴筵。公性急，秀等居内职，急有召便至。以望外官，特给追锋车一乘，武贲五人。时景文相继辅政，未尝朝覲，权归晋室。望虽见宠待，每不自安，由是求出，为征西将军、持节、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。在任八年，威化明肃。先是蜀将姜维屡寇关中，及望至，广设方略，维不得为寇，关中赖之。进封顺阳侯。征拜卫将军，领中领军，典禁兵。寻加骠骑将军、开府。顷之，代何曾为司徒。

武帝受禅，封义阳王，邑万户，给兵二千人。泰始三年，诏曰：“夫尚贤庸勋，尊宗茂亲，所以体国经化，式是百辟也。且台司之重，存乎天官，故周建六职，政典为首。司徒、中领军，以明德近属，世济其美；祖考创业，翼佐大命，出典方任，入赞朝政，文德既著，武功宣畅。逮朕嗣位，弼道惟明，宜登上司，兼统军戎，内辅帝室，外隆威重，其进位太尉，中领军如故。置太尉军司一人，参军事六人，骑司马五人。又增置官骑十人，并前三十，假羽葆鼓吹。”

吴将施绩寇江夏，边境骚动。以望统中军步骑二万，出屯龙陂，为二方重镇，假节，加大都督诸军事。会荆州刺史胡烈距绩，破之，望乃班师。俄而吴将丁奉寇芍陂，望又率诸军以赴之，未至而奉退。拜大司马。孙皓率众向寿春，诏望统中军二万，骑三千，据淮北。皓退，军罢。泰始七年薨，时年六十七，赙赠有加，望性俭吝而好聚敛，身亡之后，金帛盈溢，以此获讥。四子：弈、洪、整、琳。

弈至黄门郎，先望卒。整亦早亡。以弈子奇袭爵。奇亦好

畜聚，不知纪极，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，为有司所奏，太康九年，诏贬为三纵亭侯。更以章武王威为望嗣。后威诛，复立奇为棘阳王以嗣望。

河间平王洪，字孔业，出继叔父昌武亭侯遗。仕魏，历位典农中郎将、原武太守，封襄贲男。武帝受禅，封河间王。立十二年，咸宁二年薨。二子：威、混。威嗣，徙封章武。其后威既继义阳王望，更立混为洪嗣。混历位散常侍，薨。

及洛阳陷，混诸子皆没于胡。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确，亦与其兄俱没。后得南还，与新蔡太妃不协。太兴二年上疏，以兄弟并没在辽东，章武国绝，宜还所生。太妃讼之，事下太常。太常贺循议：“章武、新蔡俱承一国不绝之统，义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后傍亲。按滔既已被命为人后矣，必须无复兄弟，本国永绝，然后得还所生。今兄弟在远，不得言无，道里虽阻，复非绝域。且鲜卑恭命，信使不绝。自宜诏下辽东，依刘群、卢谡等例，发遣令还，继嗣本封。谓滔今未得便委离所后也。”元帝诏曰：“滔虽出养，自有所生母。新蔡太妃相待甚薄，滔执意如此。如其不听，终当纷纭，更为不可。今便顺其所执，还袭章武。”

滔历位散骑常侍，薨，子休嗣。休与彭城王雄俱奔苏峻。峻平，休已战死。弟珍年八岁，以小弗坐。咸和六年袭爵，位至大宗正。薨，无嗣，河间王钦以子范之继，位至游击将军。薨，子秀嗣。义熙元年，为桂阳太守。秀妻桓振之妹，振作逆，秀不自安，谋反，伏诛，国除。

威字景曜，初嗣洪。咸宁三年，徙封章武。太康九年，嗣义阳王望。威凶暴无操行，谄附赵王伦。元康末，为散骑常侍，伦将篡，使威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，伦以威为中书令。伦败，惠帝反正，曰：“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。”

阿皮，威小字也。于是诛威。

随穆王整，兄弈卒，以整为世子。历南中郎将，封清泉侯，先父望薨，追赠冠军将军。武帝以义阳国一县追封为随县王。子迈嗣。太康九年，以义阳之平林益迈为随郡王。

竟陵王棼，字孔伟，初封乐陵亭侯，起家参相国军事。武帝受禅，封东平王，邑三千九十七户。入为散骑常侍、尚书。

棼善谄谀，曲事杨骏。及骏诛，依法当死，东安公繇与棼善，故得不坐。寻迁大鸿胪，加侍中。繇欲擅朝政，与汝南王亮不平。帝托以繇讨骏顾望，免繇、棼等官，遣棼就国。棼殖财货，奢僭逾制。赵王伦篡位，召还。及义兵起，伦以棼为卫将军、都督诸军事。伦败，棼免官。齐王冏辅政，繇复为仆射，举棼为平东将军、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下邳。成都王颖辅政，进棼为卫将军。

会惠帝北征，即以棼为车骑将军，都督如故，使率众赴鄴。荡阴之役，东海王越奔于下邳，棼不纳，越乃还国。帝既西幸，越总兵谋迎大驾，棼甚惧。长史王修说曰：“东海宗室重望，今将兴义，公宜举徐州以授之，此克让之美也。”棼从之，乃自承制都督兖州刺史、车骑将军，表于天子。时帝在长安，遣使者刘虔即拜焉。

棼虑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己，乃给虔兵，使称诏诛晞。晞时已避位，棼在州征求不已，郡县不堪命。范阳王虓遣晞还兖州，徙棼都督青州诸军事。棼不受命，背山东诸侯，与豫州刺史刘乔相结。虓遣将田徽击棼，破之，棼走还国。帝还洛阳，棼乃诣阙。

及怀帝践阼，改封竟陵王，拜光禄大夫。越出牧豫州，留世子毗及其党何伦访察宫省。棼白帝讨越，乃合众袭伦，不克。帝委罪于棼，棼奔窜获免。越薨，乃出。及洛阳倾覆，为乱兵

所害。

太原成王辅，魏末为野王太守。武帝受禅，封渤海王，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户，泰始二年之国。后为卫尉，出为东中郎将，转南中郎将，咸宁三年，徙为太原王，监并州诸军事。太康四年入朝，五年薨，追赠镇北将军。永平元年，更赠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子弘立，元康中为散骑常侍，后徙封中丘王。三年薨，子铄立。

翼字子世，少历显位，官至武贲中郎将。武帝未受禅而卒，以兄邕之支子承为嗣，封南宫县王。薨，子祐嗣立，承遂无后。

下邳献王晃字子明，魏封武始亭侯，拜黄门侍郎，改封西安男，出为东莞太守。武帝受禅，封下邳王，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户，泰始二年就国。

晃孝友贞廉，谦虚下士，甚得宗室之称。后为长水校尉、南中郎将。九年，诏曰：“南中郎将、下邳王晃清亮中正，体行明洁，才周政理，有文武策识。其以晃为使持节，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，领益州刺史。”晃以疾不行，更拜尚书，迁右仆射。久之，出为镇东将军、都督青徐二州诸军事。惠帝即位，入为车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将诛杨骏，以晃领护军，屯东掖门，寻守尚书令。迁司空，加侍中，令如故。元康六年薨，追赠太傅。

二子：裒、绰。裒早卒，绰有笃疾，别封良城县王，以太原王辅第三子韡为嗣。官至侍中、尚书，早薨，子韶立。

太原烈王瑰，字子泉，魏长乐亭侯，改封贵寿乡侯。历振威将军，秘书监，封固始子。武帝受禅，封太原王，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户，泰始二年就国。四年入朝，赐袞冕之服，迁东中郎将。十年薨，诏曰：“瑰乃心忠笃，智器雅亮。历位文武，有干事之绩。出临封土，夷夏怀附，镇守许都，思谋可纪。不

幸早薨，朕甚悼之。今安厝在近，其追赠前将军。”子颺立，徙封河间王，别有传。

高阳元王珪，字子璋，少有才望，魏高阳乡侯。历河南令，进封浞阳子，拜给事黄门侍郎。武帝受禅，封高阳王，邑五千五百七十户。历北中郎将、督鄴城守诸军事。泰始六年入朝，以父孚年高，乞留供养。拜尚书，迁右仆射。十年薨，诏遣兼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，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珪有美誉于世，而帝甚悼惜之。无子，诏以太原王辅子缙袭爵。缙立五年，咸宁四年薨，谥曰哀。无子，太康二年诏以太原王瑰世子颺子讼为缙后，封真定县侯。

常山孝王衡，字子平，魏封德阳乡侯。进封汝阳子，为駙马都尉。武帝受禅，封常山王，邑三千七百九十户。二年薨，无子，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为嗣。

沛顺王景，字子文，魏乐安亭侯。历谏议大夫。武帝受禅，封沛王，邑三千四百户。立十一年，咸宁元年薨，子韬立。

彭城穆王权，字子舆，宣帝弟魏鲁相东武城侯馗之子也。初袭封，拜冗从仆射。武帝受禅，封彭城王，邑二千九百户。出为北中郎将、都督鄴城守诸军事。泰始中入朝，赐袞冕之服。咸宁元年薨，子元王植立。历位后将军，寻拜国子祭酒、太仆卿、侍中、尚书。出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代淮南王允镇寿春，未发。或云植助允攻赵王伦，遂以忧薨。赠车骑将军，增封万五千户。子康王释立，官至南中郎将、持节、平南将军，分鲁国蕃、薛二县以益其国，心二万三千户。薨，子雄立，坐奔苏峻伏诛，更以释子纁嗣。

纁字伟德，初封堂邑县公。建兴末，元帝承制，以纁继高密王据。及帝即位，拜散骑侍郎，迁翊军校尉、前将军。雄之诛也，纁入继本宗。拜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，寻迁大宗正、

秘书监。有风疾，性理不恆。或欲上疏陈事，历示公卿。又杜门让还章印貂蝉，著《杜门赋》以显其志。由是更拜光禄大夫，领大宗师，常侍如故。后疾甚，驰骋无度，或攻劫军寺，或扞伤官属，丑言悖詈，诽谤上下。又乘车突入端门，至太极殿前。于是御史中丞车灌奏劾，请免纮官，下其国严加防录。成帝诏曰：“王以明德茂亲，居宗师之重，宜敷道养德，静一其操。而顷游行烦数，冒履风尘。宜令官属已下，各以职奉卫，不得令王复有此劳。内外职司，各慎其局。王可解常侍、光禄、宗师，先所给车牛可录取，赐米布床帐以养疾。”咸康八年薨，赠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二子：玄、俊。

玄嗣立。会庚戌制不得藏户，玄匿五户，桓温表玄犯禁，收付廷尉。既而宥之，位至中书侍郎。薨，子弘之立，位至散骑常侍。薨，子邵之立。薨，子崇之立。薨，子缉之立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恭王俊字道度，出嗣高密王略，官至散骑常侍。薨，子敬王纯之立，历临川内史、司农少府卿、太宰右长史。薨，子恢之立。义熙末，以给事中兼太尉，修谒洛阳园陵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高密文献王泰，字子舒，彭城穆王权之弟，魏阳亭侯，补阳翟令，迁扶风太守。武帝受禅，封陇西王，邑三千二百户，拜游击将军。出为兖州刺史，加鹰扬将军。迁使持节、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，领益州刺史，称疾不行。转安北将军，代兄权督鄴城守事。安西将军、都督关中事。太康初，入为散骑常侍、前将军，领鄴城门校尉，以疾去官。后代下邳王晃为尚书左仆射。出为镇西将军，领护西戎校尉、假节，代扶风王骏都督关中军事，以疾还京师。永熙初，代石鉴为司空，寻领太子太保。及杨骏诛，泰领骏营，加侍中，给步兵二千五

百人，骑五百匹。泰固辞，乃给千兵百骑。

楚王玮之被收，泰严兵将救之，祭酒丁绥谏曰：“公为宰相，不可轻动。且夜中仓卒，宜遣人参审定问。”泰从之。玮既诛，乃以泰录尚书事，迁太尉，守尚书令，改封高密王，邑万户。元康九年薨，追赠太傅。

泰性廉静，不近声色。虽为宰辅，食大国之租，服饰肴膳如布衣寒士。任真简率，每朝会，不识者不知其王公也。事视恭谨，居丧哀戚，谦虚下物，为宗室仪表。当时诸王，惟泰及下邳王晃以节制见称。虽并不能振施，其余莫得比焉。泰四子：越、腾、略、模。越自有传。腾出后叔父，弟略立。

孝王略，字元简，孝敬慈顺，小心下士，少有父风。元康初，愍怀太子在东宫，选大臣子弟有名称者以为宾友，略与华恆等并侍左右。历散骑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出为安南将军、持节、都督河南诸军事，迁安北将军、都督青州诸军事。略逼青州刺史程牧，牧避之，略自领州。永兴初，弦令刘根起兵东莱，诳惑百姓，众以万数，攻略于临淄，略不能距，走保聊城。怀帝即位，迁使持节、都督荆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京兆流人王逌与叟人郝洛聚众数千，屯于冠军。略遣参军崔旷率将军皮初、张洛等讨逌，为逌所诱，战败。略更遣左司马曹摅统旷等进逼逌。将大战，旷在后密自退走，摅军无继，战败，死之。略乃赦旷罪，复遣部将韩松又督旷攻逌，逌降。寻进开府，加散骑常侍。永嘉三年薨，追赠侍中、太尉，子据立。薨，无子，以彭城康王子紘为嗣。其后紘归本宗，立紘子俊以奉其祀。

新蔡武哀王腾，字元迈，少拜冗从仆射，封东嬴公，历南阳、魏郡太守，所在称职，征为宗正，迁太常，转持节、宁北将军、都督并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。惠帝讨成都王颖，六军败

绩。腾与安北将军王浚共杀颖所署幽州刺史和演，率众讨颖。颖遣北中郎将王斌距战，浚率鲜卑骑击斌，腾为后系，大破之。颖惧，挟帝归洛阳，进腾位安将军。永嘉初，迁车骑将军，都督鄴城守诸军事，镇鄴。又以迎驾之勋，改封新蔡王。

初，腾发并州，次于真定。值大雪，平地数尺，营门前方数丈雪融不积，腾怪而掘之，得玉马，高尺许，表献之。其后公师籓与平阳人汲桑等为群盗，起于清河郟县，众千余人，寇顿丘，以葬成都王颖为辞，载颖主而行，与张泓故将李丰等将攻鄴。腾曰：“孤在并州七年，胡围城不能克。汲桑小贼，何足忧也。”及丰等至，腾不能守，率轻骑而走，为丰所害。四子：虞、矫、绍、确。虞有勇力，腾之被害，虞逐丰，丰投水而死。是日，虞及矫、绍并钜鹿太守崔曼、车骑长史羊恆、从事中郎蔡克等又为丰余党所害，及诸名家流移依鄴者，死亡并尽。初，鄴中虽府库虚竭，而腾资用甚饶。性俭嗇，无所振惠，临急，乃赐将士米可数升，帛各丈尺，是以人不为用，遂致于祸。及苟晞救鄴，桑还平阳。于时盛夏，尸烂坏不可复识，腾及三子骸骨不获。庶子确立。

庄王确，字嗣安，历东中郎将、都督豫州诸军事，镇许昌。永嘉末，为石勒所害。无子，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，其后复以汝南威王祐子弼为确后。太兴元年薨，无子，又以弼弟邈嗣确，位至侍中。薨，子晃立，拜散骑侍郎。桓温废武陵王，免晃为庶人，徙衡阳。孝武帝立晃弟崇继邈后，为奴所害，子惠立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南阳王模，字元表，少好学，与元帝及范阳王虓俱有称于宗室。初封平昌公。惠帝末，拜冗从仆射，累迁太子庶子、员外散骑常侍。成都王颖奔长安，东海王越以模为北中郎将，镇鄴。永兴初，成都王颖故帐下督公师籓、楼权、郝昌等攻鄴，

模左右谋应之。广平太守丁邵率众救模，范阳王虓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，藩等散走。迁镇东大将军，镇许昌。进爵南阳王。永嘉初，转征西大将军、开府、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，代河间王颙镇关中。模感丁邵之德，敕国人为邵生立碑。

时关中饥荒，百姓相 敢，加以疾病，盗贼公行。模力不能制，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，议者非之。东海王越表征模为司空，遣中书监傅祗代之。模谋臣淳于定说模曰：“关中天府之国，霸王之地。今以不能绥抚而还，既于声望有亏，又公兄弟唱起大事，而并在朝廷，若自强则有专权之罪，弱则受制于人，非公之利也。”模纳其言，不就徵。表遣世子保为西中郎将、东羌校尉，镇上邽，秦州刺史裴苞距之。模使帐下都尉陈安率众攻苞，苞奔安定。太守贾疋以郡迎苞，模遣军司谢班伐疋，疋退卢水。其年，进位太尉、大都督。

洛京倾覆，模使牙门赵染戍蒲坂，染求冯翊太守不得，怒，率众降于刘聪。聪使其子粲及染攻长安，模使淳于定距之，为染所败。士众离叛，仓库虚竭，军祭酒韦辅曰：“事急矣，早降可以免。”模从之，遂降于染。染箕踞攘袂数模之罪，送诣粲。粲杀之，以模妃刘氏赐胡张本为妻。子保立。

保字景度，少有文义，好述作。初拜南阳国世子。模遇害，保在上邽。其后贾疋死，裴苞又为张轨所杀，保全有秦州之地，自号大司马，承制置百官。陇右氐羌并从之，凉州刺史张寔遣使贡献。及愍帝即位，以保为右丞相，加侍中、都督陕西诸军事。寻进位相国。

模之败也，都尉陈安归于保，保命统精勇千余人以讨羌，宠遇甚厚。保将张春等疾之，潜安有异志，请除之，保不许。春等辄伏客以刺安，安被创，驰还陇城，遣使诣保，贡献不绝。

愍帝之蒙尘也，保自称晋王。时上邽大饥，士众窘困，张

春奉保之南安。陈安自号秦州刺史，称籓于刘曜。春复奉保奔桑城，将投于张寔。寔使兵迎保，实御之也。是岁，保病薨，时年二十七。保体质丰伟，尝自称重八百斤。喜睡，痿疾，不能御妇人。无子，张春立宗室司马瞻奉保后。陈安举兵攻春，春走，瞻降于安，安送诣刘曜，曜杀之。安迎保丧，以天子礼葬于上邽，谥曰元。

范阳康王绥，字子都，彭城王权季弟也，初为谏议大夫。泰始元年受封，在位十五年。咸宁五年薨，子虓立焉。

虓字武会，少好学，驰誉，研考经记，清辩，能言论。以宗室选拜散骑常侍，累迁尚书。出为安南将军、都督豫州诸军事、持节，镇许昌，进位征南将军。

河间王颙表立成都王颖为太弟，为王浚所破，挟天子还洛阳。虓与东平王楙、镇东将军周馥等上言曰：“自愍怀被害，皇储不建，委重前相，辄失臣节。是以前年太宰与臣，永惟社稷之贰，不可久空，所以共启成都王颖，以为国副。受重之后，而弗克负荷。‘小人勿用’，而以为腹心。骨肉宜敦，而猜佻荐至，险讒皮宜远，而逸说殄行。此皆臣等不聪不明，失所宗赖。遂令陛下谬于降授，虽戮臣等，不足以谢天下。今大驾还宫，文武空旷，制度荒破，靡有子遗，臣等虽劣，足匡王室。而道路之言，谓张方与臣等不同。既惜所在兴异，又以太宰惇德允元，著于具瞻，每当义节，辄为社稷宗盟之先。张方受其指教，为国效节。昔年之举，有死无贰。此即太宰之良将，陛下之忠臣。但以受性强毅，不达变通，遂守前志，已致纷纭。然退思惟，既是其不易之节，且虑事翻之后，为天下所罪，故不即西还耳。原其本事，实无深责。臣闻先代明主，未尝不全护功臣，令福流子孙。自中间以来，陛下功臣初无全者，非独人才皆劣，其于取祸，实由朝廷策之失宜，不相容恕。以一旦

之咎，丧其积年之勋，既违《周礼》议功之典，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复为陛下致节者。臣等此言，岂独为一张方，实为社稷远计，欲令功臣长守富贵。臣愚以为宜委太宰以关右之任，一方事重，及自州郡已下，选举授任，一皆仰成。若朝之大事，废兴损益，每辄畴谘。此则二伯述职，周召分陕之义，陛下复行于今时。遣方还郡，令群后申志，时定王室。所加方官，请悉如旧。此则忠臣义士有功，功臣必全矣。司徒戎，异姓之贤；司空越，公族之望，并忠国爱主，小心翼翼，宜干机事，委以朝政。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，率身履道，忠亮清正，远近所推。如今日之大举，实有定社稷之勋，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。浚宜特崇重之，以副群望，遂抚幽朔，长为北藩。臣等竭力扞城，藩屏皇家，陛下垂拱，而四海自正。则四祖之业，必隆于今，日月之晖，昧而复曜。乞垂三思，察臣所言。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。”

又表曰：“成都王失道，为奸邪所误，论王之身，不宜深责。且先帝遗体，陛下群弟，自元康以来，罪戮相等，实海内所为匈匈，而臣等所以痛心。今废成都，更封一邑，宜其必许。若废黜寻有祸害，既伤陛下矜慈之恩，又令远近恆谓公族无复骨肉之情，此实臣等内省悲惭，无颜于四海也。乞陛下察臣忠款。”于是虓先率众自许屯于荥阳。

会惠帝西迁，虓与从兄平昌公模、长史冯嵩等刑白马 舂血而盟，推东海王越为盟主，虓都督河北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持节，领豫州刺史。刘乔不受越等节度，乘虚破许。虓自拔渡河，王浚表虓领冀州刺史，资以兵马。虓入冀州发兵，又南济河，破乔等。河间王颙闻乔败，斩张方，传首于越。越与虓西迎帝，而颙出奔。于是奉天子还都，拜虓为司徒。永兴三年暴疾薨，时年三十七。无子，养模子黎为嗣，黎随模就国，于长

安遇害。

济南惠王遂，字子伯，宣帝弟魏鸿胪丞恂之子也。仕魏关内侯，进封平昌亭侯，历典军郎将。景元二年，转封武城乡侯、督鄴城守诸军事、北中郎将。五等建，封祝阿伯，累迁冠军将军。武帝受禅，封济南王。泰始二年薨。二子：耽、缉。耽嗣立，咸宁三年徙为中山王。是年薨，无子，缉继。成都王颖以缉为建威将军，与石熙等率众距王浚，没于阵，薨。无子，国除。

后遂之曾孙勋字伟长，年十余岁，愍帝末，长安陷，刘曜将令狐泥养为子。及壮，便弓马，能左右射，咸和六年，自关右还，自列云“是大长秋恂之玄孙，冠军将军济南惠王遂之曾孙，略阳太守瓘之子”，遂拜谒者仆射，以勇闻。

庾翼之镇襄阳，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，请勋代之。初屯西城，退守武当。时石季龙死，中国乱，雍州诸豪帅驰告勋。勋率众出骆谷，壁于悬钩，去长安二百里，遣部将刘焕攻长安，又拔贺城。于是关中皆杀季龙太守令长以应勋。勋兵少，未能自固，复还梁州。永和中，张琚据陇东，遣使召勋，勋复入长安。初，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，琚以勇侠侮洪，洪知勋惮琚兵强，因说勋曰：“不杀张琚，关中非国家有也。”勋乃伪请琚，于坐杀之。琚弟走池阳，合众攻勋，频战不利，请和，归梁州。后桓温伐关中，命勋出子午道，而为苻雄所败，退屯于女娲堡。

俄迁征虏将军，监关中军事，领西戎校尉，赐爵通吉亭侯。为政暴酷，至于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，言语忤意，即于坐臬斩之，或引弓自射。西土患其凶虐。在州常怀据蜀，有僭伪之意。桓温闻之，务相绥怀，以其子康为汉中太守。勋逆谋已成，惮益州刺史周抚，未发。及抚卒，遂拥众人剑阁。梁州别驾雍端

西戎司马隗粹并切谏，勋皆诛之，自号梁益二州牧、成都王。桓温遣硃序讨勋，勋兵溃，为序所获，及息隗子、长史梁悛、司马金壹等送于温，并斩之，传首京师。

谯刚王逊，字子悌，宣帝弟魏中郎进之子也。仕魏关内侯，改封城阳亭侯，参镇东军事，拜轻车将军、羽林左监。五等建，徙封泾阳男。武帝受禅，封谯王，邑四千四百户。泰始二年薨。二子：随、承。定王随立。薨，子邃立，没于石勒，元帝以承嗣逊。

闵王承字敬才，少笃厚有志行。拜奉车都尉、奉朝请，稍迁广威将军、安夷护军，镇安定。从惠帝还洛阳，拜游击将军。永嘉中，天下渐乱，间行依征南将军山简，会简卒，进至武昌。元帝初镇扬州，承归建康，补军谘祭酒。愍帝征为龙骧将军，不行。元帝为晋王，承制更封承为谯王。太兴初，拜屯骑校尉，加辅国将军，领左军将军。

承居官俭约，家无别室。寻加散骑常侍，辅国、左军如故。王敦有无君之心，表疏轻慢。帝夜召承，以敦表示之，曰：“王敦顷年位任足矣，而所求不已，言至于此，将若之何？”承曰：“陛下不早裁之，难将作矣。”帝欲树藩屏，会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，帝谓承曰：“湘州南楚险固，在上流之要，控三州之会，是用武之国也。今以叔父居之，何如？”承曰：“臣幸托末属，身当宿卫，未有驱驰之劳，频受过厚之遇，夙夜自厉，思报天德。君之所命，惟力是视，敢有辞焉！然湘州蜀寇之余，人物凋尽，若上凭天威，得之所莅，比及三年，请从戎役。若未及此，虽复灰身，亦无益也。”于是诏曰：“夫王者体天理物，非群才不足济其务。外建贤哲，以树风声，内睦亲亲，以广藩屏。是以太公封齐，伯禽居鲁，此先王之令典，古今之通义也。我晋开基，列国相望，乃授琅邪武王，镇统东

夏；汝南文成，总一淮许；扶风、梁王，迭据关右；爰暨东嬴，作司并州。今公族虽寡，不逮曩时，岂得替旧章乎！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、谯王承贞素款亮，志存忠恪，便蕃左右，恭肃弥著。今以承监湘州诸军事、南中郎将、湘州刺史。”

初，刘隗以王敦威权太盛，终不可制，劝帝出诸心腹，以镇方隅。故先以承为湘州，续用隗及戴若思等，并为州牧。承行达武昌，释戎备见王敦。敦与之宴，欲观其意，谓承曰：“大王雅素佳士，恐非将帅才也。”承曰：“公未见知耳，铅刀岂不能一割乎！”承以敦欲测其情，故发此言。敦果谓钱凤曰：“彼不知惧而学壮语，此之不武，何能为也。”听承之镇。时湘土荒残，公私困弊，承躬自俭约，乘芻茭车，而倾心绥抚，甚有能名。敦恐其为己患，诈称北伐，悉召承境内船乘。承知其奸计，分半与之。

敦寻构难，遣参军桓黑说承，以刘隗专宠，今便讨击，请承以为军司，以军期上道。承叹曰：“吾其死矣！地荒人鲜，势孤援绝。赴君难，忠也；死王事，义也。惟忠与义，夫复何求！”便欲唱义，而众心疑惑。承曰：“吾受国恩，义无有贰。”府长史虞悺慷慨有志节，谓承曰：“王敦居分陕之任，而一旦作逆，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痛疾。大王宗室藩屏，宁可从其伪邪！便宜电奋，存亡以之。”于是与悺及弟前丞相掾望、建昌太守长沙王循、衡阳太守淮陵刘翼等共盟誓，囚桓黑，驰檄湘州，指期至巴陵。零陵太守尹奉首同义谋，出军营阳，于是一州之内，皆同义举。乃使虞望讨诸不服，斩湘东太守郑澹。澹，敦姊夫也。

敦遣南蛮校尉魏义、将军李恆、田嵩等甲卒二万以攻承。承且战且守，待教于尹奉、虞望，而城池不固，人情震恐。或劝承南投陶侃，又云可退据零桂。承曰：“吾举义众，志在死

节，宁偷生苟免，为奔败之将乎！事之不济，其令百姓知吾心耳。”

初，安南将军甘卓与承书，劝使固守，当以兵出沔口，断敦归路，则湘围自解。承答书曰：“季思足下：劳于王事。天纲暂圯，中原丘墟。四海义士，方谋克复，中兴江左，草创始尔，岂图恶逆萌自宠臣。吾以暗短，托宗皇属。仰豫密命，作镇南夏，亲奉中诏，成规在心。伯仁诸贤，扼腕歧路，至止尚浅，凡百茫然。豺狼易惊，遂肆丑毒，闻知骇踊，神气冲越。子来之义，人思自百，不命而至，众过数千。诚足以决一旦之机。攄山海之愤矣。然迫于仓卒，舟楫未备，魏义、李恆，寻见围逼，是故事与意违，志力未展。猥辱来使，深同大趣；嘉谋英算，发自深衷。执读周复，欣无以量。足下若能卷甲电赴，犹或有济，若其狐疑，求我枯鱼之肆矣。兵闻拙速，未睹工迟。季思足下，勉之勉之！书不尽意，绝笔而已。”

卓军次者口，闻王师败绩，停师不进，义等攻战日逼，敦又送所得台中人书疏，令义射以示承。城内知朝廷不守，莫不恹恹。刘翼战死，相持百余日，城遂没。义槛送承荆州，刺史王暠承敦旨于道中害之，时年五十九。敦平，诏赠车骑将军。子无忌立。

烈王无忌字公寿，承之难，以年小获免。咸和中，拜散骑侍郎，累迁屯骑校尉、中书、黄门侍郎。江州刺史褚裒当之镇，无忌及丹阳尹桓景等饒于版桥。时王暠子丹阳丞耆之在坐，无忌志欲复仇，拔刀将手刃之，裒、景命左右救捍获免。御史中丞车灌奏无忌欲专杀人，付廷尉科罪。成帝诏曰：“王敦作乱，闵王遇祸，寻事原情，今王何责。然公私宪制，亦已有断，王当以体国为大，岂可寻绎由来，以乱朝宪。主者其申明法令，自今已往，有犯必诛。”于是听以赎论。

建元初迁散骑常侍，转御史中丞，出为辅国将军、长沙相，又领江夏相，寻转南郡、河东二郡太守，将军如故。随桓温伐蜀，以勋赐少子愔爵广晋伯，进号前将军，永和六年薨，赠卫将军。二子：恬、愔。恬立。

敬王恬，字元愉，少拜散骑侍郎，累迁散骑常侍、黄门郎、御史中丞。值海西废，简文帝登阼，未解严，大司马桓温屯中堂，吹警角，恬奏劾温大不敬，请科罪。温视奏叹曰：“此儿乃敢弹我，真可畏也。”

恬忠正有干局，在朝惮之。迁右卫将军、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，拜尚书，转侍中，领左卫将军，补吴国内史，又领太子詹事。恬既宗室勋望，有才用，孝武帝时深杖之，以为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并扬州之晋陵、徐州之南北郡军事，领镇北将军、兖青二州刺史、假节。太元十五年薨，追赠车骑将军。四子：尚之、恢之、允之、休之。尚之立。

忠王尚之，字伯道，初拜秘书郎，迁散骑侍郎。恬镇京口，尚之为振威将军、广陵相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为骠骑谘议参军。宗室之内，世有人物。王国宝之诛也，散骑常侍刘镇之、彭城内史刘涓子，徐州别驾徐放并以同党被收，将加大辟。尚之言于会稽王道子曰：“刑狱不可广，宜释镇之等。”道子以尚之昆季并居列职，每事仗焉，乃从之。

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，与豫州刺史庾楷并称兵，以讨尚之为名，南连荆州刺史殷仲堪、南郡公桓玄等。道子命前将军王珣、右将军谢琰讨恭，尚之距楷。允之与楷子鸿战于当利，鸿败走，斩楷将段方，楷单马奔于桓玄。道子以尚之为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假节，一依楷故事，寻进号前将军；允之为吴国内史；恢之骠骑司马、丹杨尹；休之襄城太守。各拥兵马，势倾朝廷。后将军元显执政，亦倚以为援。

元显宠幸张法顺，每宴会，坐起无别。尚之入朝，正色谓元显曰：“张法顺驱走小人，有何才异，而暴被拔擢。当今圣世，不宜如此。”元显默然。尚之又曰：“宗室虽多，匡谏者少，王者尚纳刍蕘之言，况下官与使君骨肉不远，蒙眷累世，何可坐视得失而不尽言。”因叱法顺令下。举坐失色，尚之言笑自若，元显深衔之。后符下西府，令出勇力二千人。尚之不与，曰：“西藩滨接荒余，寇虏无常，兵止数千，不足戍卫，无复可分彻者。”元显尤怒，会欲伐桓玄，故无他。

及元显称诏西伐，命尚之为前锋，尚之子文仲为宁远将军、宣城内史。桓玄至姑熟，遣冯该等攻历阳，断洞浦，焚尚之舟舰。尚之率步卒九千阵于浦上，先遣武都太守杨秋屯横江。秋奔于玄军，尚之众溃，逃于涂中十余日。谯国人韩连、丁元等以告玄，玄害之于建康市。玄上疏以闵王不宜绝嗣，乃更封尚之从弟康之为谯县王。安帝反正，追赠尚之卫将军，以休之长子文思为尚之嗣，袭封谯郡王。

文思性凶暴，每违轨度，多杀弗辜。好田猎，烧人坟墓，数为有司所纠，遂与群小谋逆。刘裕闻之，诛其党与，送文思付父休之，令自训厉。后与休之同怨望称兵，为裕所败而死，国除。

恢之字季明，历官骠骑司马、丹杨尹。尚之为桓玄所害，徙恢之等于广州，而于道中害之。安帝反正，追赠抚军将军。

休之字季预。少仕清涂，以平王恭、庾楷功，拜龙骧将军、襄城太守，镇历阳。桓玄攻历阳，休之婴城固守。及尚之战败，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战，不捷，乃还城，携子侄奔于慕容超。闻义军起，复还京师。大将军武陵王令曰：“前龙骧将军休之，才干贞审，功业既成。历阳之战，事在机捷。及至势乖力屈，奉身出奔，犹鸠集义徒，崎岖险阻。既应亲贤之举，宜委分陕

之重。可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军事、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、假节。”到镇无几，桓振复袭江陵，休之战败，出奔襄阳。宁朔将军张暢之、高平相刘怀肃自沔攻振，走之。休之还镇，御史中丞王桢之奏休之失戍，免官。朝廷以豫州刺史魏咏之代之，征休之还京师，拜后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与尚书虞啸父犯禁嬉戏，降号征虏将军，寻复为后将军。

及卢循作逆，加督浙江东五郡军事，坐公事免。刘毅诛，复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假节。以子文思为乱，上疏谢曰：“文思不能聿修，自贻罪戾，忧惧震惶，愧交集。臣御家无方，威训不振，致使子侄愆法，仰负圣朝。悚赧兼怀，胡颜自处，请解所任，归罪阙庭。”不许。

后以文思事怨望，遂结雍州刺史鲁宗之，将共诛执政。时休之次子文宝及兄子文祖并在都，收付廷尉赐死。刘裕亲自征之，密使遗休之治中韩延之的书曰：“文思事意，远近所知。去秋遣康之送还司马君者，推至公之极也。而了无愧心，久绝表疏，此是天地所不容。吾受命西征，止其父子而已。彼土侨旧，为之驱逼，一无所问。往年郗僧施、谢劭、任集之等交构积岁，专为刘毅规谋，所以至此。今卿诸人一时逼迫，本无纤衅。吾虚怀期物，自有由来，今在近路，是诸贤济身之日。若大军相临，交锋接刃，兰艾杂揉，或恐不分。故白此意，并可示同怀诸人。”

延之报曰：“闻亲率戎马，远履西畿，阖境士庶，莫不惶骇。何者？莫知师出之名故也。辱来疏，始委以谯王前事，良增叹息。司马平西体国忠贞，款怀待物。以君有匡复之勋，家国蒙赖，推德委诚，每事询仰。谯王往以微事见劾，犹自逊位，况以大过，而当默然也！但康之前言，有所不尽，故重使胡道，

申白所怀，道未及反，已表奏废之，所不尽者命耳。推寄相与，正当如此，有何不可，便及兵戈。自义旗以来，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，而径表天子，可谓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！刘裕足下，海内之人，谁不见足下此心。而复欲诳国土，‘天地所不容。’在彼不在此矣。来言‘虚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’；今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谓‘虚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’矣！刘藩死于闾阖之门，诸葛弊于左右之手。甘言谄方伯，袭之以轻兵，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，阃外无自信诸侯。以是为得算，良可耻也。吾诚鄙劣，尝闻道于君子。以平西之至德，宁可无授命之臣乎！假令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。”裕得书叹息，以示诸佐曰：“事人当应如此！”

宗之闻裕向荆州，自襄阳就休之共屯江陵。使文思及宗之子轨以兵距裕，战于江津。休之大败，遂与宗之俱奔于姚兴。裕平姚泓，休之将奔于魏，未至，道死。

允之字季度，出后叔父愔，袭爵广晋伯，历位辅国将军、吴国宣城谯梁内史。王恭、庾楷、桓玄等内伐也，会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，破之。元兴初，与兄恢之同徙广州，于道被害。义军起，追赠太常卿。从弟康之以子文惠袭爵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韩延之，字显宗，南阳赭阳人，魏司徒暨之后也。少以分义称。安帝时为建威将军、荆州治中，转平西府录事参军。以刘裕父名翹字显宗，延之遂字显宗，名兒为翹，以示不臣刘氏。与休之俱奔姚兴。刘裕入关，又奔于魏。

愔字敬王，初封广晋伯。早卒，无子，兄恬以子允之嗣。

高阳王睦，字子友，谯王逊之弟也。魏安平亭侯，历侍御史。武帝受禅，封中山王，邑五千二百户。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，鄆祀相立庙。事下太常，依礼典平议。博士祭酒刘熹

等议：“《礼记·王制》，诸侯五庙，二昭二穆，与太祖而五。是则立始祖之庙，谓嫡统承重，一人得立耳。假令支弟并为诸侯，始封之君不得立庙也。今睦非为正统，若立祖庙，中山不得并也。后世中山乃得为睦立庙，为后世子孙之始祖耳。”诏曰：“礼文不明，此制度大事，宜令详审，可下礼官博议，乃处当之。”

咸宁三年，睦遣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、私占及变易姓名、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，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，不宜君国。有司奏，事在赦前，应原。诏曰：“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，览奏甚用怆然。广树亲戚，将以上辅王室，下惠百姓也。岂徒荣崇其身，而使民逾典宪乎！此事当大论得失，正臧否所在耳。苟不宜君国，何论于赦令之间耶。其贬睦为县侯。”乃封丹水县侯。

及吴平，太康初诏复爵。有司奏封江阳王，帝曰：“睦退静思愆，改修其德，今有爵土，不但以赦。江阳险远，其以高阳郡封之。”乃封为高阳王。元康元年，为宗正。薨于位，世子蔚早卒，孙毅立。拜散骑侍郎，永嘉中没于石勒。隆安元年，诏以谯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继毅后。立五年，薨，无嗣，复以高密王纯之子法莲继之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任城景王陵，字子山，宣帝弟魏司隶从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。初拜议郎。泰始元年封北海王，邑四千七百余户。三年，转封任城王，之国。咸宁五年薨，子济立。拜散骑侍郎、给事中、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。随东海王越在项，为石勒所害，二子俱没。有二弟：顺、斌。

顺字子思，初封习阳亭侯。及武帝受禅，顺叹曰：“事乖唐虞，而假为禅名！”遂悲泣。由是废黜，徙武威姑臧县。虽受罪流放，守意不移而卒。

西河繆王斌，字子政，魏中郎。武帝受禅，封陈王，邑千七百一十户。三年，改封西河。咸宁四年薨，子隐立。薨，子毓立。

史臣曰：泰始之初，天下少事，革魏余弊，遵周旧典，并建宗室，以为籓翰。诸父同虞虢之尊，兄弟受鲁卫之祉，以为历纪长久，本支百世。安平风度宏邈，器宇高雅，内弘道义，外阐忠贞。泊高贵薨殂，则枕尸流恸；陈留就国，则拜辞陨涕。语曰‘疾风彰劲草’，献王其有焉。故能位班上列，享年眉寿，清徽至范，为晋宗英，子孙遵业，世笃其庆。高密风监清远，简素寡欲，孝以承亲，忠以奉上，方诸枝庶，实谓国桢。新蔡、南阳，俱莅方岳。值王室多难，中原芜梗，表义甄节，效绩艰危。于时丑类实繁，凶威日逞，势悬众衅，相继沦亡，悲夫！谯闵沈雄壮勇，作镇南服。属奸回肆乱，称兵内侮。怀忠愤发，建义湘州，荆沔响应，群才致力。虽元勋不立，而诚节克彰，垂裕后昆，奕世贞烈，岂不休哉！勋托末属，稟性凶暴。仍荷朝寄，推轂梁 民，遂弃亲背主，负恩放命。凭庸蜀之饶，苞藏不逞；恃江山之固，奸谋日深。是以搢绅切齿，摠积愤之志；义士思奋，厉忘身之节。天道祸淫，应时荡定。昔汲黯犹在，淮南寝谋，周抚若存，凶渠未发，以邪忌正，异代同规。《诗》云“自貽伊戚”，其勋之谓矣。习阳凭庆枝叶，守约怀逸，栖情尘外，希踪物表，顾匹夫之独善，贵达节之弘规，言出身播，犹为幸也。

赞曰：安平立节，雅性贞亮。高密含和，宗室之望。新蔡遇祸，忠全元丧。谯闵徇义，力屈志扬。勋自貽戚，名陨身亡。顺不恤忌，流播遐方。

列传第八

宣五王 平原王榘 琅邪王伉
子覲 澹 繇 淮 清惠亭侯京扶风王骏
子暢 歆梁王彤 文六王

宣帝九男，穆张皇后生景帝、文帝、平原王干，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、琅邪武王伉、清惠亭侯京、扶风武王骏，张夫人生梁王彤，柏夫人生赵王伦。亮及伦别有传。

平原王榘，字子良。少以公子魏时封安阳亭侯，稍迁抚军中郎将，进爵平阳乡侯。五等建，改封定陶伯。武帝践阼，封平原王，邑万一千三百户，给鼓吹、驸马二匹，加侍中之服。咸宁初，遣诸王之国，干有笃疾，性理不恆，而颇清虚静退，简于情欲，故特诏留之。太康末，拜光禄大夫，加侍中，特假金章紫绶，班次三司。惠帝即位，进左光禄大夫，侍中如故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

榘虽王大国，不事其务，有所调补，必以才能。虽有爵禄，若不在己，秩奉布帛，皆露积腐烂。阴雨则出犊车而内露车，或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露者宜内也。”朝士造之，虽通姓名，必令立车马于门外，或终夕不见。时有得观，与人物酬接，亦恂恂恭逊，初无阙失。前后爱妾死，既敛，辄不钉棺，置后空室中，数日一发视，或行淫秽，须其尸坏乃葬之。

赵王伦辅政，以榘为卫将军。惠帝反正，复为侍中，加太保。齐王冏之平赵王伦也，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劳冏，榘独怀百

钱，见罔乂之，曰：“赵王逆乱，汝能义举，是汝之功，今以百钱贺汝。虽然，大势难居，不可不慎。”罔既辅政，榦诣之，罔出迎拜。榦入，踞其床，不命罔坐，语之曰：“汝勿效白女兒，”其意指伦也。及罔诛，榦哭之恸，谓左右曰：“宗室日衰，唯此兒最可，而复害之，从今殆矣！”

东海王越兴义，至洛阳，往视干，干闭门不通。越驻车良久，干乃使人谢遣，而自于门间窥之。当时莫能测其意，或谓之有疾，或以为晦迹焉。永嘉五年薨，时年八十。会刘聪寇洛，不遑赠谥，有二子，世子广早卒，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县公，散骑常侍，皆为善士。遇难，合门堙灭。

琅邪武王伷，字子将，正始初封南安亭侯。早有才望，起家为宁朔将军，监守鄴城，有绥怀之称。累迁散骑常侍，进封东武乡侯，拜右将军、监兖州诸军事、兖州刺史。五等初建，封南皮伯。转征虏将军、假节，武帝践阼，封东莞郡王，邑万六千户。始置二卿，特诏诸王自选令长。伷表让，不许。入为尚书右仆射、抚军将军，出为镇东大将军、假节、徐州诸军事，代卫瓘镇下邳。伷镇御有方，得将士死力，吴人惮之。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琅邪王，以东莞益其国。

平吴之役，率众数万出涂中，孙皓奉笺送玺绶，诣伷请降，诏曰：“琅邪王伷督率所统，连据涂中，使贼不得相救。又使琅邪相刘弘等进军逼江，贼震惧，遣使奉伪玺绶。又使长史王恆率诸军渡江，破贼边守，获督蔡机，斩道降附五六万计，诸葛靓、孙奕皆归命请死，功勋茂著。其封子二人为亭侯，各三千户，赐绢六千匹。”顷之，并督青州诸军事，加侍中之服。进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伷既威属尊重，加有平吴之功，克己恭俭，无矜满之色，僚吏尽力，百姓怀化。疾笃，赐床帐、衣服、钱帛、秬粱等物，

遣侍中问焉。太康四年薨，时年五十七。临终表求葬母太妃陵次，并乞分国封四子，帝许之。子恭王覲立。又封次子澹为武陵王，繇为东安王，漙为淮陵王。

覲字思祖，拜冗从仆射。太熙元年薨，时年三十五。子睿立，是为元帝。中兴初，以皇子哀为琅邪王，奉恭王祀。哀早薨，更以皇子焕为琅邪王。其日薨，复以皇子昱为琅邪王。咸和之初，既徙封会稽，成帝又以康帝为琅邪王，康帝即位，封成帝长子哀帝为琅邪王。哀帝即位，以废帝为琅邪王。废帝即位，以会稽王摄行琅邪国祀。简文帝登阼，琅邪王无嗣。及帝临崩，封少子道子为琅邪王。道子后为会稽王，更以恭帝为琅邪王。帝既即位，琅邪国除。

武陵庄王澹字思弘。初为冗从仆射，后封东武公，邑五千二百户。转前将军、中护军。性忌害，无孝友之行。弟东安王繇有令名，为父母所爱，澹恶之如仇，遂谮繇于汝南王亮，亮素与繇有隙，奏废徙之。赵王伦作乱，以澹为领军将军。澹素与河内郭俶、俶弟侃亲善。酒酣，俶等言张华之冤，澹性酗酒，因并杀之，送首于伦，其酗虐如此。

澹妻郭氏，贾后内妹也。初恃势，无礼于澹母。齐王冏辅政，澹母诸葛太妃表澹不孝，乞还繇，由是澹与妻子徙辽东。其子禧年五岁，不肯随去，曰：“要当为父求还，无为俱徙。”陈诉历年，太妃薨，繇被害，然后得还。拜光禄大夫、尚书、太子太傅，改封武陵王。永嘉末为石勒所害，子哀王喆立。喆字景林，拜散骑常侍，亦为勒所害。无子，其后元帝立皇子晞为武陵王，以奉澹祀焉。

东安王繇字思玄。初拜东安公，历散骑黄门侍郎，迁散骑常侍。美须髯，性刚毅，有威望，博学多才，事亲孝，居丧尽礼。诛杨骏之际，繇屯云龙门，兼统诸军，以功拜右卫将军，

领射声校尉，进封郡王，邑二万户，加侍中，兼典军大将军，领右卫如故。迁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是日诛赏三百余人，皆自繇出。东夷校尉文倝父钦为繇外祖诸葛诞所杀，繇虑倝为舅家之患，是日亦以非罪诛倝。

繇兄澹屡构繇于汝南王亮，亮不纳。至是以繇专行诛赏，澹因隙譖之，亮惑其说，遂免繇官，以公就第，坐有悖言，废徙带方。永康初，征繇，复封，拜宗正卿，迁尚书，转左仆射。惠帝之讨成都王颖，时繇遭母丧在鄴，劝颖解兵而降。及王师败绩，颖怨繇，乃害之。后立琅邪王觐子长乐亭侯浑为东安王，以奉繇祀。寻薨，国除。

淮陵元王淮字思冲。初封广陵公，食邑二千九百户。历左将军、散骑常侍。赵王伦之篡也，三王起义，淮与左卫将军王舆攻杀孙秀，因而废伦。以功进封淮陵王，入为尚书，加侍中，转宗正、光禄大夫。薨，子贞王融立。薨，无子，安帝时立武陵威王孙蕴为淮陵王，以奉元王之祀，位至散骑常侍。薨，无子，以临川王宝子安之为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清惠亭侯京，字子佐，魏末以公子赐爵。年二十四薨，追赠射声校尉，以文帝子机字太玄为嗣。泰始元年，封燕王，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。机之国，咸宁初征为步兵校尉，以渔阳郡益其国，加侍中之服。拜青州都督、镇东将军、假节，以北平、上谷、广宁郡一万三百三十七户增燕国为二万户。薨，无子，齐王冏表以子几嗣。后冏败，国除。

扶风武王骏，字子臧。幼聪惠，年五六岁能书疏，讽诵经籍，见者奇之。及长，清贞守道，宗室之中最为俊望，魏景初中，封平阳亭侯。齐王芳立，骏年八岁，为散骑常侍侍讲焉。寻迁步兵、屯骑校尉，常侍如故。进爵乡侯，出为平南将军、假节、都督淮北诸军事，改封平寿侯，转安东将军。咸熙初，

徙封东牟侯，转安东大将军，镇许昌。

武帝践阼，进封汝阴王，邑万户，都督豫州诸军事。吴将丁奉寇芍陂，骏督诸军距退之。迁使持节、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代石苞镇寿春。寻复都督豫州，还镇许昌。迁镇西大将军、使持节、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，代汝南王亮镇关中，加衮冕侍中之服。

骏善扶御，有威恩，劝督农桑，与士卒分役，已及僚佐并将帅兵士等人限田十亩，具以表闻。诏遣普下州县，使各务农事。

咸宁初，羌虜树机能等叛，遣众讨之，斩三千余级。进位征西大将军。开府辟召，仪同三司，持节、都督如故。又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。树机能、侯弹劾等欲先劫佃兵，骏命平虜护军文俶督凉、秦、雍诸军各进屯以威之。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弹劾面缚军门，各遣入质子。安定、北地、金城诸胡吉轲罗、侯金多及北虜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。其年入朝，徙封扶风王，以氏户在国界者增封，给羽葆、鼓吹。太康初，进拜骠骑将军，开府、持节、都督如故。

骏有孝行，母伏太妃随兄亮在官，骏常涕泣思慕，若闻有疾，辄忧惧不食，或时委官定省。少好学，能著论，与荀顗论仁孝先后，文有可称。及齐王攸出镇，骏表谏恳切，以帝不从，遂发病薨。追赠大司马，加侍中、假黄钺。西土闻其薨也，泣者盈路，百姓为之树碑，长老见碑无不下拜，其遗爱如此。有子十人，暢、歆最知名。

暢字玄舒。改封顺阳王，拜给事中、屯骑校尉、游击将军。永嘉末，刘聪入洛，不知所终。

新野庄王歆字弘舒。武王薨后，兄暢推恩请分国封歆。太康中，诏封新野县公，邑千八百户，仪比县王。歆虽少贵，而

谨身履道。母臧太妃薨，居丧过礼，以孝闻。拜散骑常侍。

赵王伦篡位，以为南中郎将。齐王冏举义兵，移檄天下，歆未知所从。嬖人王绥曰：“赵亲而强，齐疏而弱，公宜从赵。”参军孙洵大言于众曰：“赵王凶逆，天下当共讨之，大义灭亲，古之明典。”歆从之。乃使洵诣冏，冏迎执其手曰：“使我得成大节者，新野公也。”冏入洛，歆躬贯甲冑，率所领导冏。以勋进封新野郡王，邑二万户。迁使持节、都督荆州诸军事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歆将之镇，与冏同乘谒陵，因说冏曰：“成都至亲，同建大勋，今宜留之与辅政。若不能尔，当夺其兵权。”冏不从。俄而冏败，歆惧，自结于成都王颖。

歆为政严刻，蛮夷并怨。及张昌作乱于江夏，歆表请讨之。时长沙王乂执政，与成都王颖有隙，疑歆与颖连谋，不听歆出兵，昌众日盛。时孙洵为从事中郎，谓歆曰：“古人有言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公荷藩屏之任，居推毂之重，拜表辄行，有何不可！而使奸凶滋蔓，祸衅不测，岂维翰王室，镇静方夏之谓乎！”歆将出军，王绥又曰：“昌等小贼，偏裨自足制之，不烦违帝命，亲矢石也！”乃止。昌至樊城，歆出距之，众溃，为昌所害。追赠骠骑将军。无子，以兄子劭为后，永嘉末没于石勒。

梁孝王彤，字子徽，清修恭慎，无他才能，以公子封平乐亭侯。及五等建，改封开平子。武帝践阼，封梁王，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户。及之国，迁北中郎将，督鄴城守事。

时诸王自选官属，彤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。蕃素无行，本名雄，妻刘氏解音乐，为曹爽教伎，蕃又往来何晏所，而恣为奸淫。晏诛，徙河间，乃变名自结于彤。为有司所奏，诏削一县。咸宁中，复以陈国、汝南南顿增封为次国。太康中，

代孔洵监豫州军事，加平东将军，镇许昌。顷之，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监青徐州军事，进号安东将军。

元康初，转征西将军，代秦王柬都督关中军事，领护西戎校尉。加侍中，进督梁州。寻征为卫将军、录尚书事，行太子太保，给千兵百骑。久之，复为征西大将军，代赵王伦镇关中，都督凉、雍诸军事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。又领西戎校尉，屯好畤，督建威将军周处、振威将军卢播等伐氏贼齐万年于六陌。彤与处有隙，促令进军而绝其后，播又不救之，故处见害。朝廷尤之。寻征拜大将军、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录尚书事。

彤尝大会，谓参军王铨曰：“我从兄为尚书令，不能啖大脔。大脔故难。”铨曰：“公在此独嚼，尚难矣。”彤曰：“长史大脔为谁？”曰：“卢播是也。”彤曰：“是家吏，隐之耳。”铨曰：“天下咸是家吏，便恐王法不可复行。”彤又曰：“我在长安，作何等不善！”因指单衣补幘以为清。铨答曰：“朝野望公举荐贤才，使不仁者远。而位居公辅，以衣补幘，以此为清，无足称也。”彤有惭色。

永康初，共赵王伦废贾后，诏以彤为太宰、守尚书令，增封二万户。赵王伦辅政，有星变，占曰“不利上相。”孙秀惧伦受灾，乃省司徒为丞相，以授彤，猥加崇进，欲以应之。或曰：“彤无权，不益也。”彤固让不受。及伦篡位，以彤为阿衡，给武贲百人，轩悬之乐十人。伦灭，诏以彤为太宰，领司徒，又代高密王泰为宗师。

永康二年薨，丧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。博士陈留蔡克议谥曰：“彤位为宰相，责深任重，属尊亲近，且为宗师，朝所仰望，下所具瞻。而临大节，无不可夺之志；当危事，不能舍生取义；愍怀之废，不闻一言之谏；淮南之难，不能因势辅义；赵王伦篡逆，不能引身去朝。宋有荡氏之乱，华元自以不能居

官，曰“君臣之训，我所司也。公室卑而不正，吾罪大矣！”夫以区区之宋，犹有不素餐之臣，而况帝王之朝，而有苟容之相，此而不贬，法将何施！谨案《谥法》‘不勤成名曰灵’，彤见义不为，不可谓勤，宜谥曰灵。”梁国常侍孙霖及彤亲党称枉，台乃下符曰：“贾氏专权，赵王伦篡逆，皆力制朝野，彤势不得去，而责其不能引身去朝，义何所据？”克重议曰：“彤为宗臣，而国乱不能匡，主颠不能扶，非所以为相。故《春秋》讥华元乐举，谓之不臣。且贾氏之酷烈，不甚于吕后，而王陵犹得杜门；赵王伦之无道，不甚于殷纣，而微子犹得去之。近者太尉陈准，异姓之人，加弟徽有射钩之隙，亦得托疾辞位，不涉伪朝。何至于彤亲伦之兄，而独不得去乎？赵盾入谏不从，出亡不远，犹不免于责，况彤不能去位，北面事伪主乎？宜如前议，加其贬责，以广为臣之节，明事君之道。”于是朝廷从克议。彤故吏复追诉不已，故改焉。

无子，以武陵王澹子禧为后，是为怀王，拜征虏将军，与澹俱没于石勒。元帝时，以西阳王叅子悝为彤嗣，早薨，是为殇王。至是怀王子翹自石氏归国得立，是为声王，官至散骑常侍。薨，无子，诏以武陵威王子逢为翹嗣，历永安太仆，与父晞俱废徙新安。薨，太元中复国，子和立。薨，子珍之立。桓玄篡位，国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寿阳，义熙初乃归，累迁左卫将军、太常卿。刘裕伐姚泓，请为谏议参军，为裕所害。国除。

文帝九男，文明王皇后生武帝、齐献王攸、城阳哀王兆、辽东悼惠王定国、广汉殇王广德，其乐安平王鉴、燕王机、皇子永祚、乐平王延祚不知母氏。燕王机继清惠亭侯，别有传。永祚早亡，无传。

齐献王攸，字大猷，少而岐嶷。及长，清和平允，亲贤好施，爱经籍，能属文，善尺牍，为世所楷。才望出武帝之右，

宣帝每器之。景帝无子，命攸为嗣。从征王凌，封长乐亭侯。及景帝崩，攸年十岁，哀动左右，大见称叹。袭封舞阳侯。奉景献羊后于别第，事后以孝闻。复历散骑常侍、步兵校尉，时年十八，绥抚营部，甚有威惠。五等建，改封安昌侯，迁卫将军。居文帝丧，哀毁过礼，杖而后起。左右以稻米干饭杂理中丸进之，攸泣而不受。太后自往勉喻曰：“若万一加以他疾，将复如何！宜远虑深计，不可专守一志。”常遣人逼进饮食，司马嵇喜又谏曰：“毁不灭性，圣人之教。且大王地即密亲，任惟元辅。匹夫犹惜其命，以为祖宗，况荷天下之大业，辅帝室之重任，而可尽无极之哀，与颜闵争孝！不可令贤人笑，愚人幸也。”喜躬自进食，攸不得已，为之强饭。喜退，攸谓左右曰：“嵇司马将令我不忘居丧之节，得存区区之身耳。”

武帝践阼，封齐王，时朝廷草创，而攸总统军事，抚宁内外，莫不景附焉。诏议籀王令自选国内长吏，攸奏议曰：“昔圣王封建万国，以亲诸侯，轨迹相承，莫之能改。诚以君不世居，则人心偷幸；人无常主，则风俗伪薄。是以先帝深览经远之统，思复先哲之轨，分土画疆，建爵五等，或以进德，或以酬功。伏惟陛下应期创业，树建亲戚，听使籀国自除长吏。而今草创，制度初立，虽庸蜀顺轨，吴犹未宾，宜俟清泰，乃议复古之制。”书比三上，辄报不许。其后国相上长吏缺，典书令请求差选。攸下令曰：“忝受恩礼，不称惟忧。至于官人叙才，皆朝廷之事，非国所宜裁也。其令自上请之。”时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，攸表租秩足以自供，求绝之。前后十余上，帝又不许。攸虽未之国，文武官属，下至士卒，分租赋以给之，疾病死丧赐与之。而时有水旱，国内百姓则加振贷，须丰年乃责，十减其二，国内赖之。

迁骠骑将军，开府辟召，礼同三司。降身虚己，待物以信。

常叹公府不案吏，然以董御戎政，复有威克之宜，乃下教曰：“夫先王驭世，明罚敕法，鞭扑作教，以正逋慢。且唐虞之朝，犹须督责。前欲撰次其事，使粗有常。惧烦简之宜，未审其要，故令刘、程二君详定。然思惟之，郑铸刑书，叔向不黜；范宣议制，仲尼讥之。令皆如旧，无所增损。其常节度所不及者，随事处决。诸吏各竭乃心，思同在公古人之节。如有所阙，以赖股肱匡救之规，庶以免负。”于是内外祇肃。时骠骑当罢营兵，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，不肯去，遮京兆主言之，帝乃还攸兵。

攸每朝政大议，悉心陈之。诏以比年饥馑，议所节省，攸奏议曰：“臣闻先王之教，莫不先正其本。务农重本，国之大纲。当今方隅清穆，武夫释甲，广分休假，以就农业。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，以尽地利。昔汉宣叹曰：‘与朕理天下者，惟良二千石乎！’勤加赏罚，黜陟幽明，于时翕然，用多名守。计今地有余羨，而不农者众，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，通天下谋之，则饥者必不少矣。今宜严敕州郡，检诸虚诈害农之事，督实南亩，上下同奉所务。则天下之谷可复古政，岂患于暂一水旱，便忧饥馁哉！考绩黜陟，毕使严明，畏威怀惠，莫不自厉。又都邑之内，游食滋多，巧伎末业，服饰奢丽，富人兼美，犹有魏之遗弊，染化日浅，靡财害谷，动复万计。宜申明旧法，必禁绝之。使去奢即俭，不夺农时，毕力稼穡，以实仓廩。则荣辱礼节，由之而生，兴化反本，于兹为盛。”

转镇军大将军，加侍中，羽葆、鼓吹，行太子少傅。数年，授太子太傅，献箴于太子曰：“伊昔上皇，建国立君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创业恢道，以安人承祀，祚延统重，故援立太子。尊以弘道，固以贰己，储德既立，邦有所恃。夫亲仁者功成，迩佞者国倾，故保相之材，必择贤明。昔在周成，旦奭作

傅，外以明德自辅，内以亲亲立固，德以义济，亲则自然。嬴废公族，其崩如山；刘建子弟，汉祚永傅。楚以无极作乱，宋以伊戾兴难。张禹佞给，卒危强汉。辅弼不忠，祸及乃躬；匪徒乃躬，乃丧乃邦。无曰父子不间，昔有江充；无曰至亲匪贰，或容潘崇。谀言乱真，潜润离亲，骊姬之谗。晋侯疑申。固亲以道，勿固以恩；修身以敬，勿托以尊。自损者有余，自益者弥昏。庶事不可以不恤，大本不可以不敦。见亡戒危，睹安思存。冢子司义，敢告在闾。”世以为工。

咸宁二年，代贾充为司空，侍中、太傅如故。初，攸特为文帝所宠爱，每见攸，辄抚床呼其小字曰“此桃符座也”，几为太子者数矣。及帝寝疾，虑攸不安，为武帝叙汉淮南王、魏陈思故事而泣。临崩，执攸手以授帝。先是太后有疾，既瘳，帝与攸奉觞上寿，攸以太后前疾危笃，因歔歔流涕，帝有愧焉。攸尝侍帝疾，恆有忧戚之容，时人以此称叹之。及太后临崩，亦流涕谓帝曰：“桃符性急，而汝为兄不慈，我若遂不起，恐必不能相容。以是属汝，勿忘我言。”

及帝晚年，诸子并弱，而太子不令，朝臣内外，皆属意于攸。中书监荀勖、侍中冯统皆谄谀自进，攸素疾之。勖等以朝望在攸，恐其为嗣，祸必及己，乃从容言于帝曰：“陛下万岁之后，太子不得立也。”帝曰：“何故？”勖曰：“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，太子焉得立乎！陛下试诏齐王之国，必举朝以为不可，则臣言有征矣。”统又言曰：“陛下遣诸侯之国，成五等之制者，宜先从亲始。亲莫若齐王。”帝既信勖言，又纳统说，太康三年乃下诏曰：“古者九命作伯，或入毗朝政，或出御方岳。周之吕望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，侍中、司空、齐王攸，明德清暢，忠允笃诚。以母弟之亲，受台辅之任，佐命立勋，劬劳王室，宜登显位，以称具瞻。其以为大司马、都督

青州诸军事，侍中如故，假节，将本营千人，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，增鼓吹一部，官骑满二十人，置骑司马五人。余主者详案旧制施行。”攸不悦，主簿丁颐曰：“昔太公封齐，犹表东海；桓公九合，以长五伯。况殿下诞德钦明，恢弼大籓，穆然东轸，莫不得所。何必绛阙，乃弘帝载！”攸曰：“吾无匡时之用，卿言何多。”

明年，策攸曰：“於戏！惟命不于常，天既迁有魏之祚。我有晋既受顺天明命，光建群后，越造王国于东土，锡兹青社，用籓翼我邦家。茂哉无怠，以永保宗庙。”又诏下太常，议崇锡之物，以济南郡益齐国。又以攸子寔为北海王。于是备物典策，设轩悬之乐、六佾之舞，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。

攸知勛、統构己，愤怨发疾，乞守先后陵，不许。帝遣御医诊视，诸医希旨，皆言无疾。疾转笃，犹催上道。攸自强入辞，素持容仪，疾虽困，尚自整厉，举止如常，帝益疑无疾。辞出信宿，欧血而薨，时年三十六。帝哭之恸，冯统侍侧曰：“齐王名过其实，而天下归之。今自薨陨，社稷之福也，陛下何哀之过！”帝收泪而止。诏丧礼依安平王孚故事，庙设轩悬之乐，配飨太庙。子罔立，别有传。

攸以礼自拘，鲜有过事。就人借书，必手刊其谬，然后反之。加以至性过人，有触其讳者，辄泫然流涕。虽武帝亦敬惮之，每引之同处，必择言而后发。三子：蕤、赞、寔。

蕤字景回，出继辽东王定国。太康初，徙封东莱王。元康中，历步兵、屯骑校尉。蕤性强暴，使酒，数陵侮弟罔，罔以兄故容之。罔起义兵，赵王伦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系廷尉，当诛。伦太子中庶子祖纳上疏谏曰：“罪不相反，恶止其身，此先哲之弘谟，百王之达制也。是故鯀既殛死，禹乃嗣兴；二叔诛放，而邢卫无责。逮乎战国，及至秦汉，明恕之道寢，猜嫌之情用，

乃立质任以御众，设从罪以发奸，其所由来，盖三代之弊法耳。蕤、寔，献王之子，明德之胤，宜蒙特宥，以全穆亲之典。”会孙秀死，蕤等悉得免。罔拥众入洛，蕤于路迎之。罔不即见，须符付前顿。蕤恚曰：“吾坐尔殆死，曾无友于之情！”

及罔辅政，诏以蕤为散骑常侍，加大将军，领后军、侍中、特进，增邑满二万户。又从罔求开府，罔曰：“武帝子吴、豫章尚未开府，宜且须后。”蕤以是益怨，密表罔专权，与左卫将军王舆谋共废罔。事觉，免为庶人。寻诏曰：“大司马以经识明断，高谋远略，猥率同盟，安复社稷。自书契所载，周召之美未足比勋，故授公上宰。东莱王蕤潜怀怨妒，包藏祸心，与王舆密谋，图欲譖害。收舆之日，蕤与青衣共载，微服奔走，经宿乃还。奸凶赫然，妖惑外内。又前表罔所言深重，虽管蔡失道，牙庆乱宗，不复过也。《春秋》之典，大义灭亲，其徙蕤上庸。”后封微阳侯。永宁初，上庸内史陈锺承罔旨害蕤。死，诏诛锺，复蕤封，改葬以王礼。

赞字景期，继广汉殇王广德后。年六岁，太康元年薨，谥冲王。

寔字景深，初为长乐亭侯。攸以赞薨，又以寔继广汉殇王后，改封北海王。永宁初为平东将军、假节，加散骑常侍，代齐王罔镇许昌。寻进安南将军，都督豫州军事，增邑满二万户。未发，留为侍中、上军将军，给千兵百骑。

城阳哀王兆，字千秋，年十岁而夭。武帝践阼，诏曰：“亡弟千秋，少聪慧，有夙成之质，不幸早亡，先帝先后特所哀愍。先后欲绍立其后，而竟未遂，每追遗意，情怀感伤。其以皇子景度为千秋后，虽非典礼，亦近世之所行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。”于是追加兆封谥。景度以泰始六年薨，复以第五子宪继哀王后。薨，复以第六子祗为东海王，继哀王后。薨，咸宁

初又封第十三子遐为清河王，以继兆后。

辽东悼惠王定国，年三岁薨。咸宁初追加封谥，齐王攸以长子蕤为嗣。蕤薨，子遵嗣。

广汉殇王广德，年二岁薨。咸宁初追加封谥，齐王攸以第五子赞绍封。薨，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广德。

乐安平王鉴，字大明，初封临泗亭侯。武帝践阼，封乐安王。帝为鉴及燕王机高选师友，下诏曰：“乐安王鉴、燕王机并以长大，宜得辅导师友，取明经儒学，有行义节俭，使足严惮。昔韩起与田苏游而好善，宜必得其人。”泰始中，拜越骑校尉。咸宁初，以齐之梁邹益封，因之国，服侍中之服。元康初，征为散骑常侍、上军大将军，领射声校尉。寻迁使持节、都督豫州军事、安南将军，代清河王遐镇许昌，以疾不行。七年薨，子殇王籍立。薨，无子，齐王罔以子冰绍鉴后。以济阴万一千二百一十九户改为广阳国，立冰为广阳王。罔败，废。

乐平王延祚，字大思，少有笃疾，不任封爵。太康初，诏曰：“弟祚早孤无识，情所哀愍。幼得笃疾，日冀其差，今遂废痼，无复后望，意甚伤之。其封为乐平王，使有名号，以慰吾心。”寻薨，无子。

史臣曰：平原性理不恆，世莫之测。及其处乱离之际，属交争之秋，而能远害全身，享兹介福，其愚不可及已！琅邪武功既暢，饰之以温恭，扶风文教克宣，加之以孝行，抑宗室之可称者也。齐王以两献之亲，弘二南之化，道光雅俗，望重台衡，百辟具瞻，万方属意。既而地疑致逼，文雅见疵，統勳陈蔓草之邪谋，武皇深翼子之滞爱。遂乃褫龙章于衮职，徙侯服于下藩，未及戒涂，终于愤恚，惜哉！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，奉缀衣之命，膺负图之托，光辅嗣君，允厘邦政，求诸冥兆，或废兴之有期，徵之人事，庶胜残之可及，何八王之敢力争，

五胡之能竞逐哉！《诗》云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”攸实有之；“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，”其荀冯之谓也。

赞曰：文宣孙子，或贤或鄙。扶风遗爱，琅邪克己。澹谄凶魁，彤参衅始。干虽静退，性乖恆理。彼美齐献，卓尔不群。自家刑国，纬武经文。木摧于秀，兰烧以薰。

列传第九

王沈

子浚	荀顗	荀勖	子籓	籓子邃
闾	籓弟组	组子奕		冯統

王沈，字处道，太原晋阳人也。祖柔，汉匈奴中郎将。父机，魏东郡太守。沈少孤，养于从叔司空昶，事昶如父。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。好书，善属文。大将军曹爽辟为掾，累迁中书门下侍郎。及爽诛，以故吏免。后起为治书侍御史，转秘书监。正元中，迁散骑常侍、侍中，典著作。与荀顗、阮籍共撰《魏书》，多为时讳，未若陈寿之实录也。

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，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宴属文，号沈为文籍先生，秀为儒林丈人。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，召沈及王业告之，沈、业驰白帝，以功封安平侯，邑二千户。沈既不忠于主，甚为众论所非。

寻迁尚书，出监豫州诸军事、奋武将军、豫州刺史。至镇，乃下教曰：“自古贤圣，乐闻诽谤之言，听舆人之论，刍蕘有可录之事，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。自至镇日，未闻逆耳之言，岂未明虚心，故令言者有疑。其宣下属城及士庶，若能举遗逸于林藪，黜奸佞于州国，陈长吏之可否，说百姓之所患，兴利

除害，损益昭然者，给谷五百斛。若达一至之言，说刺史得失，朝政宽猛，令刚柔得适者，给谷千斛。谓余不信，明如皎日。

“主簿陈廩、褚 曰：“奉省教旨，伏用感叹。劳谦日昃，思闻苦言。愚谓上之所好，下无不应。而近未有极谏之辞，远无传言之箴者，诚得失之事将未有也。今使教命班下，示以赏劝，将恐拘介之士，或惮赏而不言；贪贼之人，将慕利而妄举。苟不合宜，赏不虚行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，徒见言之不用，谓设有而不行。愚以告下之事，可小须后。”

沈又教曰：“夫德薄而位厚，功轻而禄重，贪夫之所徇，高士之所不处也。若陈至言于刺史，兴益于本州，达幽隐之贤，去祝鮀之佞，立德于上，受分于下，斯乃君子之操，何不言之有！直言至理，忠也。惠加一州，仁也。功成辞赏，廉也。兼斯而行，仁智之事，何故怀其道而迷其国哉！”褚 复白曰：“尧、舜、周公所以能致忠谏者，以其款诚之心著也。冰炭不言，而冷热之质自明者，以其有实也。若好忠直，如冰炭之自然，则谗谀之臣，将济济而盈庭；逆耳之言，不求而自至。若德不足以配唐虞，明不足以并周公，实不可以同冰炭，虽悬重赏，忠谏之言未可致也。昔魏绛由和戎之功，蒙女乐之赐，管仲有兴齐之勋，而加上卿之礼，功勋明著，然后赏劝随之。未闻张重赏以待谏臣，悬谷帛以求尽言也。”沈无以夺之，遂从议。

沈探寻善政，案贾逵以来法制禁令，诸所施行，择善者而从之。又教曰：“后生不闻先王之教，而望政道日兴，不可得也。文武并用，长久之道也。俗化陵迟，不可不革。革俗之要，实在敦学。昔原伯鲁不悦学，闵马父知其必亡。将吏子弟，优闲家门，若不教之，必致游戏，伤毁风俗矣。”于是九郡之士，咸悦道教，移风易俗。

迁征虏将军、持节、都督江北诸军事。五等初建，封博陵侯，班在次国。平蜀之役，吴人大出，声为救蜀，振荡边境，沈镇御有方，寇闻而退。转镇南将军。武帝即王位，拜御史大夫，守尚书令，加给事中。沈以才望，显名当世，是以创业之事，羊祜、荀勖、裴秀、贾充等，皆与沈谘谋焉。

及帝受禅，以佐命之勋，转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加散骑常侍，统城外诸军事。封博陵郡公，固让不受，乃进爵为县公，邑千八百户。帝方欲委以万机，泰始二年薨。帝素服举哀，赐秘器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三十万、布百匹、葬田一顷，谥曰元。明年，帝追思沈勋，诏曰：“夫表扬往行，所以崇贤垂训，慎终纪远，厚德兴教也。故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博陵元公沈蹈礼居正，执心清粹，经纶坟典，才识通洽。入历常伯纳言之位，出干监牧方岳之任，内著谋猷，外宣威略。建国设官，首登公辅，兼统中朝，出纳大命，实有翼亮佐世之勋。其赠沈司空公，以宠灵既往，使没而不朽。又前以翼赞之勋，当受郡公之封，而固辞恳至，嘉其让德，不夺其志。可以郡公官属送葬。沈素清俭，不营产业。其使所领兵作屋五十间。”子浚嗣。后沈夫人荀氏卒，将合葬，沈棺槨已毁，更赐东园秘器。咸宁中，复追封沈为郡公。

浚字彭祖。母赵氏妇，良家女也，贫贱，出入沈家，遂生浚，沈初不齿之。年十五，沈薨，无子，亲戚共立浚为嗣，拜驸马都尉。太康初，与诸王侯俱就国。三年来朝，除员外散骑侍郎。元康初，转员外常侍，迁越骑校尉、右军将军。出补河内太守，以郡公不得为二千石，转东中郎将，镇许昌。

及愍怀太子幽于许昌，浚承贾后旨，与黄门孙虑共害太子。迁宁北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寻徙宁朔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幽州诸军事。于时朝廷昏乱，盗贼蜂起，浚为自安之计，结好夷狄，以

女妻鲜卑务勿尘，又以一女妻苏恕延。

及赵王伦篡位，三王起义兵，浚拥众挟两端，逼绝檄书，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，成都王颖欲讨之而未暇也。伦诛，进号安北将军。及河间王颙、成都王颖兴兵内向，害长沙王义，而浚有不平之心。颖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，以右司马和演代堪，密使演杀浚，并其众。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，于是与浚期游蓟城南清泉水上。蓟城内西行有二道，演浚各从一道。演与浚欲合鹵簿，因而图之。值天暴雨，兵器沾湿，不果而还。单于由是与其种人谋曰：“演图杀浚，事垂克而天卒雨，使不得果，是天助浚也。违天不祥，我不可久与演同。”乃以谋告浚。浚密严兵，与单于围演。演持白幡诣浚降，遂斩之，自领幽州。大营器械，召务勿尘，率胡晋合二万人，进军讨颖。以主簿祁弘为前锋，遇颖将石超于平棘，击败之。浚乘胜遂克鄴城，士众暴掠，死者甚多。鲜卑大略妇女，浚命敢有挟藏者斩，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。黔庶荼毒，自此始也。

浚还蓟，声实益盛。东海王越将迎大驾，浚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。惠帝旋洛阳，转浚骠骑大将军、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，领幽州刺史，以燕国增博陵之封。怀帝即位，以浚为司空，领乌丸校尉，务勿尘为大单于。浚又表封务勿尘辽西郡公，其别部大飘滑及其弟渴末别部大屠瓠等皆为亲晋王。

永嘉中，石勒寇冀州，浚遣鲜卑文鸯讨勒，勒走南阳。明年，勒复寇冀州，刺史王斌为勒所害，浚又领冀州。诏进浚为大司马，加侍中、大都督、督幽冀诸军事。使者未及发，会洛京倾覆，浚大树威令，专征伐，遣督护王昌、中山太守阮豹等，率诸军及务勿尘世子疾陆眷，并弟文鸯、从弟末杯，攻石勒于襄国，勒率众来距，昌逆击败之。末杯逐北入其垒门，为勒所获。勒质末杯，遣间使来和，疾陆眷遂以铠马二百五十匹、金

银各一觚赎未桮，结盟而退。

其后浚布告天下，称受中诏承制，乃以司空荀藩为太尉，光禄大夫荀组为司隶，大司农华荟为太常，中书令李矩为河南尹。又遣祁弘讨勒，及于广宗。时大雾，弘引军就道，卒与勒遇，为勒所杀。由是刘琨与浚争冀州。琨使宗人刘希还中山合众，代郡、上谷、广宁三郡人皆归于琨。浚患之，遂辍讨勒之师，而与琨相距。浚遣燕相胡矩督护诸军，与疾陆眷并力攻破希。驱略三郡士女出塞，琨不复能争。

浚还，欲讨勒，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，召疾陆眷，将与之俱攻襄国。浚为政苛暴，将吏又贪残，并广占山泽，引水灌田，渍陷冢墓，调发殷烦，下不堪命，多叛入鲜卑。从事韩咸切谏，浚怒，杀之。疾陆眷自以前后违命，恐浚诛之。勒亦遣使厚赂，疾陆眷等由是不应召。浚怒，以重币诱单于猗卢子右贤王日律孙，令攻疾陆眷，反为所破。

时刘琨大为刘聪所迫，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。浚日以强盛，乃设坛告类，建立皇太子，备置众官。浚自领尚书令，以枣嵩、裴宪并为尚书，使其子居王宫，持节，领护匈奴中郎将，以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。又使嵩监司冀并兖诸军事、行安北将军，以田徽为兖州，李恇为青州。恇为石勒所杀，以薄盛代之。

浚以父字处道，为“当涂高”应王者之讖，谋将僭号。胡矩谏浚，盛陈其不可。浚忿之，出矩为魏郡守。前渤海太守刘亮、从子北海太守搏、司空掾高柔并切谏，浚怒，诛之。浚素不平长史燕国王悌，遂因他事杀之。时童谣曰：“十囊五囊入枣郎。”枣嵩，浚之子婿也。浚闻，责嵩而不能罪之也。又谣曰：“幽州城门似藏户，中有伏尸王彭祖。”有狐踞府门，翟雉入听事。时燕国霍原，北州名贤，浚以僭位事示之，原不答，浚遂害之。由是士人愤怨，内外无亲。以矜豪日甚，不亲为政，

所任多苛刻；加亢旱灾蝗，士卒衰弱。

浚之承制也，参佐皆内叙，唯司马游统外出。统怨，密与石勒通谋。勒乃诈降于浚，许奉浚为主。时百姓内叛，疾陆着等侵逼。浚喜勒之附己，勒遂为卑辞以事之。献遗珍宝，使驿相继。浚以勒为诚，不复设备。勒乃遣使克日上尊号于浚，浚许之。

勒屯兵易水，督护孙纬疑其诈，驰白浚，而引军逆勒。浚不听，使勒直前。众议皆曰：“胡贪而无信，必有诈，请距之。”浚怒，欲斩诸言者，众遂不敢复谏。盛张设以待勒。勒至城，便纵兵大掠。浚左右复请讨之，不许。及勒登听事，浚乃走出堂皇，勒众执以见勒。勒遂与浚妻并坐，立浚于前。浚骂曰：“胡奴调汝公，何凶逆如此！”勒数浚不忠于晋，并责以百姓馁乏，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。遂遣五百骑先送浚于襄国，收浚麾下精兵万人，尽杀之。停二日而还，孙纬遮击之，勒仅而得免。勒至襄国，斩浚，而浚竟不为之屈，大骂而死。无子。

太元二年，诏兴灭继绝，封沈从孙道素为博陵公。卒，子崇之嗣。义熙十一年，改封东莞郡公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荀顗，字景倩，颍川人，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。幼为姊婿陈群所赏。性至孝，总角知名，博学洽闻，理思周密。魏时以父勋除中郎。宣帝辅政，见顗奇之，曰：“荀令君之子也。”擢拜散骑侍郎，累迁侍中。为魏少帝执经，拜骑都尉，赐爵关内侯。难钟会《易》无互体，又与扶风王骏论仁孝孰先，见称于世。

时曹爽专权，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，顗营救得免。及高贵乡公立，顗言于景帝曰：“今上践阼，权道非常，宜速遣使宣德四方，且察外志。”毋丘俭、文钦果不服，举兵反。顗预讨俭等有功，进爵万岁亭侯，邑四百户。文帝辅政，迁尚书。帝

征诸葛诞，留顗镇守。顗甥陈泰卒，顗代泰为仆射，领吏部，四辞而后就职。顗承泰后，加之淑慎，综核名实，风俗澄正。咸熙中，迁司空，进爵乡侯。

顗年逾耳顺，孝养蒸蒸，以母忧去职，毁几灭性，海内称之。文帝奏，宜依汉太傅胡广丧母故事，给司空吉凶导从。及蜀平，兴复五等，命顗定礼仪。顗上请羊祜、任恺、庾峻、应贞、孔颢共删改旧文，撰定晋礼。

咸熙初，封临淮侯。武帝践阼，进爵为公，食邑一千八百户。又诏曰：“昔禹命九官，契敷五教，所以弘崇王化，示人轨仪也。朕承洪业，昧于大道，思训五品，以康四海。侍中、司空顗，明允笃诚，思心通远，翼亮先皇，遂辅朕躬，实有佐命弼导之勋。宜掌教典，以隆时雍。其以顗为司徒。”寻加侍中，迁太尉、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，置司马亲兵百人。顷之，又诏曰：“侍中、太尉顗，温恭忠允，至行纯备，博古洽闻，耆艾不殆。其以公行太子太傅，侍中、太尉如故。”

时以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雅颂未合，命顗定乐。事未终，以泰始十年薨。帝为举哀，皇太子临丧，二宫赙赠，礼秩有加。诏曰：“侍中、太尉、行太子太傅、临淮公顗，清纯体道，忠允立朝，历司外内，茂绩既崇，训傅东宫，徽猷弘著，可谓行归于周，有始有卒者矣。不幸薨殂，朕甚痛之。其赐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谥曰康。”又诏曰：“太尉不恤私门，居无馆宇，素丝之志，没而弥显。其赐家钱二百万，使立宅舍。”咸宁初，诏论次功臣，将配飨宗庙。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铭功太常，配飨清庙。

顗明《三礼》，知朝廷大仪，而无质直之操，唯阿意苟合于荀勖、贾充之间。初，皇太子将纳妃，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，可以参选，以此获讥于世。

顗无子，以从孙徽嗣。中兴初，以顗兄玄孙序为顗后，封临淮公。序卒，又绝，孝武帝又封序子恆继顗后。恆卒，子龙符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荀勖，字公曾，颍川颍阴人，汉司空爽曾孙也。祖棐，射声校尉。父肸，早亡。勖依于舅氏。岐嶷夙成，年十余岁能属文。从外祖魏太傅钟繇曰：“此儿当及其曾祖。”既长，遂博学，达于从政。仕魏，辟大将军曹爽掾，迁中书通事郎。爽诛，门生故吏无敢往者，勖独临赴，众乃从之。为安阳令，转骠骑从事中郎。勖有遗爱，安阳生为立祠。迁廷尉正，参文帝大将军军事，赐爵关内侯，转从事中郎，领记室。

高贵乡公欲为变时，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阊阖门。帝弟安阳侯干闻难欲入，佑谓干曰：“未有入者，可从东掖门。”及干至，帝迟之，干以状白，帝欲族诛佑。勖谏曰：“孙佑不纳安阳，诚宜深责。然事有逆顺，用刑不可以喜怒为轻重。今成倖刑止其身，佑乃族诛，恐义士私议。”乃免佑为庶人。时官骑路遗求为刺客入蜀，勖言于帝曰：“明公以至公宰天下，宜杖正义以伐违贰。而名以刺客除贼，非所谓刑于四海，以德服远也。”帝称善。

及钟会谋反，审问未至，而外人先告之。帝待会素厚，未之信也。勖曰：“会虽受恩，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，不可不速为之备。”帝即出镇长安，主簿郭奕、参军王深以勖是会从甥，少长舅氏，劝帝斥出之。帝不纳，而使勖陪乘，待之如初。先是，勖启“伐蜀，宜以卫瓘为监军”。及蜀中乱，赖瓘以济。会平，还洛，与裴秀、羊祜共管机密。

时将发使聘吴，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皓，帝用勖所作。皓既报命和亲，帝谓勖曰：“君前作书，使吴思顺，胜十万之众也。”帝即晋王位，以勖为侍中，封安阳子，邑千户。武帝

受禅，改封济北郡公。勳以羊祜让，乃固辞为侯。拜中书监，加侍中，领著作，与贾充共定律令。

充将镇关右也，勳谓冯紵曰：“贾公远放，吾等失势。太子婚尚未定，若使充女得为妃，则不留而自停矣。”勳与紵伺帝间并称“充女才色绝世，若纳东宫，必能辅佐君子，有《关雎》后妃之德。”遂成婚。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，而获佞媚之讥焉。久之，进位光禄大夫。既掌乐事，又修律吕，并行于世。初，勳于路逢赵贾人牛铎，识其声。及掌乐，音韵未调，乃曰：“得赵之牛铎则谐矣。”遂下郡国，悉送牛铎，果得谐者。又尝在帝坐进饭，谓在坐人曰：“此是劳薪所炊。”咸未之信。帝遣问膳夫，乃云：“实用故车脚。”举世伏其明识。俄领秘书监，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《别录》整理记籍。又立书博士，置弟子教习，以钟、胡为法。

咸宁初，与石苞等并为佐命功臣，列于铭飨。及王浚表请伐吴，勳与贾充固谏不可，帝不从，而吴果灭。以专典诏命，论功封子一人为亭侯，邑一千户，赐绢千匹。又封孙显为颍阳亭侯。

及得汲冢中古文竹书，诏勳撰次之，以为《中经》列在秘书。

时议遣王公之国，帝以问勳，勳对曰：“诸王公已为都督，而使之国，则废方任。又分割郡县，人心恋本，必用嗷嗷。国皆置军，官兵还当给国，而阙边守。”帝重使勳思之，勳又陈曰：“如诏准古方伯选才，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，诚如明旨。至于割正封疆，使亲疏不同诚为佳矣。然分裂旧土，犹惧多所摇动，必使人心聪扰，思惟窃宜如前。若于事不得不时有所转封，而不至分割土域，有所损夺者，可随宜节度。其五等体国经远，实不成制度。然但虚名，其于实事，略与旧郡县乡亭无

异。若造次改夺，恐不能不以为恨。今方了其大者，以为五等可须后裁度。凡事虽有久而益善者，若临时或有不解，亦不可忽。”帝以勳言为允，多从其意。

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，勳议以为：“省吏不如省官，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。昔萧曹相汉，载其清静，致画一之歌，此清心之本也。汉文垂拱，几致刑措，此省事也。光武并合吏员，县官国邑裁置十一，此省官也。魏太和中，遣王人四出，减天下吏员，正始中亦并合郡县，此省吏也。今必欲求之于本，则宜以省事为先。凡居位者，使务思萧曹之心，以翼佐大化。笃义行，崇敦睦，使昧宠忘本者不得容，而伪行自息，浮华者惧矣。重敬让，尚止足，令贱不妨贵，少不陵长，远不间亲，新不间旧，小不加大，淫不破义，则上下相安，远近相信矣。位不可以进趣得，誉不可以朋党求，则是非不妄而明，官人不惑于听矣。去奇技，抑异说，好变旧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诛，则官业有常，人心不迁矣。事留则政稽，政稽则功废。处位者而孜孜不怠，奉职司者而夙夜不懈，则虽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。使信若金石，小失不害大政，忍忿悁以容之。简文案，略细苛，令之所施，必使人易视听，愿之如阳春，畏之如雷震。勿使微文烦挠，为百吏所黷，二三之命，为百姓所覆，则吏竭其诚，下悦上命矣。设官分职，委事责成。君子心竞而不力争，量能受任，思不出位，则官无异业，政典不奸矣。凡此皆愚心谓省事之本也。苟无此愆，虽不省吏，天下必谓之省矣。若欲省官，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，兰台宜省付三府。然施行历代，世之所习，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。至于省事，实以为善。若直作大例，皆减其半，恐文武众官郡国职业，及事之兴废，不得皆同。凡发号施令，典而当则安，倘有驳者，或致壅否。凡职所临履，先精其得失。使忠信之官，明察之长，

各裁其中，先条上言之。然后混齐大体，详宜所省，则令下必行，不可摇动。如其不尔，恐适惑人听，比前行所省，皆须臾辄复，或激而滋繁，亦不可不重。”勳论议损益多此类。

太康中诏曰：“勳明哲聪达，经识天序，有佐命之功，兼博洽之才。久典内任，著勋弘茂，询事考言，谋猷允诚。宜登大位，毗赞朝政。今以勳为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开府辟召，守中书监、侍中、侯如故。”时太尉贾充、司徒李胤并薨，太子太傅又缺，勳表陈：“三公保傅，宜得其人。若使杨珧参辅东宫，必当仰称圣意。尚书令卫瓘、吏部尚书山涛皆可为司徒。若以瓘新为令未出者，涛即其人。”帝并从之。

明年秋，诸州郡大水，兗土尤甚。勳陈宜立都水使者。其后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羨、赵咸为舍人，对掌文法。诏以问勳，勳曰：今天下幸赖陛下圣德，六合为一，望道化隆洽，垂之将来。而门下上称程咸、张恽，下称此等，欲以文法为政，皆愚臣所未达者。昔张释之谏汉文，谓兽圈畜夫不宜见用；郤吉住车，明调和阴阳之本。此二人岂不知小吏之惠，诚重惜大化也。昔魏武帝使中军司荀攸典刑狱，明帝时犹以付内常侍。以臣所闻，明帝时唯有通事刘泰等官，不过与殿中同号耳。又顷言论者皆云省官减事，而求益吏者相寻矣。多云尚书郎太令史不亲文书，乃委付书令史及干，诚吏多则相倚也。增置文法之职，适恐更耗扰台阁，臣窃谓不可。”

时帝素知太子暗弱，恐后乱国，遣勳及和峤往观之。勳还盛称太子之德，而峤云太子如初。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勳。帝将废贾妃，勳与冯紞等谏请，故得不废。时议以勳倾国害时，孙资、刘放之匹。然性慎密，每有诏令大事，虽已宣布，然终不言，不欲使人知己豫闻也。族弟良曾劝勳曰：“公大失物情，有所进益者自可语之，则怀恩多矣。”其婿武统亦说勳“宜有

所营置，令有归戴者”。勛并默然不应，退而语诸子曰：“人臣不密则失身，树私则背公，是大戒也。汝等亦当宦达人间，宜识吾此意。”久之，以勛守尚书令。

勛久在中书，专管机事。及失之，甚罔罔怅恨。或有贺之者，勛曰：“夺我凤皇池，诸君贺我邪！”及在尚书，课试令史以下，核其才能，有暗于文法，不能决疑处事者，即时遣出。帝尝谓曰：“魏武帝言‘荀文若之进善，不进不止；荀公达之退恶，不退不休’。二令君之美，亦望于君也。”居职月余，以母忧上请还印绶，帝不许。遣常侍周恢喻旨，勛乃奉诏视职。

勛久管机密，有才思，探得人主微旨，不犯颜忤争，故得始终全其宠禄。太康十年卒，诏赠司徒，赐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钱五十万、布百匹。遣兼御史持节护丧，谥曰成。勛有十子，其达者辑、籓、组。

辑嗣，官至卫尉。卒，谥曰简。子峻嗣。卒，谥曰烈。无嫡子，以弟息识为嗣。辑子绰。

绰字彦舒，博学有才能，撰《晋后书》十五篇，传于世。永嘉末，为司空从事中郎，没于石勒，为勒参军。

籓字大坚。元康中，为黄门侍郎，受诏成父所治钟磬。以从驾讨齐王冏勋，封西华县公。累迁尚书令。永嘉末，转司空，未拜而洛阳陷没，籓出奔密。王浚承制，奉籓为留台太尉。及愍帝为太子，委籓督摄远近。建兴元年薨于开封，年六十九，因葬亡所。谥曰成，追赠太保。籓二子：邃、闾。

邃字道玄，解音乐，善谈论。弱冠辟赵王伦相国掾，迁太子洗马。长沙王乂以为参军。乂败，成都王为皇太弟，精选僚属，以邃为中舍人。鄴城不守，随籓在密。元帝召为丞相从事中郎，以道险不就。愍帝就加左将军、陈留相。父忧去职，服阕，袭封。愍帝欲纳邃女，先征为散骑常侍。邃惧西都危逼，

故不应命，而东渡江，元帝以为军谘祭酒。太兴初，拜侍中。邃与刁协婚亲，时协执权，欲以邃为吏部尚书，邃深距之。寻而王敦讨协，协党与并及于难，唯邃以疏协获免。敦表为廷尉，以疾不拜。迁太常，转尚书。苏峻作乱，邃与王导、荀崧并侍天子于石头。峻平后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靖。子汪嗣。

闾字道明，亦有名称，京都为之语曰：“洛中英英荀道明。”大司马、齐王冏辟为掾。冏败，暴尸已三日，莫敢收葬。闾与冏故吏李述、嵇含等露板请葬，朝议听之，论者称焉。为太傅主簿、中书郎。与邃俱渡江，拜丞相军谘祭酒。中兴建，迁右军将军，转少府。明帝尝从容问王嵩曰：“二荀兄弟孰贤？”嵩答以闾才明过邃。帝以语庾亮，亮曰：“邃真粹之地，亦闾所不及。”由是议者莫能定其兄弟优劣。历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尚书，封射阳公。太宁二年卒，追赠卫尉，谥曰定。子达嗣。

组字大章。弱冠，太尉王衍见而称之曰：“夷雅有才识。”初为司徒左西属，补太子舍人。司徒王浑请为从事中郎，转左长史，历太子中庶子、荥阳太守。

赵王伦为相国，欲收大名，选海内德望之士，以江夏李重及组为左右长史，东平王堪沛国刘谩为左右司马。伦篡，以组为侍中。及长沙王义败，惠帝遣组及散骑常侍闾丘冲诣成都王颖，慰劳其军。帝西幸长安，以组为河南尹。迁尚书，转卫尉，赐爵成阳县男，加散骑常侍、中书监。转司隶校尉，加特进、光禄大夫，常侍如故。于时天下已乱，组兄弟贵盛，惧不容于世，虽居大官，并讽议而已。

永嘉末，复以组为侍中，领太子太保。未拜，会刘曜、王弥逼洛阳，组与籓俱出奔。怀帝蒙尘，司空王浚以组为司隶校尉。组与籓移檄天下，以琅邪王为盟主。

愍帝称皇太子，组即太子之舅，又领司隶校尉，行豫州刺

史事，与藩并保荥阳之开封。建兴初，诏藩行留台事。俄而藩薨，帝更以组为司空，领尚书左仆射，又兼司隶，复行留台事，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。进封临颖县公，加太夫人、世子印绶。明年，进位太尉，领豫州牧、假节。

元帝承制，以组都督司州诸军，加散骑常侍，余如故。顷之，又除尚书令，表让不拜。及西都不守，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劝进。帝欲以组为司徒，以问太常贺循。循曰：“组旧望清重，忠勤显著，迁训五品，实允众望。”于是拜组为司徒。

组逼于石勒，不能自立。太兴初，自许昌率其属数百人渡江，给千兵百骑，组先所领仍皆统摄。顷之，诏组与太保、西阳王羣并录尚书事，各加班剑六十人。永昌初，迁太尉，领太子太保。未拜，薨，年六十五。谥曰元。子奕嗣。

奕字玄欣。少拜太子舍人、驸马都尉，侍讲东宫。出为镇东参军，行扬武将军、新汲令。愍帝为皇太子，召为中舍人，寻拜散骑侍郎，皆不就。随父渡江。元帝践阼，拜中庶子，迁给事黄门郎。父忧去职，服阕，补散骑常侍、侍中。

时将缮宫城，尚书符下陈留王，使出城夫。奕驳曰：“昔虞宾在位，《书》称其美；《诗》咏《有客》载在《雅》《颂》。今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，坐在太子右，故答表曰书，赐物曰与。此古今之所崇，体国之高义也。谓宜除夫役。”时尚书张闳、仆射孔愉难奕，以为：“昔宋不城周，《阳秋》所讥。特蠲非体，宜应减夫。”奕重驳，以为：“《阳秋》之末，文武之道将坠于地，新有子朝之乱，于时诸侯递替，莫肯率职。宋之于周，实有列国之权。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晋，客而辞役，责之可也。今之陈留，无列国之势，此之作否，何益有无！臣以为宜除，于国职为全。”诏从之。

时又通议元会日帝应敬司徒王导不。博士郭熙、杜援等以

为礼无拜臣之文，谓宜除敬。侍中冯怀议曰：“天子修礼，莫盛于辟雍。当尔之日，犹拜三老，况今先帝师傅。谓宜尽敬。

“事下门下，奕议曰：“三朝之首，宜明君臣之体，则不应敬。若他日小会，自可尽礼。又至尊与公书手诏则曰‘顿首言’，中书为诏则云‘敬问’，散骑优册则曰：‘制命’。今诏文尚异，况大会之与小会，理岂得同！”诏从之。

咸和七年卒，追赠太仆，谥曰定。

冯紘，字少胄，安平人也。祖浮，魏司隶校尉。父员，汲郡太守。紘少博涉经史，识悟机辩。历仕为魏郡太守，转步兵校尉，徙越骑。得幸于武帝，稍迁左卫将军。承颜悦色，宠爱日隆。贾充、荀勖并与之亲善。充女之为皇太子妃也，紘有力焉。及妃之将废，紘、勖干没救请，故得不废。伐吴之役，紘领汝南太守，以郡兵随王浚入秣陵。迁御史中丞，转侍中。

帝病笃得愈，紘与勖见朝野之望，属在齐王攸。攸素薄勖。勖以太子愚劣，恐攸得立，有害于己，乃使紘言于帝曰：“陛下前者疾若不差，太子其废矣。齐王为百姓所归，公卿所仰，虽欲高让，其得免乎！宜遣还藩，以安社稷。”帝纳之。及攸薨，朝野悲恨。初，帝友于之情甚笃，既纳紘、勖邪说，遂为身后之虑，以固储位。既闻攸殒，哀恸特深。紘侍立，因言曰：“齐王名过于实，今得自终，此乃大晋之福。陛下何乃过哀！”帝收泪而止。

初谋伐吴，紘与贾充、荀勖同共苦谏不可。吴平，紘内怀惭惧，疾张华如讎。及华外镇，威德大著，朝论当征为尚书令。紘从容侍帝，论晋魏故事，因讽帝，言华不可授以重任，帝默然而止。事具《华传》。

太康七年，紘疾，诏以紘为散骑常侍，赐钱二十万、床帐一具。寻卒。二子：播、熊。播，大长秋。熊字文罽，中书郎。

統兄恢，自有传。

史臣曰：夫立身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动静既形，悔吝斯及。有莘之媵，殊《北门》之情；渭滨之叟，匪西山之节。汤武有以济其功，夏殷不能讥其志。王沈才经文武，早尸人爵，在魏参席上之珍，居晋为幄中之士，桐宫之谋遽泄，武闱之祸遂臻。是知田光之口，岂燕丹之可绝；豫让之形，非智氏之能变。动静之际，有据蒺藜，仁义之方，求之弥远矣。彭祖谒由捧雉，孕本贸丝，因家乏主，遂登显秩。拥北州之士马，偶东京之糜沸，自可感召诸侯，宣力王室。而乘间伺隙，潜图不轨，放肆獯虜，迁播乘輿。遂使漳滏萧然，黎元涂地。纵贪夫于藏户，戮高士于燕垂，阻越石之内难，邀世龙之外府。恶稔毒{疒甫}，坐致焚燎，假手仇敌，方申凶犷，庆封之戮，慢骂何补哉！公曾，慈明之孙；景倩，文若之子，践隆堂而高视，齐逸轨而长駑。孝敬足以承亲，周慎足以事主，刊姬公之旧典，采萧相之遗法。然而援殊均以贰极，煽褒阎而偶震。虽废兴有在，隆替靡常，稽之人事，乃二荀之力也。至于斗粟兴谣，逾里成咏，勛之阶祸，又已甚焉。冯統外骋戚施，内穷狙诈，毙攸安贾，交勛仇张，心滔楚费，过逾晋伍。爰丝献寿，空取慰于仁心，統之陈说，幸收哀于迷虑，投畀之罚无闻，《青蝇》之诗不作矣。

赞曰：处道文林，胡贰尔心？彭祖凶孽，自贻伊戚。临淮翼翼，孝形于色。安阳英英，匪懈其职。倾齐附鲁，是为螫贼。統之不臧，交乱罔极。

列传第十

贾充 郭彰 杨骏

贾充，字公闾，平阳襄陵人也。父逵，魏豫州刺史、阳里亭侯。逵晚始生充，言后当有充闾之庆，故以为名字焉。充少孤，居丧以孝闻。袭父爵为侯。拜尚书郎，典定科令，兼度支考课。辩章节度，事皆施用。累迁黄门侍郎、汲郡典农中郎将。参大将军军事，从景帝讨毋丘俭、文钦于乐嘉。帝疾笃，还许昌，留充监诸军事，以劳增邑三百五十户。

后为文帝大将军司马，转右长史。帝新执朝权，恐方镇有异议，使充诣诸葛诞，图欲伐吴，阴察其变。充既论说时事，因谓诞曰：“天下皆愿禅代，君以为如何？”诞厉声曰：“卿非贾豫州子乎，世受魏恩，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！若洛中有难，吾当死之。”充默然。及还，白帝曰：“诞在再扬州，威名夙著，能得人死力。观其规略，为反必也。今征之，反速而事小；不征，事迟而祸大。”帝乃征诞为司空，而诞果叛。复从征诞，充进计曰：“楚兵轻而锐，若深沟高垒以逼贼城，可不战而克也。”帝从之。城陷，帝登垒以劳充。帝先归洛阳，使充统后事，进爵宣阳乡侯，增邑千户。迁廷尉，充雅长法理，有平反之称。

转中护军，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，充率众距战于南阙。军将败，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：“今日之事如何？”充

曰：“公等养汝，正拟今日，复何疑！”济于是抽戈犯跸。及常道乡公即位，进封安阳乡侯，增邑千二百户，统城外诸军，加散骑常侍。

钟会谋反于蜀，帝假充节，以本官都督关中、陇右诸军事，西据汉中，未至而会死。时军国多事，朝廷机密，皆与筹之。帝甚信重充，与裴秀、王沈、羊祜、荀勖同受腹心之任。帝又命充定律。假金章，赐甲第一区。五等初建，封临沂侯，为晋元勋，深见宠异，禄赐常优于群官。

充有刀笔才，能观察上旨。初，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，方传位于舞阳侯攸。充称武帝宽仁，且又居长，有人君之德，宜奉社稷。及文帝寝疾，武帝请问后事。文帝曰：“知汝者贾公闾也。”帝袭王位，拜充晋国卫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给事中，改封临颖侯。及受禅，充以建明大命，转车骑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，更封鲁郡公，母柳氏为鲁国太夫人。

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，百姓便之。诏曰：“汉氏以来，法令严峻。故自元成之世，及建安、嘉平之间，咸欲辩章旧典，删革刑书。述作体大，历年无成。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，亲发德音，厘正名实。车骑将军贾充，奖明圣意，谘询善道。太傅郑冲，又与司空荀顗、中书监荀勖、中军将军羊祜、中护军王业，及廷尉杜友、守河南尹杜预、散骑侍郎裴楷、颍川太守周雄、齐相郭頔、骑都尉成公绥荀焯、尚书郎柳轨等，典正其事。朕每鉴其用心，常慨然嘉之。今法律既成，始班天下，刑宽禁简，足以克当先旨。昔萧何以定律受封，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，赐金五百斤，弟子皆为郎。夫立功立事，古之所重。自太傅、车骑以下，皆加禄赏。其详依故典。”于是赐充子弟一人关内侯，绢五百匹。固让，不许。

后代裴秀为尚书令，常侍、车骑将军如故。寻改常侍为侍

中，赐绢七百匹。以母忧去职，诏遣黄门侍郎慰问。又以东南有事，遣典军将军杨懿宣谕，使六旬还内。

充为政，务农节用，并官省职，帝善之，又以文武异容，求罢所领兵。及羊祜等出镇，充复上表欲立勋边境，帝并不许。从容任职，褒贬在己，颇好进士，每有所荐达，必终始经纬之，是以士多归焉。帝舅王恂尝毁充，而充更进恂。或有背充以要权贵者，充皆阳以素意待之。而充无公方之操，不能正身率下，专以谄媚取容。

侍中任恺、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，咸共疾之。又以充女为齐王妃，惧后益盛。及氐羌反叛，时帝深以为虑，恺因进说，请充镇关中。乃下诏曰：“秦凉二境，比年屡败，胡虏纵横，百姓荼毒。遂使异类扇动，害及中州。虽复吴蜀之寇，未尝至此。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，外镇丑逆，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。非得腹心之重，推毂委成，大匡其弊，恐为患未已。每虑斯难，忘寝与食。侍中、守尚书令、车骑将军贾充，雅量弘高，达见明远，武有折冲之威，文怀经国之虑，信结人心，名震域外。使权统方任，绥静西夏，则吾无西顾之忧，而远近获安矣。其以充为使持节、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，侍中、车骑将军如故，假羽葆、鼓吹，给第一驸马。”朝之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，皆幸充此举，望隆惟新之化。

充既外出，自以为失职，深衔任恺，计无所从。将之镇，百僚饯于夕阳亭，荀勖私焉。充以忧告，勖曰：“公，国之宰辅，而为一夫所制，不亦鄙乎！然是行也，辞之实难，独有结婚太子，不顿驾而自留矣。”充曰：“然。孰可寄怀？”对曰：“勖请行之。”俄而侍宴，论太子婚姻事，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，宜配储宫。而杨皇后及荀顗亦并称之。帝纳其言。会京师大雪，平地二尺，军不得发。既而皇储当婚，遂不西行。诏

充居本职。先是羊祜密启留充，及是，帝以语充。充谢祜曰：“始知君长者。”

时吴将孙秀降，拜为骠骑大将军。帝以充旧臣。欲改班，使车骑居骠骑之右。充固让，见听。寻迁司空，侍中、尚书令、领兵如故。

会帝寝疾，充及齐王攸、荀勖参医药。及疾愈，赐绢各五百匹。初，帝疾笃，朝廷属意于攸。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：“卿二女婿，亲疏等耳，立人当立德。”充不答。及是，帝闻之，徙和光禄勋，乃夺充兵权，而位遇无替。寻转太尉、行太子太保、录尚书事。咸宁三年，日蚀于三朝，充请逊位，不许。更以沛国之公丘益其封，宠幸愈甚，朝臣咸侧目焉。

河南尹王恂上言：“弘训太后入庙，合食于景皇帝，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。”充议以为：“礼，诸侯不得祖天子，公子不得祔先君，皆谓奉统承祀，非谓不得复其父祖也。攸身宜服三年丧事，自如臣制。”有司奏：“若如充议，服子服，行臣制，未有前比。宜如恂表，攸丧服从诸侯之例。”帝从充议。

伐吴之役，诏充为使持节、假黄钺、大都督，总统六师，给羽葆、鼓吹、缇幢、兵万人、骑二千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，增参军、骑司马各十人，帐下司马二十人，大车、官骑各三十人。充虑大功不捷，表陈“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幽并之戍，天下劳扰，年谷不登，兴军致讨，惧非其时。又臣老迈，非所克堪。”诏曰：“君不行，吾便自出。”充不得已，乃受节钺，将中军，为诸军节度，以冠军将军杨济为副，南屯襄阳。吴江陵诸守皆降，充乃徙屯项。

王浚之克武昌也，充遣使表曰：“吴未可悉定，方夏，江淮下湿，疾疫必起，宜召诸军，以为后图。虽腰斩张华，不足以谢天下。”华豫平吴之策，故充以为言。中书监荀勖奏，宜

如充表。帝不从。杜预闻充有奏，驰表固争，言平在旦夕。使及至轘辕，而孙皓已降。吴平，军罢。帝遣侍中程咸犒劳，赐充帛八千匹，增邑八千户；分封从孙暢新城亭侯，盖安阳亭侯；弟阳里亭侯混、从孙关内侯众增户邑。充本无南伐之谋，固谏不见用。及师出而吴平，大惭惧，议欲请罪。帝闻充当诣阙，豫幸东堂以待之。罢节钺、僚佐，仍假鼓吹、麾幢。充与群臣上告成之礼，请有司具其事。帝谦让不许。

及疾笃，上印绶逊位。帝遣侍臣谕旨问疾，殿中太医致汤药，赐床帐钱帛，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。太康三年四月薨，时年六十六。帝为之恻，使使持节、太常奉策追赠太宰，加衮冕之服、绿綬绶、御剑，赐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，大鸿胪护丧事，假节钺、前后部羽葆、鼓吹、缇麾，大路、銮路、轭辂车、帐下司马大车，椎斧文衣武贲、轻车介士。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，给莹田一顷。与石苞等为王功配飨庙庭，谥曰武。追赠充子黎民为鲁殇公。

充妇广城君郭槐，性妒忌。初，黎民年三岁，乳母抱之当阁。黎民见充入，喜笑，充就而拊之。槐望见，谓充私乳母，即鞭杀之。黎民恋念，发病而死。后又生男，过期，复为乳母所抱，充以手摩其头。郭疑乳母，又杀之，儿亦思慕而死。充遂无胤嗣。及薨，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，奉充后。郎中令韩咸、中尉曹轸谏槐曰：“礼，大宗无后，以小宗支子后之，无异姓为后之文。无令先公怀腆后土，良史书过，岂不痛心。”槐不从。咸等上书求改立嗣，事寝不报。槐遂表陈是充遗意。帝乃诏曰：“太宰、鲁公充，崇德立勋，勤劳佐命，背世殂陨，每用悼心。又胤子早终，世嗣未立。古者列国无嗣，取始封支庶，以绍其统，而近代更除其国。至于周之公旦，汉之萧何，或豫建元子，或封爵元妃，盖尊显勋庸，不同常例。太宰素取

外孙韩谧为世子黎民后。吾退而断之，外孙骨肉至近，推恩计情，合于人心。其以谧为鲁公世孙，以嗣其国。自非功如太宰，始封无后如太宰，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，皆不得以为比。

“及下礼官议充谧，博士秦秀议谧曰荒，帝不纳。博士段暢希旨，建议谧曰武，帝乃从之。自充薨至葬，赙赐二千万。惠帝即位，贾后擅权，加充庙备六佾之乐，母郭为宜城君。及郭氏亡，谧曰宣，特加殊礼。时人讥之，而莫敢言者。

初，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，生二女褰、裕，褰一名荃，裕一名浚。父丰诛，李氏坐流徙。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，即广城君也。武帝践阼，李以大赦得还，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，充母亦敕充迎李氏。郭槐怒，攘袂数充曰：“刊定律令，为佐命之功，我有其分。李那得与我并！”充乃答诏，托以谦冲，不敢当两夫人盛礼，实畏槐也。而荃为齐王攸妃，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。时沛国刘含母，及帝舅羽林监王虔前妻，皆母丘俭孙女。此例既多，质之礼官，俱不能决。虽不遣后妻，多异居私通。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，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。荃、浚每号泣请充，充竟不往。会充当镇关右，公卿供帐祖道，荃、浚惧充遂去，乃排幔出于坐中，叩头流血，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。众以荃王妃，皆惊起而散。充甚愧愕，遣黄门将宫人扶去。既而郭槐女为皇太子妃，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，后荃恚愤而薨。初，槐欲省李氏，充曰：“彼有才气，卿往不如不往。”及女为妃，槐乃盛威仪而去。既入户，李氏出迎，槐不觉脚屈，因遂再拜。自是充每出行，槐辄使人寻之，恐其过李也。初，充母柳见古今重节义，竟不知充与成济事，以济不忠，数追骂之。侍者闻之，无不窃笑。及将亡，充问所欲言，柳曰：“我教汝迎李新妇尚不肯，安问他事！”遂无言。及充薨后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，贾后弗之许也。及后废，

李氏乃得合葬。李氏作《女训》行于世。

谧字长深。母贾午，充少女也。父韩寿，字德真，南阳堵阳人，魏司徒暨曾孙。美姿貌，善容止，贾充辟为司空掾。充每宴宾僚，其女辄于青钗巢中窥之，见寿而悦焉。问其左右识此人不，有一婢说寿姓字，云是故主人。女大感想，发于寤寐。婢后往寿家，具说女意，并言其女光丽艳逸，端美绝伦。寿闻而心动，便令为通殷勤。婢以白女，女遂潜修音好，厚相赠结，呼寿夕入。寿劲捷过人，逾垣而至，家中莫知，惟充觉其女悦畅异于常日。时西域有贡奇香，一著人则经月不歇，帝甚贵之，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騫。其女密盗以遗寿，充僚属与寿燕处，闻其芬馥，称之于充。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，而其门阁严峻，不知所由得入。乃夜中阳惊，托言有盗，因使循墙以观其变。左右白曰：“无余异，惟东北角如狐狸行处。”充乃考问女之左右，具以状对。充秘之，遂以女妻寿。寿官至散骑常侍、河南尹。元康初卒，赠骠骑将军。

谧好学，有才思。既为充嗣，继佐命之后，又贾后专恣，谧权过人主，至乃锁系黄门侍郎，其为威福如此。负其骄宠，奢侈逾度，室宇崇僭，器服珍丽，歌僮舞女，选极一时。开阁延宾。海内辐凑，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，莫不尽礼事之。或著文章称美谧，以方贾谊。渤海石崇、欧阳建、荥阳潘岳、吴国陆机、陆云、兰陵缪征、京兆杜斌、挚虞、琅邪诸葛诠、弘农王粹、襄城杜育、南阳邹捷、齐国左思、清河崔基、沛国刘瑰、汝南和郁、周恢、安平牵秀、颍川陈 、太原郭彰、高阳许猛、彭城刘讷、中山刘舆、刘琨皆傅会于谧，号曰二十四友，其余不得预焉。

历位散骑常侍、后军将军。广城君薨，去职。丧未终。起为秘书监，掌国史。先是，朝廷议立晋书限断，中书监荀勖谓

宜以魏正始起年，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，于时依违未有所决。惠帝立，更使议之。谧上议，请从泰始为断。于是事下三府，司徒王戎、司空张华、领军将军王衍、侍中乐广、黄门侍郎嵇绍、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。骑都尉济北侯荀峻、侍中荀藩、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。博士荀熙、刁协谓宜嘉平起年。谧重执奏戎、华之议，事遂施行。

寻转侍中。领秘书监如故。谧时从帝幸宣武观校猎，讽尚书于会中召谧受拜，诫左右勿使人知，于是众疑其有异志矣。谧既亲贵，数入二宫，共愍怀太子游处，无屈降心。常与太子弈棋争道，成都王颖在坐，正色曰：“皇太子国之储君，贾谧何得无礼！”谧惧，言之于后，遂出颖为平北将军，镇鄴。

及为常侍，侍讲东宫，太子意有不悦，谧患之。而其家数有妖异，飘风吹其朝服飞上数百丈，坠于中丞台，又蛇出其被中，夜暴雷震其室，柱陷入地，压毁床帐，谧益恐。及迁侍中，专掌禁内，遂与后成谋，诬陷太子。及赵王伦废后，以诏召谧于殿前，将戮之。走入西钟下，呼曰：“阿后救我！”乃就斩之。韩寿少弟蔚有器望，及寿兄玠令保、弟散骑侍郎预、吴王友鉴、谧母贾午皆伏诛。

初，充伐吴时，尝屯项城，军中忽失充所在。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，梦见百余人录充，引入一迳。勤惊觉，闻失充，乃出寻索，忽睹所梦之道。遂往求之。果见充行至一府舍，侍卫甚盛。府公南南坐，声色甚厉，谓充曰：“将乱吾家事，必尔与荀勖，既惑吾子，又乱吾孙。间使任愷黜汝而不去，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。今吴寇当平，汝方表斩张华。汝之暗戆，皆此类也。若不悛慎，当旦夕加罪。”充因叩头流血，公曰：“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，是卫府之勋耳。终当使系嗣死于钟虞之间，大子毙于金酒之中，小子困于枯木之下。荀勖亦宜

同，然其先德小浓。故在汝后，数世之外，国嗣亦替。”言毕，命去。充忽然得还营，颜色憔悴，性理昏丧，经日乃复。及是，谥死于钟下，贾后服金酒而死，贾午考竟用大杖。终皆如所言。

赵王伦之败，朝廷追述充勋，议立其后。欲以充从孙散骑侍郎众为嗣，众阳狂自免。以子秃后充，封鲁公，又病死。永兴中，立充从曾孙湛为鲁公，奉充后，遭乱死，国除。泰始中，人为充等谣曰：“贾、裴、王，乱纪纲。王、裴、贾，济天下。言亡魏而成晋也。”

充弟混，字宫奇，笃厚自守，无殊才能。太康中，为宗正卿。历镇军将军，领域门校尉，加侍中，封永平侯。卒，赠中军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充从子彝、遵并有鉴裁，俱为黄门郎。遵弟模最知名。

模字思范，少有志尚。颇览载籍，而沈深有智算，确然难夺。深为充所信爱，每事筹之焉。充年衰疾剧，恆忧己谥传，模曰：“是非久自见，不可掩也。”起家为邵陵令，遂历事二宫尚书吏部郎，以公事免，起为车骑司马。豫诛杨骏，封平阳乡侯，邑千户。及楚王玮矫诏害汝南王亮、太保卫瓘，诏使模将中骑二百人救之。

是时贾后既豫朝政，欲委信亲党，拜模散骑常侍，二日擢为侍中。模乃尽心匡弼，推张华、裴颢同心辅政。数年之中，朝野宁静，模之力也。乃加授光禄大夫。然模潜执权势，外形欲远之，每有启奏贾后事，入辄取急，或托疾以避之。至于素有嫌忿，多所中陷，朝廷甚惮之。加贪冒聚敛，富拟王公。但贾后性甚强暴，模每尽言为陈祸福，后不能从，反谓模毁己。于是委任之情日衰，而谗间之徒遂进。模不得志，忧愤成疾。卒，追赠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成。子游字彦将嗣，历官太子侍讲、员外散骑侍郎。

郭彰，字叔武，太原人，贾后从舅也。与贾充素相亲遇，充妻待彰若同生。历散骑常侍、尚书、卫将军，封冠军县侯。及贾后专朝，彰豫参权势，物情归附，宾客盈门。世人称为“贾郭”，谓谥及彰也。卒，谥曰烈。

杨骏，字文长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少以王官为高陆令，骁骑、镇军二府司马。后以后父超居重位，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，封临晋侯。识者议之曰：“夫封建诸侯，所以籓屏王室也。后妃，所以供粢盛，弘内教也。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，兆于乱矣。”尚书褚、郭奕并表骏小器，不可以任社稷之重。武帝不从。帝自太康以后，天下无事，不复留心万机，惟耽酒色，始宠后党，请谒公行。而骏及珣、济势倾天下，时人有“三杨”之号。

及帝疾笃，未有顾命，佐命功臣，皆已没矣，朝臣惶惑，计无所从。而骏尽斥群公，亲侍左右。因辄改易公卿，树其心腹。会帝小间，见所用者非，乃正色谓骏曰：“何得便尔！”乃诏中书，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。骏恐失权宠，从中书借诏观之，得便藏匿。中书监华廙恐惧，自往索之，终不肯与。信宿之间，上疾遂笃，后乃奏帝以骏辅政，帝颔之。便召中书监华嵩、令何劭，口宣帝旨使作遗诏，曰：“昔伊望作佐，勋垂不朽；周霍拜命，名冠往代。侍中、车骑将军、行太子太保，领前将军杨骏，经德履吉，鉴识明远，毗翼二宫，忠肃茂著，宜正位上台，拟迹阿衡。其以骏为太尉、太子太傅、假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侍中、录尚书、领前将军如故。置参军六人、步兵三千人、骑千人，移止前卫将军珣故府。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，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、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，令得持兵仗出入。”诏成，后对嵩、劭以呈帝，帝亲视而无言。自是二日而崩，骏遂当寄托之重，居太极殿。梓宫将殓，六宫

出辞，而骏不下殿，以武贲百人自卫。不恭之迹，自此而始。

惠帝即位，进骏为太傅、大都督、假黄钺，录朝政，百官总己。虑左右间己，乃以其甥段广、张劭为近侍之职。凡有诏命，帝省讫，入呈太后，然后乃出。骏知贾后情性难制，甚畏惮之。又多树亲党，皆领禁兵。于是公室怨望，天下愤然矣。骏弟珣、济并有俊才，数相谏止，骏不能用，因废于家。骏暗于古义，动违旧典。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，议者咸以为违《春秋》逾年书即位之义。朝廷惜于前失，令史官没之，故明年正月复改年焉。

骏自知素无美望，惧不能辑和远近，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，遂大开封赏，欲以悦众，为政严碎，愎谏自用，不允众心。冯翊太守孙楚素与骏厚，说之曰：“公以外戚，居伊霍之重，握大权，辅弱主。当仰思古人至公至诚谦顺之道。于周则周召为宰，在汉则硃虚、东牟，未有庶姓专朝，而克终庆祚者也。今宗室亲重，藩王方壮，而公不与共参万机，内怀猜忌，外树私昵，祸至无日矣。”骏不能从。弘训少府蒯钦，骏之姑子。少而相昵，直亮不回，屡以正言犯骏，珣、济为之寒心。钦曰：“杨文长虽暗，犹知人之无罪不可妄杀，必当疏我。我得疏外，可以不与俱死。不然，倾宗覆族，其能久乎！”

殿中中郎孟观、李肇，素不为骏所礼，阴构骏将图社稷。贾后欲预政事，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，又不肯以妇道事皇太后。黄门董猛，始自帝之为太子即为寺人监，在东宫给事于贾后。后密通消息于猛，谋废太后。猛乃与肇、观潜相结托。贾后又令肇报大司马、汝南王亮，使连兵讨骏。亮曰：“骏之凶暴，死亡无日，不足忧也。”肇报楚王玮，玮然之。于是求入朝，骏素惮玮，先欲召入，防其为变，因遂听之。及玮至，观、肇乃启帝，夜作诏，中外戒严，遣使奉诏废骏，以侯就第。东安

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随其后以讨骏。段广跪而言于帝曰：“杨骏受恩先帝，竭心辅政。且孤公无子，岂有反理？愿陛下审之。”

“帝不答。”

时骏居曹爽故府，在武库南，闻内有变，召众官议之。太傅主簿硃振说骏曰：“今内有变，其趣可知，必是阍竖为贾后设谋，不利于公。宜烧云龙门以示威，索造事都首，开万春门，引东宫及外营兵，公自拥翼皇太子，入宫取奸人。殿内震惧，必斩送之，可以免难。”骏素怯懦，不决，乃曰：“魏明帝造此大功，奈何烧之！”侍中傅祗夜白骏，请与武茂俱入云龙门观察事势。祗因谓群僚“宫中不宜空”，便起揖，于是皆走。

寻而殿中兵出，烧骏府，又令弩士于阁上临骏府而射之，骏兵皆不得出。骏逃于马厩，以戟杀之。观等受贾后密旨，诛骏亲党，皆夷三族，死者数千人。又令李肇焚骏家私书，贾后不欲令武帝顾命手诏闻于四海也。骏既诛，莫敢收者，惟太傅舍人巴西阎纂殓敛之。

初，骏征高士孙登，遗以布被。登截被于门，大呼曰：“斫斫刺刺！”旬日托疾诈死，及是，其言果验。永熙中，温县有人如狂，造书曰：“光光文长，大戟为墙。毒药虽行，戟还自伤。”及骏居内府，以戟为卫焉。

永宁初，诏曰：“舅氏失道，宗族陨坠，渭阳之思，孔怀感伤。其以{++务}亭侯杨超为奉朝请、骑都尉，以慰《蓼莪》之思焉。”

珣字文琚，历位尚书令、卫将军。素有名称，得幸于武帝，时望在骏前。以兄贵盛，知权宠不可居，自乞逊位，前后恳至，终不获许。初，聘后，珣表曰：“历观古今，一族二后，未尝以全，而受覆宗之祸。乞以表事藏之宗庙，若如臣之言，得以免祸。”从之。右军督赵休上书陈：“王莽五公，兄弟相代。

今杨氏三公，并在大位，而天变屡见，臣窃为陛下忧之。”由此珧益惧。固求逊位，听之，赐钱百万、绢五千匹。

珧初以退让称，晚乃合朋党，构出齐王攸。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。珧知而辞疾不出。讽有司奏琇，转为太仆。自是举朝莫敢枝梧，而素论尽矣。珧临刑称冤，云：“事在石函，可问张华。”当时皆谓宜为申理，合依钟毓事例。而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，促行刑者遂斩之。时人莫不嗟叹焉。

济字文通，历位镇南、征北将军，迁太子太傅。济有才艺，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，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，骑马执角弓在辇前。猛兽突出，帝命王济射之，应弦而倒。须臾复一出，济受诏又射杀之，六军大叫称快。帝重兵官，多授贵戚清望，济以武艺号为称职。与兄珧深虑盛满，乃与诸甥李斌等共切谏。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，建立皇储，皆济谋也。

初，骏忌大司马汝南王亮，催使之籓。济与斌数谏止之，骏遂疏济。济谓傅咸曰：“若家兄征大司马入，退身避之，门户可得免耳。不尔，行当赤族。”咸曰：“但征还，共崇至公，便立太平，无为避也。夫人臣不可有专，岂独外戚！今宗室疏，因外戚之亲以得安，外戚危，倚宗室之重以为援，所谓唇齿相依，计之善者。”济益惧而问石崇曰：“人心云何？”崇曰：“贤兄执政，疏外宗室，宜与四海共之。”济曰：“见兄，可及此。”崇见骏，及焉，骏不纳。后与诸兄俱见害。难发之夕，东宫召济。济谓裴楷曰：“吾将何之？”楷曰：“子为保傅，当至东宫。”济好施，久典兵马，所从四百余人皆秦中壮士，射则命中，皆欲救济。济已入宫，莫不叹恨。

史臣曰：贾充以谄谀陋质，刀笔常材，幸属昌辰，滥叨非据。抽戈犯顺，曾无猜惮之心；杖钺推亡，遽有知难之请，非

惟魏朝之悖逆，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！然犹身极宠光，任兼文武，存荷台衡之寄，没有从享之荣，可谓无德而禄，殃将及矣。逮乎貽厥，乃乞丐之徒，嗣恶稔之余基，纵奸邪之凶德。煽兹哲妇，索彼惟家，虽及诛夷，曷云塞责。昔当涂阙翦，公闾实肆其劳，典午分崩，南风亦尽其力，可谓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”，信乎其然矣。杨骏阶缘宠幸，遂荷栋梁之任，敬之犹恐弗逮，骄奢淫佚，庸可免乎？括母以明智全身，会昆以先言获宥，文据识同曩烈，而罚异昔人，裴夫！

赞曰：公闾便佞，心乖雅正。邀遇时来，遂阶荣命。乞丐承绪，凶家乱政。琐琐文长，遂居栋梁。据非其位，乃底灭亡。珣虽先觉，亦罹祸殃。

列传第十一

魏舒 李熹 刘寔 高光

魏舒，字阳元，任城樊人也。少孤，为外家宁氏所养。宁氏起宅，相宅者云：“当出贵甥。”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，意谓应之。舒曰：“当为外氏成此宅相。”久乃别居。身長八尺二寸，姿望秀伟，饮酒石余，而迟钝质朴，不为乡亲所重。从叔父吏部郎衡，有名当世，亦不之知，使守水碓，每叹曰：“舒堪数百户长，我愿毕矣！”舒亦不以介意。不修常人之节，不为皎厉之事，每欲容才长物，终不显人之短。性好骑射，著韦衣。入山泽，以渔猎为事。唯太原王义谓舒曰：“卿终当为台辅，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饥寒，吾当助卿营之。”常振其匮乏，舒受而不辞。舒尝诣野王，主人妻夜产，俄而闻车马之声，相问曰：“男也，女也？”曰：“男，书之，十五以兵死。”复问：“寝者为谁？”曰：“魏公舒。”后十五载，诣主人，问所生兒何在，曰：“因条桑为斧伤而死。”舒自知当为公矣。

年四十余，郡上计掾察孝廉。宗党以舒无学业，劝令不就，可以为高耳。舒曰：“若试而不中，其负在我，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！”于是自课。百日习一经，因而对策升第。除浞池长，迁浚仪令，入为尚书郎。时欲沙汰郎官。非其才者罢之。舒曰：“吾即其人也。”襆被而出。同僚素无清论者咸有愧色，谈者称之。

累迁后将军钟毓长史，毓每与参佐射，舒常为画筹而已。后遇朋人不足，以舒满数。毓初不知其善射。舒容范闲雅，发无不中，举坐愕然。莫有敌者。毓叹而谢曰：“吾之不足以尽卿才，有如此射矣，岂一事哉！”转相国参军，封剧阳子。府朝碎务，未尝见是非；至于废兴大事，众人莫能断者，舒徐为筹之，多出众议之表。文帝深器重之，每朝会坐罢，目送之曰：“魏舒堂堂，人之领袖也。”迁宜阳、荥阳二郡太守，甚有声称。征拜散骑常侍。出为冀州刺史，在州三年，以简惠称。入为侍中。武帝以舒清素，特赐绢百匹。迁尚书，以公事当免官，诏以赎论。舒三娶妻皆亡，是岁自表乞假还本郡葬妻，诏赐葬地一顷，钱五十万。

太康初，拜右仆射。舒与卫瓘、山涛、张华等以六合混一，宜用古典封禅东岳，前后累陈其事，帝谦让不许。以舒为左仆射，领吏部。舒上言：“今选六宫，聘以玉帛，而旧使御府丞奉聘，宣成嘉礼，费重使轻。以为拜三夫人宜使卿，九嫔使五官中郎将，美人、良人使谒者，于典制为弘。”有诏详之，众议异同，遂寝。加右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及山涛薨，以舒领司徒，有顷即真。舒有威重德望，禄赐散之九族，家无余财。陈留周震累为诸府所辟，辟书既下，公辄丧亡，号震为杀公掾，莫有辟者。舒乃命之，而竟无患，识者以此称其达命。以年老，每称疾逊位。中复暂起，署兖州中正，寻又称疾。尚书左丞郗诜与舒书曰：“公久疾小差，视事是也，唯上所念。何竟起讫还卧，曲身回法，甚失具瞻之望。公少立巍巍，一旦弃之，可不惜哉！”舒称疾如初。后以灾异逊位，帝不听。后因正旦朝罢还第，表送章绶。帝手诏敦勉。而舒执意弥固，乃下诏曰：“司徒、剧阳子舒，体道弘粹，思量经远，忠肃居正，在公尽规。入管铨衡，官人允叙；出赞袞

职，敷弘五教。惠训播流，德声茂著，可谓朝之俊义者也。而屡执冲让，辞旨恳诚，申览反覆，省用恍然。盖成人之美，先典所与，难违至情。今听其所执，以剧阳子就第，位同三司，禄赐如前。几杖不朝，赐钱百万，床帐簟褥自副。以舍人四人为剧阳子舍人，置官骑十人。使光禄勋奉策，主者详案典礼，令皆如旧制。”于是赐安车驷马，门施行马。舒为事必先行而后言，逊位之际，莫有知者。时论以为晋兴以来，三公能辞荣善终者，未之有也。司空卫瓘与舒书曰：“每与足下共论此事，日日未果，可谓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矣。”太熙元年薨，时年八十二。帝甚伤悼，赠赙优厚，谥曰康。

子混，字延广，清惠有才行，为太子舍人。年二十七，先舒卒，朝野咸为舒悲惜。舒每哀恻，退而叹曰：“吾不及庄生远矣，岂以无益自损乎！”于是终服不复哭。诏曰：“舒惟一子，薄命短折。舒告老之年，处穷独之苦，每念怛然，为之嗟悼。思所以散愁养气，可更增滋味品物。仍给赐阳燧四望縹窗户阜轮车牛一乘，庶出入观望，或足散忧也。”以庶孙融嗣。又早卒，从孙晃嗣。

李熹，字季和，上党铜鞮人也。父牲，汉大鸿胪。熹少有高行，博学研精，与北海管宁以贤良征，不行。累辟三府，不就。宣帝复辟熹为太傅属，固辞疾，郡县扶輿上道，时熹母疾笃，乃窃逾兹氏城而徒还，遂遭母丧，论者嘉其志节。后为并州别驾，时骁骑将军秦朗过并州，州将毕轨敬焉。令乘车至阁。熹固谏以为不可，轨不得已从之。

景帝辅政，命熹为大将军从事中郎，熹到，引见，谓熹曰：“昔先公辟君而君不应，今孤命君而君至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先君以礼见待，熹得以礼进退。明公以法见绳，熹畏法而至。”帝甚重之。转司马，寻拜右长史。从讨毋丘俭还，迁御史中

丞。当官正色，不惮强御，百僚震肃焉。荐乐安孙璞，亦以道德显，时人称为知人。寻迁大司马，以公事免。

司马佃为宁北将军，镇鄴，以熹为军司。顷之，除凉州刺史，加扬威将军、假节，领护羌校尉，绥御华夷，甚有声绩。羌虜犯塞，熹因其隙会，不及启闻，辄以便宜出军深入，遂大克获，以功重免譴，时人比之汉朝冯、甘焉。于是请还，许之。居家月余，拜冀州刺史，累迁司隶校尉。及魏帝告禅于晋，熹以本官行司徒事，副太尉郑冲奉策。泰始初，封祁侯。

熹上言：“故立进令刘友、前尚书山涛、中山王睦、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，请免涛、睦等官。陔已亡，请贬谥。”诏曰：“法者，天下取正，不避亲贵，然后行耳，吾岂将枉纵其间哉！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，侵剥百姓，以缪惑朝士。奸吏乃敢作此，其考竟友以惩邪佞。涛等不贰其过者，皆勿有所问。《易》称‘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’。今熹亢志在公，当官而行，可谓‘邦之司直’者矣。光武有云：‘贵戚且斂手以避二鲍’。岂其然乎！其申敕群僚，各慎所司，宽宥之恩，不可数遇也。”熹为二代司隶，朝野称之。以公事免。

其年，皇太子立，以熹为太子太傅。自魏明帝以后，久旷东宫，制度废阙，官司不具，詹事、左右率、庶子、中舍人诸官并未置，唯置卫率令典兵，二傅并摄众事。熹在位累年，训道尽规。迁尚书仆射，拜特进、光禄大夫，以年老逊位。诏曰：“光禄大夫、特进李熹，杖德居义，当升台司。毗亮朕躬，而以年尊致仕。虽优游无为，可以颐神，而虚心之望，能不怵然！其因光禄之号，改假金紫，置官骑十人，赐钱五十万，禄赐班礼，一如三司，门施行马。”

初，熹为仆射时，凉州虜寇边，熹唱义遣军讨之。朝士谓出兵不易，虜未足为患，竟不从之。后虜果大纵逸，凉州覆没，

朝廷深悔焉。以熹清素贫俭，赐绢百匹。及齐王攸出镇，熹上疏谏争，辞甚恳切。熹自历仕，虽清非异众，而家无储积，亲旧故人乃至分衣共食，未尝私以王官。及卒，追赠太保，谥曰成。子赞嗣。

少子俭，字仲约，历左积弩将军、屯骑校尉。俭子弘字世彦，少有清节，永嘉末，历给事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

刘寔，字子真，平原高唐人也。汉济北惠王寿之后也，父广，斥丘令。寔少贫苦，卖牛衣以自给。然好学，手约绳，口诵书，博通古今。清身洁己，行无瑕玷。郡察孝廉，州举秀才，皆不行。以计吏入洛，调为河南尹丞，迁尚书郎、廷尉正。后历史部郎，参文帝相国军事，封循阳子。

钟会、邓艾之伐蜀也，有客问寔曰：“二将其平蜀乎？”寔曰：“破蜀必矣，而皆不还。”客问其故，笑而不答，竟如其言。寔之先见，皆此类也。

以世多进趣，廉逊道阙，乃著《崇让论》以矫之。其辞曰：古之圣王之化天下，所以贵让者，欲以出贤才，息争竞也。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贤也，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，岂假让不贤哉！故让道兴，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，至公之举自立矣，百官之副亦豫具矣。一官缺，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审之道也。在朝之士相让于上，草庐之人咸皆化之，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。为一国所让，则一国士也；天下所共推，则天下士也。推让之风行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。此道之行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，因成清议，随之而已。故曰，荡荡乎尧之为君，莫之能名。言天下自安矣，不见尧所以化之，故不能名也。又曰，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，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。贤人相让于朝，大才之人恆在大官，小人不争于野，天下无事矣。以贤才化无事，至道兴矣。已仰其成，复何与焉！故可以歌《南风》之诗，

弹五弦之琴也。成此功者非有他，崇让之所致耳。孔子曰，能以礼让为国，则不难也。

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，天下化之。自魏代以来，登进辟命之士，及在职之吏，临见受叙，虽自辞不能，终莫肯让有胜己者。夫推让之风息，争竞之心生。孔子曰，上兴让则下不争，明让不兴下必争也。推让之道兴，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；争竞之心生，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。夫争者之欲自先，甚恶能者之先，不能无毁也。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，况不及孔墨者乎！议者佥然言，世少高名之才，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。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，朝廷之士虽有大官名德，皆不及往时人也。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。非时独乏贤也，时不贵让。一人有先众之誉，毁必随之，名不得成使之然也。虽令稷契复存，亦不复能全其名矣。能否混杂，优劣不分，士无素定之价，官职有缺，主选之吏不知所用，但案官次而举之。同才之人先用者，非势家之子，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。非能独贤，因其先用之资，而复迁之无已。迁之无已，不胜其任之病发矣。观在官之人，政绩无闻，自非势家之子，率多因资次而进也。

向令天下贵让，士必由于见让而后名成，名成而官乃得用之。诸名行不立之人，在官无政绩之称，让之者必矣，官无因得而用之也。所以见用不息者，由让道废，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。故自汉魏以来，时开大举，令众官各举所知，唯才所任，不限阶次，如此者甚数矣。其所举必有当者，不闻时有擢用，不知何谁最贤故也。所举必有不当，而罪不加，不知何谁最不肖也。所以不可得知，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，贤愚之名不别，令其如此。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，故敢漫举而进之。或举所贤，因及所念，一顿而至，人数猥多，各言所举者贤，加之高状，相似如一，难得而分矣。参错相乱，真伪同贯，更复由此

而甚。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，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，令其尔也。昔齐王好听竽声，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，廩以数人之俸。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，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，因请为王吹竽，虚食数人之俸。嗣王觉而改之，难彰先王之过。乃下令曰：“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，欲一一列而听之。”先生于此逃矣。推贤之风不立，滥举之法不改，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。才高守道之士日退，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。虽国有典刑，弗能禁矣。

夫让道不兴之弊，非徒贤人在下位，不得时进也，国之良臣荷重任者，亦将以渐受罪退矣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，明非圣人皆有过的。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，恶贤能者塞其路，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。夫谤毁之生，非徒空设，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。毁谤之言数闻，在上者虽欲弗纳，不能不杖所闻，因事之来而微察之也，无以，其验至矣。得其验，安得不理其罪。若知而纵之，王之威日衰，令之不行自此始矣。知而皆理之，受罪退者稍多，大臣有不自固之心。夫贤才不进，贵臣日疏，此有国者之深忧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受禄不让，至于已斯亡。”不让之人忧亡不暇，而望其益国朝，不亦难乎！

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。何以知之？夫一时在官之人，虽杂有凡猥之才，其中贤明者亦多矣，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！直以其时皆不让，习以成俗，故遂不为耳。人臣初除，皆通表上闻，名之谢章，所由来尚矣。原谢章之本意，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。昔舜以禹为司空，禹拜稽首，让于稷契及咎繇。使益为虞官，让于硃虎、熊、黑。使伯夷典三礼，让于夔龙。唐虞之时，众官初除，莫不皆让也。谢章之义，盖取于此。《书》记之者，欲以永世作则。季世所用，不贤不能让贤，虚谢见用之恩而已。相承不变，习俗之失也。

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，其让贤推能乃通，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，皆绝不通。人臣初除，各思推贤能让之矣，让之文付主者掌之。三司有缺，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。此为一公缺，三公已预选之矣。且主选之吏，不必任公而选三公，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。四征缺，择四征所让最多而用之，此为一征缺，四征已预选之矣，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。尚书缺，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，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。郡守缺，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。

夫以众官百郡之让，与主者共相比，不可同岁而论也。虽复令三府参举官，本不委以举选之任，各不能以根其心也。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，但令主者案官次而举之，不用精也。贤愚皆让，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。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，让则竞推于胜己。故世争则毁誉交错，优劣不分，难得而让也。时让则贤智显出，能否之美历历相次，不可得而乱也。当此时也，能退身修己者，让之者多矣。虽欲守贫贱，不可得也。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，犹却行而求前也。夫如此，愚智咸知进身求通，非修之于己则无由矣。游外求者，于此相随而归矣。浮声虚论，不禁而自息矣。人人无所用其心，任众人之议，而天下自化矣。不言之化行，巍巍之美于此著矣。让可以致此，岂可不务之哉！

《春秋传》曰：“范宣子之让，其下皆让。栾黶虽汰，弗敢违也。晋国以平，数世赖之。”上世之化也，君子尚能让其下，小人力农以事其上，上下有礼，谗慝远黜，由不争也。及其乱也，国家之弊，恆必由之。笃论了了如此。在朝君子典选大官，能不以人废言，举而行之，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，则群才猥出，能否殊别，盖世之功，莫大于此。

泰始初，进爵为伯，累迁少府。咸宁中为太常。转尚书。杜预之伐吴也，寔以本官行镇南军司。

初，寔妻卢氏生子跻而卒，华氏将以女妻之。寔弟智谏曰：“华家类贪，必破门户。”辞之不得，竟婚华氏而生子夏。寔竟坐夏受贿，免官。顷之为大司农，又以夏罪免。

寔每还州里，乡人载酒肉以候之。寔难逆其意，辄共啖而返其余。或谓寔曰：“君行高一世，而诸子不能遵。何不旦夕切磋，使知过而自改邪！”寔曰：“吾之所行，是所闻见，不相祖习，岂复教诲之所得乎！”世以寔言为当。

后起为国子祭酒、散骑常侍。愍怀太子初封广陵王，高选师友，以寔为师。元康初，进爵为侯，累迁太子太保，加侍中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冀州都督。九年，策拜司空，迁太保，转太傅。太安初，寔以老病逊位，赐安车驷马、钱百万，以侯就第。及长沙成都之相攻也，寔为军人所掠，潜归乡里。

惠帝崩，寔赴山陵。怀帝即位，复授太尉。寔自陈年老，固辞，不许。左丞刘坦上言曰：“夫堂高级远，主尊相贵。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师其元臣，崇养老之教，训示四海，使少长有礼。七十致仕，亦所以优异旧德，厉廉高之风。太尉寔体清素之操，执不渝之洁，悬车告老，二十余年，浩然之志，老而弥笃。可谓国之硕老，邦之宗模。臣闻老者不以筋力为礼，寔年逾九十，命在日制，遂自扶舆，冒险而至，展哀山陵，致敬阙庭，大臣之节备矣。圣诏殷勤，必使寔正位上台，光饬鼎实，断章敦喻，经涉二年。而寔频上露板，辞旨恳诚。臣以为古之养老，以不事为优，不以吏之为重，谓宜听寔所守。”

三年，诏曰：“昔虞任五臣，致垂拱之化，汉相萧何，兴宁一之誉，故能光隆于当时，垂裕于百代。朕绍天明命，临御

万邦，所以崇显政道者，亦赖之于元臣庶尹，毕力股肱，以副至望。而君年耆告老，确然难违。今听君以侯就第，位居三司之上，秩禄准旧，赐几杖不朝及宅一区。国之政，将就谘于君，副朕意焉。”岁余薨，时年九十一，谥曰元。

寔少贫窶，杖策徒行，每所憩止，不累主人，薪水之事，皆自营给。及位望通显，每崇俭素，不尚华丽。尝诣石崇家，如厕，见有绛纹帐，裯褥甚丽，两婢持香囊。寔便退，笑谓崇曰：“误入卿内。”崇曰：“是厕耳。”寔曰：“贫士未尝得此。”乃更如他厕。虽处荣宠，居无第宅，所得俸禄，贍恤亲故。虽礼教陵迟，而行己以正。丧妻为庐杖之制，终丧不御内。轻薄者笑之，寔不以介意。自少及老，笃学不倦，虽居职务，卷弗离手。尤精《三传》，辨正《公羊》，以为卫辄不应辞以王父命，祭仲失为臣之节，举此二端以明臣子之体，遂行于世。又撰《春秋条例》二十卷。

有二子，跻、夏。跻字景云，官至散骑常侍。夏以贪污弃放于世。

弟智，字子房，贞素有兄风。少贫窶，每负薪自给，读诵不辍，竟以儒行称。历中书黄门吏部郎，出为颖川太守。平原管辂尝谓人曰：“吾与刘颖川兄弟语，使人神思清发，昏不假寐。自此之外，殆白日欲寝矣。”入为秘书监，领南阳王师，加散骑常侍，迁侍中、尚书、太常。著《丧服释疑论》，多所辨明。太康末卒，谥曰成。

高光，字宣茂，陈留圉城人，魏太尉柔之子也。光少习家业，明练刑理。初以太子舍人累迁尚书郎，出为幽州刺史、颍州太守。是时武帝置黄沙狱，以典诏囚。以光历世明法，用为黄沙御史，秩与中丞同，迁廷尉。元康中，拜尚书，典三公曹。时赵王伦篡逆，光于其际，守道全贞。及伦赐死，齐王冏辅政，

复以光为廷尉，迁尚书，加奉车都尉。后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勋，封延陵县公，邑千八百户。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，故频典理官。惠帝为张方所逼，幸长安，朝臣奔散，莫有从者，光独侍帝而西。迁尚书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光兄诞为上官巳等所用，历徐、雍二州刺史。诞性任放无伦次，而决烈过人，与光异操。常谓光小节，恆轻侮之，光事诞愈谨。帝既还洛阳，时太弟新立，重选傅训，以光为少傅，加光禄大夫，常侍如故。及怀帝即位，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，与傅祗并见推崇。寻为尚书令，本官如故。以疾卒，赠司空、侍中。属京洛倾覆，竟未加谥。

子韬字子远，放佚无检。光为廷尉时，韬受货賕，有司奏案之，而光不知。时人虽非光不能防闲其子，以其用心有素，不以为累。初，光诣长安留台，以韬兼右卫将军。韬与殿省小人交通，及光卒，仍于丧中往来不绝。时东海王越辅政，不朝观。韬知人心有望，密与太傅参军姜躋、京兆杜概等谋讨越，事泄伏诛。

史臣曰：下士竞而文，中庸静而质，不若进不足而退有余也。魏舒、刘寔发虑精华，结绶登槐，览止成务。季和切问近对，当官正色。诗云“贪人败类”，岂刘夏之谓歟！

赞曰：舒言不矜，熹对千乘。子真、宣茂，雅志难陵。进忠能举，退让攸兴。皎皎瑚器，来光玉绳。

列传第十二

王浑 王濬 唐彬

王浑

王浑，字玄冲，太原晋阳人也。父昶，魏司空。浑沈雅有器量。袭父爵京陵侯，辟大将军曹爽掾。爽诛，随例免。起为怀令，参文帝安东军事，累迁散骑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咸熙中为越骑校尉。武帝受禅，加扬烈将军，迁徐州刺史。时年荒岁饥，浑开仓振赡，百姓赖之。泰始初，增封邑千八百户。久之，迁东中郎将，监淮北诸军事，镇许昌。数陈损益，多见纳用。

转征虏将军、监豫州诸军事、假节，领豫州刺史。浑与吴接境，宣布威信，前后降附甚多。吴将薛莹、鲁淑众号十万，淑向弋阳，莹向新息。时州兵并放休息，众裁一旅，浮淮潜济，出其不意，莹等不虞晋师之至。浑击破之，以功封次子尚为关内侯。迁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，镇寿春。吴人大佃皖城，图为边害。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，并破诸别屯，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、稻苗四千余顷、船六百余艘。浑遂陈兵东疆，视其地形险易，历观敌城，察攻取之势。

及大举伐吴，浑率师出横江，遣参军陈慎、都尉张乔攻寻阳濂乡，又击吴牙门将孔忠，皆破之，获吴将周兴等五人。又遣殄吴护军李纯据高望城，讨吴将俞恭，破之，多所斩获。吴

历武将军陈代、平虏将军硃明惧而来降。吴丞相张悌、大将军孙震等率众数万指城阳，浑遣司马孙畴、扬州刺史周浚击破之，临阵斩二将，及首虏七千八百级，吴人大震。

孙皓司徒何植、建威将军孙晏送印节诣浑降。既而王濬破石头，降孙皓，威名益振。明日，浑始济江，登建鄴宫，酺酒高会。自以先据江上，破皓中军，案甲不进，致在王濬之后。意甚愧恨，有不平之色，频奏濬罪状，时人讥之。帝下诏曰：“使持节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安东将军、京陵侯王浑，督率所统，遂逼秣陵，令贼孙皓救死自卫，不得分兵上赴，以成西军之功，又摧大敌，获张悌，使皓途穷势尽，面缚乞降。遂平定秣陵，功勋茂著。其增封八千户，进爵为公，封子澄为亭侯、弟湛为关内侯，赐绢八千匹。”转征东大将军，复镇寿阳。浑不尚刑名，处断明允。时吴人新附，颇怀畏惧。浑抚循羁旅，虚怀绥纳，座无空席，门不停宾。于是江东之士莫不悦附。

征拜尚书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会朝臣立议齐王攸当之籓，浑上书谏曰：“伏承圣诏，宪章古典，进齐王攸为上公，崇其礼仪，遣攸之国。昔周氏建国，大封诸姬，以籓帝室，永世作宪。至于公旦，武王之弟，左右王事，辅济大业，不使归籓。明至亲义著，不可远朝故也。是故周公得以圣德光弼幼主，忠诚著于《金縢》，光述文武仁圣之德。攸于大晋，姬旦之亲也。宜赞皇朝，与闻政事，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。且攸为人，修洁义信，加以懿亲，志存忠贞。今陛下出攸之国，假以都督虚号，而无典戎干方之实，去离天朝，不预王政。伤母弟至亲之体，亏友于款笃之义，惧非陛下追述先帝、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。若以攸望重，于事宜出者，今以汝南王亮代攸。亮，宣皇帝子，文皇帝弟，伷、骏各处方任，有内外之资，论以后虑，亦不为轻。攸今之国，适足长异同之论，以损仁慈之美耳。而

令天下窥陛下有不崇亲亲之情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若以妃后外亲，任以朝政，则有王氏倾汉之权，吕产专朝之祸。若以同姓至亲，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。历观古今，苟事轻重，所在无不为害也。不可事事曲设疑防，虑方来之患者也。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。若以智计猜物，虽亲见疑，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！人怀危惧，非为安之理。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。愚以为太子太保缺，宜留攸居之，与太尉汝南王亮、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，干理朝事。三人齐位，足相持正，进有辅纳广义之益，退无偏重相倾之势。令陛下有笃亲亲之恩，使攸蒙仁覆之惠。臣同国休戚，义在尽言，心之所见，不能默已。私慕鲁女存国之志，敢陈愚见，触犯天威。欲陛下事每尽善，冀万分之助。臣而不言，谁当言者。”帝不纳。

太熙初，迁司徒。惠帝即位，加侍中，又京陵置士官，如睢陵比。及诛杨骏，崇重旧臣，乃加浑兵。浑以司徒文官，主史不持兵，持兵乃吏属绛衣。自以偶因时宠，权得持兵，非是旧典，皆令阜服。论者美其谦而识体。

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等也。公孙宏说玮曰：“昔宣帝废曹爽，引太尉蒋济参乘，以增威重。大王今举非常事，宜得宿望，镇厌众心。司徒王浑宿有威名，为三军所信服，可请同乘，使物情有凭也。”玮从之。浑辞疾归第，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。玮不敢逼。俄而玮以矫诏伏诛，浑乃率兵赴官。帝尝访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，浑奏曰：“陛下钦明圣哲，光于远近，明诏冲虚，询及刍蕘，斯乃周文畴咨之求，仲尼不耻下问也。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，侍中读诏，计吏跪受。臣以诏文相承已久，无他新声，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。可令中书指宣明诏，问方土异同，贤才秀异，风俗好尚，农桑本务，刑狱得无冤滥，守长得无侵虐。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，授以纸笔，尽

意陈闻。以明圣指垂心四远，不复因循常辞。且察其答对文义，以观计吏人才之实。又先帝时，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、诸王国卿、诸州别驾。今若不能别见，可前诣轩下，使侍中宣问，以审察方国，于事为便。”帝然之。又诏浑录尚书事。

浑所历之职，前后著称，及居台辅，声望日减。元康七年薨，时年七十五，谥曰元。长子尚早亡，次子济嗣。

济字武子。少有逸才，风姿英爽，气盖一时，好弓马，勇力绝人，善《易》及《庄》、《老》，文词俊茂，伎艺过人，有名当世，与姊夫和峤及裴楷齐名。尚常山公主。年二十，起家拜中书郎，以母忧去官。起为骁骑将军，累迁侍中，与侍中孔恂、王恂、杨济同列，为一时秀彦。武帝尝会公卿籓牧于式乾殿，顾济、恂而谓诸公曰：“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！”每侍见，未尝不谘论人物及万机得失。济善于清言，修饰辞令，讽议将顺，朝臣莫能尚焉。帝益亲贵之。仕进虽速，论者不以主婿之故，咸谓才能致之。然外虽弘雅，而内多忌刻，好以言伤物，侪类以此少之。以其父之故，每排王濬，时议讥焉。

齐王攸当之籓，济既陈请，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，稽颡泣请帝留攸。帝怒谓侍中王戎曰：“兄弟至亲，今出齐王，自是朕家事，而甄德、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！”以忤旨，左迁国子祭酒，常侍如故。数年，入为侍中。时浑为仆射，主者处事或不当，济性峻厉，明法绳之。素与从兄佑不平，佑党颇谓济不能顾其父，由是长同异之言。出为河南尹，未拜，坐鞭王官吏免官。而王佑始见委任。而济遂被斥外，于是乃移第北芒山下。

性奢侈，丽服玉食。时洛京地甚贵，济买地为马埽，编钱满之，时人谓为“金沟”。王恺以帝舅奢豪，有牛名“八百里驳”，常莹其蹄角。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。恺亦自恃

其能，令济先射。一发破的，因据胡床，叱左右速探牛心来，须臾而至，一割便去。和峤性至俭，家有好李，帝求之，不过数十。济候其上直，率少年诣园，共啖毕，伐树而去。帝尝幸其宅，供饌甚丰，悉贮琉璃器中。蒸肫甚美，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以人乳蒸之。”帝色甚不平，食未毕而去。

济善解马性，尝乘一马，著连乾鞞泥，前有水，终不肯渡。济云：“此必是惜鞞泥。”使人解去，便渡。故杜预谓济有马癖。

帝尝谓和峤曰：“我将骂济而后官爵之，何如？”峤曰：“济俊爽，恐不可屈。”帝因召济，切让之，既而曰：“知愧不？”济答曰：“尺布斗粟之谣，常为陛下耻之。他人能令亲疏，臣不能使亲亲，以此愧陛下耳。”帝默然。

帝尝与济弈棋，而孙皓在侧，谓皓曰：“何以好剥人面皮？”皓曰：“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。”济时伸脚局下，而皓讥焉。

寻使白衣领太仆。年四十六，先浑卒，追赠骠骑将军。及其将葬，时贤无不毕至。孙楚雅敬济，而后来，哭之甚悲，宾客莫不垂涕。哭毕，向灵床曰：“卿常好我作驴鸣，我为卿作之。”体似声真，宾客皆笑。楚顾曰：“诸君不死，而令王济死乎！”

初，济尚主，主两目失明，而妒忌尤甚，然终无子，有庶子二人。卓字文宣，嗣浑爵，拜给事中。次聿，字茂宣，袭公主封敏阳侯。济二弟，澄字道深，汶字茂深，皆辩慧有才藻，并历清显。

王濬，字士治，弘农湖人也。家世二千石。濬博坟典，美姿貌，不修名行，不为乡曲所称。晚乃变节，疏通亮达，恢廓有大志。尝起宅，开门前路广数十步。人或谓之何太过，濬曰：“吾欲使容长戟幡旗。”众咸笑之，濬曰：“陈胜有言，燕

雀安知鸿鹄之志。”州郡辟河东从事。守令有不廉洁者，皆望风自引而去。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，择夫未嫁。邈乃大会佐吏，令女于内观之。女指濬告母，邈遂妻之。后参征南军事，羊祜深知待之。祜兄子暨白祜：“濬为人志太，奢侈不节，不可专任，宜有以裁之。”祜曰：“濬有大才，将欲济其所欲，必可用也。”转车骑从事中郎，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。

除巴郡太守。郡边吴境，兵士苦役，生男多不养。濬乃严其科条，宽其徭课，其产育者皆与休复，所全活者数千人。转广汉太守，垂惠布政，百姓赖之。濬夜梦悬三刀于卧屋梁上，须臾又益一刀，濬警觉，意甚恶之。主簿李毅再拜贺曰：“三刀为州字，又益一者，明府其临益州乎？”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，果迁濬为益州刺史。濬设方略，悉诛弘等，以勋封关内侯。怀辑殊俗，待以威信，蛮夷徼外，多来归降。征拜右卫将军，除大司农。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，乃密表留濬，于是重拜益州刺史。

武帝谋伐吴，诏濬修舟舰。濬乃作大船连舫，方百二十步，受二千余人。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出门，其上皆得驰马来往。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，以惧江神。舟楫之盛，自古未有。濬造船于蜀，其木柿蔽江而下。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：“晋必有攻吴之计，宜增建平兵。建平不下，终不敢渡。”皓不从。寻以谣言拜濬为龙骧将军、监梁益诸军事。语在《羊祜传》。

时朝议咸谏伐吴，濬乃上疏曰：“臣数参访吴楚同异，孙皓荒淫凶逆，荆扬贤愚无不嗟怨。且观时运，宜速征伐。若今不伐，天变难预。令皓卒死，更立贤主，文武各得其所，则强敌也。臣作船七年，日有朽败，又臣年已七十，死亡无日。三者一乖，则难图也，诚愿陛下无失事机。”帝深纳焉。贾充、

荀勖陈谏以为不可，唯张华固劝。又杜预表请，帝乃发诏，分命诸方节度。濬于是统兵。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，皆堪徭役供军，其父母戒之曰：“王府君生尔，尔必勉之，无爱死也！”

太康元年正月，濬发自成都，率巴东监军、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，克之，擒其丹杨监盛纪。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，并以铁锁横截之，又作铁锥长丈余，暗置江中，以逆距船。先是，羊祜获吴间谍，具知情状。濬乃作大筏数十，亦方百余步，缚草为人，被甲持杖，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筏遇铁锥，锥辄著筏去。又作火炬，长十余丈，大数十围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，遇锁，然炬烧之，须臾，融液断绝，于是船无所碍。二月庚申，克吴西陵，获其镇南将军留宪、征南将军成据、宜都太守虞忠。壬戌，克荆门、夷道二城，获监军陆晏。乙丑，克乐乡，获水军督陆景。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。乙亥，诏进濬为平东将军、假节、都督益梁诸军事。

濬自发蜀，兵不血刃，攻无坚城，夏口、武昌，无相支抗。于是顺流鼓棹，径造三山。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濬，象军望旗而降。皓闻濬军旌旗器甲，属天满江，威势甚盛，莫不破胆。用光禄薛莹、中书令胡冲计，送降文于濬曰：“吴郡孙皓叩头死罪。昔汉室失御，九州幅裂，先人因时略有江南，遂阻山河，与魏乖隔。大晋龙兴，德覆四海，暗劣偷安，未喻天命。至于今者，猥烦六军，衡盖露次，还临江渚。举国震惶，假息漏刻，敢缘天朝，含弘光大。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玺绶，委质请命。”壬寅，濬入于石头。皓乃备亡国之礼，素车白马，肉袒面缚，衔璧牵羊，大夫衰服，士舆棹，率其伪太子瑾、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，造于垒门。濬躬解其缚，受璧焚棹，送于京师。收其图籍，封其府库，军无私焉。帝遣使者犒濬军。

初，诏书使濬下建平，受杜预节度，至秣陵，受王浑节度。预至江陵，谓诸将帅曰：“若濬得下建平，则顺流长驱，威名已著，不宜令受制于我。若不能克，则无缘得施节度。”濬至西陵，预与之书曰：“足下既摧其西藩，便当径取秣陵，讨累世之逋寇，释吴人于涂炭。自江入淮，逾于泗汴，溯河而上，振旅还都，亦旷世一事也。”濬大悦，表呈预书。及濬将至秣陵，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，濬举帆直指，报曰：“风利，不得泊也。”王浑久破皓中军，斩张悌等，顿兵不敢进。而濬乘胜纳降，浑耻而且忿，乃表濬违诏不受节度，诬罪状之。有司遂按濬槛车征，帝弗许，诏让濬曰：“伐国事重，宜令有一。前诏使将军受安车将军浑节度，浑思谋深重，案甲以待将军。云何径前，不从浑命，违制昧利，甚失大义。将军功勋，简在朕心，当率由诏书，崇成王法，而于事终恃功肆意，朕将何以令天下？”濬上书自理曰：

臣前被庚戌诏书曰：“军人乘胜，猛气益壮，便当顺流长骛，直造秣陵。”臣被诏之日，即便东下。又前被诏书云“太尉贾充总统诸方，自镇东大将军佃及浑、濬、彬等皆受充节度”，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。

臣自连巴丘，所向风靡，知孙皓穷蹙，势无所至。十四日至牛渚，去秣陵二百里，宿设部分，为攻取节度。前至三山，见浑军在北岸，遣书与臣，可暂来过，共有所议，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。臣水军风发，乘势造贼城，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，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，令首尾断绝。须臾之间，皓遣使归命。臣即报浑书，并写皓笺，具以示浑，使速来，当于石头相待。军以日中至秣陵，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，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，还围石头，备皓越逸。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。臣以为皓已来首都亭，无缘共合空围。又兵人定

见，不可仓卒，皆非当今之急，不可承用。中诏谓臣忽弃明制，专擅自由。伏读严诏，惊怖悚栗，不知躯命当所投厝。岂惟老臣独怀战灼，三军上下咸尽丧气。臣受国恩，任重事大，常恐托付不效，孤负圣朝，故投身死地，转战万里，被蒙宽恕之恩，得从临履之宜。是以凭赖威灵，幸而能济，皆是陛下神策庙算。臣承指授，效鹰犬之用耳，有何勋劳而恃功肆意，宁敢昧利而违圣诏。

臣以十五日至秣陵，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，其间悬阔，不相赴接，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。假令孙皓犹有螳螂举斧之势，而臣轻军单入，有所亏丧，罪之可也。臣所统八万余人，乘胜席卷。皓以众叛亲离，无复羽翼，匹夫独立，不能庇其妻子，雀鼠贪生，苟乞一活耳。而江北诸军不知其虚实，不早缚取，自为小误。臣至便得，更见怨恚，并云守贼百日，而令他人得之，言语噂沓，不可听闻。

案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由有专辄。臣虽愚蠢，以为事君之道，唯当竭节尽忠，奋不顾身，量力受任，临事制宜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若其顾护嫌疑，以避咎责，此是人臣不忠之利，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臣不自料，忘其鄙劣，披布丹心，输写肝脑，欲竭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贞，庶必扫除凶逆，清一宇宙，愿令圣世与唐虞比隆。陛下粗察臣之愚款，而识其欲自效之诚，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，委臣以征讨之事。虽燕主之信乐毅，汉祖之任萧何，无以加焉。受恩深重，死且不报，而以顽疏，举错失宜。陛下弘恩，财加切让，惶怖怔营，无地自厝，愿陛下明臣赤心而已。

浑又腾周浚书，云浚军得吴宝物。浚复表曰：

被壬戌诏书，下安东将所上扬州刺史周浚书，谓臣诸军得孙皓宝物，又谓牙门将李高放火烧皓伪宫。辄公文上尚书，具

列本末。又闻浑案陷上臣。臣受性愚忠，行事举动，信心而前，期于不负神明而已。秣陵之事，皆如前所表，而恶直丑正，实繁有徒，欲构南箕，成此贝锦，公于圣世，反白为黑。

夫佞邪害国，自古而然。故无极破楚，宰嚭灭吴，及至石显，倾乱汉朝，皆载在典籍，为世所戒。昔乐毅伐齐，下城七十，而卒被谗间，脱身出奔。乐羊既反，谤书盈筐。况臣顽疏，能免谗慝之口！然所望全其首领者，实赖陛下圣哲钦明，使浸润之譖不得行焉。然臣孤根独立，朝无党援，久弃遐外，人道断绝，而结恨强宗，取怨豪族。以累卵之身，处雷霆之冲；蚩粟之质，当豺狼之路，其见吞噬，岂抗脣齿！

夫犯上干主，其罪可救，乖忤贵臣，则祸在不测。故硃云折槛，嬰逆鳞之怒，庆忌救之，成帝不问。望之、周堪违忤石显，虽阖朝嗟叹，而死不旋踵。此臣之所大怖也。今浑之支党姻族内外，皆根据磐辱，并处世位。闻遣人在洛中，专共交构，盗言孔甘，疑惑观听。夫曾参之不杀人，亦以明矣，然三人传之，其母投杼。今臣之信行，未若曾参之著；而谗构沸腾，非徒三夫之对，外内扇助，为二五之应。夫猛兽当途，麒麟恐惧，况臣脆弱，敢不悚栗。

伪吴君臣，今皆生在，便可验问，以明虚实。前伪中郎将孔攄说，去二月武昌失守，水军行至。皓案行石头还，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：“要当为陛下一死战决之。”皓意大喜，谓必能然，便尽出金宝，以赐与之。小人无状，得便持走，皓惧，乃图降首。降使适去，左右劫夺财物，略取妻妾，放火烧宫。皓逃身窜首，恐不脱死，臣至，遣参军主者救断其火耳。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，臣时遣记室吏往视书籍，浚使收缚。若有遗宝，则浚前得，不应移踪后人，欲求苟免也。

臣前在三山得浚书云：“皓散宝货以赐将士，府库略虚。

“而今复言“金银篋笥，动有万计”，疑臣军得之。言语反覆，无复本末。臣复与军司张牧、汝南相冯紘等共入观皓宫，乃无席可坐。后日又与牧等共视皓舟船，浑又先臣一日上其船，船上之物，皆浑所知见。臣之案行，皆出其后，若有宝货，浑应得之。

又臣将军素严，兵人不得妄离部阵间。在秣陵诸军。凡二十万众。臣军先至，为土地之主。百姓之心，皆归仰臣，臣切敕所领，秋毫不犯。诸有市易，皆有伍任证左，明从券契，有违犯者，凡斩十三人，皆吴人所知也。余军纵横，诈称臣军，而臣军类皆蜀人，幸以此自别耳，岂独浚之将士皆是夷齐，而臣诸军悉聚盗跖耶！时有八百余人，缘石头城劫取布帛。臣牙门将军马潜即收得二十余人，并疏其督将姓名，移以付浚，使得自科结，而寂无反报，疑皆纵遣，绝其端绪也。

又闻吴人言，前张悌战时，所杀财有二千人，而浑、浚露布言以万计。以吴刚子为主簿，而遣刚至洛，欲令刚增斩级之数。可具问孙皓及其诸臣，则知其定审。若信如所闻，浚等虚诈，尚欺陛下，岂惜于臣！云臣屯聚蜀人，不时送皓，欲有反状。又恐动吴人，言臣皆当诛杀，取其妻子，冀其作乱，得骋私忿。谋反大逆，尚以见加，其余谤沓，故其宜耳。

浑案臣“瓶罄小器，蒙国厚恩，频繁擢叙，遂过其任”。浑此言最信，内省惭惧。今年平吴，诚为大庆，于臣之身，更受咎累。既无孟侧策马之好，而令济济之朝有谗邪之人，亏穆穆之风，损皇代之美。由臣顽疏，使致于此，拜表流汗，言不识次。

濬至京都，有司奏，濬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，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，大不敬，付廷尉科罪。诏曰：“濬前受诏径造秣陵，后乃下受浑节度。诏书稽留，所下不至，便令与不

受诏同责，未为经通。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，此可责也。濬有征伐之劳，不足以一眚掩之。”有司又奏，濬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，辄敕付廷尉禁推。诏曰“勿推”。拜濬辅国大将军，领步兵校尉。旧校唯五，置此营自濬始也。有司又奏，辅国依比，未为达官，不置司马，不给官骑。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，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，给亲骑百人、官骑十人，置司马。封为襄阳县侯，邑万户。封子彝杨乡亭侯，邑千五百户，赐绢万匹，又赐衣一袭、钱三十万及食物。

濬自以功大，而为浑父子及豪强所抑，屡为有司所奏，每进见，陈其攻伐之劳，及见枉之状，或不胜忿愤，径出不辞。帝每容恕之。益州护军范通，濬之外亲也。谓濬曰：“卿功则美矣，然恨所以居美者，未尽善也。”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通曰：“卿旋旆之日，角巾私第，口不言平吴之事。若有问者，辄曰：‘圣主之德，群帅之力，老夫何力之有焉！’如斯，颜老之不伐，龚遂之雅对，将何以过之。蘧生所以屈廉颇，王浑能无愧乎！”濬曰：“吾始惧邓艾之事，畏祸及，不得无言，亦不能遣诸胸中，是吾偏也。”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，博士秦秀、太子洗马孟康、前温令李密等并表讼濬之屈。帝乃迁濬镇军大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领后军将军。王浑诣濬，濬严设备卫，然后见之，其相猜防如此。

濬平吴之后，以勋高位重，不复素业自居，乃玉食锦服，纵奢侈以自逸。其有辟引，多是蜀人，示不遗故旧也。后又转濬抚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特进，散骑常侍、后军将军如故。太康六年卒，时年八十，谥曰武。葬柏谷山，大营茔域，葬垣周四十五里，面别开一门，松柏茂盛。子矩嗣。

矩弟暢，散骑郎。暢子粹，太康十年，武帝诏粹尚颍川公主，仕至魏郡太守。

濬有二孙，过江不见齿录。安西将军恆温镇江陵，表言之曰：“臣闻崇德赏功，为政之所先；兴灭继绝，百王之所务。故德参时雍，则奕世承祀；功烈一代，则永锡祚胤。案故抚军王濬历职内外，任兼文武，料敌制胜，明勇独断，义存社稷之利，不顾专辄之罪。荷戈长鹜，席卷万里，僭号之吴，面缚象魏，今皇泽被于九州，玄风洽于区外，襄阳之封，废而莫续；恩宠之号，坠于近嗣。遐迩酸怀，臣窃悼之。濬今有二孙，年出六十，室如悬磬，糊口江滨，四节蒸尝，菜羹不给。昔汉高定业，求乐毅之嗣；世祖旌贤，建葛亮之胤。夫效忠异代，立功异国，尚通天下之善，使不泯弃，况濬建元勋于当年，著喜庆于身后，灵基托根于南垂，皇祚中兴于江左，旧物克彰，神器重耀，岂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！诚宜加恩，少垂矜悯，追录旧勋，纂锡茅土。则圣朝之恩，宣畅于上，忠臣之志，不坠于地矣。”卒不见省。

唐彬，字儒宗，鲁国邹人也。父台，太山太守。彬有经国大度，而不拘行检。少便弓马，好游猎，身長八尺，走及奔鹿，强力兼人。晚乃敦悦经史，尤明《易经》，随师受业，还家教授，恆数百人。初为郡门下掾，转主簿。刺史王沈集诸参佐，盛论距吴之策，以问九郡吏。彬与谯郡主张恇俱陈吴有可兼之势，沈善其对。又使彬难言吴未可伐者，而辞理皆屈。还迁功曹，举孝廉，州辟主簿，累迁别驾。

彬忠肃公亮，尽规匡救，不显谏以自彰，又奉使诣相府计事，于时僚佐皆当世英彦，见彬莫不钦悦，称之于文帝，荐为掾属。帝以问其参军孔颢，颢忌其能，良久不答。陈骞在坐，敛板而称曰：“彬之为人，胜骞甚远。”帝笑曰：“但能如卿，固未易得，何论于胜。”因辟彬为铠曹属。帝问曰：“卿何以致辟？”对曰：“修业陋巷，观古人之遗迹，言满天下无口过，

行满天下无怨恶。”帝顾四坐曰：“名不虚行。”他日，谓孔颢曰：“近见唐彬，卿受蔽贤之责矣。”

初，邓艾之诛也，文帝以艾久在陇右，素得士心，一旦夷灭，恐边情搔动，使彬密察之。彬还，白帝曰：“邓艾忌克诡狭，矜能负才，顺从者谓为见事，直言者谓之触迁。虽长史司马，参佐牙门，答对失指，辄见骂辱。处身无礼，大失人心。又好施行事役，数劳众力。陇右甚患苦之，喜闻其祸，不肯为用。今诸军已至，足以镇压内外，愿无以为虑。”

俄除尚书水部郎。泰始初，赐爵关内侯。出补鄴令，彬道德齐礼，期月化成。迁弋阳太守，明设禁防，百姓安之。以母丧去官。益州东接吴寇，监军位缺，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彬。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，立曰：“宗、彬俱不可失。然彬多财欲，而宗好酒，惟陛下裁之。”帝曰：“财欲可足，酒者难改。”遂用彬。寻又诏彬监巴东诸军事，加广武将军。上征吴之策，甚合帝意。

后与王濬共伐吴，彬屯据冲要，为众军前驱。每设疑兵，应机制胜，陷西陵、乐乡，多所擒获。自巴陵、沔口以东，诸贼所聚，莫不震惧，倒戈肉袒。彬知贼寇已殄，孙皓将降，未至建鄴二百里，称疾迟留，以示不竞。果有先到者争物，后到者争功，于时有识莫不高彬此举。吴平，诏曰：“广武将军唐彬受任方隅，东御吴寇，南监蛮越，抚宁疆场，有绥御之绩。又每慷慨，志在立功。顷者征讨，扶疾奉命，首启戎行，献俘授馘，勋效显著。其以彬为右将军、都督巴东诸军事。”征拜翊军校尉，改封上庸县侯，食邑六千户，赐绢六千匹。朝有疑议，每参预焉。

北虏侵掠北平，以彬为使持节、监幽州诸军事、领护乌丸校尉、右将军。彬既至镇，训卒利兵，广农重稼，震威耀武，

宣喻国命，示以恩信。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廆、撻何等并遣侍子入贡。兼修学校，诲诱无倦，仁惠广被。遂开拓旧境，却地千里。复秦长城塞，自温城泊于碣石，绵亘山谷且三千里，分军屯守，烽堠相望。由是边境获安，无犬吠之警，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。鲜卑诸种畏惧，遂杀大莫廆。彬欲讨之，恐列上俟报，虏必逃散，乃发幽冀车牛。参军许祗密奏之。诏遣御史檻车征彬付廷尉，以事直见释。百姓追慕彬功德，生为立碑作颂。

彬初受学于东海阎德，门徒甚多，独目彬有廊庙才。及彬官成，而德已卒，乃为之立碑。

元康初，拜使持节、前将军、领西戎校尉、雍州刺史。下教曰：“此州名都，士人林藪。处士皇甫申叔、严舒龙、姜茂时、梁子远等，并志节清妙，履行高洁。践境望风，虚心饥渴，思加延致，待以不臣之典。幅巾相见，论道而已，岂以吏职，屈染高规。郡国备礼发遣，以副于邑之望。”于是四人皆到，彬敬而待之。元康四年卒官，时年六十，谥曰襄，赐绢二百匹，钱二十万。长子嗣，官至广陵太守。少子岐，征虏司马。

史臣曰：孙氏负江山之阻隔，恃牛斗之妖氛，奄有水乡，抗衡上国。二王属当戎旅，受律遄征，浑既献捷横江，濬亦克清建鄴。于时讨吴之役，将帅虽多，定吴之功，此焉为最。向使弘范父之不伐，慕阳夏之推功，上稟庙堂，下凭将士。岂非茂勋茂德，善始善终者欤！此而不存，彼焉是务。或矜功负气，或恃势骄陵，竞构南箕，成兹贝锦。遂乃喧黩宸扆，戮乱彝伦，既为戒于功臣，亦致讥于清论，岂不惜哉！王济遂骄父之褊心，乖争子之明义，俊材虽多，亦奚以为也。唐彬畏避交争，属疾迟留，退让之风，贤于浑濬远矣。传云“不拘行检”，安得长者之行哉！

赞曰：二王总戎，淮海攸同。浑既害善，濬亦矜功。武子

豪桀，夙参朝列。逞欲牛心，纾情马埽。儒宗知退，避名全节。

列传第十三

山涛（子简 简子遐）

王戎（从弟衍 衍弟澄）

郭舒 乐广

山涛，字巨源，河内怀人也。父曜，宛句令。涛早孤，居贫，少有器量，介然不群。性好《庄》《老》，每隐身自晦。与嵇康、吕安善，后遇阮籍，便为竹林之交，著忘言之契。康后坐事，临诛，谓子绍曰：“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”

涛年四十，始为郡主簿、功曹、上计掾。举孝廉，州辟部河南从事。与石鉴共宿，涛夜起蹴鉴曰：“今为何等时而眠邪！知太傅卧何意？”鉴曰：“宰相三不朝，与尺一令归第，卿何虑也！”涛曰：“咄！石生无事马蹄间邪！”投传而去。未二年，果有曹爽之事，遂隐身不交世务。

与宣穆后有中表亲，是以见景帝。帝曰：“吕望欲仕邪？”命司隶举秀才，除郎中。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。久之，拜赵国相，迁尚书吏部郎。文帝与涛书曰：“足下在事清明，雅操迈时。念多所乏，今致钱二十万、谷二百斛。”魏帝尝赐景帝春服，帝以赐涛。又以母老，并赐藜杖一枚。

晚与尚书和逌交，又与钟会、裴秀并申款昵。以二人居势

争权，涛平心处中，各得其所，而俱无恨焉。迁大将军从事中郎。钟会作乱于蜀，而文帝将西征。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鄴，帝谓涛曰：“西偏吾自了之，后事深以委卿。”以本官行军司马，给亲兵五百人，镇鄴。

咸熙初，封新沓子。转相国左长史，典统别营。时帝以涛乡闾宿望，命太子拜之。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，素又重攸，尝问裴秀曰：“大将军开建未遂，吾但承奉后事耳。故立攸，将归功于兄，何如？”秀以为不可，又以问涛。涛对曰：“废长立少，违礼不祥。国之安危，恆必由之。”太子位于是乃定。太子亲拜谢涛。及武帝受禅，以涛守大鸿胪，护送陈留王诣鄴。泰始初，加奉车都尉，进爵新沓伯。

及羊祜执政，时人欲危裴秀，涛正色保持之。由是失权臣意，出为冀州刺史，加宁远将军。冀州俗薄，无相推毂。涛甄拔隐屈，搜访贤才，旌命三十余人，皆显名当时。人怀慕尚，风俗颇革。转北中郎将，督鄴城守事。入为侍中，迁尚书。以母老辞职，诏曰：“君虽乃心在于色养，然职有上下，旦夕不废医药，且当割情，以隆在公。”涛心求退，表疏数十上，久乃见听。除议郎，帝以涛清俭无以供养，特给日契，加赐床帐茵褥。礼秩崇重，时莫为比。

后除太常卿，以疾不就。会遭母丧，归乡里。涛年逾耳顺，居丧过礼，负土成坟，手植松柏。诏曰：“吾所共致化者，官人之职是也。方今风欲陵迟，人心进动，宜崇明好恶，镇以退让。山太常虽尚居谅闇，情在难夺，方今务殷，何得遂其志邪！其以涛为吏部尚书。”涛辞以丧病，章表恳切。会元皇后崩，遂扶兴还洛。逼迫诏命，自力就职。前后选举，周遍内外，而并得其才。

咸宁初，转太子少傅，加散骑常侍；除尚书仆射，加侍中，

领吏部。固辞以老疾，上表陈情。章表数十上，久不摄职，为左丞白褒所奏。帝曰：“涛以病自闻，但不听之耳。使涛坐执铨衡则可，何必上下邪！不得有所问。”涛不自安，表谢曰：“古之王道，正直而已。陛下不可以一老臣为加曲私，臣亦何必屡陈日月。乞如所表，以章典刑。”帝再手诏曰：“白褒奏君甚妄，所以不即推，直不喜凶赫耳。君之明度，岂当介意邪！便当摄职，令断章表也。”涛志必欲退，因发从弟妇丧，辄还外舍。诏曰：“山仆射近日暂出，遂以微苦未还，岂吾侧席之意。其遣丞掾奉诏谕旨，若体力故未平康者，便以舆车舆还寺舍。”涛辞不获已，乃起视事。

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，每一官缺，辄启拟数人，诏旨有所向，然后显奏，随帝意所欲为先。故帝之所用，或非举首，众情不察，以涛轻重任意。或譖之于帝，故帝手诏戒涛曰：“夫用人惟才，不遗疏远单贱，天下便化矣。”而涛行之自若，一年之后众情乃寢。涛所奏甄拔人物，各为题目，时称《山公启事》。

涛中立于朝，晚值后党专权，不欲任杨氏，多有讽谏，帝虽悟而不能改。后以年衰疾笃，上疏告退曰：“臣年垂八十，救命旦夕，若有毫末之益，岂遗力于圣时，迫以老耄，不复任事。今四海休息，天下思化，从而静之，百姓自正。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，陛下亦复何事。臣耳目聋瞶，不能自励。君臣父子，其间无文，是以直陈愚情，乞听所请。”乃免冠徒跣，上还印绶。诏曰：“天下事广，加吴土初平，凡百草创，当共尽意化之。君不深识往心而以小疾求退，岂所望于君邪！朕犹侧席，未得垂拱，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！当崇至公，勿复为虚饰之烦。”涛苦表请退，诏又不许。尚书令卫瓘奏：“涛以微苦，久不视职。手诏频频，犹未顺旨。参议以为无专节之尚，

违在公之义。若实沈笃，亦不宜居位。可免涛官。”中诏瓘曰：“涛以德素为朝之望，而常深退让，至于恳切。故比有诏，欲必夺其志，以匡辅不逮。主者既不思明诏旨，而反深加诋案。亏崇贤之风，以重吾不德，何以示远近邪！”涛不得已，又起视事。

太康初，迁右仆射，加光禄大夫，侍中、掌选如故。涛以老疾固辞，手诏曰：“君以道德为世模表，况自先帝识君远意。吾将倚君以穆风俗，何乃欲舍远朝政，独高其志耶！吾之至怀故不足以喻乎，何来言至恳切也。且当以时自力，深副至望。君不降志，朕不安席。”涛又上表固让，不许。

吴平之后，帝诏天下罢军役，示海内大安，州郡悉去兵，大郡置武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。帝尝讲武于宣武场，涛时有疾，诏乘步辇从。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，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，其论甚精。于时咸以涛不学孙、吴，而暗与之合。帝称之曰：“天下名言也。”而不能用。及永宁之后，屡有变难，寇贼叢起，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，天下遂以大乱，如涛言焉。

后拜司徒，涛复固让。”诏曰：“郡年耆德茂，朝之硕老，是以授君台辅之位。而远崇克让，至于反覆，良用于邑。君当终始朝政，翼辅朕躬。”涛又表曰：“臣事天朝三十余年，卒无毫厘以崇大化。陛下私臣无已，猥授三司。臣闻德薄位高，力少任重，上有折足之凶，下有庙门之咎，愿陛下垂累世之恩，乞臣骸骨。诏曰：“君翼赞朝政，保义皇家，匡佐之勋，朕所倚赖。司徒之职，实掌帮教，故用敬授，以答群望。岂宜冲让以自抑损邪！”已敕断章表，使者乃卧加章绶。涛曰：“垂没之人，岂可污官府乎！”舆疾归家。以太康四年薨，时年七十九，诏赐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五十万、布百匹，以供丧事，策赠司徒，蜜印紫绶，侍中貂蝉，新沓伯蜜印青硃

绶，祭以太牢，谥曰康。将葬，赐钱四十万、布百匹。左长史范晷等上言：“涛旧第屋十间，子孙不相容。”帝为之立室。

初，涛布衣家贫，谓妻韩氏曰：“忍饥寒，我后当作三公，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！”及居荣贵，贞慎俭约，虽爵同千乘，而无媵媵。禄赐俸秩，散之亲故。

初，陈郡袁毅尝为鬲令，贪浊而赂遗公卿，以求虚誉，亦遗涛丝百斤，涛不欲异于时，受而藏于阁上。后毅事露，槛车送廷尉，凡所以赂，皆见推检。涛乃取丝付吏，积年尘埃，印封如初。

涛饮酒至八斗方醉，帝欲试之，乃以酒八斗饮涛，而密益其酒，涛极本量而止。有五子：该、淳、允、谟、简。

该字伯伦，嗣父爵，仕至并州刺史、太子左率，赠长水校尉。该子玮字彦祖，翊军校尉。次子世回，吏部郎、散骑常侍。淳字子玄，不仕，允字叔真，奉车都尉，并少尪病，形甚短小，而聪敏过人。武帝闻而欲见之，涛不敢辞，以问于允。允自以尪陋，不肯行。涛以为胜己，乃表曰：“臣二子尪病，宜绝人事，不敢受诏。”谟字季长，明惠有才智，官至司空掾。

简字季伦。性温雅，有父风，年二十余，涛不之知也。简叹曰：“吾年几三十，而不为家公所知！”后与谯国嵇绍、兖州郡刘谟、弘农杨准齐名。初为太子舍人，累迁太子庶子、黄门郎，出为青州刺史。征拜侍中，顷之，转尚书。历镇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领南蛮校尉，不行，复拜尚书。光熙初，转吏部尚书。永嘉初，出为雍州刺史、镇西将军。征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吏部。

简欲令朝臣各举所知，以广得才之路。上疏曰：“臣以为自古兴替，实在官人；苟得其才，则无物不理。《书》言：‘知人则哲，惟帝难之。’唐、虞之盛，元恺登庸；周室之隆，济

济多士。秦、汉已来，风雅渐丧。至于后汉，女君临朝，尊官大位，出于阿保，斯乱之始也。是以郭泰、许劭之伦，明清议于草野；陈蕃、李固之徒，守忠节于朝廷。然后君臣名节，古今遗典，可得而言。自初平之元，讫于建安之末，三十年中，万姓流散，死亡略尽，斯乱之极也。世祖武皇帝应天顺人，受禅于魏，泰始之初，躬亲万机，佐命之臣，咸皆率职。时黄门侍郎王恂、庾纯始于太极东堂听政，评尚书奏事，多论刑狱，不论选举。臣以为不先所难，而辨其所易。陛下初临万国，人思尽诚，每于听政之日，命公卿大臣先议选举，各言所见后进俊才、乡邑尤异、才堪任用者，皆以名奏，主者随缺先叙。是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之义也。”朝廷从之。

永嘉三年，出为征南将军、都督荆、湘、交、广四州诸军事、假节，镇襄阳。于时四方寇乱，天下分崩，王威不振，朝野危惧。简优游卒岁，唯酒是耽。诸习氏，荆土豪族，有佳园池，简每出嬉游，多之池上，置酒辄醉，名之曰高阳池。时有童儿歌曰：“山公出何许，往至高阳池。日夕倒载归，酩酊无所知。时时能骑马，倒著白接。举鞭问葛疆：何如并州儿？”疆家在并州，简爱将也。

寻加督宁、益军事。时刘聪入寇，京师危逼。简遣督护王万率师赴难，次于涅阳，为宛城贼王如所破，遂婴城自守。及洛阳陷没，简又为贼严粲所逼，乃迁于夏口。招纳流亡，江、汉归附。时华轶以江州作难，或劝简讨之。简曰：“与彦夏旧友，为之惆怅。简岂利人之机，以为功伐乎！”其笃厚如此。时乐府伶人避难，多奔沔汉，宴会之日，僚佐或劝奏之。简曰：“社稷倾覆，不能匡救，有晋之罪人也，何作乐之有！”因流涕慷慨，坐者咸愧焉。年六十卒，追赠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子遐。

遐字彦林，为余姚令。时江左初基，法禁宽弛，豪族多挟藏户口，以为私附。遐绳以峻法，到县八旬，出口万余。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，遐欲绳喜。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，言于执事，以喜有高节，不宜屈辱。又以遐辄造县舍，遂陷其罪。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：“乞留百日，穷翦捕逃，退而就罪，无恨也。”充申理，不能得。竟坐免官。后为东阳太守，为政严猛。康帝诏曰：“东阳顷来竟囚，每多入重。岂郡多罪人，将捶楚所求，莫能自固邪！”遐处之自若，郡境肃然。卒于官。

史臣曰：若夫居官以洁其务，欲以启天下之方，事亲以终其身，将以劝天下之俗，非山公之具美，其孰能与于此者哉！自东京丧乱，吏曹湮灭，西园有三公之钱，蒲陶有一州之任，贪饕方驾，寺署斯满。时移三代，世历九王，拜谢私庭，此焉成俗。若乃余风稍殄，理或可言。委以铨综，则群情自抑；通乎鱼水，则专用生疑。将矫前失，归诸后正，惠绝臣名，恩驰天口，世称《山公启事》者，岂斯之谓欤！若卢子家之前代，何足算也。

王戎，字濬冲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雄，幽州刺史。父浑，凉州刺史、贞陵亭侯。戎幼而颖悟，神彩秀彻。视日不眩，裴楷见而目之曰：“戎眼灿灿，如岩下电。”年六七岁，于宣武场观戏，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，众皆奔走，戎独立不动，神色自若。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。又尝与群儿嬉于道侧，见李树多实，等辈競趣之，戎独不往。或问其故，其曰：“树在道边而多子，必苦李也。”取之信然。

阮籍与浑为友。戎年十五，随浑在郎舍。戎少籍二十岁，而籍与之交。籍每适浑，俄顷辄去，过视戎，良久然后出。谓浑曰：“濬冲清赏，非卿伦也。共卿言，不如共阿戎谈。”及浑卒于凉州，故吏贖赠数百万，戎辞而不受，由是显名。为人

短小，任率不修威仪，善发谈端，赏其要会。朝贤尝上巳不契洛，或问王济曰：“昨游有何言谈？”济曰：“张华善说《史》《汉》；裴頠论前言往行，衮衮可听；王戎谈子房、季札之间，超然玄著。”其为识鉴者所赏如此。

戎尝与阮籍饮，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，籍以酒少，酌不及昶，昶无恨色。戎异之，他日问籍曰：“彼何如人也？”答曰：“胜公荣，不可不与饮；若减公荣，则不敢不共饮；惟公荣可不与饮。”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，戎尝后至。籍曰：“俗物已复来败人意。”戎笑曰：“卿辈意亦复易败耳！”

钟会伐蜀，过与戎别，问计将安出。戎曰：“道家有言，‘为而不恃’，非成功难，保之难也。”及会败，议者以为知言。

袭父爵，辟相国掾，历史部黄门郎、散骑常侍、河东太守、荆州刺史，坐遣吏修园宅，应免官，诏以赎论。迁豫州刺史，加建威将军，受诏伐吴。戎遣参军罗尚、刘乔领前锋，进攻武昌，吴将杨雍、孙述、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诣戎降。戎督大军临江，吴牙门将孟泰以蕲春、邾二县降。吴平，进爵安丰侯，增邑六千户，赐绢六千匹。

戎渡江，绥慰新附，宣扬威惠。吴光禄勋石伟方直，不容皓朝，称疾归家。戎嘉其清节，表荐之。诏拜伟为议郎，以二千石禄终其身。荆土悦服。征为侍中。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，为司隶所纠，以知而未纳，故得不坐，然议者尤之。帝谓朝臣曰：“戎之为行，岂怀私苟得，正当不欲为异耳！”帝虽以是言释之，然为清慎者所鄙，由是损名。

戎在职虽无殊能，而庶绩修理。后迁光禄勋、吏部尚书，以母忧去职。性至孝，不拘礼制，饮酒食肉，或观弈棋，而容貌毁悴，杖然后起。裴頠往吊之，谓人曰：“若使一恸能伤人，

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。”时和峤亦居父丧，以礼法自持，量米而食，哀毁不逾于戎。帝谓刘毅曰：“和峤毁顿过礼，使人忧之。”毅曰：“峤虽寝苫食粥，乃生孝耳。至于王戎，所谓死孝，陛下当先忧之。”戎先有吐疾，居丧增甚。帝遣医疗之，并赐药物，又断宾客。

杨骏执政，拜太子太傅。骏诛之后，东安公繇专断刑赏，威震外内。戎诫繇曰：“大事之后，宜深远之。”繇不从，果得罪。转中书令，加光禄大夫，给恩信五十人。迁尚书左仆射，领吏部。

戎始为甲午制，凡选举皆先治百姓，然后授用。司隶傅咸奏戎，曰：“《书》称‘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’。今内外群官，居职末期而戎奏还，既未定其优劣，且送故迎新，相望道路，巧诈由生，伤农害政。戎不仰依尧舜典谟，而驱动浮华，亏败风俗，非徒无益，乃有大损。宜免戎官，以敦风俗。”戎与贾、郭通亲，竟得不坐。寻转司徒。以王政将圯，苟媚取容，属愍怀太子之废，竟无一言匡谏。

裴頠，戎之婿也，頠诛，戎坐免官。齐王冏起义，孙秀禄戎于城内，赵王伦子欲取戎为军司。博士王繇曰：“濬冲譎诈多端，安肯为少年用？”乃止。惠帝反宫，以戎为尚书令。既而河间王颙遣使就说成都王颖，将诛齐王冏。檄书至，冏谓戎曰：“孙秀作逆，天子幽逼。孤纠合义兵，扫除元恶，臣子之节，信著神明。二王听谗，造构大难，当赖忠谋，以和不协。卿其善为我筹之。”戎曰：“公首举义众，匡定大业，开辟以来，未始有也。然论功报赏，不及有劳，朝野失望，人怀贰志。今二王带甲百万，其锋不可当，若以王就第，不失故爵。委权崇让，此求安之计也。”冏谋臣葛旆怒曰：“汉魏以来，王公就第，宁有得保妻子乎！议者可斩。”于是百官震悚，戎伪药

发墮厕，得不及祸。

戎以晋室方乱，慕蘧伯玉之为人，与时舒卷，无蹇谔之节。自经典选，未尝进寒素，退虚名，但与时浮沈，户调门选而已。寻拜司徒，虽位总鼎司，而委事僚采。间乘小马，从便门而出游，见者不知其三公也。故吏多至大官，道路相遇辄避之。性好兴利，广收八方园田水碓，周遍天下。积实聚钱，不知纪极，每自执牙筹，昼夜算计，恆若不足。而又俭嗇，不自奉养，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。女适裴頠，贷钱数万，久而未还。女后归宁，戎色不悦，女遽还直，然后乃欢。从子将婚，戎遣其一单衣，婚讫而更责取。家有好李，常出货之，恐人得种，恆钻其核。以此获讥于世。

其后从帝北伐，王师败绩于荡阴，戎复诣鄴，随帝还洛阳。车驾之西迁也，戎出奔于邲。在危难之间，亲接锋刃，谈笑自若，未尝有惧容。时召亲宾，欢娱永日。永兴二年，薨于邲县，时年七十二，谥曰元。

戎有人伦鉴识，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，人皆钦其宝，莫知名其器；王衍神姿高彻，如瑶林琼树，自然是风尘表物。谓裴頠拙于用长，荀勖工于用短，陈道宁纓纓如束长竿。族弟敦有高名，戎恶之。敦每候戎，辄托疾不见。敦后果为逆乱。其鉴尝先见如此。尝经黄公酒垆下过，顾谓后车客曰：“吾昔与嵇叔夜、阮嗣宗酣暢于此，竹林之游亦预其末。自嵇、阮云亡，吾便为时之所羈縻。今日视之虽近，邈若山河！”初，孙秀为琅邪郡吏，求品于乡议。戎从弟衍将不许，戎劝品之。及秀得志，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，而戎、衍获济焉。

子万，有美名。少而大肥，戎令食糠，而肥愈甚。年十九卒。有庶子兴，戎所不齿。以从弟阳平太守愔子为嗣。

衍字夷甫，神情明秀，风姿详雅。总角尝造山涛，涛嗟叹

良久，既去，目而送之曰：“何物老嫗，生宁馨兒！然误天下苍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”父义，为平北将军，常有公事，使行人列上，不时报。衍年十四，时在京师，造仆射羊祜，申陈事状，辞甚清辩。祜名德贵重，而衍幼年无屈下之色，众咸异之。杨骏欲以女妻焉，衍耻之，遂阳狂自免。武帝闻其名，问戎曰：“夷甫当世谁比？”戎曰：“未见其比，当从古人中求之。”

泰始八年，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，衍初好论从横之术，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。不就，于是口不论世事，唯雅咏玄虚而已。尝因宴集，为族人所怒，举累掷其面。衍初无言，引王导共载而去。然心不能平，在车中揽镜自照，谓导曰：“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。”父卒于北平，送故甚厚，为亲识之所借贷，因以舍之。数年之间，家资罄尽，出就洛城西田园而居焉。后为太子舍人，还尚书郎。出补元城令，终日清谈，而县务亦理。入为中庶子、黄门侍郎。

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等祖述《老》《庄》，立论以为：“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。无也者，开物成务，无往不存者也。阴阳恃以化生，万物恃以成形，贤者恃以成德，不肖恃以免身。故无之为用，无爵而贵矣。”衍甚重之。惟裴頠以为非，著论以讥之，而衍处之自若。衍既有盛才美貌，明悟若神，常自比子贡。兼声名藉甚，倾动当世。妙善玄言，唯谈《老》《庄》为事。每捉玉柄麈尾，与手同色。义理有所不安，随即改更，世号“口中雌黄。”朝野翕然，谓之“一世龙门”矣。累居显职，后进之士，莫不景慕放效。选举登朝，皆以为称首。矜高浮诞，遂成风俗焉。衍尝丧幼子，山简吊之。衍悲不自胜，简曰：“孩抱中物，何至于此！”衍曰：“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于情。然则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”简服其言，更为之恻。

衍妻郭氏，贾后之亲，藉中宫之势，刚愎贪戾，聚敛无厌，好干预人事，衍患之而不能禁。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，京师大侠也，郭氏素惮也。衍谓郭曰：“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阳亦谓不可。”郭氏为之小损。衍疾郭之贪鄙，故口未尝言钱。郭欲试之，令婢以钱绕床，使不得行。衍晨起见钱，谓婢曰：“举阿堵物却！”其措意如此。

后历北军中候、中领军、尚书令。女为愍怀太子妃，太子为贾后所诬，衍惧祸，自表离婚。贾后既废，有司奏衍，曰：“衍与司徒梁王彤书，写呈皇太子手与妃及衍书，陈见诬见状。彤等伏读，辞旨恳恻。衍备位大臣，应以议责也。太子被诬得罪，衍不能守死善道，即求离婚。得太子手书，隐蔽不出。志在苟免，无忠蹇之操。宜加显责，以厉臣节。可禁锢终身。”从之。

衍素轻赵王伦之为人。及伦篡位，衍阳狂斫婢以自免。及伦诛，拜河南尹，转尚书，又为中书令。时齐王乂有匡复之功，而专权自恣，公卿皆为之拜，衍独长揖焉。以病去官。成都王颖以衍为中军师，累迁尚书仆射，领吏部，后拜尚书令、司空、司徒。衍虽居宰辅之重，不以经国为念，而思自全之计。说东海王越曰：“中国已乱，当赖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。”乃以弟澄为荆州，族弟敦为青州。因谓澄、敦曰：“荆州有江汉之固，青州有负海之险，卿二人在外，而吾留此，足以为三窟矣。”识者鄙之。

及石勒、王弥寇京师，以衍都督征讨诸军事、持节、假黄钺以距之。衍使前将军曹武、左卫将军王景等击贼，退之，获其輜重。迁太尉，尚书令如故。封武陵侯，辞封不受。时洛阳危逼，多欲迁都以避其难，而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。

越之讨苟晞也，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。及越薨，众共推为

元帅。衍以贼寇锋起，惧不敢当。辞曰：“吾少无宦情，随牒推移，遂至于此。今日之事，安可以非才处之。”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，勒呼王公，与之相见，问衍以晋故。衍为陈祸败之由，云计不在己。勒甚悦之，与语移日。衍自说少不豫事，欲求自免，因劝勒称尊号。勒怒曰：“君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少壮登朝，至于白首，何得言不豫世事邪！破坏天下，正是君罪。”使左右扶出。谓其党孔苕曰：“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尝见如此人，当可活不？”苕曰：“彼晋之三公，必不为我尽力，又何足贵乎！”勒曰：“要不可加以锋刃也。”使人夜排墙填杀之。衍将死，顾而言曰：“呜呼！吾曹虽不如古人，向若不祖尚浮虚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。”时年五十六。

衍俊秀有令望，希心玄远，未尝语利。王敦过江，常称之曰：“夷甫处众中，如珠玉在瓦石间。”顾恺之作画赞，亦称衍岩岩清峙，壁立千仞。其为人所尚如此。

子玄，字眉子，少慕简旷，亦有俊才，与卫玠齐名。荀藩用为陈留太守，屯尉氏。玄素名家，有豪气，荒弊之时，人情不附，将赴祖逖，为盗所害焉。

澄字平子。生而警悟，虽未能言，见人举动，便识其意。衍妻郭性贪鄙，欲令婢路上担粪。澄年十四，谏郭以为不可。郭大怒，谓澄曰：“昔夫人临终，以小郎属新妇，不以新妇属小郎。”因捉其衣裾，将杖之。澄争得脱，逾窗而走。

衍有重名于世，时人许以人伦之鉴。尤重澄及王敦、庾敳，尝为天下人士目曰：“阿平第一，子嵩第二，处仲第三。”澄尝谓衍曰：“兄形似道，而神锋太俊。”衍曰：“诚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。”澄由是显名。有经澄所题目者，衍不复有言，辄云“已经平子矣”。

少历显位，累迁成都王颖从事中郎。颖嬖竖孟玖谮杀陆机

兄弟，天下切齿。澄发玖私奸，劝颖杀玖，颖乃诛之，士庶莫不称善。及颖败，东海王越请为司空长史。以迎大驾勋，封南乡侯。迁建威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不之职。时王敦、谢鲲、庾敳、阮修皆为衍所亲善，号为四友，而亦与澄狎，又有光逸、胡毋辅之等亦豫焉。酣宴纵诞，穷欢极娱。

惠帝末，衍白越以澄为荆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，领南蛮校尉，敦为青州。衍因问以方略，敦曰：“当临事制变，不可豫论。”澄辞义锋出，算略无方，一坐嗟服。澄将之镇，送者倾朝。澄见树上鹊巢，便脱衣上树，探而弄之，神气萧然，傍若无人。刘琨谓澄曰：“卿形虽散朗，而内实动侠，以此处世，难得其死。”澄默然不答。

澄既至镇，日夜纵酒，不亲庶事，虽寇戎急务，亦不以在怀。擢顺阳人郭舒于寒悴之中，以为别驾，委以州府。时京师危逼，澄率众军，将赴国难，而飘风折其节柱。会王如寇襄阳，澄前锋至宜城，遣使诣山简，为如党严嶷所获。嶷伪使人从襄阳来而问之曰：“襄阳拔未？”答云：“昨旦破城，已获山简。”乃阴缓澄使，令得亡去。澄闻襄阳陷，以为信然，散众而还。既而耻之，托粮运不贍，委罪长史蒋俊而斩之，竟不能进。巴蜀流人散在荆、湘者，与土人忿争，遂杀县令，屯聚乐乡。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之。贼请降，澄伪许之，既而袭之于宠洲，以其妻子为赏，沈八千余人于江中。于是益、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，推杜弢为主，南破零桂，东掠武昌，败王机于巴陵。澄亦无忧惧之意，但与机日夜纵酒，投壶博戏，数十局俱起。杀富人李才，取其家资以赐郭舒。南平太守应詹骤谏，不纳。于是上下离心，内外怨叛。澄望实虽损，犹傲然自得。后出军击杜弢，次于作塘。山简参军王冲叛于豫州，自称荆州刺史。澄惧，使杜蕤守江陵。澄迁于孱陵，寻奔沓中。郭舒谏曰：

“使君临州，虽无异政，未失众心。今西收华容向义之兵，足以擒此小丑，奈何自弃。”澄不能从。

初，澄命武陵诸郡同讨杜弢，天门太守扈瑰次于益阳。武陵内史武察为其郡夷所害，瑰以孤军引还。澄怒，以杜曾代瑰。夷袁遂，瑰故吏也，托为瑰报仇，遂举兵逐曾，自称平晋将军。澄使司马毋丘邈讨之，为遂所败。会元帝征澄为军谘祭酒，于是赴召。

时王敦为江州，镇豫章，澄过诣敦。澄夙有盛名，出于敦右，士庶莫不倾慕之。兼勇力绝人，素为敦所惮，澄犹以旧意侮敦。敦益忿怒，请澄入宿，阴欲杀之。而澄左右有二十绝人，持铁马鞭为卫，澄手尝捉玉枕以自防，故敦未之得发。后敦赐澄左右酒，皆醉，借玉枕观之。因下床而谓澄曰：“何与杜弢通信？”澄曰：“事自可验。”敦欲入内，澄手引敦衣，至于绝带。乃登于梁，因骂敦曰：“行事如此，殃将及焉。”敦令力士路戎搃杀之，时年四十四，载尸还其家。刘琨闻澄之死，叹曰：“澄自取之。”及敦平，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，请加赠谥。诏复澄本官，谥曰宪。长子詹，早卒。次子徽，右军司马。

郭舒，字稚行。幼请其母从师，岁余便归，粗识大义。乡人少府范晷、宗人武陵太守郭景，咸称舒当为后来之秀，终成国器。始为领军校尉，坐擅放司马彪，系廷尉，世多义之。刺史夏侯含辟为西曹，转主簿。含坐事，舒自系理含，事得释。刺史宗岱命为治中，丧母去职。刘弘牧荆州，引为治中。弘卒，舒率将士推弘子璠为主，讨逆贼郭劭。灭之，保全一州。

王澄闻其名，引为别驾。澄终日酣饮，不以众务在意，舒常切谏之。及天下大乱，又劝澄修德养威，保完州境。澄以为乱自京都起，非复一州所能匡御，虽不能从，然重其忠亮。荆

士人宗庾廡尝因酒忤澄，澄怒，叱左右棒廡。舒厉色谓左右曰：“使君过醉，汝辈何敢妄动！”澄恚曰：“别驾狂邪，诳言我醉！”因遣掐其鼻，灸其眉头，舒跪而受之。澄意少释，而廡遂得免。

澄之奔败也，以舒领南郡。澄又欲将舒东下，舒曰：“舒为万里纪纲，不能匡正，令使君奔亡，不忍渡江。”乃留屯沌口，采稻湖泽以自给。乡人盗食舒牛，事觉，来谢。舒曰：“卿饥，所以食牛耳，余肉可共啖之。”世以此服其弘量。

舒少与杜曾厚，曾尝召之，不往，曾衔之。至是，澄又转舒为顺阳太守，曾密遣兵袭舒，遁逃得免。

王敦召为参军，转从事中郎。襄阳都督周访卒，敦遣舒监襄阳军。甘卓至，乃还。朝廷征舒为右丞，敦留不遣。敦谋为逆，舒谏不从，使守武昌。荆州别驾宗澹忌舒才能，数譖之于王嵩。嵩疑舒与甘卓同谋，密以白敦，敦不受。高官督护繆坦尝请武昌城西地为营，太守乐凯言于敦曰：“百姓久买此地，种菜自赡，不宜夺之。”敦大怒曰：“王处仲不来江湖，当有武昌地不，而人云是我地邪！”凯惧，不敢言。舒曰：“公听舒一言。”敦曰：“平子以卿病狂，故掐鼻灸眉头，旧疾复发邪！”舒曰：“古之狂也直，周昌、汲黯、硃云不狂也。昔尧立诽谤之木，舜置敢谏之鼓，然后事无枉纵。公为胜尧、舜邪？乃逆折舒，使不得言。何与古人相远！”敦曰：“卿欲何言？”舒曰：“繆坦可谓小人，疑误视听，夺人私地，以强陵弱。晏子称：君曰其可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。是以舒等不敢不言。”敦即使还地，众咸壮之。敦重舒公亮，给赐转丰，数诣其家。表为梁州刺史。病卒。

乐广，字彦辅，南阳涇阳人也。父方，参魏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。广时年八岁，玄常见广在路，因呼与语，还谓方曰：

“向见广神姿郎彻，当为名士。卿家虽贫，可令专学，必能兴卿门户也。”方早卒。广孤贫，侨居山阳，寒素为业，人无知者。性冲约，有远识，寡嗜欲，与物无竞。尤善谈论，每以约言析理，以厌人之心，其所不知，默如也。裴楷尝引广共谈，自夕申旦，雅相钦挹，叹曰：“我所不如也。”王戎为荆州刺史，闻广为夏侯玄所尝，乃举为秀才。楷又荐广于贾充，遂辟太尉掾，转太子舍人。尚书令卫瓘，朝之耆旧，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，见广而奇之，曰：“自昔诸贤既没，常恐微言将绝，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。”命诸子造焉，曰：“此人之水镜，见之莹然，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。”王衍自言：“与人语甚简至，及见广，便觉己之烦。”其为识者所叹美如此。

出补元城令，迁中书侍郎，转太子中庶子，累迁侍中、河南尹。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，将让尹，请潘岳为表。岳曰：“当得君意。”广乃作二百句语，述己之志。岳因取次比，便成名笔。时人咸云：“若广不假岳之笔，岳不取广之旨，无以成斯美也。”

尝有亲客，久阔不复来，广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前在坐，蒙赐酒，方欲饮，见杯中有蛇，意甚恶之，既饮而疾。”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，漆画作蛇，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。复置酒于前处，谓客曰：“酒中复有所见不？”答曰：“所见如初。”广乃告其所以，客豁然意解，沈疴顿愈。卫玠总角时，尝问广梦，广云是想。玠曰：“神形所不接而梦，岂是想邪！”广曰：“因也。”玠思之经月不得，遂以成疾。广闻故，命驾为剖析之，玠病即愈。广叹曰：“此贤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！”

广所在为政，无当时功誉，然每去职，遗爱为人所思。凡所论人，必先称其所长，则所短不言而自见矣。人有过，先尽弘恕，然后善恶自彰矣。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，名重于时。故

天下言风流者，谓王、乐为称首焉。

少与弘农杨准相善。准之二子曰乔曰髦，皆知名于世。准使先诣裴頠，頠性弘方，爱乔有高韵。谓准曰：“乔当及卿，髦少减也。”又使诣广，广性清淳，爱髦有神检。谓准曰：“乔自及卿，然髦亦清出。”准笑曰：“我二儿之优劣，乃裴、乐之优劣也。”论者以为乔虽有高韵，而神检不足，乐为得之矣。

是时王澄、胡毋辅之等，皆亦任放为达，或至裸体者。广闻而笑曰：“名教内自有乐地，何必乃尔！”其居才爱物，动有理中，皆此类也。值世道多虞，朝章紊乱，清己中立，任诚保素而已。时人莫有见其际焉。

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，前尹多不敢处正寝，广居之不疑。尝外户自闭，左右皆惊，广独自若。顾见墙有孔，使人掘墙，得狸而杀之，其怪亦绝。

愍怀太子之废也，诏故臣不得辞送，众官不胜愤叹，皆冒禁拜辞。司隶校尉满奋敕河南中部收缚拜者送狱，广即便解遣。众人代广危惧。孙琰说贾谧曰：“前以太子罪恶，有斯废黜，其臣不惧严诏，冒罪而送。今若系之，是彰太子之善，不如释去。”谧然其言，广故得不坐。

迁吏部尚书左仆射，后东安王繇当为仆射，转广为右仆射，领吏部，代王戎为尚书令，始戎荐广，而终践其位，时人美之。

成都王颖，广之婿也，及与长沙王义遘难，而广既处朝望，群小谗谤之。义以问广，广神色不变，徐答曰：“广岂以五男易一女。”义犹以为疑，广竟以忧卒。荀藩闻广之不免也，为之流涕。三子：凯、肇、谡。

凯字弘绪，大司马齐王掾，参骠骑军事。肇字弘茂，太傅东海王掾。洛阳陷，兄弟相携南渡江。谡字弘范，征虏将军、

吴郡内史。

史臣曰：汉相清静，见机于旷务；周史清虚，不嫌于尸禄。岂台揆之任，有异于常班者欤！濬冲善发谈端，夷甫仰希方外，登槐庭之显列，顾漆园而高视。彼既凭虚，朝章已乱。戎则取容于世，旁委货财；衍则自保其身，宁论宗稷？及三方构乱，六戎藉手，犬羊之侣，锋镝如云。夷甫区区焉，佞彼凶渠，以求容贷，颓墙之陨，犹有礼也。平子肆情傲物，对镜难堪，终失厥生，自贻伊败。且夫衣服表容，珪璋范德，声移宫羽，采照山华，布武有章，立言成训。澄之箕踞，不已甚矣。若乃解袂登枝，裸形扞鹊，以此为达，谓之高致，轻薄是效，风流讵及。道睽将圣，事乖跖指，操情独往，自夭其生者焉。昔晏婴哭庄公之尸，乐令解愍怀之客，岂闻伯夷之风欤，懦夫能立志者也。

赞曰：晋家求士，乃构仙台，陵云切汉，山叟知材。濬冲居鼎，谈优劣。夷甫两顾，退求三穴。神乱当年，忠乖曩列。平子陵侮，多于用拙。乐令披云，高天澄彻。

列传第十四

郑袤（子默 默子球）

李胤

卢钦（弟珽 珽子志 志子谡）

华表（子虞 虞子恆 虞弟峤）

石鉴 温羨

郑袤，字林叔，荥阳开封人也。高祖众，汉大司农。父泰，扬州刺史，有高名。袤少孤，早有识鉴。荀攸见之曰：“郑公业为不亡矣。”随叔父浑避难江东。时华歆为豫章太守，浑往依之，歆素与泰善，抚养袤如己子。年十七，乃还乡里。性清正。时济阴魏讽为相国掾，名重当世，袤同郡任览与结交。袤以讽奸雄，终必为祸，劝览远之。及讽败，论者称焉。

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，精选宾友，袤与徐干俱为临淄侯文学，转司隶功曹从事。司空王朗辟为掾，袤举高阳许允、扶风鲁芝、东莱王基，朗皆命之，后咸至大位，有重名。袤迁尚书郎。出为黎阳令，吏民悦服。太守班下属城，特见甄异，为诸县之最。迁尚书右丞。转济阴太守，下车旌表孝悌，敬礼贤能，兴立庠序，开诱后进。调补大将军从事中郎，拜散骑常侍。会广平太守缺，宣帝谓袤曰：“贤叔大匠垂称于阳平、魏郡，百姓蒙惠化。且卢子家、王子雍继踵此郡，使世不乏贤，故复相屈。”袤在广平，以德化为先，善作条教，郡中爱之。征拜侍

中，百姓恋慕，涕泣路隅。迁少府。高贵乡公即位，袤与河南尹王肃备法驾奉迎于元城，封广昌亭侯。徙光禄勋，领宗正。

毋丘俭作乱，景帝自出征之，百官祖送于城东，袤疾病不任会。帝谓中领军王肃曰：“唯不见郑光禄为恨。”肃以语袤，袤自舆追帝，及于近道。帝笑曰：“故知侯生必来也。”遂与袤共载，曰：“计将何先？”袤曰：“昔与俭俱为台郎，特所知悉。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，自昔建勋幽州，志望无限。文钦勇而无算。今大军出其不意，江、淮之卒锐而不能固，深沟高垒以挫其气，此亚夫之长也。”帝称善。转太常。高贵乡公议立明堂辟雍，精选博士，袤举刘毅、刘寔、程咸、庾峻，后并至公辅大位。及常道乡公立，与议定策，进封安城乡侯，邑千户。景元初，疾病失明，屡乞骸骨，不许。拜光禄大夫。五等初建，封密陵伯。

武帝践阼，进爵为侯。虽寝疾十余年，而时贤并相推荐。泰始中，诏曰：“光禄密陵侯袤，履行纯正，守道冲粹，退有清和之风，进有素丝之节，宜登三阶之曜，补袞职之阙。今以袤为司空。”天子临轩，遣五官中郎将国坦就第拜授。袤前后辞让，遣息称上送印绶，至于十数。谓坦曰：“魏以徐景山为司空，吾时为侍中，受诏警旨。徐公语吾曰：‘三公当上应天心，苟非其人，实伤和气，不敢以垂死之年，累辱朝廷也。’终于不就。遵大雅君子之迹，可不务乎！”固辞，久之见许，以侯就第，拜仪同三司，置舍人官骑，赐床帐簟褥、钱五十万。

九年薨，时年八十五。帝于东堂发哀，赐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三十万、绢布各百匹，以供丧事。谥曰元。有子六人，长子默嗣，次质、舒、翎、称、予，位并列卿。

默字思元。起家秘书郎，考核旧文，删省浮秽。中书令虞松谓曰：“而今而后，殊紫别矣。”转尚书考功郎，专典伐蜀

事，封关内侯，迁司徒左长史。武帝受禅，与太原郭奕俱为中庶子。朝廷以太子官属宜称陪臣。默上言：“皇太子体皇极之尊，无私于天下。宫臣皆受命天朝，不得同之藩国。”事遂施行。出为东郡太守，值岁荒人饥，默辄开仓振给，乃舍都亭，自表待罪。朝廷嘉默忧国，诏书褒叹，比之汲黯。班告天下，若郡县有此比者，皆听出给。入为散骑常侍。

初，帝以贵公子当品，乡里莫敢与为辈，求之州内，于是十二郡中正金共举默。文帝与褒书曰：“小兒得厕贤子之流，愧有窃贤之累。”及武帝出祀南郊，诏使默骖乘，因谓默曰：“卿知何以得骖乘乎？昔州里举卿相辈，常愧有累清谈。”遂问政事，对曰：“劝穡务农，为国之基。选人得才，济世之道。居官久职，政事之宜。明慎黜陟，劝戒之由。崇尚儒素，化导之本。如此而已矣。”帝善之。

后以父丧去官，寻起为廷尉。是时鬲令袁毅坐交通货赂，大兴刑狱。在朝多见引逮，唯默兄弟以洁慎不染其流。迁太常。时仆射山涛欲举一亲亲为博士，谓默曰：“卿似尹翁归，令吾不敢复言。”默为人敦重，柔而能整，皆此类也。

及齐王攸当之国，下礼官议崇锡典制。博士祭酒曹志等并立异议，默容过其事，坐免。寻拜大鸿胪。遭母丧，旧制，既葬还职，默自陈恳至，久而见许。遂改法定令，听大臣终丧，自默始也。服阕，为大司农，转光禄勋。

太康元年卒，时年六十八，谥曰成。尚书令卫瓘奏：“默才行名望，宜居论道，五升九卿，位未称德，宜赠三司。”而后父杨骏先欲以女妻默子豫，默曰：“吾每读《隽不疑传》，常想其人。畏远权贵，奕世所守。”遂辞之。骏深为恨。至此，骏议不同，遂不施行。默宽冲博爱，谦虚温谨，不以才地矜物，事上以礼，遇下以和，虽僮竖厮养不加声色，而犹有嫌怨，故

士君子以为居世之难。子球。

球字子瑜。少辟宰府，入侍二宫。成都王为大将军，起义讨赵王伦，球自顿丘太守为右长史，以功封平寿公。累迁侍中、尚书、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、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。永嘉二年卒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元。球弟豫，永嘉末为尚书。

李胤，字宣伯，辽东襄平人也。祖敏，汉河内太守，去官还乡里，辽东太守公孙度欲强用之，敏乘轻舟浮沧海，莫知所终。胤父信追求积年，浮海出塞，竟无所见，欲行丧制服，则疑父尚存，情若居丧而不聘娶。后有邻居故人与其父同年者亡，因行丧制服。燕国徐邈与之同州里，以不孝莫大于无后，劝使娶妻。既生胤，遂绝房室，恆如居丧礼，不堪其忧，数年而卒。胤既幼孤，母又改行，有识之后，降食哀戚，亦以丧礼自居。又以祖不知存亡，设木主以事之。由是以孝闻。容貌质素，颓然若不足者，而知度沈邃，言必有则。

初仕郡上计掾，州辟部从事、治中，举孝廉，参镇北军事。迁乐平侯相，政尚清简。入为尚书郎，迁中护军司马、吏部郎，铨综廉平。赐爵关中侯，出补安丰太守。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，迁御史中丞，恭恪直绳，百官惮之。伐蜀之役，为西中郎将、督关中诸军事。后为河南尹，封广陆伯。泰始初，拜尚书，进爵为侯。胤奏以为：“古者三公坐而论道，内参六官之事，外与六卿之教，或处三槐，兼听狱讼，稽疑之典，谋及卿士。陛下圣德钦明，垂心万机，猥发明诏，仪刑古式，虽唐、虞畴谘，周文翼翼，无以加也。自今以往，国有大政，可亲延群公，询纳谏言。其军国所疑，延诣省中，使侍中、尚书谘论所宜。若有疾病，不任觐会，临时遣侍臣讯访。”诏从之。迁吏部尚书仆射，寻转太子少傅。诏以胤忠允高亮，有匪躬之节，使领司隶校尉。胤屡自表让，忝傅储宫，不宜兼监司之官。武

帝以二职并须忠贤，故每不许。

咸宁初，皇太子出居东宫，帝以司录事任峻重，而少傅有旦夕辅导之务，胤素羸，不宜久劳之，转拜侍中，加特进。俄迁尚书令，侍中、特进如故。胤虽历职内外，而家至贫俭，儿病无以市药。帝闻之，赐钱十万。其后帝以司徒旧丞相之职，诏以胤为司徒。在位五年，简亮持重，称为任职。以吴会初平，大臣多有勋劳，宜有登进，乃上疏逊位。帝不听，遣侍中宣旨，优诏敦谕，绝其章表。胤不得已，起视事。

太康三年薨，诏遣御史持节监丧致祠，谥曰成。皇太子命舍人王赞誅之，文义甚美。帝后思胤清节，诏曰：“故司徒李胤，太常彭灌，并履忠清俭，身没，家无余积，赐胤家钱二百万、谷千斛，灌家半之。”三子，固、真长、修。固字万基，散骑郎，先胤卒，固子志嗣爵。志字彦道，历位散骑侍郎、建威将军、阳平太守。真长位至太仆卿。修黄门侍郎、太弟中庶子。

卢钦，字子若，范阳涿人也。祖植，汉侍中。父毓，魏司空。世以儒业显。钦清淡有远识，笃志经史，举孝廉，不行，魏大将军曹爽辟为掾。爽弟尝有所属请，钦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，爽深纳之，而罚其弟。除尚书郎。爽诛，免官。后为侍御史，袭父爵大利亭侯，累迁琅邪太守。宣帝为太傅，辟从事中郎，出为阳平太守，迁淮北都督、伏波将军，甚有称绩。征拜散骑常侍、大司农，迁吏部尚书，进封大梁侯。武帝受禅，以为都督沔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假节，给追锋轺卧车各一乘、第二驸马二乘、骑具刀器、御府人马铠等，及钱三十万。钦在镇宽猛得中，疆场无虞。入为尚书仆射，加侍中、奉车都尉，领吏部。以清贫，特赐绢百匹。钦举必以材，称为廉平。

咸宁四年卒，诏曰：“钦履道清正，执德贞素。文武之称，

著于方夏。入跻机衡，惟允庶事。肆勤内外，有匪躬之节。不幸薨没，朕甚悼之。其赠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布五十匹、钱三十万。”谥曰元。又以钦忠清高洁，不营产业，身没之后，家无所庇，特赐钱五十万，为立第舍。复下诏曰：“故司空王基、卫将军卢钦、领典军将军杨器，并素清贫，身没之后，居无私积。顷者饥馑，闻其家大匮，其各赐谷三百斛。”钦历宰州郡，不尚功名，唯以平理为务。禄俸散之亲故，不营赀产。动循礼典，妻亡，制庐杖，终丧居外。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，名曰《小道》。子浮嗣。

浮字子云，起家太子舍人。病疽截手，遂废。然朝廷器重之，以为国子博士、祭酒、秘书监，皆不就。

钦弟琨字子笏，卫尉卿。琨子志。

志字子道，初辟公府掾、尚书郎，出为鄴令。成都王颖之镇鄴也，爱其才量，委以心膂，遂为谋主。齐王冏起义，遣使告颖。颖召志计事，志曰：“赵王无道，肆行篡逆，四海人神，莫不愤怒。今殿下总率三军，应期电发，子来之众，不召自至。扫夷凶逆，必有征无战。然兵事至重，圣人所慎。宜旌贤任才，以收时望。”颖深然之，改选上佐，高辟掾属，以志为谏议参军，仍补左长史，专掌文翰。颖前锋都督赵驥为伦所败，士众震骇，议者多欲还保朝歌。志曰：“今我军失利，敌新得胜，必有轻易陵轹之情，若顿兵不进，三军畏衄，惧不可用。且战何能无胜负，宜更选精兵，星行倍道，出贼不意，此用兵之奇也。”颖从之。及伦败，志劝颖曰：“齐王众号百万，与张泓等相持不能决，大王得济河，此之大勋，莫之与比，而齐王今当与大王共辅朝政。志闻两雄不俱处，功名不并立，今宜因太妃微疾，求还定省，推崇齐王，徐结四海之心，此计之上也。”颖纳之，遂以母疾还藩，委重于冏。由是颖获四海之誉，天

下归心。朝廷封志为武强侯，加散骑常侍。

及河间王颙纳李含之说，欲内除二王，树颖储副，遣报颖，颖将应之，志正谏，不从。及罔灭，颖遥执期权，遂怀觖望之心。以长沙王乂在内，不得恣其所欲，密欲去乂。时荆州有张昌之乱，颖表求亲征，朝廷许之。会昌等平，乃回兵以讨乂。志谏曰：“公前有复皇祚之大勋，及事平，归功于齐，辞九锡之赏，不当朝政之权，振阳翟饥人，葬黄桥白骨，皆盛德之事，四海之人莫不荷赖矣。逆寇纵肆，猾扰荆、楚，今公扫清群难，南土以宁，振旅而旋，顿军关外，文服入朝，此霸王者之事也。”颖不纳。

及乂死，颖表志为中书监，留鄴，参署相府事。乘与败于荡阴，颖遣志督兵迎帝。及王浚攻鄴，志劝颖奉天子还洛阳。时甲士尚万五千人，志夜部分，至晓，众皆成列，而程太妃恋鄴不欲去，颖未能决。俄而众溃，唯志与子谧、兄子緄、殿中武贲千人而已，志复劝颖早发。时有道士姓黄，号曰圣人，太妃信之。及使呼人，道士求两杯酒，饮讫，抛杯而去，于是志计始决。而人马复散，志于营阵间寻索，得数乘鹿车，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，得百余人。志入，帝问志曰：“何故散败至此？”志曰：“贼去鄴尚八十里，而人士一朝骇散，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。”帝曰：“甚佳。”于是御犊车便发。屯骑校尉郝昌先领兵八千守洛阳，帝召之，至汲郡而昌至，兵仗甚盛。志喜于复振，启天子宜下赦书，与百姓同其休庆。既达洛阳，志启以满奋为司隶校尉。奔散者多还，百官粗备，帝悦，赐志绢二百匹、绵百斤、衣一袭、鹤绫袍一领。

初，河间王颙闻王浚起兵，遣右将军张方救鄴。方闻成都军败，顿兵洛阳，不敢进，纵兵虏掠，密欲迁都长安，将焚宗庙宫室，以绝人心。志说方曰：“昔董卓无道，焚烧洛阳，怨

毒之声，百年犹存，何为袭之！”乃止。方遂逼天子幸其垒。帝垂泣就舆，唯志侍侧，曰：“陛下今日之事，当一从右将军。臣弩怯，无所云补，唯知尽微诚，不离左右而已。”停方垒三日便西，志复从至长安。颖被黜，志亦免官。

及东海王越奉迎大驾，颙启帝复颖还鄴，以志为魏郡太守，加左将军，随颖北镇。行达洛阳，而平昌公模遣前锋督护冯嵩距颖。颖还长安，未至而闻颙斩张方，求和于越。颖住华阴，志进长安，诣阙陈谢，即还就颖于武关。奔南阳，复为刘陶所驱，回诣河北。及颖薨，官属奔散，唯志亲自殡送，时人嘉之。越命志为军谘祭酒，迁卫尉，永嘉末，转尚书。洛阳没，志将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刘琨。至阳邑，为刘粲所虏，与次子谧、诜等俱遇害于平阳。长子谡。

谡字子谅，清敏有理思，好《老》《庄》，善属文。选尚武帝女荥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未成礼而公主卒。后州举秀才，辟太尉掾。洛阳没，随志北依刘琨，与志俱为刘粲所虏。粲据晋阳，留谡为参军。琨收散卒，引猗卢骑还攻粲。粲败走，谡得赴琨，先父母兄弟在平阳者，悉为刘聪所害。琨为司空，以谡为主簿，转从事中郎。琨妻即谡之从母，既加亲爱，又重其才地。

建兴末，随琨投段匹磾。匹磾自领幽州，取谡为别驾。匹磾既害琨，寻亦败丧。时南路阻绝，段末波在辽西，谡往投之。元帝之初，末波通使于江左，谡因其使抗表理琨，文旨甚切，于是即加吊祭。累徵谡为散骑中书侍郎，而为末波所留，遂不得南渡。末波死，弟辽代立，谡流离世故且二十载。石季龙破辽西，复为季龙所得，以为中书侍郎、国子祭酒、侍中、中书监。属冉闵诛石氏，谡随闵军，于襄国遇害，时年六十七，是岁永和六年也。

谡名家子，早有声誉，才高行洁，为一时所推。值中原丧乱，与清河崔悦、颍川荀绰、河东裴宪、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，虽俱显于石氏，恆以为辱。谡每谓诸子曰：“吾身没之后，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。”撰《祭法》，注《庄子》，及文集，皆行于世。

悦字道儒，魏司空林曾孙，刘琨妻子之侄也。与谡俱为琨司空从事中郎，后为末波佐史。没石氏，亦居大官。其绰、宪、畅并别有传。

华表，字伟容，平原高唐人也，父歆，清德高行，为魏太尉。表年二十，拜散骑黄门郎，累迁侍中。正元初，石苞来朝，盛称高贵乡公，以为魏武更生。时闻者流汗沾背，表惧祸作，频称疾归下舍，故免于大难。后迁尚书。五等建，封观阳伯。坐供给丧事不整，免。泰始中，拜太子少傅，转光禄勋。迁太常卿。数岁，以老病乞骸骨。诏曰：“表清贞履素，有老成之美，久干王事，静恭匪懈。而以疾固辞，章表恳至。今听如所上，以为太中大夫，赐钱二十万，床帐褥席禄赐与卿同，门施行马。”表以苦节垂名，司徒李胤、司隶王宏等并叹美表清澹退静，以为不可得贵贱而亲疏也。咸宁元年八月卒，时年七十二，谥曰康，诏赐朝服。有六子：嵩、岑、峤、鉴、澹、简。

嵩字长骏，弘敏有才义。妻父卢毓典选，难举姻亲，故嵩年三十五不得调，晚为中书通事郎。泰始初，迁冗从仆射。少为武帝所礼，历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前军将军、侍中、南中郎将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。父疾笃辄还，仍遭丧旧例，葬讫复任，嵩固辞，违旨。

初，表有赐客在嵩，使嵩因县令袁毅录名，三客各代以奴。及毅以货赇致罪，狱辞迷谬，不复显以奴代客，直言送三奴与嵩，而毅亦卢氏婿也。又中书监荀勖先为中子求嵩女，嵩不许，

为恨，因密启帝，以袁毅货赇者多，不可尽罪，宜责最所亲者一人，因指嵩当之。又绿嵩有违忤之咎，遂于丧服中免嵩官，削爵土。大鸿胪何遵奏嵩免为庶人，不应袭封，请以表世孙混嗣表。有司奏曰：“嵩所坐除名削爵，一时之制。嵩为世子，著在名簿，不听袭嗣，此为刑罚再加。诸侯犯法，八议平处者，褒功重爵也。嫡统非犯终身弃罪，废之为重，依律应听袭封。”诏曰：“诸侯薨，子逾年即位，此古制也。应即位而废之，爵命皆去矣，何为罪罚再加？且吾之责嵩，以肃贪秽，本不论常法也。诸贤不能将明此意，乃更诡易礼律，不顾宪度，君命废之，而群下复之，此为上下正相反也。”于是有司奏免议者官，诏皆以赎论。混以世孙当受封，逃避，断发阳狂，病暗不能语，故得不拜，世咸称之。

嵩栖迟家巷垂十载，教诲子孙，讲诵经典。集经书要事，名曰《善文》，行于世。与陈勰共造猪阑于宅侧，帝尝出视之，问其故，左右以实对，帝心怜之。帝后又登陵云台，望见麋苜蓿园，阡陌甚整，依然感旧。太康初大赦，乃得袭封。久之，拜城门校尉，迁左卫将军。数年，以为中书监。惠帝即位，加侍中、光禄大夫、尚书令，进爵为公。嵩应杨骏召，不时还，有司奏免官。寻迁太子少傅，加散骑常侍，动遵礼典，得傅导之义。后年衰病笃，诏遣太医疗病，进位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时河南尹韩寿因托贾后求以女配嵩孙陶，嵩距而不许，后深以为恨，故遂不登台司。年七十五卒，谥曰元。三子：混、荟、恆。

混字敬伦，嗣父爵，清贞简正，历位侍中、尚书，卒官。子陶嗣，补巩令，没于石勒。

荟字敬叔，为河南尹。与荀藩、荀组俱避贼，至临颖，父子并遇害。

恆字敬则，博学以清素为称。尚武帝女荥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元康初，东宫建，恆以选为太子宾友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百户。辟司徒王浑仓曹掾，属除散骑侍郎，累迁散骑常侍、北军中候，俄拜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

愍帝即位，以恆为尚书，进爵苑陵县公。顷之，刘聪逼长安，诏出恆为镇军将军，领颍川太守，以为外援。恆兴合义军，得二千人，未及西赴，而关中陷没。时群贼方盛，所在州郡相继奔败，恆亦欲弃郡东渡，而从兄轶为元帝所诛，以此为疑。先书与骠骑将军王导，导言于帝。帝曰：“兄弟罪不相及，况群从乎！”即召恆，补光禄勋。恆到，未及拜，更以为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本州大中正。

寻拜太常，议立郊祀。尚书刁协、国子祭酒杜彝议，须还洛乃修郊祀。恆议，汉献帝居许，即便郊柴，宜于此修立。司徒荀组、骠骑将军王导同恆议，遂定郊祀。寻以疾求解，诏曰：“太常职主宗庙，烝尝敬重，而华恆所疾，不堪亲奉职事。夫子称‘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’，况宗伯之任职所司邪！今转恆为廷尉。”顷之，加特进。

太宁初，迁骠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督石头水陆诸军事。王敦表转恆为护军，疾病不拜。授金紫光禄大夫，又领太子太保。成帝即位，加散骑常侍，领国子祭酒。咸和初，以愍帝时赐爵进封一皆削除，恆更以讨王敦功封苑陵县侯，复领太常。苏峻之乱，恆侍帝左右，从至石头，备履艰危，困悴逾年。

初，恆为州大中正，乡人任让轻薄无行，为恆所黜。及让在峻军中，任势多所杀害，见恆辄恭敬，不肆其虐。钟雅、刘超之死，亦将及恆，让尽心救卫，故得免。

及帝加元服，又将纳后。寇难之后，典籍靡遗，婚冠之礼，无所依据。恆推寻旧典，撰定礼仪，并郊庙辟雍朝廷轨则，事

并施用。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，常侍如故，固让未拜。会卒，时年六十九，册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，谥曰敬。

恆清恪俭素，虽居显列，常布衣蔬食，年老弥笃。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唯有书数百卷，时人以此贵之。子俊嗣，为尚书郎。俊子仰之，大长秋。

峤字叔骏，才学深博，少有令闻。文帝为大将军，辟为掾属，补尚书郎，转车骑从事中郎。泰始初，赐爵关内侯。迁太子中庶子。出为安平太守。辞亲老不行，更拜散骑常侍，典中书著作，领国子博士，迁侍中。

太康末，武帝颇亲宴乐，又多疾病。属小瘳，峤与侍臣表贺，因微谏曰：“伏惟圣体渐就平和，上下同庆，不觉抃舞。臣等愚戆，窃有微怀，以为收功于所忽，事乃无悔；虑福于垂成，祚乃日新。唯愿陛下深垂圣明，远思所忽之悔，以成日新之福。冲静和气，畜养精神，颐身于清简之宇，留心于虚旷之域。无厌世俗常戒，以忽群下之言，则丰庆日延，天下幸甚！”帝手诏报曰：“辄自消息，无所为虑。”元康初，封宣昌亭侯。诛杨骏，改封乐乡侯，迁尚书。

后以峤博闻多识，属书典实，有良史之志，转秘书监，加散骑常侍，班同中书。寺为内台，中书、散骑、著作及治礼音律，天文数术，南省文章，门下撰集，皆典统之。初，峤以《汉纪》烦秽，慨然有改作之意。会为台郎，典官制事，由是得遍观秘籍，遂就其绪，起于光武，终于孝献，一百九十五年，为帝纪十二卷、皇后纪二卷、十典十卷、传七十卷及三谱、序传、目录，凡九十七卷。峤以皇后配天作合，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，非其义也，故易为皇后纪，以次帝纪。又改志为典，以有《尧典》故也。而改名《汉后书》奏之。诏朝臣会议。时中书监荀勖、令和峤、太常张华、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，有迁

固之规，实录之风，藏之秘府。后太尉汝南王亮、司空卫瓘为东宫傅，列上通讲，事遂施行。峤所著论议难驳诗赋之属数十万言，其所奏官制、太子宜还宫及安边、雩祭、明堂辟雍、浚导河渠，巡禹之旧迹置都水官，修蚕宫之礼置长秋，事多施行。元康三年卒，追赠少府，谥曰简。

峤性嗜酒，率常沈醉。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，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，使踵成之，未竟而卒。后监缪徵又奏峤少子暢为佐著作郎，克成十典，并草魏、晋纪传，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。永嘉丧乱，经籍遗没，峤书存者五十余卷。

峤有三子：颐、彻、暢。颐嗣，官至长乐内史。暢有才思，所著文章数万言。遭寇乱，避难荆州，为贼所害，时年四十。

石鉴，字林伯，乐陵厌次人也。出自寒素，雅志公亮。仕魏，历尚书郎、侍御史、尚书左丞、御史中丞，多所纠正，朝廷惮之，出为并州刺史、假节、护匈奴中郎将。武帝受禅，封堂阳子。入为司隶校尉，转尚书。时秦、凉为虜所败，遣鉴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坐论功虚伪免官。后为镇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坐讨吴贼虚张首级。诏曰：“昔云中守魏尚以斩首不实受刑，武牙将军田顺以诈增虜获自杀，诬罔败法，古今所疾。鉴备大臣，吾所取信。往者西事，公欺朝廷，以败为得，竟不推究。中间黜免未久，寻复授用，冀能补过，而乃与下同诈。所谓大臣，义得尔乎！有司奏是也，顾未忍耳。今遣归田里，终身不得复用，勿削爵土也。”久之，拜光禄勋，复为司隶校尉，稍加特进，迁右光禄大夫、开府，领司徒。前代三公册拜，皆设小会，所以崇宰辅之制也。自魏末已后，废不复行。至鉴，有诏令会，遂以为常。太康末，拜司空，领太子太傅。

武帝崩，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。时大司马、汝南王亮为太傅杨骏所疑，不敢临丧，出营城外。时有告亮欲举兵讨骏，

骏大惧，白太后令帝为手诏，诏鉴及张劭使率陵兵讨亮。劭，骏甥也，便率所领催鉴速发，鉴以为不然，保持之，遣人密觇视亮，已别道还许昌，于是骏止，论者称之。山陵讫，封昌安县侯。元康初，为太尉。年八十有余，克壮慷慨，自遇若少年，时人美之。寻薨，谥曰元。子陋，字处贱，袭封，历屯骑校尉。

温羨，字长卿，太原祁人，汉护羌校尉序之后也。祖恢，魏扬州刺史。父恭，济南太守。兄弟六人并知名于世，号曰“六龙”。羨少以朗寤见称，齐王攸辟为掾，迁尚书郎。惠帝即位，拜豫州刺史，入为散骑常侍，累迁尚书。及齐王冏辅政，以羨攸之故吏，意特亲之，转吏部尚书。

先是，张华被诛，冏建议欲复其官爵。论者或以为非，羨驳之曰：“自天子已下，争臣各有差，不得归罪于一人也。故晏子曰：‘为已死亡，非其亲昵，谁能任之？’里克之杀二庶，陈乞之立阳生，汉朝之诛诸吕，皆积年之后乃得立事。未有事主见存，而得行其志于数月之内者也。式乾之会，张华独谏。上宰不和，不能承风赞善，望其指麾从命，不亦难乎！况今皇后譖害其子，内难不预，礼非所在。且后体齐于帝，尊同皇极，罪在枉子，事不为逆，义非所讨。今以华不能废枉子之后，与赵盾不讨杀君之贼同，而贬责之，于义不经通也。”华竟得追复爵位。

其后以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勋，封大陵县公，邑千八百户。出为冀州刺史，加后将军，范阳王虓败于许昌也，自牧冀州，羨乃避之。惠帝之幸长安，以羨为中书令，不就。及帝还洛阳，征为中书监，加散骑常侍。未拜，会帝崩。怀帝即位，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，领司徒。论者僉谓为速。在位未几，病卒，赠司徒，谥曰元。有三子：祗、允、裕。

祗字敬齐，太傅西曹掾。允字敬咸，太子舍人。裕字敬嗣，

尚武安长公主，官至左光禄大夫。

史臣曰：晋氏中朝，承累世之资，建兼并之业，衣冠斯盛，英彦如林。此数公者，或以雅望处台槐，或以高名居保傅，自非一时之秀，亦曷能至于斯。惜其参緘于论道之辰，独善于兼济之日，良图鯁议，无足多谈。然退已进贤，林叔弘推让之美；自家刑国，宣伯协恭孝之规。子若之儒素为基，伟容之苦节流誉，庆垂来叶，不亦宜哉！石鉴以公亮升，温羨以明寤显，属于危乱，不陨其名。岁寒见松柏之后凋，斯人之谓矣。

赞曰：让矣密陵，孝哉广陆。钦既博雅，表亦贞肃。鉴绩克宣，温声载穆。同锵玉振，争芬兰郁。

列传第十五

刘毅（子暉）

程卫 和峤

武陔 任恺 崔洪

郭奕 侯史光 何攀

刘毅，字仲雄，东莱掖人。汉城阳景王章之后。父喈，丞相属。毅幼有孝行，少厉清节，然好臧否人物，王公贵人望风惮之。侨居平阳，太守杜恕请为功曹，沙汰郡吏百余人，三魏称焉。为之语曰：“但闻刘功曹，不闻杜府君。”魏末，本郡察孝廉，辟司隶都官从事，京邑肃然。毅将弹河南尹，司隶不许，曰：“攫兽之犬，麤鼠蹈其背。”毅曰：“既能攫兽，又能杀鼠，何损于犬！”投传而去。同郡王基荐毅于公府，曰：“毅方正亮直，介然不群，言不苟合，行不苟容。往日侨仕平阳，为郡股肱，正色立朝，举纲引墨，殊紫有分，《郑》《卫》不杂，孝弟著于邦族，忠贞效于三魏。昔孙阳取骐驎于吴坂，秦穆拔百里于商旅。毅未遇知己，无所自呈。前已口白，谨复申请。”太常郑袤举博士，文帝辟为相国掾，辞疾，积年不就。时人谓毅忠于魏氏，而帝怒其顾望，将加重辟。毅惧，应命，转主簿。

武帝受禅，为尚书郎、驸马都尉，迁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

帝以毅忠蹇正直，使掌谏官。转城门校尉，迁太仆，拜尚书，坐事免官。咸宁初，复为散骑常侍、博士祭酒。转司隶校尉，纠正豪右，京师肃然。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，时人以毅方之诸葛丰、盖宽饶。皇太子朝，鼓吹将入东掖门，毅以为不敬，止之于门外，奏劾保傅以下。诏赦之，然后得入。

帝尝南郊，礼毕，喟然问毅曰：“卿以朕方汉何帝也？”对曰：“可方桓、灵。”帝曰：“吾虽德不及古人，犹克己为政。又平吴会，混一天下。方之桓、灵，其已甚乎！”对曰：“桓、灵卖官，钱入官库；陛下卖官，钱入私门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”帝大笑曰：“桓灵之世，不闻此言。今有直臣，故不同也。”散骑常侍邹湛进曰：“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，人心犹不多同。昔冯唐答文帝，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，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。然以此相校，圣德乃过之矣。”帝曰：“我平天下而不封禅，焚雉头裘，行布衣礼，卿初无言。今于小事，何见褒之甚？”湛曰：“臣闻猛兽在田，荷戈而出，凡人能之。蜂虿作于怀袖，勇夫为之惊骇，出于意外故也。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，言语有自然之逆顺。向刘毅始言，臣等莫不变色。陛下发不世之诏，出思虑之表，臣之喜庆，不亦宜乎！”

在职六年，迁尚书左仆射。时龙见武库井中，帝亲观之，有喜色。百官将贺，毅独表曰：“昔龙降郑时门之外，子产不贺。龙降夏庭，沫流不禁，卜藏其禘，至周幽王，祸衅乃发。《易》称‘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。’证据旧典，无贺龙之礼。”诏报曰：“正德未修，诚未有以膺受嘉祥。省来示，以为瞿然。贺庆之事，宜详依典义，动静数示。”尚书郎刘汉等议，以为：“龙体既苍，杂以素文，意者大晋之行，戢武兴文之应也。而毅乃引衰世妖异，以疑今之吉祥。又以龙在井为潜，皆失其意。潜之为言，隐而不见。今龙彩质明焕，示人以物，非潜之谓也。”

毅应推处。”诏不听。后阴气解而复合，毅上言：“必有阿党之臣，奸以事君者，当诛而不诛故也。”

毅以魏立九品，权时之制，未见得人，而有八损，乃上疏曰：

臣闻：立政者，以官才为本，官才有三难，而兴替之所由也。人物难知，一也；爱憎难防，二也；情伪难明，三也。今立中正，定九品，高下任意，荣辱在手。操人主之威福，夺天朝之权势。爱憎决于心，情伪由于己。公无考校之负，私无告讦之忌。用心百态，求者万端。廉让之风灭，苟且之欲成。天下汹汹，但争品位，不闻推让，窃为圣朝耻之。

夫名状以当才为清，品辈以得实为平，安危之要，不可不明。清平者，政化之美也；枉滥者，乱败之恶也，不可不察。然人才异能，备体者衅。器有大小，达有早晚。前鄙后修，宜受日新之报；抱正违时，宜有质直之称；度远阙小，宜得殊俗之状；任直不饰，宜得清实之誉；行寡才优，宜获器任之用。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，四子异行而均义。陈平、韩信笑侮于邑里，而收功于帝王；屈原、伍胥不容于人主，而显名于竹帛，是笃论之所明也。

今之中正，不精才实，务依党利，不均称尺，备随爱憎。所欲与者，获虚以成誉；所欲下者，吹毛以求疵。高下逐强弱，是非由爱憎。随世兴衰，不顾才实，衰则削下，兴则扶上，一人之身，旬日异状。或以货赂自通，或以计协登进，附托者必达，守道者困悴。无报于身，必见割夺。有私于己，必得其欲。是以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。暨时有之，皆曲有故。慢主罔时，实为乱源。损政之道一也。

置州都者，取州里清议，咸所归服，将以镇异同，一言议。不谓一人之身，了一州之才，一人不审便坐之。若然，自仲尼

以上，至于庖牺，莫不有失，则皆不堪，何独责于中人者哉！若殊不修，自可更选。今重其任而轻其人，所立品格，还访刁攸。攸非州里之所归，非职分之所置。今访之，归正于所不服，决事于所不职，以长谗构之源，以生乖争之兆，似非立都之本旨，理俗之深防也。主者既善刁攸，攸之所下而复选以二千石，已有数人。刘良上攸之所下，石公罪攸之所行，驳违之论横于州里，嫌讎之隙结于大臣。夫桑妾之讼，祸及吴、楚；斗鸡之变，难兴鲁邦。况乃人伦交争而部党兴，刑狱滋生而祸根结。损政之道二也。

本立格之体，将谓人伦有序，若贯鱼成次也。为九品者，取下者为格，谓才德有优劣，伦辈有首尾。今之中正，务自远者，则抑割一国，使无上人；秽劣下比，则拔举非次，并容其身。公以为格，坐成其私。君子无大小之怨，官政无绳奸之防。使得上欺明主，下乱人伦。乃使优劣易地，首尾倒错。推贵异之器，使在凡品之下，负戴不肖，越在成人之首。损政之道三也。

陛下践阼，开天地之德，弘不讳之诏，纳忠直之言，以览天下之情，太平之基，不世之法也。然尝罚，自王公以至于庶人，无不加法。置中正，委以一国之重，无尝罚之防。人心多故，清平者寡，故怨讼者众。听之则告讦无已，禁绝则冤枉无极，与其理讼之烦，犹愈冤枉之害。今禁讼诉，则杜一国之口，培一人之势，使得纵横，无所顾惮。诸受枉者抱怨积直，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，而长壅蔽于邪人之铨。使上明不下照，下情不上闻。损政之道四也。

昔在前圣之世，欲敦风俗，镇静百姓，隆乡党之义，崇六亲之行，礼教庠序以相率，贤不肖于是见矣。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，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。故天下之

人退而修本，州党有德义，朝廷有公正，浮华邪佞无所容厝。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，或流徙异邦，或取给殊方，面犹不识，况尽其才力！而中正知与不知，其当品状，采誉于台府，纳毁于流言。任己则有不识之蔽，听受则有彼此之偏。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，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；既无乡老纪行之誉，又非朝廷考绩之课；遂使进宫之人，弃近求远，背本逐末。位以求成，不由行立，品不校功，党誉虚妄。损政五也。

凡所以立品设状者，求人才以理物也，非虚饰名誉，相为好丑。虽孝悌之行，不施朝廷，故门外之事，以义断恩。既以在官，职有大小，事有剧易，各有功报，此人才之实效，功分之所得也。今则反之，于限当报，虽职之高，还附卑品，无绩于官，而获高叙，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。上夺天朝考绩之分，下长浮华朋党之士。损政六也。

凡官不同事，人不同能，得其能则成，失其能则败。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，而以九等为例。以品取人，或非才能之所长；以状取人，则为本品之所限。若状得其实，犹品状相妨，系絜选举，使不得精于才宜。况今九品，所疏则削其长，所亲则饰其短。徒结白论，以为虚誉，则品不料能，百揆何以得理，万机何以得修？损政七也。

前九品诏书，善恶必书，以为褒贬，当时天下，少有所忌。今之九品，所下不彰其罪，所上不列其善，废褒贬之义，任爱憎之断，清浊同流，以植其私。故反违前品，大其形势，以驱动众人，使必归己。进者无功以表劝，退者无恶以成惩。惩劝不明，则风俗污浊，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？损政八也。

由此论之，选中正而非其人，授权势而无尝罚，或缺中正而无禁检，故邪党得肆，枉滥纵横。虽职名中正，实为奸府；事名九品，而有八损。或恨结于亲亲，猜生于骨肉，当身困于

敌讎，子孙离其殃咎。斯乃历世之患，非徒当今之害也。是以时主观时立法，防奸消乱，靡有常制，故周因于殷，有所损益。至于中正九品，上圣古贤皆所不为，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，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。自魏立以来，未见其得人之功，而生讎薄之累。毁风败俗，无益于化，古今之失，莫大于此。愚臣以为宜罢中正，除九品，弃魏氏之弊法，立一代之美制。

疏奏，优诏答之。后司空卫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，复古乡议里选。帝竟不施行。

毅夙夜在公，坐而待旦，言议切直，无所曲挠，为朝野之所式瞻。尝散斋而疾，其妻省之，毅便奏加妻罪而请解斋。妻子有过，立加杖捶，其公正如此。然以峭直，故不至公辅。帝以毅清贫，赐钱三十万，日给米肉。年七十，告老。久之，见许，以光禄大夫归第，门施行马，复赐钱百万。

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，尚书以毅悬车致仕，不宜劳以碎务。陈留相乐安孙尹表曰：“礼，凡卑者执劳，尊得居逸，是顺叙之宜也。司徒魏舒、司隶校尉严询与毅年齿相近，往者同为散骑常侍，后分授外内之职，资途所经，出处一致。今询管四十万户州，兼董司百僚，总摄机要，舒所统殷广，兼执九品，铨十六州论议，主者不以为剧。毅但以知一州，便谓不宜累以碎事，于毅太优，询、舒太劣。若以前听致仕，不宜复与迁授位者，故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是也。夫知人则哲，惟帝难之。尚可复委以宰辅之任，不可谿以人伦之论，臣窃所未安。昔郑武公年过八十，入为周司徒，虽过悬车之年，必有可用。毅前为司隶，直法不挠，当朝之臣，多所按劾。谚曰：‘受尧之诛，不能称尧。’直臣无党，古今所悉。是以汲黯死于淮阳，董仲舒裁为诸侯之相。而毅独遭圣明，不离鞶鞶，当世之士咸以为荣。毅虽身偏有风疾，而志气聪明，一州品第，不足劳其

思虑。毅疾恶之心小过，主者必疑其论议伤物，故高其优礼，令去事实，此为机阁毅，使绝人伦之路也。臣州茂德惟毅，越毅不用，则清谈倒错矣。”

于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凭毅取正。光禄勋石鉴等共奏曰：“谨按陈留相孙尹表及与臣等书如左。臣州履境海岱，而参风齐、鲁，故人俗务本，而世敦德让，今虽不充于旧，而遗训犹存，是以人伦归行，士识所守也。前被司徒符，当参举州大中正。竝以光禄大夫毅，纯孝至素，著在乡间。忠允亮直，竭于事上，仕不为荣，惟期尽节。正身率道，崇公忘私，行高义明，出处同揆。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，州闾归其清流。虽年耆偏疾，而神明克壮，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者矣。诚以毅之明格，能不言而信，风之所动，清浊必偃，以称一州咸同之望故也。窃以为礼贤尚德，教之大典，王制夺与，动为开塞，而士之所归，人伦为大。臣等虚劣，虽言废于前，今承尹书，敢不列启。按尹所执，非惟惜名议于毅之身，亦通陈朝宜夺与大准。以为尹言当否，应蒙评议。”

由是毅遂为州都，铨正人流，清浊区别，其所弹贬，自亲贵者始。太康六年卒，武帝抚几惊曰：“失吾名臣，不得生作三公！”即赠仪同三司，使者监护丧事。羽林左监北海王宫上疏曰：“中诏以毅忠允匪躬，赠班台司，斯诚圣朝考绩以毅著勋之美事也。臣谨按，谥者行之迹，而号者功之表。今毅功德并立，而有号无谥，于义不体。臣窃以《春秋》之事求之，谥法主于行而不系爵。然汉、魏相承，爵非列侯，则皆没而高行，不加之谥，至使三事之贤臣，不如野战之将。铭迹所殊，臣愿圣世举《春秋》之远制，改列爵之旧限，使夫功行之实不相掩替，则莫不率赖。若以革旧毁制，非所仓卒，则毅之忠益，虽不攻城略地，论德进爵，亦应在例。臣敢惟行甫请周之义，谨

牒毅功行如石。”帝出其表使八坐议之，多同官议。奏寝不报。二子：暉、总。

暉字长升，正直有父风。太康初为博士，会议齐王攸之国，加崇典礼，暉与诸博士坐议违旨。武帝大怒，收暉等付廷尉。会赦得出，免官。初，暉父毅疾冯紘奸佞，欲奏其罪，未果而卒。至是，紘位宦日隆，暉慨然曰：“使先人在，不令紘得无患。”

后为酸枣令，转侍御史。会司徒王浑主簿刘舆狱辞连暉，将收付廷尉。浑不欲使府有过，欲距劾自举之。与暉更相曲直，浑怒，便逊位还第。暉乃奏浑曰：“谨按司徒王浑，蒙国厚恩，备位鼎司，不能上佐天子，调和阴阳，下遂万物之宜，使卿大夫各得其所。敢因刘舆扞扞诏使，私欲大府兴长狱讼。昔陈平不答汉文之问，邴吉不问死人之变，诚得宰相之体也。既兴刑狱，怨怼而退，举动轻速，无大臣之节，请免浑官。右长史、杨丘亭侯刘肇，便辟善柔，苟于阿顺，请大鸿胪削爵土。”诸闻暉此奏者，皆叹美之。

其后武库火，尚书郭彰率百人自卫而不救火，暉正色诘之。彰怒曰：“我能截君角也。”暉勃然谓彰曰：“君何敢恃宠作威作福，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！”求纸笔奏之，彰伏不敢言，众人解释，乃止。彰久贵豪侈，每出辄众百余人。自此之后，务从简素。

暉迁太原内史，赵王伦篡位，假征虜将军，不受，与三王共举义。惠帝复阼，暉为左丞，正色立朝，三台清肃。寻兼御史中丞，奏免尚书仆射、东安公繇及王粹、董艾等十余人。朝廷嘉之，遂即真。迁中庶子、左卫将军、司隶校尉，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绥、刘坦、温畿、李暉等。长沙王乂讨齐王冏，暉豫谋，封硃虚县公，千八百户。乂死，坐免。顷之，复为司隶。

及惠帝之幸长安也，留暉守洛阳。河间王颙遣使鸩羊皇后，暉乃与留台仆射荀藩、河南尹周馥等上表，理后无罪。语在《后传》。颙见表，大怒，遣陈颜、吕朗率骑五千收暉，暉东奔高密王略。会刘根作逆，略以暉为大都督，加镇军将军讨根。暉战失利，还洛。至酸枣，值东海王越奉迎大驾。及帝还洛，羊后反宫。后遣使谢暉曰：“赖刘司隶忠诚之志，得有今日。”以旧勋复封爵，加光禄大夫。

暉妻前卒，先陪陵葬。子更生初婚，家法，妇当拜墓，携宾客亲属数十乘，载酒食而行。先是，洛阳令王棱为越所信，而轻暉，暉每欲绳之，棱以为怨。时刘聪、王弥屯河北，京邑危惧。棱告越，云暉与弥乡亲而欲投之。越严骑将追暉，右长史傅宣明暉不然。暉闻之，未至墓而反，以正义责越，越甚惭。

及刘曜寇京师，以暉为抚军将军、假节、都督城守诸军事。曜退，迁尚书仆射。越惮暉久居监司，又为众情所归，乃以为右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少傅，加散骑常侍。外示崇进，实夺其权。怀帝又诏暉领卫尉，加特进。后复以暉为司隶，加侍中。暉五为司隶，允协物情故也。

王弥入洛，百官殄焉。弥以暉乡里宿望，故免于难。暉因说弥曰：“今英雄竞起，九州幅裂，有不世之功者，宇内不容。将军自兴兵已来，何攻不克，何战不胜，而复与刘曜不协，宜思文种之祸，以范蠡为师。且将军可无帝王之意，东王本州，以观时势，上可以混一天下，下可以成鼎峙之事，岂失孙、刘乎！蒯通有言，将军宜图之。”弥以为然，使暉于青州，与曹窳谋，且征之。暉至东阿，为石勒游骑所获，见弥与窳书而大怒，乃杀之。暉有二子：佑、白。

佑为太傅属，白太子舍人。白果烈有才用，东海王越忌之，窃遣上军何伦率百余人入暉第，为劫取财物，杀白而去。

总字弘纪，好学直亮，后叔父彪，位至北军中候。

程卫，字长玄，广平曲周人也。少立操行，强正方严。刘毅闻其名，辟为都官从事。毅奏中护军羊琇犯宪应死。武帝与琇有旧，乃遣齐王攸喻毅，毅许之。卫正色以为不可，径自驰车入护军营，收琇属吏，考问阴私，先奏琇所犯狼藉，然后言于毅。由是名振遐迩，百官厉行。遂辟公府掾，迁尚事郎、侍御史，在职皆以事干显。补洛阳令，历安定、顿丘太守，所莅著绩。卒于官。

和峤，字长舆，汝南西平人也。祖洽，魏尚书令。父道，魏吏部尚书。峤少有风格，慕舅夏侯玄之为为人，厚自崇重。有盛名于世，朝野许其能风俗，理人伦。袭父爵上蔡伯，起家太子舍人。累迁颖川太守，为政清简，甚得百姓欢心。太傅从事中郎庾颢见而叹曰：“峤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礫可多节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贾充亦重之，称于武帝，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迁中书令，帝深器遇之。旧监令共车入朝，时荀勖为监，峤鄙勖为人，以意气加之，每同乘，高抗专车而坐。乃使监令异车，自峤始也。

吴平，以参谋议功，赐弟郁爵汝南亭侯。峤转侍中，愈被亲礼，与任恺、张华相善。峤见太子不令，因侍坐曰：“皇太子有淳古之风，而季世多伪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”帝默然不答。后与荀颢、荀勖同侍，帝曰：“太子近入朝，差长进，卿可俱诣之，粗及世事。”即奉诏而还。颢、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，诚如明诏。峤曰：“圣质如初耳！”帝不悦而起。峤退居，恆怀慨叹，知不见用，犹不能已。在御坐言及社稷，未尝不以储君为忧。帝知其言忠，每不酬和。后与峤语，不及来事。或以告贾妃，妃衔之。太康末，为尚书，以母忧去职。

及惠帝即位，拜太子少傅，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太子

朝西宫，峤从入。贾后使帝问峤曰：“卿昔谓我不了家事，今日定云何？”峤曰：“臣昔事先帝，曾有斯言。言之不效，国之福也。臣敢逃其罪乎！”元康二年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本位如前。永平初，策谥曰简。峤家产丰富，拟于王者，然性至吝，以是获讥于世，杜预以为峤有钱癖。以弟郁子济嗣，位至中书郎。

郁字仲舆，才望不及峤，而以清干称，历尚书左右仆射、中书令、尚书令。洛阳倾没，奔于苟晞，疾卒。

武陟，字元夏，沛国竹邑人也。父周，魏卫尉。陔沈敏有器量，早获时誉，与二弟韶叔夏、茂季夏并总角知名，虽诸父兄弟及乡闾宿望，莫能觉其优劣。同郡刘公荣有知人之鉴，常造周，周见其三子焉。公荣曰：“皆国土也。元夏最优，有辅佐之才，陈力就列，可为亚公。叔夏、季夏不减常伯、纳言也。”

陔少好人伦，与颍川陈泰友善。魏明帝世，累迁下邳太守。景帝为大将军，引为从事中郎，累迁司隶校尉，转太仆卿。初封亭侯，五等建，改封薛县侯。文帝甚亲重之，数与论论时人。尝问陈泰孰若其父群，陔各称其所长，以为群、泰略无优劣，帝然之。泰始初，拜尚书，掌吏部，迁左仆射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陔以宿齿旧臣，名位隆重，自以无佐命之功，又在魏已为大臣，不得已而居位，深怀逊让，终始全洁，当世以为美谈。卒于位，谥曰定。子辅嗣。

韶历吏部郎、太子右卫率、散骑常侍。

茂以德素称，名亚于陔，为上洛太守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尚书。颍川荀恺年少于茂，即武帝姑子，自负责戚，欲与茂交，距而不答，由是致怨。及杨骏诛，恺时为仆射，以茂骏之姨弟，陷为逆党，遂见害。茂清正方直，闻于朝野，一旦枉酷，天下伤焉。侍中傅祗上申明之，后追赠光禄勋。

任愷，字元褒，乐安博昌人也。父昊，魏太常。愷少有识量，尚魏明帝女，累迁中书侍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。晋国建，为侍中，封昌国县侯。

愷有经国之干，万机大小多管综之。性忠正，以社稷为己任，帝器而昵之，政事多谘焉。泰始初，郑冲、王祥、何曾、荀顗、裴秀等各以老疾归第。帝优宠大臣，不欲劳以筋力，数遣愷谕旨于诸公，谘以当世大政，参议得失。愷恶贾充之为人也，不欲令久执朝政，每裁抑焉。充病之，不知所为。后承间言愷忠贞局正，宜在东宫，使护太子。帝从之，以为太子少傅，而侍中如故，充计画不行。会秦、雍寇扰，天子以为忧。愷因曰：“秦、凉覆败，关右骚动，此诚国家之所深虑。宜速镇抚，使人心有庇。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，无以康西土也。”帝曰：“谁可任者？”愷曰：“贾充其人也。”中书令庾纯亦言之，于是诏充西镇长安。充用荀勖计得留。

充既为帝所遇，欲专名势，而庾纯、张华、温颋、向秀、和峤之徒皆与愷善，杨珧、王恂、华嵩等充所亲敬，于是朋党纷然。帝知之，召充、愷宴于式乾殿，而谓充等曰：“朝廷宜一，大臣当和。”充、愷各拜谢而罢。既而充、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责，结怨愈深，外相崇重，内甚不平。或为充谋曰：“愷总门下枢要，得与上亲接，宜启令典选，便得渐疏，此一都令史事耳。且九流难精，间隙易乘。”充因称愷才能，宜在官人之职。帝不之疑，谓充举得其才。即日以愷为吏部尚书，加奉车都尉。

愷既在尚书，选举公平，尽心所职，然侍觐转希。充与荀勖、冯统承间浸润，谓愷奢侈，用御食器。充遣尚书右仆射、高阳王珪奏愷，遂免官。有司收太官宰人检核，是愷妻齐长公主得赐魏时御器也。愷既免而毁谤益至，帝渐薄之。然山涛明

愷为人通敏有智局，举为河南尹。坐贼发不获，又免官。复迁光禄勋。

愷素有识鉴，加以在公勤恪，甚得朝野称誉。而贾充朋党又讽有司奏愷与立进令刘友交关。事下尚书，愷对不伏。尚书杜友、廷尉刘良并忠公士也，知愷为充所抑，欲申理之，故迟留而未断，以是愷及友、良皆免官。愷既失职，乃纵酒耽乐，极滋味以自奉养。初，何劭以公子奢侈，每食必尽四方珍饌，愷乃逾之，一食万钱，犹云无可下箸处。愷时因朝请，帝或慰谕之，愷初无复言，惟泣而已。后起为太仆，转太常。

初，魏舒虽历位郡守，而未被任遇，愷为侍中，荐舒为散骑常侍。至是舒为右光禄、开府，领司徒，帝临轩使愷拜授。舒虽以弘量宽简为称，时以愷有佐世器局，而舒登三公，愷止守散卿，莫不为之愤叹也。愷不得志，竟以忧卒，时年六十一，谥曰元，子罕嗣。

罕字子伦，幼有门风，才望不及愷，以淑行致称，为清平佳士。历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、大鸿胪。

崔洪，字良伯，博陵安平人也。高祖寔，著名汉代。父赞，魏吏部尚书、左仆射，以雅量见称。洪少以清厉显名，骨鯁不同于物，人之有过，辄面折之，而退无后言。武帝世，为御史治书。时长乐冯恢父为弘农太守，爱少子淑，欲以爵传之。恢父终，服阕，乃还乡里，结草为庐，阳喑不能言，淑得袭爵。恢始仕为博士祭酒，散骑常侍翟婴荐恢高行迈俗，侔继古烈。洪奏恢不敦儒素，令学生番直左右，虽有让侯微善，不得称无伦辈，婴为浮华之目。遂免婴官，朝廷惮之。寻为尚书左丞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丛生棘刺，来自博陵。在南为鹞，在北为鹰。”选吏部尚书，举用甄明，门无私谒。荐雍州刺史郤诜代己为左丞。诜后纠洪，洪谓人曰：“我举郤丞而还奏我，是挽弩自

射也。”诜闻曰：“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，以军法戮宣子之仆。宣子谓诸大夫曰：‘可贺我矣，我选厥也任其事。’崔侯为国举才，我以才见举，惟官是视，各明至公，何故私言乃至此！”洪闻其言而重之。

洪口不言货财，手不执珠玉。汝南王亮常晏公卿，以琉璃钟行酒。酒及洪，洪不执。亮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虑有执玉不趋之义故尔”。然实乖其常性，故为诡说。杨骏诛，洪与都水使者王佑亲，坐见黜。后为大司农，卒于官。子廓，散骑侍郎，亦以正直称。

郭奕，字大业，太原阳曲人也。少有重名，山涛称其高简有雅量。初为野王令，羊祜常过之，奕叹曰：“羊叔子何必减郭大业！”少选复往，又叹曰：“羊叔子去人远矣。”遂送祜出界数百里，坐此免官。咸熙末，为文帝相国主簿。时钟会反于蜀，荀勖即会之从甥，少长会家，勖为文帝掾，奕启出之。帝虽不用，然知其雅正。武帝践阼，初建东宫，以奕及郑默并为中庶子。迁右卫率、骁骑将军，封平陵男。咸宁初，迁雍州刺史、鹰扬将军，寻假赤幢曲盖、鼓吹。奕有寡姊，随奕之官，姊下僮仆多有奸犯，而为人所纠。奕省按毕，曰：“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？”遂遣而不问。时亭长李含有俊才，而门寒为豪族所排，奕用为别驾，含后果有名位，时以奕为知人。

太康中，征为尚书。奕有重名，当世朝臣皆出其下。时帝委任杨骏，奕表骏小器，不可任以社稷。帝不听，骏后果诛。及奕疾病，诏赐钱二十万，日给酒米。太康八年卒，太常上谥为景。有司议以贵贱不同号，谥与景皇同，不可，请谥曰穆。诏曰：“谥所以旌德表行，按谥法一德不懈为简。奕忠毅清直，立德不渝。”于是遂赐谥曰简。

侯史光，字孝明，东莱掖人也。幼有才悟，受学于同县刘

夏。举孝廉，州辟别驾。咸熙初，为洛阳典农中郎将，封关内侯。泰始初，拜散骑常侍，寻兼侍中。与皇甫陶、荀勗持节循省风俗，及还，奏事称旨，转城门校尉，进爵临海侯。其年诏曰：“光忠亮笃素，有居正执义之心，历职内外，恪勤在公，其以光为御史中丞。虽屈其列校之位，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。

“光在职宽而不纵。太保王祥久疾废朝，光奏请免之，诏优祥而寝光奏。后迁少府，卒官，诏赐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三十万、布百匹。及葬，又诏曰：“光厉志守约，有清忠之节。家极贫俭，其赐钱五十万。”光儒学博古，历官著绩，文笔奏议皆有条理。长子玄嗣，官至玄菟太守。卒，子施嗣，东莞太守。

何攀，字惠兴，蜀郡郫人也。仕州为主簿。属刺史皇甫晏为牙门张弘所害，诬以大逆。时攀适丁母丧，遂诣梁州拜表，证晏不反，故晏冤理得申。王濬为益州，辟为别驾。濬谋伐吴，遣攀奉表诣台，口陈事机，诏再引见，乃令张华与攀筹量进时讨之宜。濬兼遣攀过羊祜，面陈伐吴之策。攀善于将命，帝善之，诏攀参濬军事。及孙皓降于濬，而王浑恚于后机，欲攻濬，攀劝濬送皓与浑，由是事解。以攀为濬辅国司马，封关内侯。转荥阳令，上便宜十事，甚得名称。除廷尉平。时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，轻之，及共断疑狱，冲始叹服。迁宣城太守，不行，转散骑侍郎。杨骏执政，多树亲属，大开封赏，欲以恩泽自卫。攀以为非，乃与石崇共立议奏之。语在崇传。帝不纳。以豫诛骏功，封西城侯，邑万户，赐绢万匹，弟逢平卿侯，兄子逵关内侯。攀固让所封户及绢之半，余所受者分给中外宗亲，略不入己。迁翊军校尉，顷之，出为东羌校尉。征为扬州刺史，在任三年，迁大司农。转兖州刺史，加鹰扬将军，固让不就。太常成粲、左将军卞粹劝攀泣职，中诏又加切厉，攀竟称疾不起。及赵王伦篡位，遣使召攀，更称疾笃。伦怒，将诛之，攀

不得已，扶疾赴召。卒于洛阳，时年五十八。攀居心平允，位官整肃，爱乐人物，敦儒贵才。为梁、益二州中正，引致遗滞。巴西陈寿、阎义、犍为费立皆西州名士，并被乡间所谤，清议十余年。攀申明曲直，咸免冤滥。攀虽居显职，家甚贫素，无妾媵伎乐，惟以周穷济乏为事。子璋嗣，亦有父风。

史臣曰：幽厉不君，上德犹怀进善；共驩在位，大圣之所不堪。况乎志士仁人，宁求苟合！怀其宠秩，所以系其存亡者也。虽复自口销金，投光抚剑，驰书北阙，败车犹践，而谏主不易，讥臣实难。刘毅一遇宽容，任和两遭肤受，详观余烈，亦各其心焉。若夫武陔怀魏臣之志，崔洪爱郤诜之道，长升劝王弥之尊，何攀从赵伦之命，君子之人，观乎临事者也。

赞曰：仲雄初令，忠谏扬庭。身方诸葛，帝拟桓、灵。大业非杨，元褒销贾。和氏条暢，堪施大厦。崔门不谒，声飞朝野。侯史、武陔，辅佐之才。何攀平允，冤滥多回。

列传第十六

刘颂 李重

刘颂，字子雅，广陵人，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。世为名族。同郡有雷、蒋、谷、鲁四姓，皆出其下，时人为之语曰“雷、蒋、谷、鲁，刘最为祖。”父观，平阳太守。颂少能辨物理，为时人所称。察孝廉，举秀才，皆不就。文帝辟为相府掾，奉使于蜀。时蜀新平，人饥土荒，颂表求振贷，不待报而行，由是除名。武帝践阼，拜尚书三公郎，典科律，申冤讼。累迁中书侍郎。咸宁中，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、扬，以奉使称旨，转黄门郎。迁议郎，守廷尉。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，诏使考竟，颂执据无罪，寅遂得免，时人以颂比张释之。在职六年，号为详平。会灭吴，诸将争功，遣颂校其事，以王浑为上功，王浚为中功。帝以颂持法失理，左迁京兆太守，不行，转任河内。临发，上便宜，多所纳用。郡界多公主水碓，遏塞流水，转为浸害，颂表罢之，百姓获其便利。寻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淮南相。在官严整，甚有政绩。旧修芍陂，年用数万人，豪强兼并，孤贫失业，颂使大小戮力，计功受分，百姓歌其平惠。

颂在郡，上疏曰：

臣昔忝河内，临辞受诏：“卿所言悉要事，宜大小数以闻。恆苦多事，或不能悉有报，勿以为疑。”臣受诏之日，喜惧交

集，益思自竭，用忘其鄙，愿以萤烛，增晖重光。到郡草具所陈如左，未及书上，会臣婴丁天罚，寝顿累年，今谨封上前事。臣虽才不经国，言浅多违，犹愿陛下垂省，使臣微诚得经圣鉴，不总弃于常案。如有足采，冀补万一。

伏见诏书，开启土宇，以支百世，封建戚属，咸出之藩，夫岂不怀，公理然也。树国全制，始成于今，超秦、汉、魏氏之局节，绍五帝三代之绝迹。功被无外，光流后裔，巍巍盛美，三五之君殆有惭德。何则？彼因自然而就之，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。虽然，封幼稚皇子于吴、蜀，臣之愚虑，谓未尽善。夫吴、越剽轻，庸、蜀险绝，此故变衅之所出，易生风尘之地。且自吴平以来，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，此时之至患也。又内兵外守，吴人有不自信之心，宜得壮主以镇抚之，使内外各安其旧。又孙氏为国，文武众职，数拟天朝，一旦堙替，同于编户。不识所蒙更生之恩，而灾困逼身，自谓失地，用怀不靖。今得长王以临其国，随才授任，文武并叙，士卒百役不出其乡，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。内兵得散，新邦又安，两获其所，于事为宜。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，分王吴、蜀。以其去近就远，割裂土宇，令倍于旧。以徙封故地，用王幼稚，须皇子长乃遣君之，于是无晚也。急所须地，交得长主，此事宜也。臣所陈封建，今大义已举，然余众事，傥有足采，以参成制，故皆并列本事。

臣闻：不惮危悔之患，而愿献所见者，尽忠之臣也；垂听逆耳，甘纳苦言者，济世之君也。臣以期运，幸遇无讳之朝。虽尝抗疏陈辞，泛论政体，犹未悉所见，指言得失，徒荷恩宠，不异凡流。臣窃自愧，不尽忠规，无以上报，谨列所见如左。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，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。若万一足采，则微臣更生之年；如皆瞽妄，则国之福也。愿陛下缺半日

之间，垂省臣言。

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，龙飞践阼，为创基之主，然所遇之时，实是叔世。何则？汉末陵迟，阍竖用事，小人专朝，君子在野，政荒众散，遂以乱亡。魏武帝以经略之才，拨烦理乱，兼肃文教，积数十年，至于延康之初，然后吏清下顺，法始大行。逮至文、明二帝，奢淫骄纵，倾殆之主也。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，外当三方英豪严敌，事成克举，少有愆违，其故何也？实赖前绪，以济勋业。然法物政刑，固已渐积矣。自嘉平之初，晋祚始基，逮于咸熙之末，其间累年。虽鈇钺屡断，翦除凶丑，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，不轨于法。泰始之初，陛下践阼，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，非其子孙，则其曾玄。古人有言，膏粱之性难正，故曰时遇叔世。当此之秋，天地之位始定，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。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，法宽有由，积之在素，异于汉、魏之先。三祖崛起，易朝之为，未可一旦直绳御下，诚时宜也。然至所以为政，矫世众务，自宜渐出公涂，法正威断，日迁就肃。譬由行舟，虽不横截迅流，然俄向所趣，渐靡而往，终得其济。积微稍著，以至于今，可以言政。而自泰始以来，将三十年，政功美绩，未称圣旨，凡诸事业，不茂既往。以陛下明圣，犹未及叔世之弊，以成始初之隆，传之后世，不无虑乎！意者，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！

顾惟万载之事，理在二端。天下大器，一安难倾，一倾难正。故虑经后世者，必精目下之政，政安遗业，使数世赖之。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，深根固蒂，则祚延无穷，可以比迹三代。如或当身之政，遗风余烈不及后嗣，虽树亲戚，而成国之制不建，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。若未尽其理，虽经异时，忧责犹迫在陛下，将如之何！愿陛下善当今之政，树不拔之势，则天下无遗忧矣。

夫圣明不世及，后嗣不必贤，此天理之常也。故善为天下者，任势而不任人。任势者，诸侯是也；任人者，郡县是也。郡县之察，小政理而大势危；诸侯为邦，近多违而远虑固。圣王推终始之弊，权轻重之理，包彼小违以据大安，然后足以藩固内外，维镇九服。夫武王圣主也，成王贤嗣也，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，虑经无穷也。且善言今者，必有验之于古。唐、虞以前，书文残缺，其事难详。至于三代，则并建明德，及兴王之显亲，列爵五等，开国承家，以藩屏帝室，延祚久长，近者五六百岁，远者仅将千载。逮至秦氏，罢侯置守，子弟不分尺土，孤立无辅，二世而亡。汉承周、秦之后，杂而用之，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。揆其封建不用，虽强弱不适，制度舛错，不尽事中，然迹其衰亡，恆在同姓失职，诸侯微时，不在强盛。昔吕氏作乱，幸赖齐、代之援，以宁社稷。七国叛逆，梁王捍之，卒弭其难。自是之后，威权削夺，诸侯止食租奉，甚者至乘牛车。是以王莽得擅本朝，遂其奸谋，倾荡天下，毒流生灵。光武绍起，虽封树子弟，而不建成国之制，祚亦不延。魏氏承之，圈闭亲戚，幽囚子弟，是以神器速倾，天命移在陛下。长短之应，祸福之徵，可见于此。又魏氏虽正位居体，南面称帝，然三方未宾，正朔有所不加，实有战国相持之势。大晋之兴，宣帝定燕，太祖平蜀，陛下灭吴，可谓功格天地，土广三王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皆为臣妾，四海大同，始于今日。宜承大勋之籍，及陛下圣明之时，开启土宇，使同姓必王，建久安于万载，垂长世于无穷。

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，有重臣则乱。而王制，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，立嫡以长不以贤，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。而贤明至少，不肖至众，此固天理之常也。物类相求，感应而至，又自然也。是以暗君在位，则重臣盈朝；明后临政，则任臣列职。

夫任臣之与重臣，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。然成败相反，邪正相背，其故何也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，任臣因所籍以尽公。尽公者，政之本也；树私者，乱之源也。推斯言之，则泰日少，乱日多，政教渐穢，欲国之无危，不可得也。又非徒唯然而已。借令愚劣之嗣，蒙先哲之遗绪，得中贤之佐，而树国本根不深，无干辅之固，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。何则？国有可倾之势，则执权者见疑，众疑难以自信，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。若乃建基既厚，藩屏强御，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，曩之所谓重臣者，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。何则？理无危势，怀不自猜，忠诚得著，不惕于邪故也。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，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。是以五等既列，臣无忠慢，同于竭节，以徇其上。群后既建，继体贤鄙，亦均一契，等于无虑。且树国苟固，则所任之臣，得贤益理，次委中智，亦足以安。何则？势固易持故也。

然则建邦苟尽其理，则无向不可。是以周室自成、康以下，逮至宣王，宣王之后，到于赧王，其间历载，朝无名臣，而宗庙不隳者，诸侯维持之也。故曰，为社稷计，莫若建国。夫邪正逆顺者，人心之所系服也。今之建置，宜审量事势，使诸侯率义而动，同忿俱奋，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。若包藏祸心，惕于邪而起，孤立无党，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。然齐此甚难，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。建侯之理，使君乐其国，臣荣其朝，各流福祚，传之无穷。上下一心，爱国如家，视百姓如子，然后能保荷天禄，兼翼王室。今诸王裂土，皆兼于古之诸侯，而君贱其爵，臣耻其位，莫有安志，其故何也？法同郡县，无成国之制故也。今之建置，宜使率由旧章，一如古典。然人心系常，不累十年，好恶未改，情愿未移。臣之愚虑，以为宜早创大制，迟回众望，犹在十年之外，然后能令君

臣各安其位，荣其所蒙，上下相持，用成籓辅。如今之为，适足以亏天府之藏，徒弃谷帛之资，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。

古者封建既定，各有其国，后虽王之子孙，无复尺土，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。若推亲疏，转有所废，以有所树，则是郡县之职，非建国之制。今宜豫开此地，令十世之内，使亲者得转处近。十世之远，近郊地尽，然后亲疏相维，不得复如十世之内。然犹树亲有所，迟天下都满，已弥数百千年矣。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，甚非所宜。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，都更裂土分人，以王同姓，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，然后可以永安。古者封国，大者不过土方百里，然后人数殷众，境内必盈其力，足以备充制度。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，然力实寡，不足以奉国典。所遇不同，故当因时制宜，以尽事适今。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，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，然非急所须，渐而备之，不得顿设也。须车甲器械既具，群臣乃服彩章；仓廩已实，乃营宫室；百姓已足，乃备官司；境内充实，乃作礼乐。唯宗庙社稷，则先建之。至于境内之政，官人用才，自非内史、国相命于天子，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、谷帛资实、庆赏刑威、非封爵者，悉得专之。今臣所举二端，盖事之大较，其所不载，应在二端之属者，以此为率。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，若备旧典，则官司以数，事所不须，而以虚制损实力。至于庆赏刑断，所以卫下之权，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。故臣之愚虑，欲令诸侯权具，国容少而军容多，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。

周之建侯，长享其国，与王者并，远者仅将千载，近者犹数百年；汉之诸王，传祚暨至曾玄。人性不甚相远，古今一揆，而短长甚违，其故何邪？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。周之封建，使国重于君，公侯之身轻于社稷，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。敦兴灭继绝之义，故国祚不泯。不免诛放，则群后思惧；胤嗣必继，

是无亡国也。诸侯思惧，然后轨道，下无亡国，天子乘之，理势自安，此周室所以长在也。汉之树置君国，轻重不殊，故诸王失度，陷于罪戮，国随以亡。不崇兴灭继绝之序，故下无固国。下无固国，天子居上，势孤无辅，故奸臣擅朝，易倾大业。今宜反汉之弊，修周旧迹。国君虽或失道，陷于诛绝，又无子应除，苟有始封支胤，不问远近，必绍其祚。若无遗类，则虚建之，须皇子生，以继其统，然后建国无灭。又班固称“诸侯失国亦犹网密”，今又宜都宽其检。且建侯之理，本经盛衰，大制都定，班之群后，著誓丹青，书之玉版，藏之金匱，置诸宗庙，副在有司。寡弱小国犹不可危，岂况万乘之主！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，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，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。臣之愚，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，寄大业于固成之势，则可以无遗忧矣。

今闾閻少名士，官司无高能，其故何也？清议不肃，人不立德，行在取容，故无名士。下不专局，又无考课，吏不竭节，故无高能。无高能，则有疾世事；少名士，则后进无准，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。夫欲富贵而恶贫贱，人理然也。圣王大谕物情，知不可去，故直同公私之利，而诡其求道，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，欲贵者必先安贱。安贱则不矜，不矜然后廉耻厉；守贫者必节欲，节欲然后操全。以此处务，乃得尽公。尽公者，富贵之徒也。为无私者终得其私，故公私之利同也。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，公私之涂既乖，而人情不能无私，私利不可以公得，则恆背公而横务。是以风节日隳，公理渐替，人士富贵，非轨道之所得。以此为政，小大难期。然教積来既久，难反一朝。又世放都靡，营欲比肩，群士浑然，庸行相似，不可顿肃，甚殊黜陟也。且教不求尽善，善在抑尤，同侈之中，犹有甚泰。使夫昧适情之乐者，捐其显荣之贵，俄

在不鲜之地；约己洁素者，蒙俭德之报，列于清官之上。二业分流，令各有蒙。然俗放都奢，不可顿肃，故臣私虑，愿先从事于渐也。

天下至大，万事至众，人君至少，同于天日，故非垂听所得周览。是以圣王之化，执要而已，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。分职既定，无所与焉，非惮日昃之勤，而牵于逸豫之虞，诚以政体宜然，事势致之也。何则？夫造创谋始，逆暗是非，以别能否，甚难察也。既以施行，因其成败，以分功罪，甚易识也。易识在考终，难察在造始，故人君恆居其易则安，人臣不处其难则乱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，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，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，此政功所以未善也。今人主能恆居易执要以御其下，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，无逃其诛赏。故罪不可蔽，功不可诬。功不可诬，则能者劝；罪不可蔽，则违慢日肃，此为国之大略也。臣窃惟陛下圣心，意在尽善，惧政有违，故精事始，以求无失。又以众官胜任者少，故不委务，宁居日昃也。臣之愚虑，窃以为今欲尽善，故宜考终。何则？精始难校故也。又群官多不胜任，亦宜委务，使能者得以成功，不能者得以著败。败著可得而废，功成可得遂任，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，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。如此不已，则胜任者渐多，经年少久，即群司遍得其人矣。此校才考实，政之至务也。今人主不委事仰成，而与诸下共造事始，则功罪难分。下不专事，居官不久，故能否不别。何以验之？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，又决不悉疲软也。然今欲举一忠贤，不知所赏；求一负败，不知所罚。及其免退，自以犯法耳，非不能也。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，非功实也。若谓不然，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，此其征也。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，而功未日新，其咎安在？古人有言：“琴瑟不调，甚者必改而更张。”凡臣所言，诚

政体之常，然古今异宜，所遇不同。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，都委务于下，至如今事应奏御者，蠲除不急，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。

古者六卿分职，冢宰为师。秦、汉已来，九列执事，丞相都总。今尚书制断，诸卿奉成，于古制为重，事所不须，然今未能省并。可出众事付外寺，使得专之，尚书为其都统，若丞相之为。惟立法创制，死生之断，除名流徙，退免大事，及连度支之事，台乃奏处。其余外官皆专断之，岁终台閤课功校簿而已。此为九卿造创事始，断而行之，尚书书主，赏罚绳之，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。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，上之所失，不得复以罪下，岁终事功不建，不知所责也。夫监司以法举罪，狱官案劾尽实，法吏据辞守文，大较虽同，然至于施用，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。狱官唯实，法吏唯文，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。何则？夫细过微阙，谬妄之失，此人情之所必有，而悉纠以法，则朝野无全人，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。

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，纲举则所罗者广，网疏则小必漏，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，此为政之要也。而自近世以来，为监司者，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。微过不足以害政，举之则微而益乱；大纲不振，则豪强横肆，豪强横肆，则百姓失职矣，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。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，使天下可善化。及此非难也，人主不善碎密之案，必责犯强举尤之奏，当以尽公，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。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，类出富强，而豪富者其力足惮，其货足欲，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。下吏纵奸，惧所司之不举，则谨密网以罗微罪。使奏劾相接，状似尽公，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。非徒无益于政体，清议乃由此而益伤。古人有言曰：“君子之过，如日之蚀焉。”又曰：“过而能改”又曰“不贰过”。凡此数者，皆是贤人君子

不能无过之言也。苟不至于害政，则皆天网之所漏；所犯在甚泰，然后王诛所必加，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。

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，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，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。何则？所谓贤人君子，苟不能无过，小疵不可以废其身，而辄绳以法，则愧于明时。何则？虽有所犯，轻重甚殊，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，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，以惑众听，因名可乱，假力取直，故清议益伤也。凡举过弹违，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，今举小过，清议益积。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，故其称曰：“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又曰：“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又曰：“无求备于一人。”故冕而前旒，充纛塞耳，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，然后简而不漏，大罪必诛，法禁易全也。何则？害法在犯尤，而谨搜微过，何异放兕豹于公路，而禁鼠盗于隅隙。古人有言，“缺铖不用而刀锯日弊，不可以为政”，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。时政所失，少有此类，陛下宜反而求之，乃得所务也。

夫权制不可以经常，政乖不可以守安，此言攻守之术异也。百姓虽愚，望不虚生，必因时而发。有因而发，则望不可夺；事变异前，则时不可违。明圣达政，应赴之速，不及下车，故能动合事机，大得人情。昔魏武帝分离天下，使人役居户，各在一方；既事势所须，且意有曲为，权假一时，以赴所务，非正典也。然逡巡至今，积年未改，百姓虽身丁其困，而私怨不生，诚以三方未悉荡并，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。是以甘役如归，视险若夷。至于平吴之日，天下怀静，而东南二方，六州郡兵，将士武吏，戍守江表，或给京城运漕，父南子北，室家分离，咸更不宁。又不习水土，运役勤瘁，并有死亡之患，势不可久。此宜大见处分，以副人望。魏氏错役，亦应改旧。此二者各尽其理，然黔首感恩怀德，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。自

董卓作乱以至今，近出百年，四海勤瘁，丁难极矣。六合浑并，始于今日，兆庶思宁，非虚望也。然古今异宜，所遇不同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，放息马牛。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，兵备待事其乡，实在可为。纵复不得悉然为之，苟尽其理，可静三分之二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。但如斯而已，天下所蒙已不訾矣。

政务多端，世事之未尽理者，难遍以疏举，振领总纲，要在三条。凡政欲静，静在息役，息役在无为。仓廩欲实，实在利农，利农在平余。为政欲著信，著信在简贤，简贤在官久。官久非难也，连其班级，自非才宜，不得傍转以终其课，则事善矣。平余已有成制，其未备者可就周足，则谷积矣。无为匪他，却功作之勤，抑似益而损之利。如斯而已，则天下静矣。此三者既举，虽未足以厚化，然可以为安有余矣。夫王者之利，在生天地自然之财，农是也。所立为指于此，事诚有功益。苟或妨农，皆务所息，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。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，不得止已，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。目下为之，虽少有废，而计终已大益。农官有十百之利，及有妨害，在始似如未急，终作大患，宜逆加功，以塞其渐。如河、汴将合，沈莱苟善，则役不可息。诸如此类，亦不得已已。然事患缓急，权计轻重，自非近如此类，准以为率，乃可兴为，其余皆务在静息。然能善算轻重，权审其宜，知可兴可废，甚难了也，自非上智远才，不干此任。夫创业之美，勋在垂统，使夫后世蒙赖以安。其为安也，虽昏犹明，虽愚若智。济世功者，实在善化之为，要在静国。至夫修饰宫署，凡诸作役务为恆伤过泰，不患不举，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。至于仰蒙前绪，所凭日月者，实在遗风系人心，余烈匡幼弱，而今勤所不须，以伤所凭。钧此二者，何务孰急，陛下少垂恩回虑，详择所安，则大理尽矣。

世之私议，窃比陛下于孝文。臣以为圣德隆杀，将在乎后，不在当今。何则？陛下龙飞凤翔，应期践阼，有创业之勋矣。扫灭强吴，奄征南海，又有之矣。以天子之贵，而躬行布衣之所难，孝俭之德，冠于百王，又有之矣。履宜无细，动成轨度，又有之矣。若善当身之政，建藩屏之固，使晋代久长，后世仰瞻遗迹，校功考事，实与汤、武比隆，何孝文足云！臣之此言，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，其事实然。若所以资为安之理，或未尽善，则恐良史书勋，不得远尽弘美，甚可惜也。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，经年少久，终必有成。愿陛下少察臣言。

又论肉刑，见《刑法志》。诏答曰：“得表陈封国之制，宜如古典，任刑齐法，宜复肉刑，及六州将士之役，居职之宜，诸所陈闻，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。动静数以闻。”

元康初，从淮南王允入朝。会诛杨骏，颂屯卫殿中，其夜，诏以颂为三公尚书。又上疏论律令事，为时论所美。久之，转吏部尚书，建九班之制，欲令百官居职希迁，考课能否，明其赏罚。贾郭专朝，仕者欲速，竟不施行。

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，颂哭之甚恸。闻华子得逃，喜曰：“茂先，卿尚有种也！”伦党张林闻之，大怒，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。孙秀等推崇伦功，宜加九锡，百僚莫敢异议。颂独曰：“昔汉之锡魏，魏之锡晋，皆一时之用，非可通行。今宗庙乂安，虽嬖后被退，势臣受诛，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，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，并无九锡之命。违旧典而习权变，非先王之制。九锡之议，请无所施。”张林积忿不已，以颂为张华之党，将害之。孙秀曰：“诛张、裴已伤时望，不可复诛颂。”林乃止。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，门施行马。寻病卒，使使者吊祭，赐钱二十万、朝服一具，谥曰贞。中书侍郎刘沈议，颂当时少辈，应赠开府。孙秀素恨之，不听。颂无子，养弟和子雍早卒，更

以雍弟诒子 焉为嫡孙，袭封。永康元年，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，追封梁邹县侯，食邑千五百户。

颂弟彪字仲雅，参安东军事。伐吴，获张悌，累官积弩将军。及武库火，彪建计断屋，得出诸宝器。历荆州刺史。次弟仲字世混，历黄门郎、荥阳太守，未之官，卒。

初，颂嫁女临淮陈矫，矫本刘氏子，与颂近亲，出养于姑，改姓陈氏。中正刘友讥之，颂曰：“舜后姚虞、陈田本同根系，而世皆为婚，礼律不禁。今与此同义，为婚可也。”友方欲列上，为陈騫所止，故得不劾。颂问明法掾陈默、蔡畿曰：“乡里谁最屈？”二人俱云：“刘友屈。”颂作色呵之，畿曰：“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，然乡里公论称屈。”友辟公府掾、尚书郎、黄沙御史。

李重字茂曾，江夏钟武人也。父景，秦州刺史、都亭定侯。重少好学，有文辞；早孤，与群弟居，以友爱著称。弱冠为本国中正，逊让不行。后为始平王文学，上疏陈九品曰：“先王议制，以时因革，因革之理，唯变所适。九品始于丧乱，军中之政，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。且其检防转碎，征刑失实，故朝野之论，僉谓驱动风俗，为弊已甚。而至于议改，又以为疑。臣以革法创制，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，举而错之，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。古者诸侯之治，分土有常，国有定主，人无异望，卿大夫世禄，仕无出位之思，臣无越境之交，上下体固，人德归厚。秦反斯道，罢侯置守，风俗浅薄，自此来矣。汉革其弊，斟酌周、秦，并建侯守，亦使分土有定，而牧司必各举贤，贡士任之乡议，事合盛典，比踪三代。方今圣德之隆，光被四表，兆庶颀颀，欣睹太平。然承魏氏凋弊之迹，人物播越，仕无常朝，人无定处，郎吏蓄于军府，豪右聚于都邑，事体驳错，与古不同。谓九品既除，宜先开移徙，听相并就。且

明贡举之法，不滥于境外，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，即土断之实行矣。又建树官司，功在简久。阶级少，则人心定；久其事，则政化成而能否著，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。以为选例九等，当今之要，所宜施用也。圣王知天下之难，常从事于其易，故寄隐括于闾伍，则邑屋皆为有司。若任非所由，事非所核，则虽竭圣智，犹不足以贍其事。由此而观，诚令二者既行，即人思反本，修之于乡，华竞自息，而礼让日隆矣。”

迁太子舍人，转尚书郎。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，称汉孔光、魏徐干等议，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，及禁百姓卖田宅。中书启可，属主者为条制。重奏曰：“先王之制，士农工商有分，不迁其业，所以利用厚生，各肆其力也。《周官》以土均之法，经其土地井田之制，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，然后公私制定，率土均齐。自秦立阡陌，建郡县，而斯制已没。降及汉、魏，因循旧迹，王法所峻者，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，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。至于奴婢私产，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。八年《己巳诏书》申明律令，诸士卒百工以上，所服乘皆不得违制。若一县一岁之中，有违犯者三家，洛阳县十家已上，官长免。如诏书之旨，法制已严。今如和所陈而称光、干之议，此皆衰世逾侈，当时之患。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，光等作而不行，非漏而不及，能而不用也。盖以诸侯之轨既灭，而井田之制未复，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。人之田宅既无定限，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，惧徒为之法，实碎而难检。方今圣明垂制，每尚简易，法禁已具，和表无施。”

又司隶校尉石鉴奏，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，求召还；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，奏登贬秩居官。重驳曰：“臣闻立法无制，所以齐众检邪，非必曲寻事情，而理无所遗也。故所滞者寡，而所济者众。今如登郡比者多，若听其贬秩居官，

动为准例，惧庸才负远，必有黷货之累，非所以肃清王化，辑宁殊域也。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，先召登还，且使体例有常，不为远近异制。”诏从之。

太熙初，迁廷尉平。驳廷尉奏邯鄲醉等，文多不载。再迁中书郎，每大事及疑议，辄参以经典处决，多皆施行。迁尚书吏部郎，务抑华竞，不通私谒，特留心隐逸，由是群才毕举。拔用北海西郭汤、琅邪刘珩、燕国霍原、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，故海内莫不归心。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，司徒府不从，沈又抗诣中书奏原，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。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：“寒素者，当谓门寒身素，无世祚之资。原为列侯，显佩金紫，先为人间流通之事，晚乃务学，少长异业，年逾始立，草野之誉未洽，德礼无闻，不应寒素之目。”重奏曰：“案如《癸酉诏书》，廉让宜崇，浮竞宜黜。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，应有以先之。如诏书之旨，以二品系资，或失廉退之士，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。司徒总御人伦，实掌邦教，当务峻准评，以一风流。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，或栖身岩穴，或隐迹丘园，或克己复礼，或耄期称道，出处默语，唯义所在。未可以少长异操，疑其所守之美，而远同终始之责，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。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，审之于任举之主。沈为中正，亲执铨衡。陈原隐居求志，笃古好学，学不为利，行不要名，绝迹穷山，韞韞道艺，外无希世之容，内全遁逸之节，行成名立，播绅慕之，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，有孙、孟之风，严、郑之操。始举原，先谘侍中、领中书监华，前州大中正、后将军婴，河南尹轶。去三年，诸州还朝，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，拟之西河，求加征聘。如沈所列，州党之议既举，又刺史班诏表荐，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，德礼无闻，舍所征检之实，而无明理正辞，以夺沈所执。且应二品，非所求备。

但原定志穷山，修述儒道，义在可嘉。若遂抑替，将负幽邦之望，伤敦德之教。如诏书所求之旨，应为二品。”诏从之。

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，时王戎为尚书，重以清尚见称，毅淹通有智识，虽二人操异，然俱处要职，戎以识会待之，各得其所。毅字茂彦，旧史阙其行事。于时内官重，外官轻，兼阶级繁多，重议之，见《百官志》。又上疏曰：“凡山林避宠之士，虽违世背时，出处殊轨，而先王许之者，嘉其服膺高义也。昔先帝患风流之弊，而思反纯朴，乃谘询朝众，搜求隐逸。咸宁二年，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，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，太康元年，复以太子庶子征冲，虽皆以病疾不至，而朝野悦服。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，臣访冲州邑，言其虽年近耄耋，而志气克壮，耽道穷藪，老而弥新，操尚贞纯，所居成化，诚山栖耆德，足以表世笃俗者也。臣以为宜垂圣恩，及其未没，显加优命。”时朝廷政乱，竟不能从。出为行讨虏护军、平阳太守，崇德化，修学校，表笃行，拔贤能，清简无欲，正身率下，在职三年，弹黜四县。弟疑亡，表去官。

永康初，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，以忧逼成疾而卒，时年四十八。家贫，宅宇狭小，无殡敛之地，诏于典客署营丧。追赠散骑常侍，谥曰成。子式，有美名，官至侍中，咸和初卒。

史臣曰：子雅束发登朝，竭诚奉国，广陈封建，深中机宜，详辨刑名，该核政体。虽文惭华婉，而理归切要。游目西京，望贾谊而非远；眷言东国，顾郎顛而有余。逮元康之间，贼臣专命，举朝战栗，苟避菹醢；頌以此时，忠鯁不挠，哭张公之非罪，拒赵王之妄锡，虽古遗直，何以尚兹。至于缘其私议，不平刘友，异夫憎而知善，举不避仇者欤！李重言因革之理，驳田产之制，词愜事当，盖臞瘠可观。及锐志铨衡，留心隐逸，浚冲期之识会，岂虚也哉！

赞曰：刘颂刚直，义形于词。自下摩上，彼实有之。李重清雅，志乃无私。推贤拔滞，嘉言在兹。懋哉两哲，邦家之基。

列传第十七

傅玄

(子咸 咸子敷、咸从父弟祗)

傅玄，字休奕，北地泥阳人也。祖燮，汉汉阳太守。父干，魏扶风太守。玄少孤贫，博学善属文，解钟律。性刚劲亮直，不能容人之短。郡上计吏再举孝廉，太尉辟，皆不就。州举秀才，除郎中，与东海繆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，撰集魏书。后参安东、卫军军事，转温令，再迁弘农太守，领典农校尉。所居称职，数上书陈便宜，多所匡正。五等建，封鹑觚男。武帝为晋王，以玄为散骑常侍。及受禅，进爵为子，加附马都尉。

帝初即位，广纳直言，开不讳之路，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。玄上疏曰：“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，明其大教，长其义节。道化隆于上，清议行于下，上下相奉，人怀义心。亡秦荡灭先王之制，以法术相御，而义心亡矣。近者魏武好法术，而天下贵刑名；魏文慕通达，而天下贱守节。其后纲维不摄，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，使天下无复清议，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。陛下圣德，龙兴受禅，弘尧、舜之化，开正直之路，体夏禹之至俭，综殷周之典文，臣咏叹而已，将又奚言！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，以敦风节；未退虚鄙，以惩不恪，臣是以犹敢

有言。”诏报曰：“举清远有礼之臣者，此尤今之要也。”乃使玄草诏进之。玄复上疏曰：

臣闻舜举五臣，无为而化，用人得其要也。天下群司猥多，不可不审得其人也。不得其人，一日则损不贲，况积日乎！典谟曰“无旷庶官”，言职之不可久废也。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，宜令去职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，既差而后更用。臣不废职于朝，国无旷官之累，此王政之急也。

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，各一其业而殊其务。自士已上子弟，为之立太学以教之，选明师以训之，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。农以丰其食，工以足其器，商贾以通其货。故虽天下之大，兆庶之众，无有一人游手。分数之法，周备如此。汉、魏不定其分，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，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；农工之业多废，或逐淫利而离其事；徒系名于太学，然不闻先王之风。今圣明之政资始，而汉、魏之失未改，散官众而学校未设，游手多而亲农者少，工器不尽其宜。臣以为亟定其制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，足以副在官之吏；若干人为农，三年足有一年之储；若干人为工，足其器用；若干人为商贾，足以通货而已。尊儒尚学，贵农贱商，此皆事业之要务也。

前皇甫陶上事，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，天下享足食之利。禹、稷躬稼，祚流后世，是以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著帝籍之制。伊尹古之名臣，耕于有莘；晏婴齐之大夫，避庄公之难，亦耕于海滨。昔者圣帝明王，贤佐俊士，皆尝从事于农矣。王人赐官，冗散无事者，不督使学，则当使耕，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。今文武之官既众，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，加以服役为兵，不得耕稼，当农者之半，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。使冗散之官农，而收其租税，家得其实，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。夫家足食，为子则孝，为父则慈，为兄则友，为弟则悌。天下足食，

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。为政之要，计人而置官，分人而授事，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。若未能精其防制，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，其余皆归之于农。若百工商贾有长者，亦皆归之于农。务农若此，何有不赡乎！《虞书》曰：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”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。故居官久，则念立慎终之化，居不见久，则竟为一切之政。六年之限，日月浅近，不周黜陟。陶之所上，义合古制。

夫儒学者，王教之首也。尊其道，贵其业，重其选，犹恐化之不崇；忽而不以为急，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。仲尼有言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然则尊其道者，非惟尊其书而已，尊其人之谓也。贵其业者，不妄教非其人也。重其选者，不妄用非其人也。若此，而学校之纲举矣。

书奏，帝下诏曰：“二常侍恳恳于所论，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。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，岂得不使发愤耶！二常侍所论，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，亦可便令作之，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。凡关言于人主，人臣之所至难。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，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，至使杜口结舌。每念于此，未尝不叹息也。故前诏敢有直言，勿有所距，庶几得以发蒙补过，获保高位。苟言有偏善，情在忠益，虽文辞有谬误，言语有失得，皆当旷然恕之。古人犹不拒诽谤，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！近者孔晁、綦毋皆案以轻慢之罪，所以皆原，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。”俄迁侍中。

初，玄进皇甫陶，及入而抵，玄以事与陶争，言喧哗，为有司所奏，二人竟坐免官。泰始四年，以为御史中丞。时颇有水旱之灾，玄复上疏曰：

臣闻圣帝明王受命，天时未必无灾，是以尧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惟能济之以人事耳。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，野

无生草而不困匱。伏惟陛下圣德钦明，时小水旱，人未大饥，下祇畏之诏，求极意之言，同禹、汤之罪己，侔周文之夕惕。臣伏欢喜，上便宜五事：

其一曰，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，徒丧功力而无收。又旧兵持官牛者，官得六分，士得四分；自持私牛者，与官中分，施行来久，众心安之。今一朝减持官牛者，官得八分，士得二分；持私牛及无牛者，官得七分，士得三分，人失其所，必不欢乐。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，持私牛与官中分，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，爱惜成谷，无有损弃之忧。

其二曰，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，犹不勤心以尽地利。昔汉氏以垦田不实，征杀二千石以十数。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，以警戒天下郡县，皆以死刑督之。

其三曰，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，先帝统百揆，分河堤为四部，并本凡五谒者，以水功至大，与农事并兴，非一人所周故也。今谒者一人之力，行天下诸水，无时得遍。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，转为他职，更选知水者代之。可分为五部，使各精其方宜。

其四曰，古以步百为亩，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，所觉过倍。近魏初课田，不务多其顷亩，但务修其功力，故白田收至十余斛，水田收数十斛。自顷以来，日增田顷亩之课，而田兵益甚，功不能修理，至亩数斛已还，或不足以偿种。非与曩时异天地，横遇灾害也，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。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，知其利害，乞中书召恢，委曲问其得失，必有所补益。

其五曰，臣以为胡夷兽心，不与华同，鲜卑最甚。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，不虑后患，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，此必为害之势也。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，今烈往，诸胡虽已无

恶，必且消弭，然兽心难保，不必其可久安也。若后有动衅，烈计能制之。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，便能东入安定，西赴武威，外名为降，可动复动。此二郡非烈所制，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，故复为患，无以禁之也。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，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，重其复除以充之，以通北道，渐以实边。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，皆使并属秦州，令烈得专御边之宜。

诏曰：“得所陈便宜，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，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，申省周备，一二具之，此诚为国大本，当今急务也。如所论皆善，深知乃心，广思诸宜，动静以闻也。”

五年，迁太仆。时比年不登，羌胡扰边，诏公卿会议。玄应对所问，陈事切直，虽不尽施行，而常见优容。转司隶校尉。

献皇后崩于弘训宫，设丧位。旧制，司隶于端门外坐，在诸卿上，绝席。其入殿，按本品秩在诸卿下，以次坐，不绝席。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，制玄位在卿下。玄恚怒，厉声色而责谒者。谒者妄称尚书所处，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。御史中丞庾纯奏玄不敬，玄又自表不以实，坐免官。然玄天性峻急，不能有所容；每有奏劾，或值日暮，捧白简，整簪带，竦踊不寐，坐而待旦。于是贵游慑伏，台阁生风。寻卒于家，时年六十二，谥曰刚。

玄少时避难于河内，专心诵学，后虽显贵，而著述不废。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，评断得失，各为区例，名为《傅子》，为内、外、中篇，凡有四部、六录，合百四十首，数十万言，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。玄初作内篇成，子咸以示司空王沈。沈与玄书曰：“省足下所著书，言富理济，经纶政体，存重儒教，足以塞杨、墨之流遁，齐孙、孟于往代。每开卷，未尝不叹息也。‘不见贾生，自以过之，乃今不及’，信矣！”

其后追封清泉侯。子咸嗣。

咸字长虞，刚简有大节。风格峻整，识性明悟，疾恶如仇，推贤乐善，常慕季文子、仲山甫之志。好属文论，虽绮丽不足，而言成规鉴。颍川庾纯常叹曰：“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！”

咸宁初，袭父爵，拜太子洗马，累迁尚书右丞。出为冀州刺史，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，自表解职。三旬之间，迁司徒左长史。时帝留心政事，诏访朝臣政之损益。咸上言曰：“陛下处至尊之位，而修布衣之事，亲览万机，劳心日昃。在昔帝王，躬自菲薄，以利天下，未有逾陛下也。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，十有五年矣。而军国未丰，百姓不赡，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，诚由官众事殷，复除猥滥，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。臣以顽疏，谬忝近职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谨为虑，无能云补，伏用惭恧，敢不自竭，以对天问。旧都督有四，今并监军，乃盈于十。夏禹敷土，分为九州，今之刺史，几向一倍。户口比汉十分之一，而置郡县更多。空校牙门，无益宿卫，而虚立军府，动有百数。五等诸侯，复坐置官属。诸所宠给，皆生于百姓。一夫不农，有受其饥，今之不农，不可胜计。纵使五稼普收，仅足相接；暂有灾患，便不继赡。以为当今之急，先并官省事，静事息役，上下用心，惟农是务也。”

咸在位多所执正。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，鲁国小中正、司空司马孔毓，四移病所，不能接宾，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，旬日复上毓为中正。司徒三却，骏故据正。咸以骏与夺惟意，乃奏免骏大中正。司徒魏舒，骏之姻属，屡却不署，咸据正甚苦。舒终不从，咸遂独上。舒奏咸激讪不直，诏转咸为车骑司马。

咸以世俗奢侈，又上书曰：“臣以为谷帛难生，而用之不节，无缘不匮。故先王之化天下，食肉衣帛，皆有其制。窃谓奢侈之费，甚于天灾。古者尧有茅茨，今之百姓竞丰其屋。古

者臣无玉食，今之贾竖皆厌粱肉。古者后妃乃有殊饰，今之婢妾被服绫罗。古者大夫乃不徒行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。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，由于节也；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，由于奢也。欲时之俭，当诘其奢；奢不见诘，转相高尚。昔毛玠为吏部尚书，时无敢好衣美食者。魏武帝叹曰：‘孤之法不如毛尚书。’令使诸部用心，各如毛玠，风俗之移，在不难矣。”又议移县狱于郡及二社应立，朝廷从之。迁尚书左丞。

惠帝即位，杨骏辅政。咸言于骏曰：“事与世变，礼随时宜，谅暗之不行尚矣。由世道弥薄，权不可假，故虽斩焉在疚，而躬览万机也。逮至汉文，以天下体大，服重难久，遂制既葬而除。世祖武皇帝虽大孝蒸蒸，亦从时释服，制心丧三年，至于万机之事，则有不遑。今圣上欲委政于公，谅暗自居，此虽谦让之心，而天下未以为善。天下未以为善者，以亿兆颺颺，戴仰宸极，听于冢宰，惧天光有蔽。人心既已若此，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。窃谓山陵之事既毕，明公当思隆替之宜。周公圣人，犹不免谤。以此推之，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，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！得意忘言，言未易尽。苟明公有以察其恻款，言岂在多。”时司隶荀恺从兄丧，自表赴哀，诏听之而未下，恺乃造骏。咸因奏曰：“死丧之戚，兄弟孔怀。同堂亡陨，方在信宿，圣恩矜悯，听使临丧。诏未下而便以行造，急谄媚之敬，无友于之情。宜加显贬，以隆风教。”帝以骏管朝政，有诏不问，骏甚惮之。咸复与骏笺讽切之，骏意稍折，渐以不平。由是欲出为京兆、弘农太守，骏甥李斌说骏，不宜斥出正人，乃止。骏弟济素与咸善，与咸书曰：“江海之流混混，故能成其深广也。天下大器，非可稍了，而相观每事欲了。生子痴，了官事，官事未易了也。了事正作痴，复为快耳！左丞总司天台，维正八坐，此未易居。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，益不易

也。想虑破头，故具有白。”咸答曰：“卫公云酒色之杀人，此甚于作直。坐酒色死，人不为悔。逆畏以直致祸，此由心不直正，欲以苟且为明哲耳！自古以直致祸者，当自矫枉过直，或不忠允，欲以亢厉为声，故致忿耳。安有空空为忠益，而当见疾乎！”居无何，骏诛。咸转为太子中庶子，迁御史中丞。

时太宰、汝南王亮辅政，咸致书曰：“咸以为太甲、成王年在蒙幼，故有伊、周之事。圣人且犹不免疑，况臣既不圣，王非孺子，而可以行伊、周之事乎！上在谅暗，听于冢宰，而杨骏无状，便作伊、周，自为居天下之安，所以至死。其罪既不可胜，亦是殿下所见。骏之见讨，发自天聪，孟观、李肇与知密旨耳。至于论功，当归美于上。观等已数千户县侯，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，故论功宁厚，以叙其欢心。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，而遂扇动，东安封王，孟、李郡公，余侯伯子男，既妄有加，复又三等超迁。此之熏赫，震动天地，自古以来，封赏未有若此者也。无功而厚赏，莫不乐国有祸，祸起当复有大功也。人而乐祸，其可极乎！作此者，皆由东安公。谓殿下至止，当有以正之。正之以道，众亦何所怒乎！众之所怒，在于不平耳。而今皆更倍论，莫不失望。咸之愚冗，不惟失望而已，窃以为忧。又讨骏之时，殿下在外，实所不综。今欲委重，故令殿下论功。论功之事，实未易可处，莫若坐观得失，有居正之事宜也。”

咸复以亮辅政专权，又谏曰：“杨骏有震主之威，委任亲戚，此天下所以喧哗。今之处重，宜反此失。谓宜静默颐神，有大得失，乃维持之；自非大事，一皆抑遣。比四造诣，及经过尊门，冠盖车马，填塞街衢，此之翕习，既宜弭息。又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，祈祷无感，先帝崩背，宜自咎责，而自求请命之劳，而公以为少府。私窃之论，云长容则公之姻，故

至于此。一犬吠形，群犬吠声，惧于群吠，遂至叵听也。咸之为人，不能面从而有后言。尝触杨骏，几为身祸；况于殿下，而当有惜！往从驾，殿下见语：‘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，而欵摩天子逆鳞！’自知所陈，诚触猛兽之须耳。所以敢言，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。前摩天子逆鳞，欲以尽忠；今触猛兽之须，非欲为恶，必将以此见恕。”亮不纳。长容者，夏侯骏也。

会丙寅，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。咸复上书曰：“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，在于官人。才非一流，职有不同。譬诸林木，洪纤枉直，各有攸施。故明扬逮于仄陋，畴咨无拘内外。内外之任，出处随宜，中间选用，惟内是隆。外举既黜，复多节目，竟内薄外，遂成风俗。此弊诚宜亟革之，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。既使通塞无偏，若选用不平，有以深责，责之苟深，无忧不平也。且胶柱不可以调瑟，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！伏思所限者，以防选用不能出人。不能出人，当随事而制，无须限法。法之有限，其于致远，无乃泥乎！或谓不制其法，以何为贵？臣闻刑惩小人，义责君子，君子之责，在心不在限也。正始中，任何晏以选举，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，粲然之美于斯可观。如此，非徒御之以限，法之所致，乃委任之由也。委任之惧，甚于限法。是法之失，非己之尤，尤不在己，责之无惧，所谓‘齐之以刑，人免而无耻’者也。苟委任之，一则虑罪之及，二则惧致怨谤。己快则朝野称咏，不善则众恶见归，此之战战，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！”

咸再为本郡中正，遭继母忧去官。顷之，起以议郎，长兼司隶校尉。咸前后固辞，不听，敕使者就拜，咸复送还印绶。公车不通，催使摄职。咸以身无兄弟，丧祭无主，重自陈乞，乃使于官舍设灵坐。咸又上表曰：“臣既弩弱，不胜重任。加在哀疚，假息日阨，陛下过意，授非所堪。披露丹款，归穷上

闻，谬诏既往，终然无改。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，义无颯然，虚忝隆宠。前受严诏，视事之日，私心自誓，陨越为报。以货赂流行，所宜深绝，切敕都官，以此为先。而经弥日月，未有所得。斯由陛下有以奖厉，虑于愚戆，将必死系，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。在职有日，既无赫然之举，又不应弦垂翅，人谁复惮？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，声震内外，远近清肃。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，亦由所奏见从，威风得伸也。”诏曰：“但当思必应绳中理，威风日伸，何独刘毅！”

时朝廷宽弛，豪右放恣，交私请托，朝野溷淆。咸奏免河南尹澹、左将军倩、廷尉高光、兼河南尹何攀等，京都肃然，贵戚慑伏。咸以“圣人久于其道，天下化成。是以唐、虞三载考绩，九年黜陟。其在《周礼》，三年大比。孔子亦云，‘三年有成’。而中间以来，长吏到官，未几便迁，百姓困于无定，吏卒疲于送迎”。时仆射王戎兼吏部，咸奏：“戎备位台辅，兼掌选举，不能谧静风俗，以凝庶绩，至令人心倾动，开张浮竞。中郎李重、李义不相匡正。请免戎等官。”诏曰：“政道之本，诚宜久于其职，咸奏是也。戎职在论道，吾所崇委，其解禁止。”御史中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，越局侵官，干非其分，奏免咸官。诏亦不许。

咸上事以为“按令，御史中丞督司百僚。皇太子以下，其在行马内，有违法宪者皆弹纠之。虽在行马外，而监司不纠，亦得奏之。如令之文，行马之内有违法宪，谓禁防之事耳。宫内禁防，外司不得而行，故专施中丞。今道路桥梁不修，斗讼屠沽不绝，如此之比，中丞推责州坐，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。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，何复说行马之内乎！既云百僚，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，内外众官谓之百僚，则通内外矣。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，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。中丞、

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，则共对司内外矣，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，司隶专司外百僚。自有中丞、司隶以来，更互奏内外众官，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。而结一旦横挫臣，臣前所以不罗缕者，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。今既所愿不从，而敕云但为过耳，非所不及也，以此见原。臣忝司直之任，宜当正己率人，若其有过，不敢受原，是以申陈其愚。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，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。得纠皇太子而不得纠尚书，臣之暗塞既所未譬。皇太子为在行马之内邪，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得纠之，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，无有此理。此理灼然，而结以此挫臣。臣可无恨耳，其于观听，无乃有怪邪！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，为司隶荀恺所奏，先帝不以为非，于时莫谓侵官；今臣裁纠尚书，而当有罪乎？”咸累自上称引故事，条理灼然，朝廷无以易之。

吴郡顾荣常与亲故书曰：“傅长虞为司隶，劲直忠果，劾按惊人。虽非周才，偏亮可贵也。”元康四年卒官，时年五十六，诏赠司隶校尉，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二十万，谥曰贞。有三子：敷、晞、纂。长子敷嗣。

敷字颖根，清静有道，素解属文。除太子舍人，转尚书郎、太傅参军，皆不起。永嘉之乱，避地会稽，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。素有羸疾，频见敦喻，辞不获免，輿病到职。数月卒，时年四十六。晞亦有才思，为上虞令，甚有政绩，卒于司徒西曹属。

祗字子庄。父嘏，魏太常。祗性至孝，早知名，以才识明练称。武帝始建东宫，起家太子舍人，累迁散骑黄门郎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母忧去职。及葬母，诏给太常五等吉凶导从。其后诸卿夫人葬给导从，自此始也。服终，为荥阳太守。自魏黄初大水之后，河济泛滥，邓艾尝著《济河论》，开石门而

通之，至是复浸坏。祗乃造沈菜堰，至今兗、豫无水患，百姓为立碑颂焉。寻表兼廷尉，迁常侍、左军将军。

及帝崩，梓宫在殡，而太傅杨骏辅政，欲悦众心，议普进封爵。祗与骏书曰：“未有帝王始崩，臣下论功者也。”骏不从。入为侍中。时将诛骏，而骏不之知。祗侍骏坐，而云龙门闭，内外不通。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，揖而下阶。茂犹坐，祗顾曰：“君非天子臣邪！今内外隔绝，不知国家所在，何得安坐！”茂乃惊起。骏既伏诛，裴楷息瓚，骏之婿也，为乱兵所害。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，因奏楷是骏亲，收付廷尉。祗证楷无罪，有诏赦之。时又收骏官属，祗复启曰：“昔鲁芝为曹爽司马，斩关出赴爽，宣帝义之，尚迁青州刺史。骏之僚佐不可加罚。”诏又赦之。祗多所维正皆如此。

除河南尹，未拜，迁司隶校尉。以讨杨骏勋，当封郡公八千户，固让，减半，降封灵川县公，千八百户，余二千二百户封少子暢为武乡亭侯。又以本封赐兄子隼为东明亭侯。

楚王玮之矫诏也，祗以闻奏稽留，免官。期年，迁光禄勋，复以公事免。氏人齐万年举兵反，以祗为行安西军司，加常侍，率安西将军夏侯骏讨平之。迁卫尉，以风疾逊位，就拜常侍，食卿禄秩，赐钱及床帐等。寻加光禄大夫，门施行马。及赵王伦辅政，以为中书监，常侍如故，以镇众心。祗辞之以疾，伦遣御史舆祗就职。王戎、陈准等相与言曰：“傅公在事，吾属无忧矣。”其为物所倚信如此。

伦篡，又为右光禄、开府，加侍中。惠帝还宫，祗以经受伪职请退，不许。初，伦之篡也，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余人预撰仪式禅文。及伦败，齐王冏收侍中刘逵、常侍驸捷、杜育、黄门郎陆机、右丞周导、王尊等付廷尉。以禅文出中书，复议处祗罪，会赦得原。后以禅文本非祗所撰，于是诏复光禄大

夫。子宣，尚弘农公主。

寻迁太子少傅，上章逊位还第。及成都王颖为太傅，复以祗为少傅，加侍中。怀帝即位，迁光禄大夫、侍中，未拜，加右仆射、中书监。时太傅东海王越辅政，祗既居端右，每宣君臣谦光之道，由此上下雍穆。祗明达国体，朝廷制度多所经综。历左光禄、开府，行太子太傅，侍中如故。疾笃逊位，不许。迁司徒，以足疾，诏版舆上殿，不拜。

大将军苟晞表请迁都，使祗出诣河阴，修理舟楫，为水行之备。及洛阳陷没，遂共建行台，推祗为盟主，以司徒、持节、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。遣子宣将公主与尚书令和郁赴告方伯征义兵，祗自屯盟津小城，宣弟暢行河阴令，以待宣。祗以暴疾薨，时年六十九。祗自以义诚不终，力疾手笔敕厉其二子宣、暢，辞旨深切，览者莫不感激慷慨。祗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。

宣字世弘。年六岁丧继母，哭泣如成人，中表异之。及长，好学，赵王伦以为相国掾、尚书郎、太子中舍人，迁司徒西曹掾。去职，累迁为秘书丞、骠骑从事中郎。惠帝至自长安，以宣为左丞，不就，迁黄门郎。怀帝即位，转吏部郎，又为御史中丞。卒年四十九，无子，以暢子冲为嗣。

暢字世道。年五岁，父友见而戏之，解暢衣，取其金环与侍者，暢不之惜，以此赏之。年未弱冠，甚有重名。以选入侍讲东宫，为秘书丞。寻没于石勒，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。谙识朝仪，恆居机密，勒甚重之。作《晋诸公叙赞》二十二卷，又为《公卿故事》九卷。咸和五年卒。子咏，过江为交州刺史、太子右率。

史臣曰：武帝览观四方，平章百姓，永言启沃，任切争臣。傅玄体强直之姿，怀匪躬之操，抗辞正色，补阙弼违，谔谔当朝，不忝其职者矣。及乎位居三独，弹击是司，遂能使台阁生

风，贵戚敛手。虽前代鲍、葛，何以加之！然而惟此褊心，乏弘雅之度，骤闻竞爽，为物议所讥，惜哉！古人取戒于韦弦，良有以也。长虞风格凝峻，弗坠家声。及其纳谏汝南，献书临晋，居谅直之地，有先见之明矣。傅祗名父之子，早树风猷，崎岖危乱之朝，匡救君臣之际，卒能保全禄位，可谓有道存焉。

赞曰：鹑觚贞谅，实惟朝望。志厉强直，性乖夷旷。长虞刚简，无亏风尚。子庄才识，爰膺袞职。忠绩未申，泉途遽逼。

列传第十八

向雄 段灼 阎缜

向雄，字茂伯，河内山阳人也。父韶，彭城太守。雄初仕郡为主簿，事太守王经。及经之死也，雄哭之尽哀，市人咸为之悲。后太守刘毅尝以非罪笞雄，及吴奋代毅为太守，又以少谴系雄于狱。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，会死无人殡敛，雄迎丧而葬之。文帝召雄而责之曰：“往者王经之死，卿哭王经于东市，我不问也。今钟会躬为叛逆，又辄收葬，若复相容，其如王法何！”雄曰：“昔者先王掩骼埋胔，仁流朽骨，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！今王诛既加，于法已备。雄感义收葬，教亦无阙。法立于上，教弘于下，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！殿下仇枯骨而捐之中野，为将来仁贤之资，不亦惜乎！”帝甚悦，与谈宴而遣之。

累迁黄门侍郎。时吴奋、刘毅俱为侍中，同在门下，雄初不交言。武帝闻之，敕雄令复君臣之好。雄不得已，乃诣毅，再拜曰：“向被诏命，君臣义绝，如何？”于是即去。帝闻而大怒，问雄曰：“我令卿复君臣之好，何以故绝？”雄曰：“古之君子进人以礼，退人以礼；今之进人若加诸膝，退人若坠诸川。刘河内于臣不为戎首，亦已幸甚，安复为君臣之好！”帝从之。

泰始中，累迁秦州刺史，假赤幢、曲盖、鼓吹，赐钱二十万。咸宁初，入为御史中丞，迁侍中，又出为征虏将军。太康初，为河南尹，赐爵关内侯。齐王攸将归藩，雄谏曰：“陛下子弟虽多，然有名望者少。齐王卧在京邑，所益实深，不可不思。”帝不纳。雄固谏忤旨，起而径出，遂以愤卒。

弟匡，惠帝世为护军将军。

段灼，字休然，敦煌人也。世为西土著姓，果直有才辩。少仕州郡，稍迁邓艾镇西司马，从艾破蜀有功，封关内侯，累迁议郎。武帝即位，灼上疏追理艾曰：

故征西将军邓艾，心怀至忠，而荷反逆之名；平定巴、蜀，而受三族之诛，臣窃悼之。惜哉，言艾之反也！以艾性刚急，矜功伐善，而不能协同朋类，轻犯雅俗，失君子之心，故莫肯理之。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状。

艾本屯田掌犊人，宣皇帝拔之于农吏之中，显之于宰府之职。处内外之官，据文武之任，所在辄有名绩，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。会值洮西之役，官兵失利，刺史王经困于围城之中。当尔之时，二州危惧，陇右懍懍，几非国家之有也。先帝以为深忧重虑，思惟可以安边杀敌莫贤于艾，故授之以兵马，解狄道之围。围解，留屯上邽。承官军大败之后，士卒破胆，将吏无气，仓库空虚，器械弹尽。艾欲积谷强兵，以待有事。是岁少雨，又为区种之法，手执耒耜，率先将士，所统万数，而身不离仆虏之劳，亲执士卒之役。故落门、段谷之战，能以少击多，摧破强贼，斩首万计。遂委艾以庙胜成图，指授长策。艾受命忘身，龙骧麟振，前无坚敌。蜀地阻险，山高谷深，而艾步乘不满二万，束马悬车，自投死地，勇气凌云，将士乘势，故能使刘禅震怖，君臣面缚。军不逾时，而巴、蜀荡定，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。

艾功名已成，亦当书之竹帛，传祚万世。七十老公，复何所求哉！艾以禅初降，远郡未附，矫令承制，权安社稷。虽违常科，有合古义，原心定罪，事可详论。故镇西将军钟会，有吞天下之心，恐艾威名，知必不同，因其疑似，构成其事。艾被诏书，即遣强兵，束身就缚，不敢顾望。诚自知奉见先帝，必无当死之理也。会受诛之后，艾参佐官属、部曲将吏，愚戆相聚，自共追艾，破坏槛车，解其囚执。艾在困地，是以狼狽失据。夫反非小事，若怀恶心，即当谋及豪杰，然后乃能兴动大众，不闻艾有腹心一人。临死口无恶言，独受腹背之诛，岂不哀哉！故见之者垂涕，闻之者叹息。此贾谊所以慷慨于汉文，天下之事可为痛哭者，良有以也。

陛下龙兴，阐弘大度，受诛之家，不拘叙用，听艾立后，祭祀不绝。昔秦人怜白起之无罪，吴人伤子胥之冤酷，皆为之立祠。天下之人，为艾悼心痛恨，亦由是也。谓可听艾门生故吏收艾尸柩，归葬旧墓，还其田宅，以平蜀之功，继封其后，使艾阖棺定谥，死无所恨。赦冤魂于黄泉，收信义于后世，则天下徇名之士，思立功之臣，必投汤火，乐为陛下死矣！

帝省表，甚嘉其意。灼后复陈时宜曰：

臣闻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五里之郭，圜围而攻之，有不克者，此天时不如地利。城非不高，池非不深，谷非不多，兵非不利，委而去之，此地利不如人和。然古之王者，非不先推恩德，结固人心。人心苟和，虽三里之城，五里之郭，不可攻也。人心不和，虽金城汤池，不能守也。臣推此以广其义，舜弹五弦之琴，咏《南风》之诗，而天下自理，由尧人可比屋而封也。曩者多难，奸雄屡起，搅乱众心，刀锯相乘，流死之孤，哀声未绝。故臣以为陛下当深思远念，杜渐防萌，弹琴咏诗，垂拱而已。其要莫若推恩以协和黎庶，故推

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。是故唐尧以亲睦九族为先，周文以刑于寡妻为急，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，自近及远。臣以为太宰、司徒、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，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，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。为选中郎傅相，才兼文武，以辅佐之。听于其国缮修兵马，广布恩信。必抚下犹子，爱国如家，君臣分定，百世不迁，连城开地，为晋、鲁、卫。所谓盘石之宗，天下服其强矣。虽云割地，譬犹囊漏贮中，亦一家之有耳。若虑后世强大，自可豫为制度，使得推恩以分子弟。如此则枝分叶布，稍自削小，渐使转至万国，亦后世之利，非所患也。

昔在汉世，诸吕自疑，内有硃虚、东牟之亲，外有诸侯九国之强，故不敢动摇。于今之宜，诸侯强大，是为太山之固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而魏法禁锢诸王，亲戚隔绝，不祥莫大焉。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，立五等诸侯。上不象贤，下不议功，而是非杂糅，例受茅土。似权时之宜，非经久之制，将遂不改，此亦烦扰之人，渐乱之阶也。夫国之兴也，由于九族亲睦，黎庶协和；其衰也，在于骨肉疏绝，百姓离心。故夏邦不安，伊尹归殷；殷邦不和，吕氏入周。殷监在于夏后，去事之诚，诚来事之鉴也。

又陈曰：

昔伐蜀，募取凉州兵马、羌胡健儿，许以重报，五千余人，随艾讨贼，功皆第一。而《乙亥诏书》州郡将督，不与中外军同，虽在上功，无应封者。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，以逼江由之势，得封者三十人。自金城以西，非在欣部，无一人封者。苟在中军之例，虽下功必侯；如在州郡，虽功高不封，非所谓近不重施，远不遗恩之谓也。

臣闻鱼悬由于甘饵，勇夫死于重报。故荆轲慕燕丹之义，

专诸感阖闾之爱，匕首振于秦庭，吴刀耀于鱼腹，视死如归，岂不有由也哉！夫功名重赏，士之所竞，不平致怨，由来久矣。《诗》云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”臣以为此等宜蒙爵封。

灼前后陈事，辄见省览。然身微宦孤，不见进序，乃取长假还乡里。临去，遣息上表曰：

臣受恩三世，剖符守境，试用无绩，沈伏数年，犬马之力，无所复堪。陛下弘广纳之听，采狂夫之言，原臣侵官之罪，不问干忤之愆，天地恩厚，于臣足矣。臣闻忠臣之于其君，犹孝子之于其亲：进则有欣然之庆，非贪官也；退则有戚然之忧，非怀禄也。其意在于不忘光君荣亲，情所不能已已者也。臣伏自悼，私怀至恨：生长荒裔，而久在外任，自还抱疾，未尝覲见，陛下竟不知臣何人，此臣之恨一也。遭运会之世，值有事之时，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，此臣之恨二也。逮事圣明之君，而赍悴羸劣，陈力又不能，当归死于地下，此臣之恨三也。哀二亲早亡陨，兄弟并凋丧，孝敬无复施于家门，此臣之恨四也。夏之日忽以过，冬之夜寻复来，人生百岁，尚以为不足，而臣中年婴灾，此臣之恨五也。惭日月之所养，愧昊苍而无报，此臣之所以怀五恨而叹息，临归路而自悼者也。

语有之曰：“华言虚也，至言实也，苦言药也，甘言疾也。”臣欲言天下太平，而灵龟神狐未见，仙芝萑莆未生，麒麟未游乎灵禽之囿，凤皇未仪于太极之庭，此臣之所以不敢华言而为佞者也。昔汉高祖初定天下，于时戍卒娄敬上书谏曰：“陛下取天下不与成周同，而欲比隆成周，臣窃以为不侔。”于是汉祖感悟，深纳其言，赐姓为刘氏。又顾谓陆贾曰：“为我著秦所以亡，而吾所以得之者。”贾乃作《新语》之书，述叙前世成败，以为劝戒。又田肯建一言之计，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

者，而受千金之赐。故世称汉祖之宽明博纳，所以能成帝业也。

今之言世者，皆曰尧舜复兴，天下已太平矣。臣独以为未，亦窃有所劝焉。且百王垂制，圣贤吐言，来事之明鉴也。孟子曰：“尧不能以天下与舜，则舜之有天下也，天与之也。昔舜为相，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避尧之子于南河，天下诸侯朝觐者、狱讼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。舜曰天也，乃之中国，践天子位焉。若居尧之宫，逼尧之子，非天所与者也。”曩昔西有不臣之蜀，东有僭号之吴，三主鼎足，并称天子。魏文帝率万乘之众，受禅于靡陂，而自以德同唐、虞，以为汉献即是古之尧，自谓即是今之舜，乃谓孟柯、孙卿不通禅代之变，遂作禅代之文，刻石垂戒，班示天下，传之后世，亦安能使将来君子皆晓然心服其义乎！然魏文徒希慕尧、舜之名，推新集之魏，欲以同于唐、虞之盛，忽骨肉之恩，忘藩屏之固，竟不能使四海宾服，混一皇化，而于时群臣莫有谏者，不其过矣哉！孙卿曰：“尧、舜禅让，是不然矣。天下者，至重也，非至强莫之能任；至大也，非至辩莫之能分；至众也，非至明莫之能见。此三至者，非圣人莫之能尽。”由此言之，孙卿、孟轲亦各有所不取焉。陛下受禅，从东府入西宫，兵刃耀天，旌旗翳日。虽应天顺人，同符唐、虞，然法度损益，则亦不异于昔魏文矣，故宜资三至以强制之。而今诸王有立国之名，而无襟带之实。又蜀地有自然之险，是历世奸雄之所窥觐，逋逃之所聚也，而无亲戚子弟之守，此岂深思远虑，杜渐防萌者乎！

昔汉文帝据已成之业，六合同风，天下一家。而贾谊上疏陈当时之势，犹以为譬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此言诚存不忘亡，安不忘乱者也。然臣之悽悽，亦窃愿陛下居安思危，无曰高高在上，常念临深之义，不忘履冰之戒。尽除魏世之弊法，绥以新政之大化，使万邦欣欣，

喜戴洪惠，昆虫草木，咸蒙恩泽。朝廷咏康哉之歌，山藪无伐檀之人，此固天下所视望者也。陛下自初践阼，发无讳之诏，置箴谏之官，赫然宠异谔谔之臣，以明好直言之信，恐陈事者知直言之不用，皆杜口结舌，祥瑞亦曷由来哉！

臣无陆生之才，不在顾问之地，盖闻主圣臣直，义在于有犯无隐。臣不惟疏远，未信而言，敢历论前代隆名之君及亡败之主废兴所由，又博陈举贤之路，广开养老之制，崇必信之道，又张设议者之难，凡五事以闻。臣之所言，皆直陈古今已行故事，非新声异端也。辞义实浅，不足采纳。然臣私心，诚谓有可发起觉悟遗忘。愿陛下察臣愚忠，愍臣狂直，无使天下以言者为戒。疾痛增笃，退念桑梓之诗，惟狐死之义，辄取长休，归近坟墓。顾瞻宫阙，系情皇极，不胜丹款，遣息颖表言。

其一曰：臣闻善有章也，著在经典；恶有罚也，戒在刑书。上自远古，下洎秦、汉，其明王霸主及亡国暗君，故可得而称；至于忠蹇贤相及佞谄奸臣，亦可得而言。故朝有谔谔尽规之臣，无不昌也；任用阿谀唯唯之士，无不亡也。是有国者皆欲求忠以自辅，举贤以自佐；而亡国破家者相继，皆由任失其人。所谓贤者不贤，忠者不忠也。臣谨言前任贤所由兴，任不肖所以亡者。尧之末年，四凶在朝而不去，八元在家而不举，然致天平地宁，四门穆穆，其功固在重华之为相。夏癸放于鸣条，商辛梟于牧野，此俱万乘之主，而国灭身擒，由不能属任贤相，用妇人之言，荒淫无道，肆志沈宴，作靡靡之乐，长夜之饮，于是登糟丘，临酒池，观牛饮，望肉林，龙逢忠而被害，比干谏而剖心，天下之所以归恶者也。太甲暴虐，颠覆汤之典制，于是伊尹放之桐宫，而能改悔反善，三年而后归于亳。既已放而复还，殷道微而复兴，诸侯咸服，号称太宗，实赖阿衡之尽忠也。周室既衰，诸侯并争，天王微弱，政遂陵迟。齐桓公，

淫乱之主耳；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，有尊周之名，诚管夷吾之力。及其死也，虫流出门，岂非任竖貂之过乎！且一桓公之身，得管仲，其功如彼；用竖貂，其乱如此。夫荣辱存亡，实在所任，可不审哉！秦本伯翳之后，微微小邑，至秦仲始大，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。自穆公至于始皇，皆能留心待贤，远求异士，招由余于西戎，致五羖于宛市，取丕豹于晋乡，迎蹇叔于宗里。由是四方雄俊继踵而至，故能世为强国，吞灭诸侯，奄有天下，兼称皇帝，由谋臣之助也。道化未淳，崩于沙丘。胡亥乘虐，用诈自悞，不能弘济统绪，克成堂构，而乃残贼仁义，毒流黔首。故陈胜、吴广，奋臂大呼，而天下响应。于是赵高逆乱，阎乐承指，二世穷迫，自戮望夷。子婴虽立，去帝为王，孤危无辅，四旬而亡。此由邪臣擅命，指鹿为马，所以速秦之祸也。秦失其鹿，豪杰竞逐，项羽既得而失之，其咎在烹韩生，而范增之谋不用。假令羽既距项伯之邪说，斩沛公于鸿门，都咸阳以号令诸侯，则天下无敌矣。而羽距韩生之忠谏，背范增之深计，自谓霸王之业已定，都彭城，还故乡，为昼被文绣，此盖世俗儿女之情耳，而羽荣之。是故五载为汉所擒，至此尚不知觉悟，乃曰“天亡我，非战之罪”，甚痛矣哉！且夫士之归仁，犹水之归下，禽之走旷野，故曰“为川驱鱼者獭也，为薮驱雀者鹞也，为汤、武驱人者桀、纣也。”汉高祖起于布衣，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，用六国之资，无唐、虞之禅，岂徒赖良、平之奇谋，尽英雄之智力而已乎，亦由项氏为驱人也。子孙承基二百余年，逮成帝委政舅家，使权势外移。安昌侯张禹者，汉之三公，成帝保傅也，帝亲幸其家，拜禹床下，深问天灾人事。禹当惟大臣之节，为社稷深虑，忠言嘉谋，陈其灾患，则王氏不得专权宠，王莽无缘乘势位，遂托云龙而登天衢，令汉祚中绝也。禹佞谄不忠，挟怀私计，徒低仰于五

侯之间，苟取容媚而已。是以硃云抗节求尚方斩马剑，欲以斩禹，以戒其余，可谓忠矣。而成帝尚复不寤，乃以为居下讪上，廷辱保傅，罪死无赦，诏御史将云下，欲急烹之。云攀殿折槛，幸赖左将军辛庆忌叩头流血，以死争之。若不然，则云已摧碎矣。后虽释槛不修，欲以彰明直臣，诚足以为后世之戒，何益于汉室所由亡也哉！然世之论者以为乱臣贼子无道之甚者莫过于莽，此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。传称莽始起外戚，折节力行，以要名誉，宗族称孝，朋友归仁。及其辅政成、哀之际，勤劳国家，动见称述。然于时人士诣阙上书荐莽者不可称纪，内外群臣莫不归莽功德。遭遇汉室中微，国嗣三绝，而太后寿考，为之宗主，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夺其位也。昔汤、武之兴，亦逆取而顺守之耳。向莽深惟殷、周取守之术，崇道德，务仁义，履信实，去华伪，施惠天下，十有八年，恩足以感百姓，义足以结英雄，人怀其德，豪杰并用，如此，宗庙社稷宜未灭也，光武虽复贤才，大业讵可冀哉！莽即位之后，自谓得天人之助，以为功广三王，德茂唐、虞，乃自骄矜，奋其威诈，班宣符讖，震暴残酷，穷凶极恶，人怨神怒，冬雷电以惊其耳目，夏地动以惕其心腹。而莽犹不知觉悟，方复重行不顺时之令，竟连伍之刑，佞媚者亲幸，忠谏者诛夷。由是天下忿愤，内外俱发，四海分崩，城池不守，身死于匹夫之手，为天下笑，岂不异哉！其所由然者，非取之过，而守之非道也。莽既屠肌，六合云扰，刘圣公已立而不辨，盆子承之而覆败，公孙述又称帝于蜀汉。如此数子，固非所谓应天顺人者，徒为光武之驱除者耳。夫天下者，盖亦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。“殷商之旅，其会如林，矢于牧野，维予侯兴。”又曰：“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”由此言之，主非常人也，有德则天下归之，无德则天下叛之。故古之明王，其劳心远虑，常如临川无津涯。于

是法天地，象四时，隆恩德，敬大臣，近忠直，远佞人。仁孝著乎宫墙，弘化洽乎兆庶；为平直如砥矢，信义感人神。虽有椒房外戚之宠，不受其委曲之言；虽有近习爱幸之竖，不听其姑息之辞。四门穆穆，辟而不阖，待谏者而无忌。恆战战栗栗，不忘戒惧，所以欲永终天禄，恐为将来贤圣之驱除也。且臣闻之，惧危者，常安者也；忧亡者，恆存者也。使夫有国之君能安不忘危，则本枝百世，长保荣祚，名位与天地无穷，亦何虑乎为来者之驱除哉！传有之曰：“狂夫之言，明主察焉。”

其二曰：士之立业，行非一概。吴起贪官，母死不归，杀妻求将，不孝之甚。然在魏，使秦人不敢东向；在楚，则三晋不敢南谋。曾参、闵骞，诚孝子也，不能宿夕离其亲，岂肯出身致死，涉危险之地哉！今大晋应期运之所授，齐圣美于有虞，而吴人不臣，称帝私附，此亦国之羞也。陛下诚欲致熊罴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使奋威淮浦、震服蛮荆者，故宜畴咨博采，广开贡士之路，荐岩穴，举贤才，征命考试，匪俊莫用。今台阁选举，涂塞耳目，九品访人，唯问中正。故据上品者，非公侯之子孙，则当涂之昆弟也。二者苟然，则华门蓬户之俊，安得不有陆沈者哉！

其三曰：昔田子方养老马，而穷士知所归，况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乎！昔明王圣主，无不养老。老人众多，未必皆贤，不可悉养。故父事三老，所以明孝；宗事五更，所以明敬。孟子曰：“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今天下虽定，而华山之阳无放马之群，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，故以吴人尚未臣服故也。夫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，天下元元瞻望新政。愿陛下思子方之仁，念犬马之劳，思帷盖之报，发仁惠之诏，广开养老之制。

其四曰：法令赏罚，莫大乎信。古人有言：“人而无信，

不知其可。”况有养人以惠，使人以义，而可以不信行之哉！臣前为西郡太守，被州所下《己未诏书》：“羌胡道远，其但募取乐行，不乐勿强。”臣被诏书，辄宣恩广募，示以赏信，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。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，如法调取；至于羌胡，非恩意告谕，则无欲度金城、河西者也。自往每兴军渡河，未曾有变，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，深加奖厉，要许重报。是以所募感恩利赏，遂立绩效，功在第一。今州郡督将，并已受封，羌胡健兒，或王或侯，不蒙论叙也。晋文犹不贪原而失信，齐桓不惜地而背盟，况圣主乎！

其五曰：昔周、汉之兴，树亲建德，周因五等之爵，汉有河山之誓。及其衰也，神器夺于重臣，国祚移于他人。故灭周者秦，非姬姓也；代汉者魏，非刘氏也。于今国家大计，使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，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，纵复令诸王后世子孙还自相并，盖亦楚人失繁弱于云梦，尚未为亡其弓也。其于神器不移他族，则始祖不迁之庙，万年亿兆不改其名矣。大晋诸王二十余人，而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，欲言其国皆小乎，则汉祖之起，俱无尺土之地，况有国者哉！将谓大晋世世贤圣，而诸侯之胤常不肖邪，则放勋钦明而有丹朱，瞽瞍顽凶面虞舜。天下有事无不由兵，而无故多树兵本，广开乱原，臣故曰五等不便也。臣以为可如前表，诸王宜大其国，增益其兵，悉遣守籓，使形势足以相接，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。臣以为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，使封爵之制，禄奉礼秩，并同天下诸侯之例。

臣闻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也，与死人同病者未尝生也，与亡国同法者未尝存也。况夫巍巍大晋，方将登太山，禅梁父，刻石书勋，垂示无穷。宜远鉴往代兴废，深为严防，使著事奋笔，必有纪焉。昔伊尹耻其君不为尧、舜，此臣所以私怀慷慨，

自忘轻贱者也。

灼书奏，帝览而异焉，擢为明威将军、魏兴太守。卒于官。

阎缵，字续伯，巴西安汉人也。祖圃，为张鲁功曹，劝鲁降魏，封平乐乡侯。父璞，嗣爵，仕吴至牂柯太守。缵侨居河南新安，少游英豪，多所交结，博览坟典，该通物理。父卒，继母不慈，缵恭事弥谨。而母疾之愈甚，乃诬缵盗父时金宝，讼于有司。遂被清议十余年，缵无怨色，孝谨不怠。母后意解，更移中正，乃得复品。为太傅杨骏舍人，转安复令。骏之诛也，缵弃官归，要骏故主簿潘岳、掾崔基等共葬之。基、岳畏罪，推缵为主。墓成，当葬，骏从弟模告武陵王澹，将表杀造意者。众咸惧，填冢而逃，缵独以家财成墓，葬骏而去。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作，荐于秘书监华峤。峤曰：“此职闲廩重，贵势多争之，不暇求其才。”遂不能用。河间王颙引为西戎校尉司马，有功，封平乐乡侯。

愍怀太子之废也，缵舆棺诣阙，上书理太子之冤曰：

伏见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遽手疏，以为惊愕。自古以来，臣子悖逆，未有如此之甚也。幸赖天慈，全其首领。臣伏念遽生于圣父而至此者，由于长养深宫，沈沦富贵，受饶先帝，父母骄之。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，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，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、周文、石奋、疏广，洗马、舍人亦无汲黯、郑庄之比，遂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。臣案古典，太子居以士礼，与国人齿，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后乃贵。自顷东宫亦微太盛，所以致败也。非但东宫，历观诸王师友文学，皆豪族力能得者，率非龚遂、王阳，能以道训。友无亮直三益之节，官以文学为名，实不读书，但共鲜衣好马，纵酒高会，嬉游博弈，岂有切磋，能相长益！臣常恐公族迟陵，以此叹息。今遽可以为戒，恐其被斥，弃逐远郊，始当悔过，无所复及。

昔戾太子无状，称兵距命，而壶关三老上书，有田千秋之言，犹曰：“子弄父兵，罪应笞耳！”汉武感悟之，筑思子之台。今邈无状，言语悖逆，受罪之日，不敢失道，犹为轻于戾太子，尚可禁持，重选保傅。如司空张华，道德深远，乃心忠诚，以为之师。光禄大夫刘寔，寒苦自立，终始不衰，年同吕望，经籍不废，以为之保。尚书仆射裴颢，明允恭肃，体道居正，以为之友。置游谈文学，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，及取服勤更事、涉履艰难、事君事亲、名行素闻者，使与共处。使严御史监护其家，绝贵戚子弟、轻薄宾客。如此，左右前后，莫非正人。师傅文学，可令十日一讲，使共论议于前。敕使但道古今孝子慈亲，忠臣事君，及思愆改过之义，皆闻善道，庶几可全。

昔太甲有罪，放之三年，思庸克复，为殷明王。又魏文帝惧于见废，夙夜自祗，竟能自全。及至明帝，因母得罪，废为平原侯，为置家臣庶子，师友文学，皆取正人，共相匡矫。兢兢慎罚，事父以孝，父没，事母以谨，闻于天下，于今称之。汉高皇帝数置酒于庭，欲废太子，后四皓为师，子房为傅，竟复成就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戒。孟轲有云，“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虑患也深”，故多善功。李斯云：“慈母多败子，严家无格虏。”由陛下骄邈使至于此，庶其受罪以来，足自思改。方今天下多虞，四夷未宁，将伺隙。储副大事，不宜空虚。宜为大计，小复停留。先加严诲。依平原侯故事，若不悛改，弃之未晚也。

臣素寒门，无力仕宦，不经东宫，情不私邈。念昔楚国处女谏其王曰“有龙无尾”，言年四十，未有太子。臣尝备近职，虽未得自结天日，情同阍寺，慙慙之诚，皆为国计。臣老母见臣为表，乃为臣卜卦，云“书御即死”。妻子守臣，涕泣见止。

臣独以为频见拔擢，尝为近职，此恩难忘，何以报德？唯当陈诚，以死献忠。辄具棺絮，伏须刑诛。

书御不省。

及张华遇害，贾谧被诛，朝野震悚，缙独抚华尸恸哭曰：“早语君逊位而不肯，今果不免，命也夫！”过叱贾谧尸曰：“小兒乱国之由，诛其晚矣！”

皇太孙立，缙复上疏曰：

臣前上书讼太子之枉，不见省览。昔壶关三老陈卫太子之冤，而汉武帝筑思子之台。高庙令田千秋上书，不敢正言，托以鬼神之教，而孝武大感，月中三迁，位至丞相，乘车入殿，号曰车氏。恨臣精诚微薄，不能有感，竟使太子流离，没命许昌。向令陛下即纳臣言，不致此祸。天赞圣意，三公献谋，庶人赐死，罪人斯得，太子以明，臣恨其晚，无所复及。诏书慈悼，迎丧反葬，复其礼秩，诚副众望，不意吕、霍之变复生于今日！伏见诏书建立太孙，斯诚陛下上顺先典以安社稷，中慰慈悼冤魂之痛，下令万国心有所系。追惟庶人，所为无状，几倾宗庙，赖相国、太宰至忠愤发，潜谋俱断，奉赞圣意，以成神武。虽周诛二叔，汉扫诸吕，未足以喻。臣愿陛下因此大更厘改，以为永制。礼置太子，居以士礼，与国人齿，为置官属，皆如朋友，不为纯臣。既使上厌至望，以崇孝道，又令不相严惮，易相规正。

昔汉武帝既信奸谗，危害太子，复用望气之言，欲尽诛诏狱中囚。邴吉以皇孙在焉，闭门距命，后遂拥护皇孙，督罚乳母，卒至成人，立为孝宣皇帝。苟志于忠，无往不可。历观古人虽不避死，亦由世教宽以成节。吉虽距诏书，事在于忠，故宥而不责。自晋兴已来，用法太严，迟速之间，辄加诛斩。一身伏法，犹可强为，今世之诛，动辄灭门。昔吕后临朝，肆意无道。

周昌相赵，三召其王而昌不遣，先征昌入，乃后召王。此由汉制本宽，得使为快。假令如今，吕后必谓昌已反，夷其三族，则谁敢复为杀身成义者哉！此法宜改，可使经远。又汉初废赵王张敖，其臣贯高谋弑高祖，高祖不诛，以明臣道。田叔、孟舒十人为奴，髡钳随王，隐亲侍养，故令平安。向使晋法得容为义，东宫之臣得如周昌，固护太子得如邴吉，距诏不坐，伏死谏争，则圣意必变，太子以安。如田叔、孟舒侍从不罪者，则隐亲左右，奸凶毒药无缘得设，太子不夭也。

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，后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，而有司收付洛阳狱，奏科其罪。然臣故莫从，良有以也。又本置三率，盛其兵马，所以宿卫防虞。而使者卒至，莫有警严覆请审者，此由恐惧灭族。今皇孙冲幼，去事多故。若有不虞，强臣专制，奸邪矫诈，虽有相国保训东宫，拥佑之恩同于邴吉，适可使玉体安全，宜开来防，可著于令：自今已后，诸有废兴仓卒，群臣皆得辄严，须录诣殿前，面受口诏，然后为信，得同周昌不遣王节，下听臣子隐亲，得如田叔、孟舒，不加罪责，则永固储副，以后安嗣之远虑也。来事难知，往事可改。臣前每见詹事裴权用心恳恻，舍人秦戢数上疏启谏；而爱倩赠以九列，权有忠意，独不蒙赏。谓宜依倩为比，以宠其魂。推寻表疏，如秦戢辈及司隶所奏，诸敢拜辞于道路者，明诏称扬，使微异于众，以劝为善，以奖将来也。

缙又陈：

今相国虽已保傅东宫，保其安危。至于旦夕训诲，辅导出入，动静劬劳，宜选寒苦之士，忠贞清正，老而不衰，如城门校尉梁柳、白衣南安硃冲比者，以为师傅。其侍臣以下文武将吏，且勿复取盛戚豪门子弟，若吴太妃家室及贾、郭之党。如此之辈，生而富溢，无念修己，率多轻薄浮华，相驱放纵，皆

非所补益于吾少主者也。皆可择寒门笃行、学问素士、更履险易、节义足称者，以备群臣，可轻其礼仪，使与古同，于相切磋为益。

昔魏文帝之在东宫，徐干、刘楨为友，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。吴太子登，顾谭为友，诸葛恪为宾，卧同床帐，行则参乘，交如布衣，相呼以字，此则近代之明比也。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贵，不患人不敬畏，患于骄盈，不闻其过，不知稼穡之艰难耳。至于甚者，乃不知名六畜，可不勉哉！昔周公亲捭伯禽，曹参笞宦二百，圣考慈父皆不伤恩。今不忍小相维持，令至阙失顿相罪责，不亦误哉！

在礼太子朝夕视膳，昏定晨省，跪问安否，于情得尽。五日一朝，于敬既简，于恩亦疏，易致构间。故曰“一朝不朝，其间容刀”。五日之制，起汉高祖，身为天子，父为庶人，万机事多，故阙私敬耳。今主上临朝，太子无事，专主孝养，宜改此俗。《文王世子》篇曰：“王季一饭亦一饭，再饭亦再饭。”安有逸豫五日一觐哉！

缙又陈：

今迎太子神枢，孤魂独行，太孙幼冲，不可涉道。谓可遣妃奉迎远路，令其父衍随行卫护。皇太子初见诬陷，臣家门无祐，三世假亲，具尝辛苦，以家观国，固知太子有变。臣故求副监国，欲依邴吉故事，距违来使，供养拥护，身亲饮食医药，冀足救危。主者以臣名资轻浅，不肯见与。世人见笑，谓为此职进退难居，有必死忧。臣独以为苟全储君，贾氏所诛，甘心所愿。今监国御史直副皆当三族，侍卫无状，实自宜然。臣谓其小人，不足具责。故孔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”是以圣王慎选。故河南尹向雄，昔能犯难葬故将钟会，文帝嘉之，始拔显用，至于先帝，以为右率。如间之事，

若得向雄之比，则岂可触哉！此二使者，但为愚怯，亦非与谋，但可诛身，自全三族。如郭俶、郭斌，则于刑为当。

又东宫亦宜妙选忠直亮正，如向雄比。陛下千秋万岁之后，太孙幼冲，选置兵卫，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。世俗浅薄，士无廉节，贾谧小兒，恃宠恣睢，而浅中弱植之徒，更相翕习，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。又谧前见臣表理太子，曰：“阎兒作此为健，然观其意，欲与诸司马家同。”皆为臣寒心。伏见诏书，称明满奋、乐广。侍郎贾胤，与谧亲理，而亦疏远，往免父丧之后，停家五年，虽为小屈，有识贵之。潘岳、繆征等皆谧父党，共相沈浮，人士羞之，闻其晏然，莫不为怪。今诏书暴扬其罪，并皆遣出，百姓咸云清当，臣独谓非。但岳征二十四人，宜皆齐黜，以肃风教。

朝廷善其忠烈，擢为汉中太守。赵王伦死，既葬，缵以车辘其冢。时张华兄子景后徙汉中，缵又表宜还。缵不护细行，而慷慨好大节。卒于官，时年五十九。缵五子，皆开朗有才力。

长子亨为辽西太守，属王濬自用其人，亨不得之官。依青州刺史苟晞，刑政苛虐，亨数切谏，为晞所害。

史臣曰：愍怀之废也，天下称其冤。然皆惧乱政之参夷，慑淫嬖之凶忍，遂使谋臣怀忠而结舌，义士蓄愤而吞声。阎续伯官既微于侍郎，位不登于执戟，轻生重义，视死如归，伏奏而待严诛，輿棺以趋鼎镬，察言观行，岂非忠直壮乎！顾视晋朝公卿，曾不得与其徒隶齿也。茂伯笃终，哭王经以全节。休然追远，理邓艾以成名。故得义感明时，仁流枯骨。虽殊勃追论新息，栾布奏事彭王，弗之尚也。

赞曰：感义收会，笃终理艾。道既相侔，名亦俱泰。续伯区区，輿椁陈暮。偁兹淫嬖，弗遂良图。噉其泣矣，何嗟及乎！